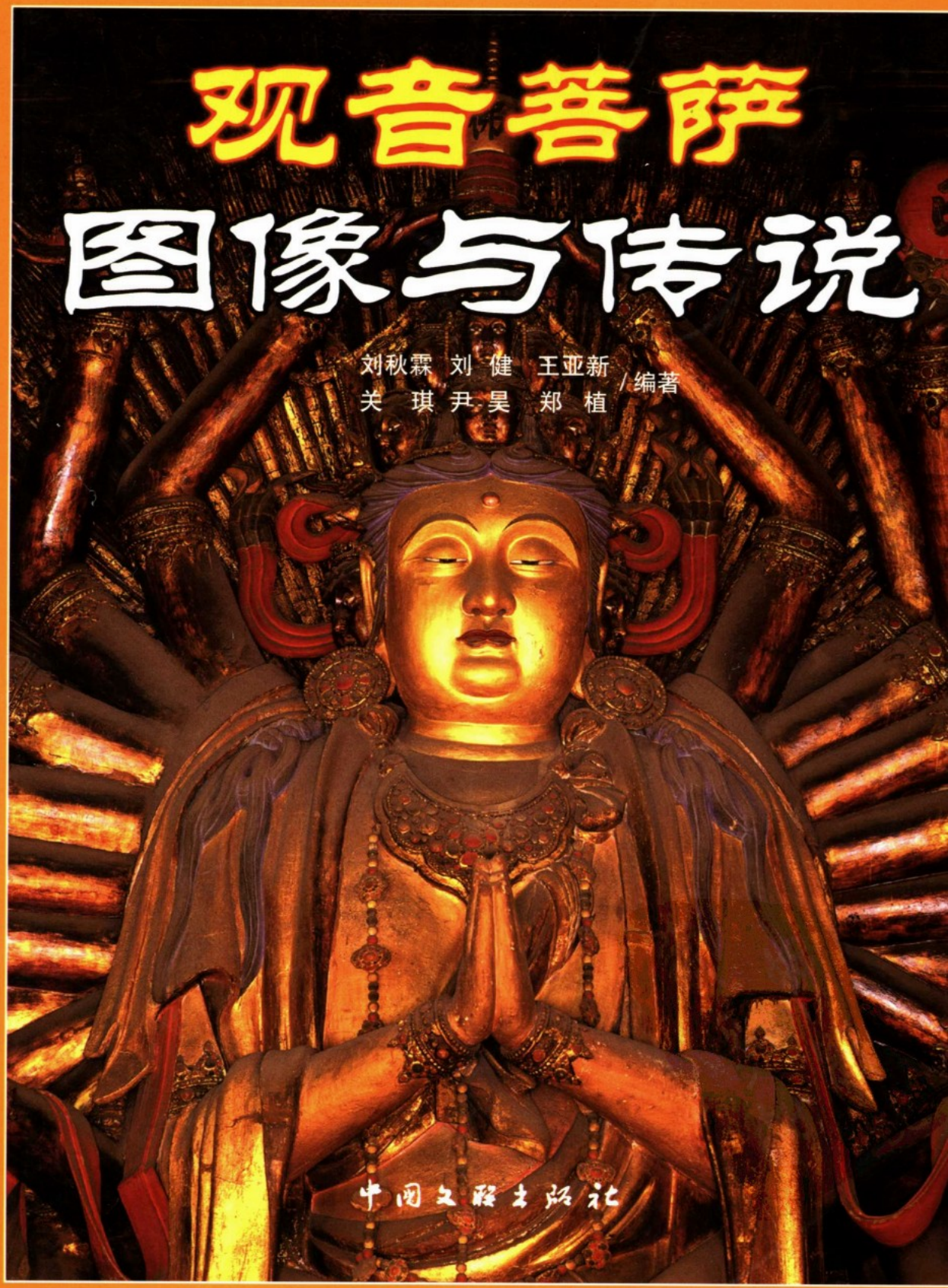
观音菩萨图像与传说

刘秋霖 刘 健 王亚新
关 琪 尹 昊 郑 植 /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观音菩萨图像与传说

刘秋霖 刘 健 王亚新 / 编著
关 琪 尹 昊 郑 植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观音菩萨图像与传说／刘秋霖等编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3

ISBN 7-5059-4922-5

Ⅰ.观… Ⅱ.刘… Ⅲ.观音－通俗读物 Ⅳ.B949.9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3337 号

书　　名	观音菩萨图像与传说
编　　著	刘秋霖　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姚莲瑞
责任校对	沈小秦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922-5
定　　价	34.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编者的话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相传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子悉达多·乔答摩创立。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佛教向古印度境外不断传播，与东西方多种文化和宗教交流，终于发展为世界性的宗教，在许多国家形成各具民族特点的教派。

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时，佛教传入中国内地，魏、晋、南北朝时得到发展，至隋、唐达到鼎盛，形成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佛教也在唐初传入西藏，形成了别具特点的藏传佛教。两宋后内地佛教与儒、道三教合一的趋势增强，其自身势力逐渐衰微，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仍有深刻影响。至元代，藏传佛教大兴于全国，并与内地佛教相互交融。近代以来，伴随着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思潮，佛教界展开复兴和改革运动，佛教发展转向新的时代。

观世音，系佛教菩萨名，梵文意译，又译为光世音，玄奘译作观自在。《法华经·普门品》中说：众生受诸苦难，如诵念其名号，“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故名。唐代避“世”字讳，乃称观音，后世常沿用。观世音是佛教慈悲救世思想的形象代表，在中国民间妇孺皆知，深入人心。长期以来，人们对观世音菩萨的认识和信仰也在不断变化，如唐代以前的塑像和图像多为男子，自南北朝起，多作女相。其道场在浙江省舟山群岛的普陀山，每年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以及九月十九，这里都会举行纪念活动，场面盛大，观者甚众。

民间流传的有关观世音的故事很多，有关观世音的造像也很多。为搜集、整理民间文化，展示传统雕塑和绘画艺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编辑此书，望读者鉴赏。

目　录

观音菩萨解说 …… (1)
观音菩萨的传说故事 …… (25)
观音菩萨图像 …… (161)

观音菩萨解说

观音菩萨

观世音为佛国众菩萨的首席菩萨，她在世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绝不低于如来佛，特别在妇女信徒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释迦。菩萨在佛国中的地位仅次于佛，又叫“大士”。菩萨的意思是“觉有情”、“道众生”。他们的职责是协助佛普度众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却一切烦恼，永远欢乐。

佛国第一菩萨观世音，又叫“观自在”、“观音大士”。何谓“观世音”呢，是说世间众生受苦受难时，念诵其名，菩萨就会“观”到这个声音，立刻前往解救。“观世音”这个名字本身就显示了菩萨的大慈大悲和神通无边。

中国净土宗流传开以后，极乐世界的第二大神观音菩萨也受到广泛崇拜。为了满足世俗的需要，观世音逐渐由男身变为女身，成了一位大慈大悲的女菩萨。在此之前观世音有三十三化身之说，其中即有一些女身。观音为说法需要，可以变换性别，变换各种身份。此后观音不再亦男亦女，而固定为一女性菩萨，这一改变深受世俗欢迎。

观世音所住的所谓普陀山，据说本在印度，那里离中国太远了，中国佛教徒很不容易去朝拜，于是舍远求近，在中国替观世音选择了一处道场，这就是浙江舟山群岛的梅岑岛普陀山。梅岑岛风景幽美，被誉为“海天佛国”、“海上第一名山”。相传唐时有个印度僧人在岛上的潮音古洞焚烧十指，礼拜观音，洞内忽放异彩，观音现身，于是这里被传为观音显圣地。

中国佛教界将农历二月十九定为观音诞辰日，六月十九为观音成道日，九月十九为观音出家日，统称“观音香会”。又民间有观音送子的说法，所以在观音香会时，来普陀山求福求子的纷至沓来，人山人海。



千手千眼观音

佛教有显宗和密宗之分，显宗又称显教，其教义被说成是释迦牟尼（应身佛）公开宣说即“显”之教。密宗又称密教、密乘、真言乘、金刚乘等。密宗自称受大日如来（法身佛）深奥教旨秘密传授，乃“真实”言教。

密宗六观音包括千手千眼观音、圣观音、马头观音、十一面观音、准胝观音和如意轮观音。

千手千眼观音又叫“千眼千臂观音”，简称“千手观音”、“大悲观音”。

据密宗经典《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称，观世音在过去“无量亿劫”即极其遥远的过去，听千光王静住如来说“大悲心陀罗尼”，即发誓要“利益安乐一切众生”，于是身上长出千手千眼，千手表示遍护众生，千眼则表示遍观世间。总之度一切众生，广大圆满而无碍，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表现。供养千手千眼菩萨，则被认为可以得到息灾、增益、敬爱、降伏等四种成就法。



马头观音

马头观音以马置于头，故称马头观音。亦称“马头观世音菩萨”或称“马头菩萨”、“马头大士”、“马头明王”等，中国佛教天台宗一派称其为“师子无畏观音”。

观音菩萨的变化相最多，皆呈温柔慈悲之相，只有马头观音现怒相。《大日经疏》卷五称其“做极吼怒之状，此是莲华部愤怒持明五也”。马头观音双眼上吊，獠牙显露，面有三目，头发倒竖，头顶马头，此观音形貌愤怒威猛，以摧伏妖魔和各种魔障，照破众生之明暗，并以击毁恶趣苦恼为本愿。

马头观音的形象有多种：一面二臂、一面四臂、三面二臂、三面四臂、三面八臂、四面二臂、四面八臂等等。



十一面观音

十一面观音菩萨有些怪异，共有十一个颜面，每张脸面貌不一，十一张脸孔重叠而上排列，像座小宝塔。这十一张面孔可按前后左右划分为：

正面三面为菩萨善面慈悲相，左侧三面为嗔怒相，右侧三面为獠牙上出相，背后一面为暴恶大笑相，共计十面，加上观音本体共有十一面。若再加上顶上的佛面共十二面。

十一面观音的前后左右十面代表大乘菩萨修行的十个阶位，即“十地”。“十地”修习的内容分别包括施、戒、忍、精进、静虑、般若（智慧）、方便善巧、愿、力、智等十项，最上面的佛面则代表第十一地——佛果。

佛教提出“六道轮回”的理论，认为一切有情众生在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六道（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的生死世界中，如车轮回旋不停，循环不已。观音菩萨为化度六道众生，就要为众生破除“山障”这三大障碍，即烦恼障、业障（不利于佛法的言行）、报障（恶报）。为此观音菩萨要随缘应化，以六种化身出现，即为六观音。



如意轮观音

如意轮观音因手持如意宝珠和轮宝得名。如意宝珠表示满足众生的祈愿，轮宝表示法轮常转。如意轮观音多为坐像，六臂，其姿态为竖右膝，右第一只手支颐，左膝盘坐。这是一种十分自在舒适洒脱的“思维相”。六手各有寓意。右方第一手为誓愿救拔地狱道之手；第二手托如意宝珠置于胸前，为誓愿实现一切愿望救拔饿鬼道之手；第三手持数珠而倚膝，为誓愿救拔畜生道之手。左方第一手置于莲花瓣上，有的按在一座山形物即“光明山”上，为誓愿救拔阿修罗道之手；第二手持莲华，为誓愿救拔人间界之手；第三手捧法轮于眉前，为誓愿救拔天界之手。

以上显示了如意轮观音救助众生之大愿。



准胝观音

准胝观音亦称准提观音、准提佛母、尊提观音等。“准胝”切“清净”义，意思是“心性洁净”。其形容为三臂至八十四臂，坐于莲花上，下有二龙王支撑，显示其功德无量，能消除一切苦厄，增进福德智慧，使众生延年益寿。还能止小儿夜啼。尤受妇女们欢迎。准提观音过去在民间受到广泛崇拜，中国各地有不少准提庵。


皇圖永固　帝道遐昌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圣观音

圣观音亦称“正观音”、“圣观自在”，是诸观音的总代表。一般所说的观音即指正观音。一面二臂的圣观音可视为观音菩萨的标准像。

圣观音温柔秀美，头戴宝冠或作宝髻，宝冠中有阿弥陀佛的化佛像。结跏趺坐于或站于莲台之上，手中或持莲花或结印相，身披条帛、天衣，饰以胸饰、腕钏、璎珞等。妙相庄严，慈祥美丽，堪称中国的美女神。

观世音与其他菩萨的重要区别即天冠中有阿弥陀佛像。《大日经》卷一称：“观音自在者，光色如皓月……微笑坐白莲，髻现无量寿(弥陀佛)。”顶戴弥陀佛像，以示能降伏魔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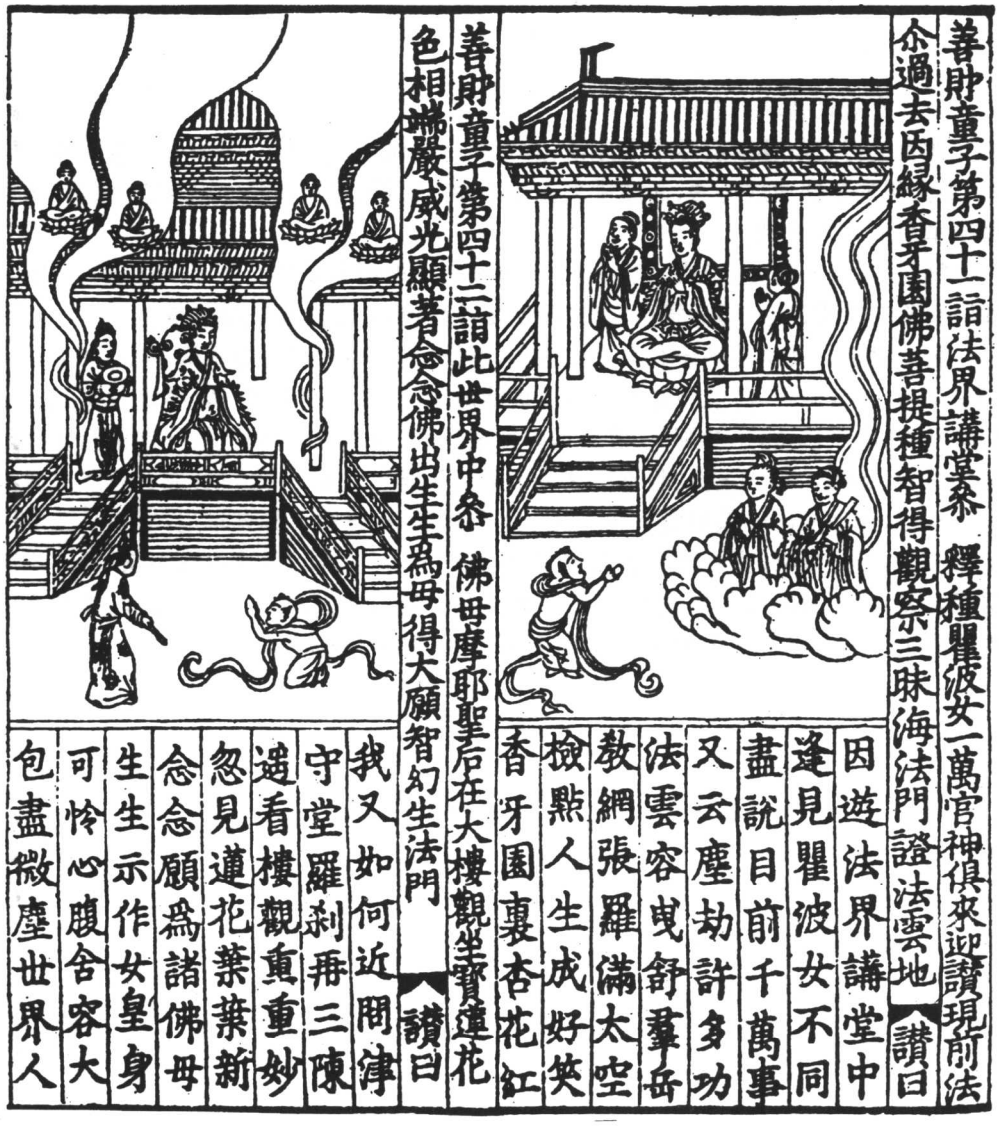


善财童子

观音的左右站着一个童男、一个童女，童男是善财童子，童女是龙女。他们是观音菩萨的左右胁侍。所谓“胁侍”是指立于观音两胁，侍奉观音协助观音菩萨教化众生的助手。

善财童子，简称善财，是佛教菩萨名。据佛经说，福城长者有五百个儿子，善财是其中的一个小儿子。善财出生时，各种珍宝从屋内地下忽然涌出。福城长者请了个算命先生给新生儿相面，这个相士便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善财”。善财出生时虽有无数财宝白白送来，但他却看破红尘，天生不爱财，视金钱如粪土，认定万物皆空，发誓要修行成佛。

民间对善财的来历不很了解，便望文生义，以为他是善于理财、能招财的神，于是将其视为“招财童子”。看破红尘的善财童子不意却成了招财进宝的工具，恐怕是他当年苦修苦炼所始料不及的吧。



善財童子第四十一詣法界講堂參　釋種瞿波女一萬宮神俱來迎讚現前法
令過去因緣香牙園佛菩提種智得觀察三昧海法門證法雲地　讚曰
因遊法界講堂中　逢見瞿波女不同　盡說目前千萬事　又云塵劫許多功
法雲容曳舒羣岳　教網張羅滿太空　檢點人生成好笑　香牙園裏杏花紅

善財童子第四十二詣此世界中參　佛母摩耶聖后在大樓觀坐寶蓮花
色相端嚴威光顯著念念佛出生生為母得大願智幻生法門　讚曰
我又如何近問津　守堂羅刹冊三陳　遥看樓觀重重妙　忽見蓮花葉葉新
念念願為諸佛母　生生示作女皇身　可怜心腹含容大　包盡微塵世界人

龙　女

龙女是观音菩萨的右胁侍。

龙女的得道与善财历尽千辛万苦，遍参五十三位善知识(名师)的曲折经历完全不同，龙女用的是快速成佛法，而成佛之要道亦令人惊讶，龙女竟是靠以巨宝"供养"佛祖释迦牟尼而得以成佛。

据《法华经·提婆品》讲，龙女是二十诸天之一婆竭罗龙的女儿，聪明伶俐，八岁时偶听文殊在龙宫说法，幡然觉悟，遂去灵鹫山礼拜佛祖，以龙身成就佛道。

智积菩萨与文殊菩萨研究女人成佛事，智积问文殊：佛经甚是艰深曲奥，众生必须勤奋学习，苦苦修行才成。不知有没有立地能成佛的？文殊回答说：有，婆竭罗龙的女儿刚刚八岁，听了佛法，于刹那间，发菩提心即成正果。智积大惑不解说：释迦佛祖历经无数劫难，受尽磨炼方成正觉。我不信这个小毛丫头能在顷刻之间成佛？龙女忽然出现笑而不答，从身上掏出一颗价值不菲的大千世界的宝珠，献给了释迦牟尼。佛祖马上伸手拿了过去，十分高兴。龙女便对智积说：我献宝珠世尊马上接了，这事快不快？回答说快极了。龙女说：我能成佛也这样快！说完龙女马上变成男相，坐上莲花宝座前往南方无垢世界去了。在场的菩萨罗汉们看得瞠目结舌，不由得不服。





送子观音

观世音被“引进”中国，在华夏大地上安家落户以后，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而又有趣的衍变过程，他的身世不但被彻底中国化了，成了汉家的“公主”妙庄王的三女儿，而且性别也完全由“男”而变“女”，最后成为端庄雍容、慈善安详，整个一副中国古代贵妇人的模样。

佛教宣称观音慈悲为怀，救助众生，人们便在她的众多功能之中，又加上一项“送子”功能。

人们崇拜送子观音，所以那些没儿没女的妇女要到观音庙里去“窃取”佛桌上供奉的莲灯，因为“灯”与“丁”谐音，偷来观音的“神灯”家里自然会“添丁”。还有些人家怕儿女长不大活不长，便要送到观音庙里去“寄名”，把孩子交给观音菩萨“照看”，认为万无一失。





观音菩萨的传说故事

(一)

“至心称圣号　即蒙显应慰群情”
“默祷观金身　不舍大悲示妙相”

话说凡界芸芸众生，仙界诸佛云集。河南的一座千年古刹香山寺内，有一块历经风雨沧桑的石碑，碑文乃宋代蔡京所撰《大悲观音菩萨得道远征果史话碑》。由此，揭开了大慈大悲的菩萨——观世音的神话传奇故事。

阳春三月，暖风和煦。这一日，兴林国国王妙庄王统率着三十万骁勇骑兵步卒，浩浩荡荡地从远方战场凯旋班师。

妙庄王威风显赫，骑坐在一匹高头骏马之上。他四十开外年纪，双目炯炯，身着战袍，腰佩长剑。在一群侍卫的簇拥之下，身形俊朗地驰进兴林国禁宫大门。朱漆宫门内，大殿巍峨，雕栏玉砌。青砖甬道旁，早已跪拜着一朝文臣武将。殿前的礼部仪仗，鸣钟奏乐，一切都是簇新闪亮，华贵生辉地迎接着妙庄国王的到来。

在一片礼乐与阿谀声中，妙庄王下马进殿。镌刻着“万代鸿基”的大殿内，丞相赵震早已恭候多时。此刻，他娴熟地背诵着早拟定的颂词：“喜获庄王凯旋，扫平匪寇。举国上下，万民欢腾。转瞬之间，王已治国安邦三十余载。自十七岁起兵，三十岁登基，东至佛齐国，西至天竺国，南至天真国，北至暹罗国，国土扩张，国政顺清，民众安居，四海升平。现闻悉庄王凯旋，附近诸国八方进贡，宫内已如金山银海，还望我皇御览……”

妙庄王闻言欣喜。那一排排陈列的贡品堆金镂玉，琳琅满目。翡翠宝石盈盈闪光，珊瑚玛瑙熠熠生辉，直看得庄王龙颜大悦，赞叹不已。“马上传旨，举国欢庆十日。文官武将，有功领赏，无功升级。民众百姓，皆免税钱半年，海内歌舞，大赦天下……”“臣领旨。”“谢皇上……”大殿内外又是一片叩首谢恩之声。

待妙庄王卸下盔甲，洗去风尘，已是几个时辰之后。一轮明月当空，如水清蓝的夜空下，御花园内，正宫宝德皇后正领着一群嫔妃摆酒布宴，等待着庄王大驾。花园小径曲幽，珍品兰花随处可见。空气中清香袭人，一洼泉水托着月影静静流淌，好一处美人如云，醉花佳境。

妙庄王歇息了这一会儿，越发显得气宇轩昂。他亲密地牵着宝德皇后的手，观赏着兰花美景；又在池畔凉亭，品尝着丰盛酒宴。宝德皇后也心绪怡然，兴致勃勃地和众妃欢笑着，伴随佳乐古曲，娇媚可人的舞姿，为庄王斟酒布菜。哪知几杯水酒下肚，耳边的笙管琴瑟之音牵动了妙庄王心扉，使其不免叹声唉气连连。皇后见此不安地询问道：

"今夜月色美好，举国欢腾，庆祝我王战功卓著。又久别重逢，众嫔妃与哀家特备美酒小菜与皇上把欢，却不知为何皇上郁郁寡欢呢？"妙庄王仰头望月，长舒胸中郁闷道："朕怎不知举国上下欣喜我军大胜。可是，这许多年来征战沙场，万苦千辛，实指盼子孙继承，如今可叹朕有三宫六院，却无太子一人，不禁心中懊恼。难道是我杀人如麻，恐违天和，惹恼上苍？皇后，你来说说，该如何是好？""这个……"宝德皇后闻听此言，也秀眉微蹙，不知如何应答。"皇上不必如此忧虑。"皇后边细心斟酒，边柔声劝慰，"或许我王连年征战，扩充疆土，一时杀人太多，有违天和。妾早已耳闻，西岳华山圣帝十分灵验，凡有祈求，皆有回报。如今皇上盼子心切，不妨备厚礼一份，前去西岳，命那道士僧众广建罗天大醮七日七夜，祈盼上苍垂目，求嗣继后。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妾身愿与我王一同拜山，求得一子半女，也好江山有承，万世无虞。"一席话，说得妙庄王愁眉顿展，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好个皇后，朕就备下大礼，建那个什么罗天大醮。明日即宣召众臣，安排妥当。"

翌日晨，妙庄王傲然端坐在御座之上。大殿内，香烟缭绕，庄严肃穆。随宫侍传唤，丞相赵震阶前跪定。只听庄王言道："朕昨日听宝德皇后提及，西岳华山上的古刹寺院，香火鼎盛，进寺求签祈福之人数众多。朕征战多年，膝下无子，若要前往求嗣，不知灵验否？"

赵震听罢，连忙叩头奏禀："西岳华山之庙，已千年有余。臣早已耳闻庙中圣神非同一般，小民百姓，凡有求子继嗣之事，十有八九，立竿见影。皇上如肯御驾亲临古刹，臣料想必是神灵佑主，保我兴林国鸿福延绵。"妙庄王听赵震如此言，急忙降旨道："既然如此，朕便决计在西岳庙内设下大醮。卿可即遣使臣携上重礼，前往传旨安顿。安排妥当后，朕即与皇后亲往西岳，建醮行香，不得有误。"

赵丞相即遣礼司大臣悉恒喃和支都二人为兴林国使臣，连夜筹措重礼。一车车金银玉器，古玩字画，水陆八珍，时鲜果肴，无所不备。第二天悉恒喃和支都便率领大队人马，出了兴林国，沿山路向西岳华山而去。

西岳华山果然非同一般。它山势险峻，怪石嶙峋，古松挺拔，峡谷涧流。悉、支二人带领人马，一路急行，此刻已来到西岳庙这座千年古刹那碧瓦斗檐的庙堂之下。庙堂倚山而筑，大雄宝殿巍巍雄踞。殿内木雕彩绘，古色古香，确是一处佛家宝地。住持僧人志空长老率一群僧人慌忙起身迎客。志空道："古刹清静，不知众位官兵来临所为何事？"悉恒喃合掌还礼，同志空长老把皇上打算设醮求嗣的事说了，并再三叮嘱，全寺僧众，五月十三至十九建醮作法以备完满。

"阿弥陀佛！"志空长老与众僧人听罢悉恒喃所言，当即在殿阁之内齐集。五十名僧人夜卧三更，朝诵卯时，终日在大殿内诵念经文；又一班年轻小僧，将西岳古刹的层层殿阁、配殿、禅房等处，粉饰一新。古刹上下，一时间忙忙碌碌，直盼那旧历五月十三日的到来，以建罗天大醮，并迎来兴林国妙庄王的亲临上香。

旧历五月十三日这天，妙庄王与宝德皇后各乘十八抬大轿，在宫中禁卫兵的前呼后拥、团团簇拥之中，缓缓来到西岳庙。仪仗雄伟整齐，大队人马前面引导开路，远远望去，黑压压看不到边际。西岳华山上，此时花木葱茏，殿堂修葺一新。志空住持与众僧遥见仪仗蜿蜒，皇辇凤鸾之堂皇威严，不禁趋身远迎。“皇上乃兴林国君主，功德无量，御驾亲临敝寺，不胜荣光，阿弥陀佛。”志空住持垂目俯首道。妙庄王道：“寡人年已四旬，膝下无子，故而不远千里寻到西岳，诚心筹建罗天大醮七日七夜，痛悔平生罪孽，以存子嗣。”

“皇上皇后远路跋涉，屈降本寺，足以感动天地。”志空住持说着，在前引路。妙庄王和宝德皇后紧步跟随，沿青石阶爬上后殿。

圣帝殿后是险峻陡峭的绝壁。一道瀑布从天而降，奔流而下。瀑布旁边有一巨石，上面镌刻有“法水常流”四字。妙庄王万没有想到人间竟有如此佳境奇观，不由得赞叹。大殿前，五十位身披袈裟的高僧齐声诵念起经文。佛鼓云锣，铿锵有声。庄王和皇后由志空住持引进圣帝殿，大殿内供奉着二十八星宿塑像，正中央供奉着圣帝的神像。殿内宝鼎香烟缭绕，供品器皿件件齐全。志空住持双手合十，虔诚默祷，庄王和皇后见此，亦跪拜在蒲团之上，向圣帝像叩拜着。

“轰隆隆——”恰在此时，只听外边突然传来一阵震耳轰鸣。闭目凝神的志空住持仔细一听，此乃苍天骤响的惊雷。庄王和宝德皇后慌忙起身，来到殿门前查看。刚才还是万里无云、碧蓝如洗的晴空，刹那间乌云翻滚、长雷阵阵，笼罩在西岳上空。

(二)

天边涌来一团团的乌云，顷刻间瓢泼大雨轰然而下，直惊得西岳众人大骇失色。西岳圣帝神心中也是愕然。他急忙舍下妙庄王等人的跪拜悄然从殿内飞出，升上天空察看究竟。天际中，雨神手托宝塔，脚踩祥云，见圣帝飘然而至，不禁怒道："大胆西岳神，玉帝此时巡天，忽见西岳庙前兵马云集，烟火盘空不散，众僧高诵经文，竟设如此大醮。特遣我来，探个究竟"。圣帝神听罢，急忙道："请禀明玉帝，西岳庙设醮求子，本是寻常之事。今日不过兴林国国君妙庄王夫妇来此，人马众多，不过并未发生什么大事。"雨神闻听此言，转怒为喜，独自驾云复向远方飘去。不过眨眼功夫，雨过天晴，云清风高。

入夜，妙庄王等大队人马，凤辇仪仗均已踏上返回兴林国的归途。古刹大殿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忽然，两个人影飘然落到西岳圣帝神像脚下。只听其中一个说："忽闻圣帝传唤，不知何事？"圣帝道："千里眼、顺风耳，你二人可知兴林国妙庄王求子之事？""广设大醮，香火锣鼓，我们当然知道啦。"千里眼和顺风耳答道。

稍停片刻，圣帝言道："庄王和宝德皇后，思子心切，设下如此大醮实可感动天地。可叹我刚看了生死簿才知，其多年征战讨伐，屠杀无辜，仅天竺国一战，就无端害死数千生灵，实乃嗜杀之君。玉帝已定此人命中无子呀，这该如何是好？"千里眼和顺风耳互望着，不发一言。圣帝又道："妙庄王多年血债累累，罪有应得。只是见他今日忏悔，一片虔诚。况且，征战杀戮亦为国家社稷，仔细想来，也当为他寻个善报才是……"

千里眼和顺风耳听后言道："怎奈生死有命，庄王命中无嗣可承，也是无可奈何呀。"圣帝沉吟良久，左思右想之后言道："庄王悔心已生，盼子继承也是人之常情。现我想在天下寻个修善行好之人，设法着他降世投胎，以救天下百姓，如此一来，一可不让妙庄王绝后，二来又可使修善之人得以普救众生，岂不两全其美?!"千里眼和顺风耳听闻圣帝一席话，连连赞叹不已。"既是如此，我二人马上周游四方，八方观望，寻一个行善之人以便速禀圣帝。"二人言罢，随即驾起一团祥云，跃上浩浩夜空，搜寻而去。

这二人一天之内，已遍游千山万水，此刻来至孤竹国地界。只见脚下一片良田沃土，树郁叶茂，小桥流水，屋宇层叠。顺风耳对千里眼道："看脚下一片良田美景，民生安乐，想必有那修善行好之人。你且在云端少候，待我跳下探个究竟。"说罢摇身变做一乡村小童，飘然落地，顺势混入街巷市井之中。

顺风耳化作的这一农家小童，沿街市往来走着，恰好碰见一妇人，便上前询问道："大婶，这附近可有修善之人，我两日未食，饿得快挨不住了。"妇人热心答道："你是哪个村子的孩子呀，看这可怜劲儿。快些去前面祇园施家吧。施家三代修行，吃斋行善，济

贫安良，可是我们这儿首屈一指的好人家，赏你口饭吃又有何难。”小童又问：“去往施府，宅大人多，该寻谁讨饭呢？”妇人笑曰：“施家老辈已故，现施家三兄弟当家。三兄弟中，任谁都行呀。”

小童谢过大婶，一路直奔祇园施家。刚走到府第围墙外，便耳听嘈杂之声。只见十几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之人，正围在施府门外。台阶上一书生模样的人高声嚷道：“你们这些西霞山的强盗，过去打家劫舍，坏事做尽。如今来我府上讨饭，却是万无可能。我们只帮助那些穷苦百姓，断不能施舍匪人。”领头的强盗看来年岁已大，他老泪纵横苦苦哀求：“施家兄弟，你们可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之人。且不计我等旧恶，也不能眼睁睁看我们饿死街头呀。”话音落地，一行强盗众人哭天喊地，甚是可怜。“大哥，绝不能见此心软。”大门内，又行出二位公子，其中一人面色严厉地喊道。看似最小的弟弟则摇头叹气，爱莫能助。“走开，再不走就报官抓人啦。”施家大哥忿忿地说着，并下令守门人关闭府门。

强盗们心知讨饭无望，随领头人一声呼哨，也便散去。小童见此，转身趁月色继续前行。不远处，一条小溪清澈流淌，附近竹林随风沙沙送爽。静逸之中，顺风耳化作的小童侧耳倾听，原来是刚才的那伙强盗聚集在竹林深处正商讨着什么。此时的强盗人等，饿得发慌，人人眼里迸发着怒火。强盗头子说道：“我等在西霞山为盗，也是迫不得已。如今逃至孤竹国，本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谁知背上这强盗恶名，怕是永无翻身之日。莫非孤竹国就是我等葬身埋骨之地吗？”“依我看，如今咱们为非作歹也是死，不做也是死，与其这样活活饿死还不如铤而走险，再做他一回奶奶的强盗。”叫嚣者是人群中一位瘦脸尖腮的汉子。强盗们早已怒气怨天，饥肠辘辘，闻听得这瘦脸汉子一言，顿时按捺不住，如干柴烈火，一拥而起。“走吧，大伙儿抢饭吃去吧！”众人随强盗头子，一起冲出竹林，往街市方向急急跑去。片刻功夫，就见这伙强盗围在一大户人家，破门而入。

“不好啦！不好啦！”守门人惊恐地朝里院边跑边喊。刚入睡的老人孩童纷纷起身以探究竟；壮年男子们则快步朝前厅而来。“何人如此大胆，入夜闯我家门？”为首的男子呵斥道。“我们要吃饭！给则便罢，不给便砸得你家破人亡！”强盗头子终于又显露出本性。“站住！原来你们就是施家兄弟不肯施舍的强盗，此地怎能容你们作歹。来人呀，速去报官……”这家男人尚未喊毕，只见强盗中闪出一人，手持利刃，朝其胸部猛地刺去。鲜血染红了男人衣衫，也染红了强盗们的双眼。霎时间，强盗恶徒纷纷还以本来面目，见人就刺，见物就砸，偌大宅邸，顷刻血染遍地，死伤无数。“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放把火烧个干净，也好出出兄弟们的怨气！”强盗头子高声喊着。未及逃走的孩童、仆人、妇女们在大火中哭喊挣扎，熊熊烈火，亦染红了夜空。

顺风耳隐去农家小童身形，腾云直上，回到急盼多时的千里眼身旁。他喘息未定，便急急和千里眼把所见听闻一一详细道来。千里眼听罢，对其言道：“顺风耳，你只知其

一，不知其二。我虽在云端之上，却早已将一切看在眼里。你只知强盗杀人放火，残忍至极，又怎知祇园施家三兄弟业已不测，接连死去。可叹呀……”顺风耳闻言大吃一惊，信疑参半。千里眼一把揽住他的肩头，道：“朝我指的方向一看便知。”祇园内，施家白灯挑梁，女眷仆人眼红泪垂，一片悲戚戚，惨兮兮。三口木棺一字排开，铆钉刚合，怎一幅哭嚎惨景呀。

顺风耳惊愕道：“难道这施家三兄弟也惨遭强盗毒害不成？”

千里眼摇头叹道：“西霞山的强盗，燃起大火后尚未逃离，便已被官府捉拿，今已押在死囚牢。而这施家三兄弟嘛，则是因病暴亡，与强盗无干。”

“因病死去？可我眼见他们时，还气色红润，好端端的。”顺风耳道。千里眼悄声言道：“你方才化作农家小童，而我站在云端亦四下观望。司善土地刚才已面见玉帝，将发生在孤竹国内的浩天血灾，一一面禀详呈。玉帝听后大为恼怒，连骂施家兄弟无能。”

“施家兄弟可是远近闻名大善之人呀……”顺风耳更是越听越糊涂。

千里眼道：“玉帝言词如此，施家三代修行本是难能可贵，见强盗恶匪不施斋饭也在情理。但他们今日此举，却逼得一班穷途末路之寇铤而走险，大开杀戒。那大户人家全族惨死，百余命丧，却是因施家兄弟愚庸无能所致，实属造孽。速派催命神官，将他们三人索命上界，押入天牢监禁。”千里眼说着，用眼睛瞄了瞄身边的顺风耳，继续言道：“这下，你总该明白施家三人猝死之因果了吧。”

千里眼和顺风耳亦不多在孤竹国上空停留，二人驾起祥云急速返回西岳华山之圣殿峰峦。云雾中，千里眼又在顺风耳身边叮嘱一番，如此这般，飘然降至圣帝殿前。圣帝神见他二人返回，关心询问道：“你二人风尘仆仆，想必已遍游各地，不知已寻到那修善之人了？”

千里眼和顺风耳便将如何选定孤竹国地界，如何下凡寻人，听闻施家兄弟善名，如何耳闻强盗行凶前因后果，以及纵火杀戮，玉帝如何大怒，亲派索命神官下界……细细诉说与圣帝神知晓。圣帝神听后叹气连连，不发一语。千里眼见状，搬出早已和顺风耳拟定的说辞，言道：“圣帝所愁之事，在小神眼里看来，困难已解。”

圣帝神微微一怔：“此话怎讲？”千里眼转了转他的通天神眼，言道：“依小神所见，玉帝如今乃盛怒之下，才将这兄弟三人索命收禁。圣神何不趁此时机，面帝御禀，陈词那妙庄王懊悔改过之心，与广设大醮之诚恳。如此一来，玉帝定会赦免三兄弟无心罪过，将他们转往凡间投胎，一可继续施善补救，二可了却庄王念子之心。圣帝以为如何？”

圣帝听了千里眼的话，凝神许久，面露喜色：“既然天意如此，明日我便上天面见玉帝。你二人一路辛苦，让清风小童给你们沏茶洗尘吧。”

千里眼和顺风耳长吁一口气，总算没有白忙一场。

繁星依旧，晨鸡报晓。圣帝已唤清风小童，直上天庭。天穹浩浩，祥云托载着圣帝和

清风，冉冉而升。圣帝因忙碌于百姓祈求盼福，久不上天庭，这一路升云行来，颇有日载月量，千年久违之感。清风也是拂云掠雾，四下里张望。只见云海茫茫，白雾轻烟，尘须飘渺，如履平川。转瞬间，他们已然来到天河边上。

天河一道，水势浩淼，波涛卷翻。这边是波光点点，河对岸却是青翠山峦，若隐若现。河谷深处，丛生着大片珍奇花木，果香袭人，红艳点点，煞是好看。清风童子见了，不免深吸一口"天庭仙气"，向圣帝探问道："这水势滔滔，如何渡过？"圣帝哑然一笑，拂尘一甩直指天河。刹那间，从河对岸飞来了无数只叽叽喳喳，成双成对的喜鹊。这成千上万只喜鹊黑压压一片，在天河水之上架起了一座鹊桥。"来呀，快扶老朽过桥。"圣帝说着，把手一伸，与清风童子飞也似的掠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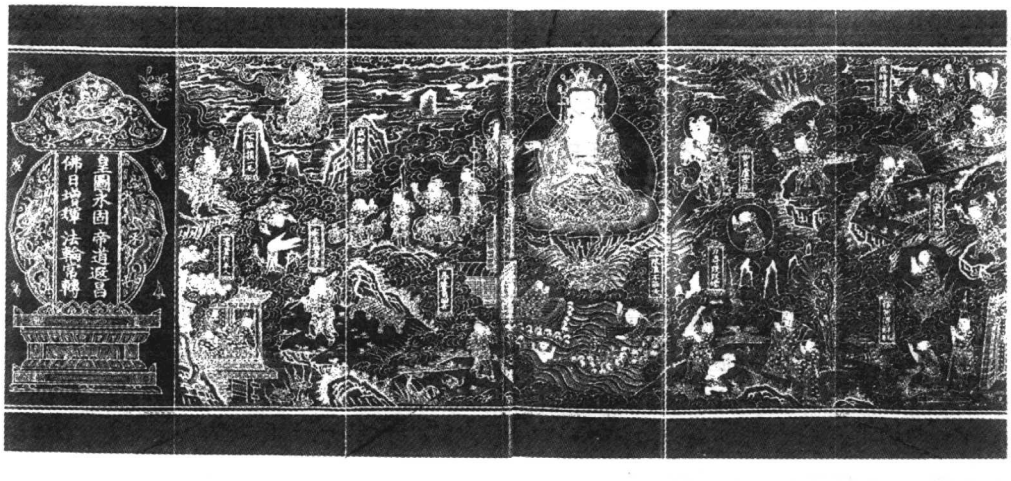
穿越天河对岸的苍山峻岭，眼见云雾散开，豁然开朗。一片夺目耀眼的金光闪烁，五彩祥云兜旋左右，金碧辉煌的大殿矗立在前。殿前云霭环绕，台阶前肃装配剑的天兵天将站立两侧。耳畔隐隐回响着琴瑟之声，丝丝入耳，沁入脾肺。圣帝闭目聆听，摇头晃脑，喜悦之情难表。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哪！"圣帝赞叹道。"殿下何人？"天兵天将忽地问道。"我乃西岳华山圣帝，特有急事回禀玉帝。"圣帝领着清风童子，神态自如地答道。

殿内，玉帝正怡然品着一杯琼浆玉茶。忽见一守门天兵疾步前来，道："启奏玉帝，西岳华山圣帝，前来天庭叩见。有紧要急事回禀。"玉帝素来与圣帝交好，如今久违不见，正思念之。心中忖道："圣帝平日里忙忙碌碌，现亲自登天拜见，必有要事。""速宣圣帝上殿！"玉帝传令道。守门天兵应诺一声，反身急跑下殿，传旨去也。

观音与《法华经》

《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darika - sutra*)简称《法华经》,是一部古老的大乘佛教经典。在中国一直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佛教经典之一。《法华经》有两个主要的教义,一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圆满觉悟的佛;二是佛遍一切时、一切处。它也是提及许多佛陀在普度众生时使用的善巧方便。现行流通译本一般为七卷二十八品,其中第二十五品为《观音品》,提供了修行观音法门的方法,是观世音信仰的主要经典和依据。在北魏至唐代以前,中国主要信仰《法华经》观世音,唐代才开始净土教的观世音,后者与地藏菩萨一起是与死后往净土的信仰紧密结合的,由此中国出现了大量阿弥陀佛、观音、地藏并列的"西方三尊"造像。这部经典在日本也得到了极大的推崇,下图即为十六世纪日本所做的《法华经》手卷版画。



(三)

不刻，圣帝被引进大殿。阶前有礼道："久不见玉帝，可真是思念得很哪。"玉帝心中愉悦，问道："今日不召而至，怕不是思念我吧，不知为何事而来呀？"圣帝恭奏道："小神多年掌管西岳，监察人间善恶。现有兴林国国王，年逾四十，膝下无子，夫妇二人忧心如焚。故特来华山广设大醮，并投下重金，僧侣众人昼夜诵经，此举可感天地。故而今日上殿叩见玉帝，企盼大发慈悲，赐妙庄王夫妇一子半女，以遂其愿。"

玉帝听了，心说这有何难，连忙传令降生神登殿。"降生神，今有兴林国妙庄王夫妇求盼子嗣，快些查探以回奏我知。"降生神不一会儿便带着生死簿返回奏禀："玉帝，刚才翻查生死簿，兴林国妙庄王原本命中有子，怎奈他多年征战南北，大动杀戮，无辜生灵惨死无数，有违天和，故天宫早已将他的命中子嗣一笔勾去。"

玉帝听罢，面有不悦："圣帝呀，既然上天罚他无子可继，怎可一时感其行善，难为我呢？"圣帝急忙又道："此人虽然杀人太过，但皆非个人恩怨情仇，实乃为国驻守疆土，征讨外敌所致。兴林国这十几年间，国威大振，南北东西各国称臣俯首；国土纵横交错，国势昌运，国泰民安。人生苦短，四十不惑之年，依然无子可继，故设醮求嗣也属人之常情。故小神斗胆再为其祈求玉帝，还望三思……"

玉帝听了也觉圣帝神所言不无道理。只是富贵子孙，皆由天定，怎可两全其美呢？圣帝见此机会，既而又进言道："如今，小神似有个万全之策，不知……"玉帝道："快说来听听。"

圣帝道："孤竹国祇园施家三兄弟，祖宗三代乐善好施，附近百姓交口称赞。近日，只因未能向西霞山群盗施舍饭食，迫得歹徒匪盗铤险作恶，枉害百余性命，得罪天庭。现那施家三兄弟收入天牢，终生囚禁。小神斗胆，恳请玉帝大发慈悲，赦免他兄弟三人，转男身为女身，投胎下界，置妙庄王皇后腹中，分限三年，接连降生。这样一来，予其三女为继，也不枉玉帝一片怜悯。"

圣帝见玉帝沉默不语，又道："想那施家兄弟，为善多年。尤其幼弟老三，品高行端，修善之心甚强。玉帝何不使其投胎转世，命中斋戒，死后正果，从而使她可以普度众生，救济黎民百姓？"

玉帝微微颔首，沉默许久后下令道："降生神听令，方才圣帝一席话不无道理，那日盛怒之下，将施家三人索命上界，禁闭天牢也非长久之计。现有兴林国妙庄王求子若渴，你可依计行事，将三魂转胎为女，投入妇人腹中。快些传旨天牢去吧。"降生神得令，抬步就走。圣帝见状，也致谢玉帝万分，一并退离了灵霄金殿。

于是，降生神领着圣帝与清风小童，三人乘一股旋风，转瞬越过琼楼玉宇、天宫楼阁，渐渐来至阴冷地界。只见上有"阴曹冥界"四字，大洞门前，阴气森森，怪石突兀，寒风紧逼。清风小童不由得打个冷战，圣帝忙道："小童别怕，如今咱们来到的乃是阴曹地府，降生神特为你我通融，才得以一见呀。"

小鬼将洞门打开，引三人进入。好一恐怖地界！但见鬼哭狼嚎，阴雾弥漫，鬼影幢幢，幽魂遍地。降生神哪管这许多，一路带领圣帝及小童，来到地府深处死牢门前。条条铁栅内，一缕幽光斜射，地面草蒲上坐着三位蓬头垢面的囚犯。他们即施家三兄弟是也。只见老大、老二依旧神色沮丧，牢骚满腹，惟有老三，安然处之。他闭目坐禅，无憎无悔。

"圣帝，此乃三个人间真魂。待我传旨小鬼，降他们投胎为女，转世超生，也就不枉圣帝神这一趟天庭回禀、地曹受惊了。"圣帝连忙谢过。降生神手指守牢小鬼，面色严肃道："玉帝有旨，即刻将这三魂发落开释，转投兴林国妙庄王之后，宝德皇后腹中。三魂皆投女胎，隔年降生一个，以三人年庚为序，不得有误。"

"圣帝，一切均已按旨办妥，请大神自便，小弟告辞。"片刻功夫，降生神将圣帝和清风小童送出地府洞外，来到通往阳界路口，拱手作别。圣帝如今心满意足，诸事顺利，便偕小童踏云转往西岳归途。

光阴似箭，转眼三年花开花落。

兴林国后宫，宝德皇后的寝宫外。庭院内几株高大海棠，枝繁叶茂，雪白的海棠花儿随风散落，摇曳曼舞，宛如降雪铺地。丞相赵震与大将军褚杰等人在此早已守候多时。只听内侍传叫"皇上驾到"，各自快步迎前，喜笑颜开。赵震趋前进言道："恭喜庄王，自皇上远路前往西岳华山设醮，三载转瞬而过，苍天不负皇上与一班朝臣所望，接连降下妙清、妙音两位公主。今日宝德皇后又将临盆，必定鸿福齐天，喜生贵子。臣等在此率先恭贺。"大将军褚杰也拱手道："皇上，后继有子，实乃国家之喜。臣等备有薄礼亦来祝贺。"

妙庄王听罢这些恭颂之词，又见廊下厅内摆满箱笼贵礼，不禁面露喜忧参半之色。他缓缓开口言道："众爱卿，宝德皇后即将临盆，究竟是儿是女，朕心中实难预料。忐忑辗转，心无宁时。惟恐苍天再降一千金女，那……"话音未完，赵震丞相已满面堆笑奉劝道："皇上何必多虑，今晨臣观天相，又听后宫众人回奏，瑞气升腾，异香环绕，此乃大吉之兆呀。"

妙庄王仍旧半信半疑，长叹一声道："苍天之事，你我凡人怎可先知。原本以为宝德有孕，上天降福，赐朕一男儿太子，哪知连得妙清妙音二女。如今朕是望眼欲穿哪……"赵震和褚杰继续在旁边劝慰道："今日乃大吉大喜之日呀，皇上本该高兴，何必忧虑，自寻烦恼呢。"二人正你一言我一语地奉承阿谀，忽听寝宫那边一阵人声喧哗。"皇上，大喜啦。"赵震褚杰急忙向妙庄王叩头祝贺。庄王也顿时紧张，不知所措起来。此时，内侍

执事急匆匆奔至花庭，猛地跪倒禀报："喜报皇上，又添一弄瓦之喜……"

"什么?! 弄瓦之喜!"妙庄王愕然一震，不由得眼迸金星，头眩胸闷，扑通一下栽倒在地，人事不省。不知过了多久，妙庄王渐渐清醒。刹那间，他猛然想起产子一事，急忙抓过身旁随侍的手，问道："皇后究竟产下的是男是女?"随侍支吾不敢回应。赵震见状，自知躲不过便婉转替答："皇上您又添一弄瓦之喜呀。弄瓦也罢，麟儿也罢，上天自有定数，还望皇上思路广开，保重龙体要紧。"妙庄王不发一言，脸色铁青。从床上起身还未站定，便见嫔妃宫女等人进到殿内。"沐浴焚香已毕，请皇上一览乳婴。"其中一妃子说道。庄王一把接过襁褓，眼睛盯住怀中这刚刚诞生、啼哭不止的幼婴。他心中言道："朕一心期盼，苍天赐子以继承我大业。如今白白企盼这三年光阴，到头来却全是无用千金。"

"小孽障!"庄王不禁大喝一声。赵震褚杰等人见庄王手托乳婴，满腔忧愤，连忙齐声劝慰道："皇上小心龙体，既是天赐千金，皇上万万不可悲伤忧心哪。"妙庄王哪里肯听进劝告，只见他怒目蹙眉，心胸不平，恶向胆边生。忽然双手将襁褓高高举起，朝那顶梁大殿之柱狠狠掷去。"啊!"众臣子、嫔妃、随侍等殿内众人均是大惊失色，闭目不忍观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只见旁侧里飞蹿出一闪电般身影，双手一伸，恰好接住飞在空中的襁褓。定睛一看，原来是大将军褚杰——这位威名赫赫的护国大将，如今又成了三公主的救命恩人。众人长吁了一口气，婴儿似自知捡回了一条性命，由啼哭改成了呵呵笑声，回响在寂静无声的大殿内。

妙庄王仍不悔过，丞相赵震看不下去，慌忙率领臣子随侍人等齐跪在殿内。只听赵震哭求道："皇上当年在西岳设醮，就为祈求子嗣。如今苍天有眼，连赐千金，此乃我朝幸事。如皇上执意将三公主摔死，岂不是徒增血债?万一上天降罪，如何使得?"众人亦连声应和，哭求声一片。庄王本在盛怒之中，忽听"上天降罪"，又见一班重臣苦苦哀求，才渐渐转回呼吸，收敛如常。顿感身形疲惫，怔怔地再也发不出一言一词。赵震继续本着臣子之责，劝慰道："刚才皇上也说，苍天大事，凡间怎能知晓。皇上理应静观以待，听天由命。万不可与天庭抗争，只要龙体康健，国家治理兴旺，日后自有祥瑞涌现。"妙庄王见赵震说得句句在理，掷地有声，情深肺腑，已然命该如此。悲切切长叹一声，凝神闭目，倒卧龙床之上。

海棠依旧，飞花如雪。落英缤纷，时隔十六年后。

后宫寂静，隐约飘来瑶琴之声。妙庄王几年光景，已尽现龙钟老态。随着阵阵琴声入耳，悠扬荡气，眼前花落满地，美景短暂如云霞。庄王不禁掩卷伏案。"启禀皇上，丞相赵震赵大人觐见。"内宫随侍挑着门帘，赵丞相进前跪定。"皇上，不知找臣何事?"赵震询问着，他多年国事操劳，两鬓亦染银丝。"爱卿起身。想你我君臣二十余载，岁月蹉跎呀。朕深感老矣，倦矣。怎奈身无皇子继承，朕壮年时打下的江山社稷，岂不是落入旁人

之手，或是战乱再起，我兴林国无君可保？一片霸业付之东流。哎，每想此，愁肠百转，朕该如何是好？”

赵震多年来怎的不知皇上心思，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现听罢庄王掏心之言，不由得也把筹划多时的腹稿禀奏给皇上：“皇上不可悲天怜地，自寻烦恼。世上万事，皆有因有果，依臣愚见，上天既降三位妙公主，必有道理……”

庄王从未听人提及过这层思考，连忙问：“有何道理，快快说与朕知。”

赵震接道：“十六载过去，三位公主早已长大成人。她们个个婀娜端庄，秀美非常。依臣所见，现在正是遴选驸马最佳时机。”庄王闻听此言，不由得眼前一亮，道：“爱卿之意，让朕以婿为子，传承基业？”“皇上圣明，臣正是此意。”赵震接着又道，“此三位驸马，必是个个一表人才，精明果敢，才华出众。另外，他们亦必须忠心赤胆，以吾皇为尊，文武双全。这样一来，江山社稷，霸业鸿图，尽可放心交与之，使之发扬光大。如果驸马勤谨慎言，或许强似亲生子嗣也未可知。上天如此美意，不知皇上意下如何？”妙庄王听罢丞相赵震一席进谏之词，颇感茅塞顿开，连连颔首称许：“爱卿所言极是，朕就依此上天美意，筹划备办。”

(四)

此时,倚窗抚琴的三公主,似乎感应到了什么。她皓齿朱唇,面带忧思。虽然刚满十六岁,却已现出成熟少女少有的娴静深沉。她叫妙善。

大姐妙清,生性热情泼辣,与读书无缘,专喜玩耍;二姐妙音,专务闺阁之事,描红绣花,无所不精。妙善与两位姐姐性格截然不同。她生性淡泊,清高孤寡,读书咏诗,弹琴吟唱。此外,妙善平日饮食清淡,只肯粗茶淡饭,不喜盛宴佳肴。有时母女共赴华筵,谁知她腹内清洁,容不得半点油腻荤腥。佳肴刚入口中,便呕吐不止。以后,众人皆知妙善有此怪癖,也不再强求。

今日,微风习习,阳光融融。两位姐姐随母后在御花园赏花,独留妙善在书斋抚琴吟诗。忽地,房门开启,后宫侍女进前施礼道:"三公主,皇后有请,请公主快快随我到花园中去。"妙善听了,秀眉一皱,不愿前往。侍女见了,连忙道:"御花园中牡丹盛开,煞是好看。皇后吩咐三公主非去不可。如奴婢请不到三公主,皇后便要惟我是问。求三公主可怜奴婢吧……"妙善心软,忽见侍女跪倒乞求,也只好违心前往。

御花园中,各色牡丹争相怒放。花海之间,一条曲径通幽,直达飞檐的八角凉亭。妙善远远望见宝德皇后、几位嫔妃和华服秀美的妙清、妙音等人正在亭中饮酒赏花。宝德皇后见妙善姗姗而来,喜笑道:"儿呀,今日园中牡丹正艳,大家边赏花饮酒,边吟诗诵词,如此逍遥,岂非人间美事?"此时奴婢递上酒盏,妙善双手接过,刚送到嘴边,心中便一阵翻滚,急忙推辞。大姐妙清上前欲强灌,却被皇后厉声喝住。

待了一会儿,妙善见两位姐姐与嫔妃们碰杯交盏,哗然喧笑,心中甚是烦躁,于是转身对母后道:"您既命我来御花园赏花,何不带孩儿见识一下新品种的牡丹?""也罢。"宝德皇后甚为爱惜妙善,急忙放下酒杯,牵起妙善的手沿幽径向花丛中走来。只见,园中牡丹各色竞放,有的素雅含蓄,有的富贵大气,有的潇洒妩媚,有的娇柔秀丽……各色花朵,香气袭人。母女俩正看得兴头上,忽见一奴婢急匆匆前来跪禀:"启禀皇后、三公主,皇上降旨,请即刻前往凉亭内接旨。"

皇后与妙善随那侍女快步回转凉亭,远远已看见两个内廷执事,早已守候在那儿。"宝德皇后与三位公主接旨——"内侍清了清嗓子,继续道,"妙清、妙音、妙善三女俱已成年。女大当婚,即从今科状元、探花、榜眼之中,择优招婿,钦此。"皇后听后大悦,心中已然明了,此乃以婿代子的好主意。回顾四下里望望,只见妙清双眼含笑,喜悦难表;妙音羞涩难耐,内心实是欢愉。只有三公主妙善,愁眉苦脸,冷漠无言。

宝德皇后见此,悄声催促道:"妙善,还不赶快谢恩?"妙善这才醒悟,急忙与两位姐

姐，陪伴母后地下叩头谢恩。凉亭里的美酒佳肴已经撤去，几位嫔妃也早已各自返宫。皇后因妙庄王突然的一道圣旨，赏花之欲全无。心中喜悦，却又满心不舍地叹道："你姐妹三人，眨眼已长大成人，从此再像今日这样大家聚首御园，怕是难啦。"妙清嘻嘻笑道："其实我们姐妹三个，即便嫁出宫去，也会时常回来，与母后在此嬉戏的。"皇后道："到底还是孩子，既要出嫁，便要贤惠为妻。"妙清继续笑道："孩儿怎能束手缚脚，我是庄王之女，兴林国的公主，料他驸马也不敢怎样。"宝德皇后嗔怒道："妙清，你天性飒爽，却不知人间悲苦。如今你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父皇庇护，可父皇母后百年之后，你又该如何仰仗？"

"母后说得有理。"妙音在旁冷笑道，"姐姐整日玩耍，不知人间常理。你我虽是皇室之女，但嫁与他人，便为人妻。以后不仅要侍候夫婿，还要生儿育女，实未必能像今日这样常常聚首园中，饮酒作乐了。"只有妙善许久不肯搭话。宝德皇后爱怜地望着娴静温柔的她，问道："你父皇已降旨，我儿选婿待嫁，迫在眉睫，不知为何冷然相对？"妙善笑而不答，缄默良久。妙音也凑上前来，说道："妙善妹妹，你为何一言不发？莫非另有什么心思？""她呀！"妙清上前一把搂住妙善那瘦削的肩头，依旧笑嘻嘻地开口道："哪个女子不怀春，妙善也不能例外，还不赶快说给大家听听，你心里究竟有何打算？"妙善挣脱，连叫道："母后救我！""快放手！"宝德皇后大怒。妙清急忙松了手，赌气道："母后一贯袒护三妹，人家只是想听听小妹的主意而已。"

宝德皇后劝慰妙善道："我儿，你大姐虽是性急好动，却也不无道理。婚姻大事非同儿戏，在母后面前你还有什么话不可直言呢？"妙善嫣然一笑道："母后，依妙善之见，人生富贵荣华如同春水朝露，过眼云烟，转瞬即逝。何必如此认真呢？自三皇五帝，开天辟地，朝代不知更换多少，所以孩儿对红尘凡事，冷漠如水，请母后与二位姐姐见谅。"妙善的一席话，说得宝德皇后沉默无语，木然呆坐。妙清与妙音二人也彼此互望，面色变得沉峻起来。皇后肃然又道："此话虽不无道理，但因婚姻之事，毕竟是人生大喜之事，我儿此时本该兴高采烈，为何忽发悲叹之词？"妙善面色庄重，微然一笑，缓缓道："依妙善之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本是人间常理。寻常女子，自当乐之。可妙善我自幼深居幽宫，性情孤僻，早已看破红尘，所以立志终身不寻夫妇之乐，只盼在世上寻一深山古刹，遁入空门，修行正果。"

"妙善，不可胡言。"宝德皇后大惊，叫道，"大白天的，你为什么口出荒诞之语？你不愿马上出嫁也就罢了，为何忽然要说进山修行？"妙清和妙音也被三妹一席话惊得目瞪口呆，齐声劝道："三妹一向孤僻清高，可今日之言非同一般。为何放着宫中荣华富贵不享，却要到深山古刹，也许是小妹一时过激之词，抑或是玩笑孩童之语吧……""母后，姐姐！"妙善神态冷然，郑重地说道，"妙善刚才所言，句句发自肺腑，绝非儿戏之言。我早已厌倦红尘，性寡心清，更不羡什么荣华富贵。仅有一奢望，那便是在深山古刹修行，企盼最后，上则度得生身父母超升天道，下则祈盼人间积苦贫寒之人，转运再生，化得

凶煞不为殃祸……如此这般，妙善便已心满意足，绝无其他奢求了。"妙善说完，已是双目含泪，跪倒在地，叫道："母后，请允儿这平生夙愿吧，我将永世不忘您的大恩。"

"儿呀——"宝德皇后心中也悲凉万分，哭求道，"你难道不心疼你的母后，不体谅你的父皇吗？莫非你真能受得住那世上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和孤独吗？""母后！"妙善信誓旦旦说道，"纵然前路漫漫，儿也坚守承诺，永不回头。"话音未落，皇后已将她紧紧抱住，涕泪滂沱。妙清和妙音两个姐姐也抽泣起来。御花园中，笼罩着一片悲肃气氛。

兴林国禁宫大殿。威武的宫中侍卫，簇拥着妙庄王和宝德皇后向殿内走来。他们步上高耸的汉白玉石阶，并坐在九龙御榻上。宫殿内外，钟磬鼓乐，肃穆庄严。殿外宽宽的青石御道两旁，官兵肃立，刀枪闪亮，旌旗飘扬。丞相赵震已是龙钟老臣，他上得殿来，跪奏道："启禀皇上、皇后，新科文武状元、榜眼、探花共六人，俱已候在宫外。""爱卿平身。"妙庄王今日神采奕奕，面露微笑。只见御榻之下，设一雕龙长案。长案之上，摆放着精致的文房四宝。庄王心满意足微微颔首；他身旁的皇后富态端庄，也矜持地一点头。庄王即说道："朕今日要一一面见新科三元，意在为寡人公主择选佳婿。宣旨让他们逐一进殿吧。"

"微臣领旨。"赵震站起身，转头向殿外言道："宣新科武科状元刘殿君上殿。"殿外的侍卫们遂高声宣叫着……

片刻功夫，执事内侍将武场之冠刘殿君引上大殿。这刘殿君生得体魄魁梧，浓眉虎目。他来至阶下跪倒奏道："皇上皇后吉祥如意，刘殿君叩见。""朕欣闻你三次出场比武，皆为冠首。"妙庄王打量着他，言道，"现长案在此，案上有半句对联，不知你能否吟出下联？朕倒是盼着也见见你的文采。"刘殿君急忙起身来到长案旁，只见雪白宣纸上，一上联为"水底日为天上日"，他拼命搜肠刮肚，心中还是茫然。魁梧的汉子，额头上沁出冷汗。赵震望着手足无措的刘殿君，不禁心中窃笑。宝德皇后也爱莫能助，她万万没想到，一位新科及第的武状元，会为小小七字对联难得满面流汗。妙庄王审视良久，心中烦躁。"来人呀，将刘殿君带出殿外。"

妙庄王心中不悦，刚才还神采飞扬的眼神，忽地蒙上一抹阴影。"杨耀荣，叩拜皇上、皇后。"不知何时，杨耀荣已经随内侍进得殿来，在阶前跪定。只见他身材颀长，面孔清瘦，是一个典型的白脸书生模样。皇后见他如此，不由得欢喜，盼其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妙庄王也道："杨耀荣，快看看那书案上的对联，寡人倒要见识你的文采。"杨耀荣显得趾高气扬，心想自己已经头拔三元，上得金殿，还会被一小小对联难倒不成?！待走到案前，望见这一句"冷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却深感芒刺在背，顿然失言。沉思冥想许久，依然茫然无序。妙庄王此时坐在御榻上，心绪更加烦躁。他懊恼地向在案前发呆的杨耀荣挥手喝道："没用的东西，还不快些下殿去！"

"宣李金陵上殿。"丞相赵震见接连两位均不能对出对联，内心虽有几分窃喜，却又

有几分不安。他的儿子赵松轩也要在今日登殿试对，想到这里，不禁心中忐忑，举止不安。

李金陵上来金殿，也如前两位那样，跪拜如仪，到书案前站定。只见上联为“读书众壑归沧海”。李金陵头脑精明，稍略沉思，便信手提起笔来，走笔龙蛇般写下“下笔微云起泰山”。内侍将对联高高举起，妙庄王定睛一看，所对下联恰好与上联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并且，李金陵所写字迹，苍劲有力，笔法不俗。宝德皇后虽不通文墨，但看那李金陵的相貌委琐，身材细瘦，想起自己那如花似玉的公主，心头不禁泛起难言的酸楚。

“此句对得绝妙，好呀。”妙庄王终于道出内心的赞叹。一旁侍立的文臣武将们也都连声称颂。在一片阿谀喝彩声中，走笔龙蛇、完满联对的李金陵更加踌躇满志，胸无旁人。恰在此时，内侍在殿外宣道：“赵松轩上殿。”“皇上，这赵松轩可是老丞相的儿子呀。”一旁站立的随侍言道。妙庄王心中愈加高兴，没想到自己多年的心腹重臣赵震之子，居然也登殿面试。此时，一位举止端庄、大方洒脱的书生已伏身跪倒，叩拜一声：“松轩见过皇上、皇后。”

这赵松轩，果然仪表堂堂，炯炯双目，全身上下有着一股大家风范、阳刚男子气概。他大步来到书案一旁，见上联是“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殿内阶上阶下，禁不住响起一片唏嘘之声。如此难对之联，怎的就到了老丞相之子手中。片刻，殿内鸦雀无声，只听得见赵松轩的怦怦心跳。他浓眉一皱，思绪泉涌。凝思不语之后，下笔如疾风劲草，挥洒在宣纸上一行墨迹“有寡妇见鲝夫即欲嫁之”。

妙庄王见内侍高高举起赵松轩题写的对联，不禁由衷赞叹！不但下联对仗得体，而且写得确是一手好字，比那李金陵更高一筹。宝德皇后见其字迹刚劲有力，加之这赵松轩与那细瘦委琐、其貌不扬的李金陵相比，越发显得身伟端庄、纯厚飒爽。因此，皇后心中兴奋无比，连连在庄王耳边赞道：“这才是我儿的如意郎君，皇上……”妙庄王虽然心中欢喜，但也不肯如此轻易选定驸马。他亲自步下台阶，信手拣来一张刚才武状元苦苦难对的上联“水底日为天上日”向赵松轩说道：“朕再难上你一难，且看你如何应对？”赵松轩微微一笑，便道：“这有何难！”他秉笔疾书，眨眼间对出下联“眼中人是面前人”。

大殿上的一群文臣秀士，连声喝彩。妙庄王也把赞许和爱惜的目光，投向了这位名中三元的奇才。宝德皇后按捺不住，也款款踱下，心中越看越欢喜，这位将来的女婿，爱女的夫婿。老丞相赵震，心中虽喜，但表面上还是故作冷漠，不肯近前。当日，妙庄王已然决定：将长女妙清嫁于赵松轩为妻；次女妙音嫁于李金陵为妻。二人皆为驸马，为他们加官晋爵，掷下重金打造驸马府邸。

数月余，妙庄王择定吉日决定为二女完婚。这一天，宫阙生辉，红灯高悬，礼炮鸣响。身着朝服，披着大红绸的当朝驸马赵松轩与李金陵二人，各骑一匹高头骏马，前来宫苑迎亲。这二人，说不尽的春风得意，满脸笑容。他们沿着阶下的一条红毯，疾攀而上，步入正宫大殿。妙庄王与宝德皇后今日也神采奕奕，早就端坐在御座之上，接受两

位当朝驸马的叩拜。“皇上、皇后吉祥如意，江山万代！”赵松轩和李金陵跪定阶前，高声奏道。“两位驸马平身！”妙庄王心花怒放，言道，“今见两驸马才学出众，书法文章俱佳。寡人欣慰，深感江山万代，人才辈出。今日大喜，不可无酒。来呀，赐酒！”

酒酣言罢，两乘金顶凤辇缓缓行出宫门。两乘大喜轿里，分别坐着大公主妙清、二公主妙音。轿舆后，则是大队披红挂绿、吹拉弹奏的喜乐队，陪嫁的宫娥彩女，以及宫中特备辇车。两人一驾，均为朱红宝箱，内有各色绸缎、珍珠、首饰、玉器、锦缎……一车车陪送礼品，尽敛宫中稀世珍宝。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向各自驸马府邸行去。

慈容三十五现

观音菩萨侧身靠卧在海边的大石上，身旁放着净水瓶，瓶中插着杨柳枝，后面有紫竹庇荫，菩萨安详垂首，手拿佛珠，看石下海浪翻滚，遐想联翩，诗中题道："青青入座当轩竹，黯黯悬岩屏后山，更有一般堪羡处，夜深流水响潺潺。"此图为明代版画。



(五)

自两位公主成亲以来,国事平顺,百姓安居。转眼一年有余。此日,恰逢庄王寿诞,一班朝臣早早准备,各自献礼。特别是宫中大兴土木,在宫苑后殿内的彩绘,历时数月之久,重彩描龙贴金,画上人物姿态翩翩如生,花卉蔓枝延绵回曲。整个殿堂内,经这一番修饰,顿显得富丽华美,廊柱鎏金。只见年逾六旬的妙庄王在老臣赵震、大将褚杰等人的恭候下,缓缓行进殿内。内廷执事早已按捺不住,此一番准备功夫,早已演练多时。由宫中专职乐师演奏新谱曲的编钟鼓磬曲目。庄王端坐于御座之上,内侍见机一挥手,古乐柔和地奏响。庄王时而凝望着侍立左右两旁的群臣,时而闭目聆听,认真地欣赏着如此美妙动人的乐曲。这时,优美悠扬的乐声,令这位君王陶醉在平和安静的气氛之中。他在这一刹那,只觉得人世中的悠悠万事,无边的烦恼忧愁,均已化为过眼云烟,从而领略到超脱的怡然自得。

一曲奏毕,回音绕梁,久久不绝。那朱红色的雕栏木架上,依次用十六个金钩吊悬着宽窄大小各不相同的编钟鼓磬。内庭执事讨好地来到庄王面前,禀报着早已熟记在心的每块钟磬的名称与作用。这时,由宫娥掌灯打伞,缓缓行来宝德皇后以及三位公主。一一见礼,坐定,于是殿内奏乐再起。几位乐师手法娴熟地敲击着,配合俨然默契。辉煌的殿堂内,磬声悠扬婉转,清脆悦耳。妙庄王沉思的目光,忽地落在三女妙善身上。一缕微光中,妙善显得神态安详,端庄幽静。一双明澈水灵的眼眸,微微向下,仿佛她沉浸在另外一种远离尘世的虚无神苑。

妙庄王默默冥想着,自从为妙清、妙音招得东床夫婿,宫阙之内惟有妙善依然独守闺阁。而朝臣众将之中,两位驸马的身形,不由得让庄王蹙眉。一位礼部大臣赵松轩,神气傲然,冷漠自负,心中早有仰仗,目无旁人;另一位手握重权的吏部大臣李金陵恃才无恐,眼高手低,身形委琐。想到此,妙庄王不禁叹气,难道百年之后,这两位驸马郎,真能撑起兴林国的大旗吗?他越想越内心翻滚,思绪难宁,蓦地,一声"烦死朕也"随口而出。这一声,惊得专心演奏的乐手们手足无措,满朝文武也个个面面相觑,疑惑不解。奇乐骤停,大殿顿陷寂静。老谋深算、世故圆滑的丞相赵震,急忙向妙庄王言道:"皇上偶感不适,龙体欠安,还是改日再听古乐,臣等告退。"妙庄王无奈地挥了一下衣袖,于是众臣皆随赵震一起,蹑手蹑脚倒退出了大殿。

庄王疾步返回寝宫,啪的一声随手扫落了几件条案上的芙蓉水晶杯盏。他怒气未消,仍要继续打砸宫中陈设物件之时,宝德皇后急匆匆从外厅奔进,神色慌张道:"皇上息怒。今日满朝臣子,为吾皇贺寿,聆听罕有佳乐,此乃宫中大喜,不知皇上为何突然转

喜为怒，大发雷霆？”“朕心中烦躁，莫非你真不知晓？”庄王问道。皇后上前苦苦劝道：“皇上心中纵有焦躁烦恼，也该颐养天和，巧设化解才是。况且皇上乃一国之君，岂能因几许小事，不顾礼仪，因小失大？妾不敢多言，还望皇上三思呀。”妙庄王听罢，长长吁一口气，仿佛要把心中所有烦闷，一吐为快。隔窗眺望，园内丰茂的海棠飒飒舞动，平添几分肃穆和恬静。

“皇后，朕已六旬之人，又何尝不盼国事家事，事事兴旺顺利。”话还未说完皇后马上接口道：“皇上，如今万民享乐，国富库丰。四海归心，战事全无，为何还要心绪烦忧呢？妾实不解吾皇之意，还望细说一二。”“此乃朕的个人家事呀。”“家事？”皇后仍不解道：“妙清与妙音，早有佳婿，只要你我百年之时，择一如意称心之人，将江山托付，也就万事皆休。何劳皇上多虑？”妙庄王摇头叹道：“继位绝非儿戏。其实，依朕这一年来观望、品评，才晓得赵松轩和那李金陵，均非寡人如意之人！”“什么？”宝德皇后闻言大吃一惊。“莫非两位贤婿得罪皇上不成？”妙庄王道：“这二人在朕面前，倒是毕恭毕敬，从无违抗之意。但寡人耳闻目睹，赵、李二人虽然各具才学，但品行不端。为使江山有继，寡人皆予以重任，可这二人皆恃才傲物，而且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如此下去，又怎能将万代江山托付给他们？故而，朕左思右想，还是另择他人为妥。”皇后惊讶至极，万没想到这表面恭敬的驸马二人竟然如此不端。

妙庄王续言道：“上次经皇后苦苦阻拦，朕才将我儿妙善独留闺阁。想也未必不是好事一件。朕想今朝再举科考，为妙善择一德品俱佳之人，当得大事，且留在朕的身边。如此，百年之后，朕将天下大事，尽且交付于他。皇后意下如何？”宝德皇后听罢，沉默不语，眉头紧皱。她忧心道：“妾身怎不愿三女妙善早日择一佳婿，尽享闺中之乐。可妾身万般无奈的是，妙善这孩儿性情孤僻，独锁幽居，对人间大小喜事，皆淡漠如水。一心盼望红尘之外，深山古刹……不肯婚嫁呀！”庄王闻言震怒，将条案拍得砰然作响。怒道：“岂能听一孩童胡言乱语，而坏我百年之计？妙善当初不过年幼无知，口吐妄言。再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乃是天下众人皆遵循的道理，谅她也不敢不从。来人哪，马上至后宫书斋，将三公主传来见朕。”

须臾，便听得一阵细微脚步声由远及近。一素袍素面女子款款走进，正是备受母后宠爱的三公主妙善。

妙善见了妙庄王和宝德皇后，屈身叩拜，言道：“父皇唤儿前来，不知何事？”妙庄王不知如何启口，绕室踱步，沉吟良久。之后，面露亲近地言道：“吾儿，你可知父皇今日为何在殿内恼怒，散了满朝文武吗？”“孩儿不知。”妙善答道。庄王双眉紧锁，叹息道：“你父皇我，壮年征战厮杀无数，现在兴林国疆土虽然辽阔，那也是无数生灵涂炭换来。年逾四十，尚无子嗣可继，惟恐苍天震怒，故前往西岳华山设醮祈祷。上天大发慈悲，接连赐朕三个美妙如花的女儿，父皇将你们姐妹三人，视为掌上明珠。”言至此，妙善已是泪光闪动，屏气凝神。庄王继续言道：“虽你姐妹三人，个个伶俐聪颖，但毕竟不是男儿。朕

曾煞费苦心，遴选佳婿以继承江山社稷，怎乃并未遂我心愿。你两位姐夫，人前恭敬有礼，人后却是纸醉金迷。他二人目中无人，骄傲自大，试想如何能将一片江山，托付给如此之人？故，今日朕大殿之上越想越怒，大发雷霆。现宣召你来，即是想今年新科应举，朕将倚重人品德行，才华文章，再选佳婿一名。一来免你独守空闺，二来百年之后，托付后事，朕终能放下心来以保我兴林国万代无虞。"

"父皇！"妙善听罢妙庄王一番肺腑之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泪如泉涌。"孩儿多谢父母一番苦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乃人间常理。但孩儿生性淡泊，厌倦尘世。有道是人各有志，不可勉强。望父皇也体谅孩儿的一片心才是。""你——"庄王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指着跪倒在地的妙善，怒道："父母将你视为掌上明珠，谁知你非但不知帮衬，反而口出荒诞之言，天下真有你这样的无心痴女吗？真是气煞寡人了……"妙善恸哭，不发一言。宝德皇后心中不忍，急忙护住妙善，劝阻庄王道："皇上既为我儿打算，也为百年社稷考虑，为何不及数言，转瞬即怒？你我且听妙善从头细说内心苦衷，再作打算不迟。"庄王缓了口气，言道："妙善，就依你母后之言，细细道来，父皇不再恼你就是。"妙善倔强着仍不言语，宝德皇后又柔声劝慰她道："吾儿休要慌张，父皇命你开口，你索性将内心苦衷隐秘，细细道来。也好让我们从长计议……"

妙善道："父皇全心为国家大事、社稷永保焦思忧虑，孩儿如何不知，如何不感激这一片好心美意。只是孩儿生来只愿潜心修行学道，皈依佛门，对人世间的婚姻之事，冷漠如冰。孩儿只愿远离富贵荣华，尘世纷争，远遁深山，寻一清静古刹出家修行。希望有一天，孩儿可以在空门佛界，正果有成。到那时，孩儿虽不能为父皇继承伟业，承欢膝下，却能四海远游，播撒天恩，解除万众苦难于水火，岂不是父皇的恩威不灭？"庄王听罢大惊，道："吾儿为何满口荒诞之言？"妙善又道："孩儿既未中邪，也非荒诞之言。确是出自一片至诚肺腑。孩儿立志皈依佛门，乃自幼天成，本性所定。也为父皇着想呀……"

妙庄王震怒道："你不肯为父王招婿分忧，又妄谈什么为朕着想！"妙善答道："父皇数十年来，东西南北各地征战，大开杀戒，多少无辜生灵葬身。那些地狱冤魂无时不在向上天诅咒。孩儿如能修成正果，也好做尽人间善事，实可为父皇消除尘世灾孽，岂不是为父皇着想吗？""休得胡言！"妙庄王吼道，"朕乃一国之君，万民之尊。难道不及你一个未出闺阁的小女子？天下之事，莫出朕之左右。你乃帝王家的公主千金，偏偏要入佛门，岂不荒唐，朕岂能依你？""父皇，您不该强人所难！父皇之心，孩儿体谅。请父皇看在母后的面上，收回成命，让孩儿自己做主吧。"妙善跪着哭道。宝德皇后见爱女哭得悲切，心肠早软了七八分，这时，含悲饮泣道："皇上，看在妾身的薄面，还是宽恕了三女吧。不如龙恩大开，遂其心愿。日后再想办法，以决子嗣继位大计。""不妥！"庄王心中又恼又恨，就是不依。但面对妙善的顽固不化，也一筹莫展。忽地，他厉声喝道："来人呀！"几个戎装卫士快步进殿。庄王指着跪在脚下的妙善言道："三公主终日胡言乱语，顶撞寡人和皇后。将她押入后园的诵梅阁，幽禁起来。没有寡人命令，不可解禁。"

妙善听罢，忽然站起身来，脸上愁容一扫而去，微露出笑颜。正欲随卫士迈出殿门，不料宝德皇后失声恸哭道："我儿究竟犯下何罪，要押入后园幽禁？臣妾情愿随妙善一同受罪，也好落得干净。""母后何必如此！"妙善转身，神态安然地笑道，"父皇命孩儿幽居诵梅阁，乃是孩儿所求所往之所。即便从此一生幽禁在那里，孩儿也无怨无悔。恳请母后不必哭泣，该为孩儿开心才是呀。"皇后呆呆地凝望着满面含笑的三女儿，良久木讷无语。

秋风萧瑟，寒气袭人。

诵梅阁廊柱上的楹联有句：诵尽千花与百卉，犹有腊梅吐清香。身披素袍，颜容消瘦的三公主妙善，独自伫立在寒风中。庭院中的几株枝桠交错的梅花，已含苞待吐，在秋风中摇曳。自那日被权重势威的父皇押入后园幽禁，转眼已近年余。妙善终日在诵梅阁中，与花草为伴，与明月为友。诵念经卷佛文，怡然自得。她早已淡忘了宫中的奢侈荣华，经常漫步在修枝幽径中，远见青山如黛，山泓缠绵，心绪无比的宁静和朗然。

今日，妙善手持锄耙，为门前的腊梅松土。忽地耳边隐隐传来内宫中的鼓乐之声。正困惑时，听侍卫高声引道："大公主、二公主到——"抬眼一看，只见宫女伴拥着两位华服浓艳的女子，款款而来，正是妙清、妙音两位姐姐。"三妹。"妙清依旧改不了她那急性情，快步迎了上来。她上前一把抓住妙善的冰冷双手，惊讶、爱怜地道，"你呀，放着宫苑生活不享，却心甘情愿跑到这后园子里来受苦，又是为了什么！"妙音见妹妹独自一人，站在这冷瑟瑟的园中，身形单薄，面容清瘦，不禁恻隐之心顿起，泪莹莹地道："三妹，休要逞一时之强，草率地断送了你的青春年华，女人韶华转眼即逝，待你追悔莫及已晚了呀。快些随姐姐回宫向父皇认错赔礼吧。"

妙善凝然不语，而前宫内苑中的鼓乐声，仍丝丝入耳。"三妹，"妙清紧紧握着妙善的双手劝道，"莫非你真的淡忘了？今日又逢父皇寿辰，也是你独居一载的日子。全宫上下，群臣冠盖，皆为父王献礼；而我们姐妹也该聚首欢畅，陪母后饮酒解闷啦。三妹怎可不闻不问，莫非连父皇的大寿，也可忘却吗？"妙善闻言，微微一怔，随即又是默然。"你呀，一心向善，不羡红尘之争，本是好事。可我们毕竟血肉之躯，又怎能超脱尘世之外，不食人间烟火？你也该听听同胞姐姐们的苦心劝导才对。"妙音柔声说道。妙清见三妹神情冷漠，不言不语，不禁嗔怪道："出家修行为尼，绝非一时冲动便可修成正果。三妹，凭一时热情，出出风头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坚定不渝。依姐姐愚见，还是收起邪心愚念，听从父皇之命为好，早回宫里招个驸马郎，清清爽爽图个安适。我们女儿家，一生不过如此，哪儿像男人一样，非要闯什么世面呢？"妙音也道："是呀，三妹。你乃皇室之女，金枝玉叶，怎能与那些凡间民女相比？你可知都是些什么人出家为尼？她们都是走投无路，穷困人家的女子呀。听姐姐的劝告，回宫为父皇拜寿去吧。"

"两位姐姐，一片苦口婆心，小妹怎能不知。"妙善沉默许久，这时微微开口道，"可

你们哪知我的心事?父皇将我罚入后园,依小妹看来这里可使我静心修行,正是求之不得之所。所谓长空云散清如洗,天地春回万象新。姐姐们休要为我劳心费神,还是回去祝寿吧。""三妹!"妙清不由得恼怒,道,"难道你为了什么修善苦行,竟然连父皇寿辰和侍奉母后这些大事,也忘却了吗?"妙善不恼不怒,安然说道:"姐姐言重了。小妹也是血肉之躯,凡人之身,岂能忘却父母之恩?只是小妹修行慕道之心,由来已久。现既安身后园,就应一心一意苦修。至于父母身边,有二位姐姐姐夫,尽可欢愉百年,无须挂牵小妹才好。"妙音泪眼扑簌,哭求道:"妙善,你我姐妹一场。你毕竟是我的亲妹妹,如真的潜心修行,晨钟暮鼓,青灯长伴,姐姐们纵然宫中生活无虑,又如何放得下心呀?三妹,还是早日回转,不要一误再误了。""姐姐们千万别再相劝了,免得伤了和气,徒增烦恼。妙善总盼有朝一日,你们可以体谅小妹。"妙清见百般劝阻,口干舌燥后,依然难以打动妙善之心,不由得忿忿恼怒,一把拉起妙音,回身便走。

慈容十四现



世间信徒根据《妙法莲花经·观世音普门品》的记载，绘制“三十三观音”图像，来印照观音菩萨普度众生，幻化各种形象去度劫济苦时的法像。这三十三幅观音像不仅在我国宗教绘画道释人物中出现，而且在日本的《佛像图绘》一书中也有刊登，中间的称谓和名目跟我国佛教经典所载一致。观音菩萨“慈容十四现”是清代戴王瀛刊本《慈容五十三现》中的一幅。不过今天《慈容五十三现》已成残本，只收集“四十二现”。图中收有善财、龙女参拜的图样，不同于世间流传的观音三十三座法像。此图为明代版画。

慈容三十八现

观音菩萨头戴金箍上镶嵌佛像，身着紧袖上衣，下穿长裙，手持佛珠侧身半跪在草坛上，双目微闭面带笑容对着一位老者，下首处老者站立，头戴青巾身穿皂袍，右手拄一古木仙杖，与观音菩萨讲经论法。有诗云："佳人睡起懒梳头，把得金钗插便休，大抵还他肌骨好，不涂红粉也风流。"告诫世人要返璞归真，舍弃荣华富贵，皈依三宝，人长乐长生，终生不辱。此图为明代版画。



(六)

金碧辉煌的兴林国禁宫大殿内。朝廷文武重臣排列两侧皆为妙庄王贺寿。寿宴上妙庄王锦袍峨冠，满面含笑。他前面的长几上，酒樽玉碟，果馔甚丰。女侍们鱼贯而出，手捧一碟碟冷荤、热炒、小菜、羹汤……此时，庄王高举酒盏，环顾左右，只见两列酒席已布满美酒佳肴。赵震和褚杰等朝中老臣分坐在左侧；赵松轩和李金陵等新贵，则分坐于右侧。庄王道："众爱卿同庆同贺。"正欲饮干酒樽中的佳酿，忽然有人高声道："皇上且慢，小臣打扰。"

妙庄王愕然，定睛一看，高声喝停之人正是大女婿，当朝驸马赵松轩。只见他神情倨傲步出席间，双手捧一精雕细刻的楠木小匣，跪倒在庄王面前，双手恭敬地将那木匣举过头顶，道："父王大寿大吉之日，小婿略献薄礼，以表庆贺。"庄王身旁的随侍将赵松轩所献之匣接过，开启后呈给庄王过目。妙庄王探头一看，却不知内装何物。随侍将木匣依次让赵震、褚杰等老臣看过，也是人人不知匣内何物。原来那精致的小匣内，只装有一颗橙红颜色，圆圆的东西。形状椭圆，晶莹发亮，油脂诱人。"诸位爱卿，朕吃过水陆八珍，海味奇禽。"妙庄王摇头困惑道，"却未曾见过此物，实是猜不出呀。""这是虎胆！"赵松轩显得格外自负，得意洋洋。他将目光从一位位困惑的文臣武将的面庞上划过，落到妙庄王的脸上。卖弄着，赵松轩指着那小匣又道："这是地地道道的东北猛虎的虎胆！""啊！虎胆！"妙庄王和所有大臣听了都大吃一惊，赞叹声不绝。"稀罕之物，稀罕之物呀。""那大虫可以伤人的呀，谁敢摘取？""献给皇上服用，必是万寿无疆，长生不老……"一阵阵阿谀之声响起。"好极了。贤婿果然以寡人为重，献以无价之宝！"妙庄王愈加高兴，龙颜喜悦。

"诸位爱卿，今逢本王寿辰，"妙庄王双手再次将盛满佳酿琼浆的酒樽举起，祝酒道，"又有贤婿献上虎胆，齐来饮干此樽，是以共贺！""且慢——"恰在这时，又站出一位大臣，正是二女婿李金陵。只见他趋步进前，双手将一个沉甸甸的包袱举起，向庄王献礼道："父王大寿，小婿并无连城之礼可献，仅有一点下酒菜，请父王佐酒共欢。"妙庄王急命随侍将李金陵的包袱当众打开，不料刚见包内之物，随侍就"啊呀"一声惊叫，连连后退。庄王急忙探头望去，也吃惊不小。原来那包袱内却是一个满是乌黑毛发，血迹斑斑的东西。"这又是什么？"妙庄王不解道。"李金陵自负自傲地挺挺脖子，笑指着包袱言道："父王休怪小婿孟浪，这看起来很吓人的毛血之物乃是陆珍之首熊掌！"

李金陵的话音刚落，大殿内顿时响起唏嘘之声。"居然能弄到熊掌！""熊掌乃绝美之品，可使吾皇延年益寿，康健无虞。""刚才是虎胆，如今再有熊掌，皇上大寿可谓佳肴

不断呀……”大臣们七嘴八舌，纷纷赞好。“佳婿果然一片赤诚。”妙庄王由惊转喜，心中兴奋无比，说道：“熊掌是陆珍之首，只是宫中御厨从未烹调过，怕只怕难以将佳肴制成，以佐酒食呀。”李金陵急忙奏道：“古人说得好，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为醴酪。炮，裹烧之也；燔，加于火上也；炙，贯之火上也。烤炙熊掌，只要三个时辰，即可烹调至美味，以供父王品尝。”妙庄王急忙传令侍卫道：“来人呀，马上将虎胆、熊掌送进御厨，快快烹制成肴，以助寡人酒兴。”随侍不敢怠慢，急急向殿后走去。

寿筵大开，宫乐齐奏。一时间，杯盏相交，醉影起舞。鼓瑟之声传至后宫。

宝德皇后听着大殿方向隐隐传来的鼓乐琴声，心中又烦又躁，叹道：“每逢宫中喜乐之声响起，我心中更加烦乱。妙清、妙音，你二人择得佳婿，夫唱妇随。见你们婚姻幸福，为娘不由得想起那被撵到后园受罚的妙善呀。”宝德皇后一边说着，一边无限痛楚起来。“母后，何苦如此！”妙清快人快语，在旁劝慰道，“我与妙音，乃天生贵体，只有荣华富贵可享；而三妹妙善却是命中无福，吃苦受罪的薄命。纵然母后关怀备至，怎奈她痴佛修法，一心出家。依女儿之见，不如忘记妙善的好！”皇后听后斥责道：“不许胡言！妙清，你与妙善本是一奶同胞的姐妹，怎可说她是受罪之命，你是享福之人？妙善年纪尚小，一时误入迷途罢了。你岂能眼见亲妹妹受苦，而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啊呀，母后可真是冤枉死人了。”妙清听到含怒指责之言，连声辩解道，“孩儿和妙音奉母后之命，已前往后园的诵梅阁。对三妹百般苦劝，千般细说。可是她，惟有冷傲不理，充耳不闻。我们悻悻而归，敢问母后，可是我们做姐姐的错吗？”妙音也在旁说道：“请母后息怒！我姐妹二人确是前往诵梅阁劝说。但三妹心如铁石，不为所动。依女儿愚见，三妹既然决心皈依佛门，也就只好依了她吧。”“这叫为娘如何依得？你们姐妹三人，哪一个不是我身上的肉呀！”宝德皇后失声恸哭。

妙清和妙音见皇后这般痛苦，心知无法说服于她，互相摇了摇头，也陪着母后叹息道：“依三妹那固执性格，即便是母后亲自前往劝说，恐怕也无法使她回心转意。”正在此时，忽听宫外一阵嘈杂。随侍高声禀道：“圣驾回宫。”宝德皇后遣离了二女，亲自迎出宫门，搀扶着酒醉酩酊的妙庄王进入寝宫帐内。正要贺寿祝辞，不料那庄王早已等不及宽衣解带，一头倒入床榻上酣然入睡。

子夜，万籁俱寂。妙庄王似是半梦半醒，忽然连声高呼道：“妙善，妙善，切不可离寡人而去呀……”“皇上！”妙庄王的惊叫声，惊醒了身旁的宝德皇后。她急忙起身披衣，昏暗的烛光斜影中，只见妙庄王神情黯淡，眼含惊恐。“皇上究竟怎么了？”急得皇后问道。妙庄王叹气道：“朕今日酩酊大醉，睡得正熟，却不料做了这一场大梦呀……”

妙庄王在梦境中，来至一烟雾缭绕的去处。只见琼岛碧水，若隐若现。他觉得双脚飘飘然被浓雾浮起，仿佛足踩棉絮之上，深一脚浅一脚，不能自已。举目环顾，四周密林繁茂，幽寂沉静。蓦地，遥远处飘来隐约瑶琴古曲。那琴声悠扬，十分耳熟。妙庄王循曲乐之声步入佳境：疏枝丛中，异草奇香，仙雾环绕。有一婵娟倩女，白袍素面，清静可

人。只见她盘足席地而坐，面前置一尾瑶琴。随着少女纤纤玉指的弹拨，琴声时而缓若流水，时而疾如骤雨，时而轻婉若丝，时而重似山峦……妙庄王正听得入神，忽见那抚琴少女纤手一抬，仿佛早已知晓妙庄王的窥探，两人眼神相对刹那，少女便低头嫣然一笑。妙庄王大吃一惊：原来这少女不是别人，正是被他下令禁锢在后花园内的三公主妙善。

“妙善，快随父王回去。”妙庄王急切地奔出丛林向少女说道。“这些日子，你母后天天以泪洗面，整日叹息。你毕竟是凡胎肉骨，怎可修行正果，还是快随父王回宫吧。”“妙庄王，”这少女凝然不动，冷若冰霜。“奴家前生乃是孤竹国修善之人。今日玉帝命奴家在此弹琴吟唱，不想竟与你这凡人邂逅，实在出乎意料。”“妙善！”妙庄王不解地言道，“你分明是朕的三公主，怎可矢口否认。吾儿，这些日子或许父王狠心怠慢了你，但你母后的痛断肝肠又岂能是假。还是随父王回去吧。”这女子冷面含笑：“那好，既然你妙庄王称道人间尚比天堂好，那就请屈驾，随奴家四处走走看看，也许评出个是非曲直……”语毕只见她双袖一抖，妙庄王顿觉四面生风，身不由己，双足飘起。不知不觉间，妙庄王只觉面前豁然一亮，原来在这云海之处，陡然矗立一座辉煌耀眼的大殿。

这座大雄宝殿内，两侧或坐或站，或睡眼矇眬，或怒目圆睁，或悲伤愁苦，或喜笑颜开，布满了神态容貌各异的罗汉。这些罗汉栩栩如生，描金画彩，体态逼真，煞是好看。“为何将朕领到这云海中的宝殿里来？”妙庄王迷惑不解问道。这女子笑言道：“这里便是我的归宿之地，修行之所呀。”妙庄王正欲上前握住女子手腕，不料她身后的一尊笑脸罗汉突然笑容收敛，面现狰狞，大吼一声。“啊！妙善吾儿。”妙庄王惊叫道。这笑脸罗汉猛地张开血盆大口，噗的一声，从嘴里吐出一团大火。庄王惊恐中侧身一躲，却见这女子与笑脸罗汉腾空升起，冉冉而上，直奔云霄。

却说妙庄王从惊梦中醒来，全身大汗淋漓。宝德皇后听到梦境奇遇也很吃惊，夫妇二人无法圆梦，越琢磨越不知此梦的含义是吉兆还是凶煞。宝德皇后叹道：“莫非那三女妙善，命中注定与尘世无缘？必要皈依佛门，超然世外吗？”妙庄王愁眉紧锁，依旧回想着那梦中的奇花异草的仙境，与大雄宝殿内的罗汉群像。他悲叹道：“朕仔细思来想去，此梦必有些来历。只是那女子，明明就是吾儿妙善，为何自称乃是孤竹国修善之人？”宝德皇后想到三女，不由得悲从心起，哭道：“昨日我思女心切，万般无奈下，让妙清、妙音二人代我到后园诵梅阁去，苦口劝慰。谁知妙善心如铁坚，自是初衷不改。本想依女招婿，后继有人，哪知天不随人愿，如今这江山社稷……唉，只怕难以托付呀。”妙庄王披衣倚榻，愁眉紧蹙，言道：“妙善生来就性情古怪，与众不同。那日与寡人言语不合，被朕严责呵斥，罚入后园。如今上苍托梦，以示寡人……朕也是心中不忍呀，想那虎毒不食子，朕也是血肉凡胎，焉能不知思念吾儿！”

“皇上所言极是。”宝德皇后听了，连连说道，“依臣妾之见，妙善毕竟年幼。前次惹得皇上震怒，也不该记在心里。若皇上能亲临后园，对三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也许她

会听进劝慰，回心转意。盼皇上大人不计幼儿之过，宽大为怀，救妙善于水火苦海，臣妾别无所求，将终生感激不尽！”妙庄王听了宝德皇后的话，点头道：“既然如此，朕情愿屈尊一次，亲往后园面见三女。”宝德皇后又道：“皇上可以赏花为名，进入后园。想那妙善必然接驾相迎……”妙庄王言道：“如此最好，就依皇后的主意办吧。”

翌日清晨，妙庄王偕宝德皇后，在内侍宫女们的护拥下，看似游玩赏花，不知不觉已行进御花园的后园。他们沿湖堤柳岸，在曲曲折折的小径上漫步。湖中荷花早已凋谢，只有几杆莲蓬摇曳水中，几尾游鱼往来清波嬉戏。远处绿竹翠柏，枫叶似火，正是满园秋色。一行多人，来至诵梅阁。妙善此时正在阁内焚香，默默诵念经文，忽听得妙庄王与宝德皇后驾到，急忙放下手中经卷，迎接出门。只见久别的父母双亲踏过小桥，已来至雕栏玉阶前。

“妙善接驾。”妙善跪于阶前，朗声说道，“不知父王母后前来，有失远迎，祈望见谅。”“吾儿平身。”妙庄王面露微笑，道，“朕听闻后园秋色佳境，一时兴起，故偕你母后前来，饱览湖色山光，以助雅兴。”宝德皇后上前爱怜地拉住妙善双手，上下打量，觉得年余未见，妙善虽几分清瘦，但愈加成熟端庄。言道：“吾儿瘦多了，想你每日在此受苦，母后也心神不安，食不知味。如果今日再不来见你，怕要大病一场。”妙善神色泰然，嫣然一笑，在前引路，与父母三人进入清静幽雅的内厅。条几前的青砖地上，摆放着蒲团，显然是妙善打坐诵经之用。环顾左右，室内空荡简洁，只有一尊佛像，卷卷经文入眼。明媚的秋光透过窗棂，洒满居室，更显得肃穆宜人。

“妙善吾儿，那日因言语不合，寡人一气之下，将你逐出内宫。”妙庄王忽然悲从心起，感慨说道，“今日寡人游园来此，见吾儿清苦度日，面色消瘦，怎可继续将你弃于后园，于心不忍哪。朕劝你不可过分执拗任性，还是随你母后与朕早早返回内宫吧。待招到一位才貌双全的驸马，安生度日，何必自寻苦涩，遁入空门?!”宝德皇后也劝道：“你父皇乃一国之尊，一言九鼎，位极权显。今日肯屈尊来此，已是对你莫大宽恕。吾儿万万不可继续执迷不悟，还是多听父母之言，早日回宫吧。”

妙善微微笑道：“父母之言，孩儿早已领会。父皇屈驾来此，孩儿自然感铭五内。只是孩儿之心，早已昭然父母双亲。闲居后园，绝非受苦，实乃助儿礼佛诵经之所，对此孩儿感激还来不及，哪有回宫的道理。”妙庄王见妙善不为所动，而且出语决然，几次欲动怒斥之，但极力克制，劝道：“孩儿不可一愚再愚，一痴再痴。你一介女子，岂可如此痴迷不悟。吾儿，且招一驸马，日后父王的江山，你夫妇二人的前途，都将无可限量。”宝德皇后续言道：“吾儿，可怜母后只生下你姐妹三人。如你还念父母姐妹情分，千万不可过分任性才是。万一惹得父王震怒，到那时绝了父女、母女的情分，反目成仇，母后纵然再袒护于你，也怕是无济于事了。”

妙善听闻，决绝道：“孩儿宁死修行，盼成正果！父王母后真心爱儿，百般苦劝，孩儿并非草木，殊不知情义……”说着，妙善跪倒在地，苦苦求道：“孩儿所言，句句是真。盼

父王母后，不必挂心孩儿，还是尽早返回宫去。就当从未生养过孩儿；日后侍奉父王母后，自有妙清、妙音两位姐姐；继嗣江山重任也有两位姐夫与一班赤胆朝臣可以托付依靠。父母双亲，千万别再来相劝才好。”言罢，连叩几个响头，泪眼朦胧，神情坚毅。妙庄王见妙善如此强硬，有心怒责，但想到昨夜那场梦境，只好忍住，叹道：“妙善，凡为人子者，不遵从父母之命，视为不孝。你几次三番拒绝父母良言，一味任性，到最后终将碰得头破血流。如今日你随朕返宫，你我父女情分还在；如你一意孤行，则父王与你从此决裂，如同路人。孩儿何去何从，万不可因一时邪念，铸成大错。到那时你悔之晚矣。”“父王、母后，你们不可再逼孩儿就范了。”妙善悲声道，“日月在上，孩儿宁选死路，也不会心回意转，返回宫苑。”宝德皇后见妙善心如磐石，凄然泪下。妙庄王继续言道：“吾儿乃万乘之尊的金枝玉叶，怎可一念之差，误入歧途？”妙善道：“父王此言差矣！仙界诸佛，皆为精英，古来明贤者皆舍物欲而登正果，怎可称误入歧途。”

“既然你冥顽不化，不思悔改，再说何用！”妙庄王气得脸色铁青，浑身发抖。上前一把推开妙善，拂袖便走，怒言道：“命中注定！寡人既然劝你不成，倒要看看你如何成仙得道，修行正果！”宝德皇后也只好悲泣泣出门，随皇上而去。惟妙善兀立不动，双眼凝望着那卷卷经文、金尊佛像，面露自信的笑容。

慈容四十现

佛经《普灯录十八》中有“坐断毗卢顶，须是没量大人”的字句，毗卢舍那，是佛祖真身的尊称。在这里毗卢为“光明遍照”的意思，对一切魔障无所畏惧。观音菩萨头顶华冠，发髻高耸，面目慈祥，身穿大士法衣，袖口镶着花边，赤足站在莲花之上，菩萨双手交叉于胸前，低眉合眼看着下方，一团云朵上站有一童子，天真可爱的样子。此图为明代版画。



(七)

自那日妙庄王与宝德皇后亲临后园诵梅阁，苦口劝说妙善回心转意不成，又已过了些时日。这天，妙庄王召老丞相赵震来至内宫。庄王诉道："今召爱卿来此，不为别事。只因三公主妙善死心出家修行，寡人几次苦口相劝，可她死心塌地，如此下去，让朕如何是好？"赵震早已知晓缠绕庄王心中的愁事，说道："依臣观之，三公主心性高洁，既已立志，绝非皇上三言两语就能回头的。"妙庄王问道："寡人该如何呢？"赵震思索一阵，计上心来，道："臣忽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妙庄王道："朕对爱卿百般信任，且又是寡人亲家，内心有何言不可与朕细说？"赵震说道："依臣之见，凡属清高烈女，秉性固执。何不因势利导，任她之性出家就是了。""啊？"妙庄王猛听赵震之言，不由得暗暗吃惊，急忙问道："此话怎讲？"赵震笑道："皇上可知欲擒故纵这个道理吗？愚臣听说汝州附近，有一座古刹，名叫白雀寺。此寺香火繁盛。寺中有僧尼三百之众。如皇上肯让三公主进寺修行，料定她不会回绝的。"妙庄王满面怒色，道："妙善与寡人反目，是朕不赞同她的歪念，如果朕依你所言，赞同她去修行出家，那岂不是助其邪祟，越闹越凶吗？"赵震似乎成竹在胸，继续言道："皇上哪里知道，相强硬拗，必然适得其反。如果皇上能听信愚臣之言，命三公主到白雀寺带发修行，她必愿往。到那时，她一金枝玉叶之体，决不比皇宫御苑，到三公主苦难不过之时，皇上再传旨白雀寺内的僧尼住持，令她们好言相劝，晓以利害。微臣料定，直到那一时刻，三公主才能碰壁自悔，转意回头。""此计甚妙。"妙庄王听罢赵震这一席话，龙颜大悦，连连点头说，"朕就依爱卿之计，愿她难以克服寺中寒苦，归顺返宫。"

此时节的后园内，又是一番秋色景象：素梅含苞，菊花烂漫，几丛修竹，苍翠柏松，湖水微粼，残荷冷簇，远山莽莽。正是满园秋色分外娇。

诵梅阁内，青烟缭绕，宁静中隐约有妙善轻声诵念经文的声音。内侍奉庄王圣旨进阁，大声宣道："三公主妙善听旨，念妙善痴心铁志，发愿皈依佛门，朕深感其行之艰，志之定，即日传旨汝州白雀寺，准妙善带发修行。"初时，闭目听旨的妙善凝然闭神，后渐似由梦境中转醒，待听到父王降旨汝州白雀寺，令她可以前往带发修行之时，登时心绪清舒，愁眉渐开，惊讶道："这是真的吗？"

内侍将圣旨交到妙善手中，言道："皇上金口，岂能有伪？想必皇上已为公主痴情所感，顺应修行之心吧。后园虽然清苦，到底还是离宫苑颇近，不比古刹深山，更宜公主修身养性，寡欲诵经礼佛。还是请公主快快进宫谢恩吧。"妙善听后，心中更加欣慰，微笑道："妙善谢恩，随后进宫辞行。"

内宫宫苑。内侍一声“三公主到——”后宫内，顿时鼓乐琴弦之声入耳。妙庄王忽听妙善已至，慌忙起身，宝德皇后与另两位公主，亦急忙起身相迎。后边紧随两位驸马，朝中文武重臣，以及宫女、内侍……一时间，满院男女，珠光宝气，鼓乐齐鸣，仿佛宫中有天大的事情发生。众人眼前只见一位白衣素袍、恬静优雅、风姿绰约的女子，款步轻盈拾阶而上。定睛一看，才认出她正是众人许久不见的妙善。

“父王、母后吉祥安泰。”妙善被众人簇拥着迎入宫殿内，连忙跪倒拜上。叩拜道，“妙善尊从父王圣命，前往汝州白雀寺，带发修行。特来宫中致谢父皇，并拜别父母双亲；向姐姐、姐夫辞行！”“孩儿平身。”妙庄王眼见妙善，心中顿生悲楚之情，越想她即将踏上远途，心境越加凄然。庄王言道：“寡人多次苦苦相劝，终是难以劝服吾儿放弃佛门修善之心。既然如此，寡人决计依从吾儿，成全你远去白雀寺修行就是。”宝德皇后在一旁频频拭去泪水，凄声道：“今日你踏上远途，从此一别，天各一方。宫内摆酒设宴，两位姐姐与姐夫也特意进宫，为你饯行。一家骨肉至亲，平日难得相聚，想不到刚刚聚首，便是吾儿辞行之时。”

妙清见母后说得凄苦，连忙上前对妙善言道：“三妹快些入席。”妙清和妙音二人上前，一起伴着妹妹坐于侧席上。各人就座，随侍即宣开宴，见宫女婢奴一个个鱼贯而入，美味佳肴尽数奉上。妙善久违了的宫廷盛宴，呈现眼前。“妙善吾儿，快快饮了此杯。”妙庄王高举一樽酒浆，劝慰道，“孩儿即将远行，世间苦难将慢慢尝尽。愿孩儿历尽甘苦，刻苦修行，早日修成正果。”宝德皇后也举盏，道：“吾儿，你自幼便是母后心中最爱，但你性情执拗，既然非要远行修行，也是命中注定。还盼孩儿连饮三杯，自此天高水长，母后不能时刻陪伴在你身边了。”“父王、母后，这个……”妙善接过侍女奉上的酒盏，再看看眼前的山珍海味，频感胃绞肠翻，难以忍受。自幼几乎从不曾沾碰腥荤的她，见众人劝饮心诚，盛情难却，举起酒樽的手哆嗦起来，半晌也难以饮入口中，说道：“可惜满席华宴，玉液酒浆，均难以饮咽。孩儿厌恶荤腥肉食，实难从命，祈盼父母、姐姐见谅才是。”

妙庄王无奈地将酒盏一饮而尽，宝德皇后情知不可勉强，急忙替妙善转圜道：“既然吾儿如此难受荤腥，何必苦苦相强。只是你我母女一场，又岂能这样草草分手，凄然而去呢？”妙清和妙音二人默默无语，两位驸马面面相觑，也是连声叹息。本来应该是合家欢聚的盛宴，如今气氛冷清，众人沉默。“罢了，罢了。”妙庄王终于开口道，“既然如此，寡人也不强求。明日一早，吾儿踏上前往白雀寺之路。诸多艰辛，好自为之。寡人也难于一一细说。”语未停，已是怆然泪下。如此这般，皇后与两位姐姐自然也都垂泪哽咽，失声恸哭起来。

次日清晨。兴林国城外长亭。

戎装整肃的兵士们，早已十步一岗列队戒备。赵震与褚杰两位大臣恭候着三公主

妙善的轿舆。不一会儿，只见一顶单乘小轿缓缓而来，三公主落下轿帘，起步婀娜，舒袖卷然，裙带飘飘步上长亭。亭内石桌上，只摆放着点点鲜果，清茶一壶。待妙善在石凳上坐稳，侍卫进报道："启禀公主，赵丞相与褚大将军早已恭候多时。"妙善闻言，连忙道："快快有请。"片刻，赵、褚二人步上长亭，正欲开口，妙善急忙起身相迎。她躬身有礼，敬慕说道："妙善即将远行汝州，万想不到会在此惊动朝中重臣，先容一拜。"赵震慌忙上前扶起公主，言道："公主远行，看来已成定局。不过，老臣仍驱车出城，早早恭候在此，想进言一番，不知公主可允否？"妙善言道："赵丞相乃父王朝中老臣，年高德重，妙善当听命教诲。"赵震面色凝重，侃侃说道："恕老朽直言，古往今来，无不以行孝为先。公主此行，老臣心中猜疑迷惑，不知这修善出家究竟是为了孝道，还是为了忠信？"赵震言罢，褚老将军也忍不住继续言道："三公主生性高洁，超然凡尘。乃至脱离宫苑，不羡荣华，老臣更是钦佩万分。只是老朽愚昧，远路出家，实难孝敬父母双亲；苦行为尼，青灯长伴，更非儿戏。还盼三公主谨慎三思而后行。"

妙善深深躬身一揖，慨然说道："两位前辈，且听小女一言。前辈所言，忠厚诚恳，关心之情，一言难表。依小女所见，众臣文者可以以智相见，辅佐父皇；武者可以忠心报国，外御强敌。自然，为文臣武将者，与小女出家，立志各异，见解难同。但小女既然出家之心已定，料定千难万险，也难阻挡。如同众臣立志在朝为官一样，也历经苦学，进殿赶考，道道风雨险阻……两位老前辈，热诚之心，铭感五内。恳请你们不要再劝，小女之志不变。"丞相赵震长叹一声，道："老臣自知再说无谓，故而不再费唇舌。只是担心之情难却，公主自幼长在深宫内苑，金枝玉叶之体，又岂能吃得了苦呀。"褚杰也言道："老臣颇有同感。公主尚且年幼，如何经受得起呢？""两位前辈的关爱，妙善铭刻在心，永志不忘。"妙善含泪激动说道，"妙善即将登程，还盼两位早早回城吧。有朝一日修得正果，定会报答前辈恩德，请再受小女一拜。"说完，泪光莹莹，躬身再拜。最后，妙善定下神来，誓言道："即便此去粉身碎骨，也难改我修行之心，妙善绝不悔改。""公主请起。"赵震与褚杰两位老臣，情知无法再言，满腹惆怅，声音哽咽道别，"恭请公主上路。"

妙善泪洒长亭，辞别众人后，便独自一人沿坎坷山路，向汝州行来。一路上，晓风寒宿，饥肠辘辘。艰苦中，已行进月余，这一日终于来到了汝州境内。

远近闻名的白雀寺，建在莲花峰上，只一条陡峭的栈道，供人攀登。莲花群峰，千岩竞秀，峋山峻石，直插云霄。绚丽霞光，普照在山壑之间，山岚雾气，叠嶂云海。涧流飞奔，水烟氤氲，潺潺流水似琴鸣回荡不绝，好一处山峰秀丽的奇景。

妙善站在峭壁之间的盘山栈道上，翘首遥望着崖上的白雀寺，这些时日以来的辛苦劳顿化为乌有。她此时已是面容憔悴，衣衫褴褛，风尘仆仆。侧耳倾听那寺内钟鸣，和着山涧泉水，悦耳怡神。妙善停在石阶上，双掌合十，遥遥可见的白雀寺，正是她默念的向往之地，如今确已在苦道修行的长路上了。

却说那日妙庄王在宫内摆宴，为即将远行修善的三公主饯行之前，即已按照丞相

赵震之意，提前暗派使臣支都等人，率领一队人马，抢先一步，比妙善提前多日赶到莲花峰山巅的白雀寺。这古刹之中，顿时陷入一阵慌乱。因远离尘世，更绝无官兵到访，住持郁空是位年已六旬，白发两鬓的老尼。忽听一队官兵自兴林国奔驰而来，心绪不宁地出寺恭迎，削发众尼，跪拜阶前。支都使臣展开圣旨，大声宣道："兴林国妙庄王御旨，三公主妙善自幼性孤言寡，苦劝无悔，朕百般无奈，命其前来白雀寺带发修行。住持人等，应尽早劝其悔改，返归宫苑，如敢暗助妙善修行邪念，朕将严惩不贷，钦此。"

郁空老尼听罢圣旨，大惊大骇。万没想到，人在寺中坐，祸从天上来。收三公主进寺为尼，本非难事，难的是皇帝圣命难违，万一逾期公主不听阻劝，执意皈依佛门，到那时妙庄王一怒之下，降祸白雀寺，火烧庙宇或驱赶众众尼，岂不是人祸天灾一场嘛！想到此，郁空惊慌非常，连连对使臣说道："老尼祈求皇上，还是劝阻三公主不来敝寺为好，万一日后，老尼苦口劝说无效，皇上震怒怪罪下来，该如何是好呀。""住口！"使臣支都板起面孔，怒目相向道："汝州莲花峰，乃兴林国所辖之地。白雀寺应听命于庄王。如今皇上已宣旨，谁敢违逆？三公主随后即至，本寺理应妥善照管，岂敢将公主拒之门外？"郁空急切又道："贫尼不敢抗旨，只是惟恐公主性烈孤傲，贫尼笨嘴拙舌，万一公主拒绝返回宫苑，又该如何是好？"支都斥道："公主是否尽早返回宫廷，自然全靠寺中众尼本事。如遵从皇上圣旨，劝公主迷途知返，庄王重金斥资，整修寺院庙宇也未可知；但如有半点违抗，官兵必要将你这白雀寺夷为平地。皇上圣谕，一言九鼎，住持不可再言语啰嗦，违心抗旨。好自为之吧。""老尼领旨谢恩。"郁空住持见使臣支都口气严厉，毫无转圜余地，只能忍气吞声，叩头接旨。这队兴林国人马，为妙善公主修行之事，事无巨细在寺中安排妥当，翌日便择原路下山，回宫复命去了。

这一日，阳光普照，碧瓦生辉。住持郁空和众尼姑正在大雄宝殿内诵念经卷，忽听殿外一位守门尼姑大呼小叫奔进殿来，"师父，那……那三公主到了。"小尼姑这一声叫喊，顿时惊起诵经的众尼姑。一个个张皇失措，手捻佛珠，心绪难宁。老尼郁空也似有大祸临头之感，好一阵，她才欠身站起步出大殿。殿外石子甬路上，一位素袍白巾，身形疲惫却又颜容奕奕的女子，已在山门前立定。"阿弥陀佛。"郁空惧忧参半地迎上前去。她双掌合十，道："惊悉三公主远路至此，敝寺大增光彩，且容老尼一拜。"

"师父不可如此，岂非折煞小女？"妙善诚惶诚恐，躬身便拜，言道，"小女妙善，敬慕佛门已久，更对白雀寺以及师父大名，如雷贯耳。得知郁空师父乃是幼女出家，道行果高，佛界敬仰。妙善虽然自幼生于帝王之家，却与富贵凡尘格格不入。今小女慕名前来，又得父王允诺，千里迢迢，万里跋涉，前来白雀寺带发出家。请师父先受小女一拜，祈盼师父慈悲为怀，将小女收纳，以遂平生夙愿。"言毕，妙善跪倒在地，便要叩拜。"不敢不敢，折煞了。"郁空见妙善言语诚恳，礼节周到，心中不免暗暗惋惜道："如此一位俏丽的公主，竟为厌恶尘世，不辞万苦艰辛前来至此？天高水长，这是一时兴起，还是果真如此？"郁空住持连忙上前，将妙善搀起，说道："贫尼怎可受公主大礼？"又言道："请公主

随贫尼来……”

妙善定睛一看，只见大殿内外两侧，围满了惊恐忐忑的众尼。她们一个个素服云鞋，手拿经卷，惊诧的目光遥望着妙善。在女尼们的私私窃语声中，妙善随郁空住持，缓缓行进大雄宝殿内。这白雀寺果真非同一般，它建筑奇伟，古色古香。殿阁、走廊、配房……成片相连，错落有致。大殿飞檐斗拱，依山势而建，雕梁画栋，形象生动。大殿中央，供奉着一尊如来佛神像。神像两侧，各有金童玉女随侍。栩栩如生，宛若真人。妙善随郁空老尼继续前行，经偏殿、回廊，来至后殿。后殿悬挂着“参禅妙境”的匾额，穿过走廊，来到三层主殿前。妙善抬头仰望，只见殿阁宏伟，斗檐翘角，脊兽昂头，活灵活现。阁上悬有“藏经阁”巨匾；阁前左右各有钟楼一座。晨钟暮鼓，回响峰峦之间。不知不觉间，两人已来到最后一层白雀殿。这白雀殿，乃全部巨石雕刻，拱门梁柱、回廊，均是岩石雕刻，镶嵌镂刻，精细无比。

“这便是敝寺的参禅主殿。”郁空炫耀地指点道，“殿内这座白雀雕像，均细刻而成，石匠巧夺天工，堪称瑰宝。白雀寺也因这石雕大殿而得名。这数十年间，香火鼎盛，自老尼出家以来，朝夕相伴，仙气延绵。真是我佛慈悲，阿弥陀佛。”“妙善深感绝妙神奇，能在此出家修行，也是莫大的福泽。”妙善真心道。郁空与妙善二人，出白雀殿，来至东厢跨院。几排青砖瓦舍，整齐清洁。庭院简朴，各种果树茂盛。这里便是众尼姑下榻之处。穿过庭院，进入西边一间小舍，正是郁空住持独居之所。这小舍亦是清静幽雅，窗明几净，颇有几分超脱尘缘之韵。几案上，经卷、焚香、文竹、香炉等摆放整齐，妙善便与郁空分坐于几案两侧。

沉默许久，郁空终于开口道：“白雀寺已有百多年历史，来往挂单尼姑，何止数百成千……可每一落发之女子，均是生活所迫，她们或流离失所，或婚恋苦果，或倾家荡产，迫于生计。无论怎样，她们大都是饱受尘世冷落之人，而从未有一国之尊的公主，千金之躯来选择这条绝路。老尼笨嘴拙舌，但内心着实不解。”

“师父何须忧虑，”妙善侃侃说道，“芸芸众生，茫茫人海，人各有志，既如此又怎能说，皈依信佛之人分什么贫贱富贵？”郁空叹道：“公主所言非虚，但公主毕竟不同于贵贱贫富之分，乃一国之君的爱女……老尼想，恐怕是公主与皇上一时言语不合，心生怒气而已，出家绝非一时兴起，任性而为之举。青灯长伴的苦夜，与简朴生活的煎熬，都不是公主可以想象的。老尼一眼便知，公主绝非受苦受罪之人，断难修行正果，阿弥陀佛，还望公主快快回转宫苑吧。”“师父此言差矣。”妙善正色道，“小女厌世已久，入深山古刹修行也是多年夙愿，宫内任人皆知。如无吃苦之心，又怎能千里迢迢，徒步而来？盼师父收回成见，仅把小女当成一般女子便成，千万别拒之门外才好。”郁空住持又道：“公主哪知入寺修行之苦，迟早迟晚，终有梦醒之日。这古刹破庙，庙中奇苦，公主料难承受。似贫尼这般，清粥淡茶，粗衫薄履，恐你也难以久持。”

妙善神态从容，道：“吃一口清粥薄饭，穿一身粗衣褴袍，这些都难不倒小女子。综

观白雀寺三百众尼，谁敢说，没有出身富家的姐妹？我愿与众姐妹，同命相依，共受艰苦，终有一日正果必成。小女子已然千里投奔，就决然不惧生死，万难不辞。"郁空老尼见磨破唇舌，也难阻劝，不由得吐出内心苦衷，道："公主啊，非是贫尼不解人情事理，只因在公主来寺路上，兴林国妙庄王已遣来使臣，向贫尼颁旨一道，令敝寺不得收留公主在寺，即便无法驱离，也要百般劝慰公主，早日回心转意。如公主宁死不肯回宫，到那时你父皇，便要与全寺众尼为敌，或许一怒之下，放火焚寺，将这里烧个片甲不留。公主啊，你既然修善而来，也该为寺中众尼的性命左思右虑，依贫尼之见，还望公主早早离去，返回宫廷享福吧。"

"老师父，"妙善据理驳道，"小女久闻佛门之地，一心向善。修道之行，乃为普度众生。别说父皇只是恫吓威胁，即便果真放火烧寺，老师父多年修善之心，也绝难将小女驱逐出门。""哎呀，你毕竟是皇室公主，满不在乎！"郁空住持勃然变色，郑重说道，"总不能仅为公主一人，而累及三百众尼，共遭厄运。况且贫尼住持白雀寺，已历数十载，朝朝暮暮，严守谦卑，从未违逆过朝廷礼法。公主因不听皇上之命，而任性执拗，这与白雀寺众尼何关？公主又怎能眼看古寺祸运将至，被火焚烧之险？"

妙善冷笑道："老师父，自古尼僧禅院，有五德六和之说。古圣之道，有舍身饲虎者，也有割肉饲鹰者，更有舍自身之股而捐献他人者……种种善行，古来早有口碑。老师父一席话，足令小女震惊，虽然你道法娴熟，年高威重，但贪恋之心未除。如此修行，利己之私，绝非释子之礼。父皇只是降旨恫吓在前，其实他未必因此而放火烧山，老师父何惧之有？如执意因此而不能成全小女子出家之志，不难看出，老师父却是地道伪善之人，决无达道普度之心。""公主，你……"郁空老尼尽管百般阻劝，却敌不过妙善一片真诚苦心，伶牙俐齿，直驳得郁空哑口无言，困窘尴尬。郁空情知无法将妙善逐出古寺，也只好暂且忍耐，将她留在跨院东厢房歇息，容她再想逐客之策，以便尽早打发妙善下山。

慈容四十二现



观音菩萨头戴披风帽，头顶满月，身裹衲衣，右手托腮，左手持佛珠斜垂于胸前，赤足靠坐在一块大石上，有一童子正跪拜在她的面前。诗中说道："妙意童真末后收。善财到此罢南游，豁然顿入毗卢藏，悔向他山见比丘。"这里的"妙意"是儒童菩萨的本名。儒童曾买了五花莲供养菩萨，又见地上不干净，就用自己的头巾铺在地上，让佛祖走好。佛祖就告诉他，待他经历了九十一个劫难后，便可以成佛了，名号释迦文如来（见《端应经》上卷）。图中的童子拜观音菩萨就如同儒童见佛祖一样，意在赞赏观音菩萨法力无边，可以指点迷津。此图为明代版画。

(八)

妙善公主在白雀寺住下,一连几日,粗茶淡饭倒也安然无事。她初来乍到,每日便独自在寺庙里转转,渐渐熟悉寺内一切。这一天,妙善穿过廊庑,来到藏经阁。

此时正是尼姑们课修之时,后殿内空无一人。妙善走进阁内,只见四壁之上,皆绘有大幅彩色壁画,有《八仙过海图》,有《大禹治水图》、《尧王访舜图》等等,壁画巧夺天工,活灵活现,妙善看得痴了。之后,她又信步来至藏经阁内厅。这里是佛经书海,门楣上镶刻着"释道同源"四个鎏金大字。两厢均是檀香木经架。一格格架框间,摆满了整齐的经卷佛文,远远望去,万卷经书,书香四溢。

此时,忽听一厢书架背后传来阵阵喃喃细语。妙善愕然一惊,没想到这里还有人在。她轻手轻脚,靠近小门,里面传来了住持郁空的声音:"实在是固执冥顽。这兴林国的三公主,任你说破唇舌,也难以劝动。如她非要久居寺中,该如何是好?"

妙善通过门隙向室内一望,黯淡幽静的小禅室内,老尼郁空正长吁短叹,一脸愁容。郁空指着面前一位中年尼姑问道:"玄月,你说该如何是好?"玄月道:"师父,既然她不听善言相劝,索性乱棍将她打出寺去,那时她在莲花山无立足之地,自然会返回兴林国去。"郁空听罢,摇头叹息道:"万万使不得,三公主毕竟是皇帝之女,如用乱棍逐撵,万一得罪皇上,也一样会派来官兵,火烧庙宇。玄真弟子,莫非你有什么良策?"

玄真年轻俏丽,相貌精明。她见郁空老尼向她投来探询目光,沉吟许久,却迟迟不肯开口。半晌,她才言道:"小尼哪儿有什么灵妙之计。这兴林国公主既来之,则安之。她看中白雀寺,也是咱们全寺的荣光,怎可乱棍将她逐出。那样一来,白雀寺行善之地,岂不从此招来恶名?远近的善男信女,谁还肯来寺焚香化纸,施舍钱物?"老尼郁空深感有理地连连点头,说道:"玄真到底别有见地!可是公主滞留不归,万一惹恼皇上,又如何为之?"玄真眉头一蹙,计上心来,笑道:"师父历来处事有方,为何对这区区小事,束手无策?莫非真是当事者迷?"她继续言道:"其实此事容易得很。这妙善公主痴心佛道,远来白雀寺为尼,是咱们佛家道家欣慰之事,既无轰赶驱逐之理,也无冷漠拒绝之说。依小尼愚见,只能从长计议,慢慢毁其志,破其道,久而久之,公主必然萌生归心。""哦?"郁空急忙探问道,"此话怎讲?"玄真不慌不忙,继续言道:"公主她此次前来莲花山,不过是逞一时之强,耍耍威风而已。她怎能与凡尘苦命女子一般,甘心将妙龄青春奉给佛门。另外,她又是娇生惯养的皇家公主,未必可以久居寺内。咱们出家之人,就该对她以礼相待。但庙中重活很多,困难无数,住持师父只要每日分配些重活苦活予她,小尼敢说,不需多日,公主必然经受不住苦役折磨,自甘放弃。到那时,师父即使盛情挽

留，她也怕决意不肯再多待几日呢。”

“阿弥陀佛。玄真果然计高一筹。”郁空住持听罢玄真所献之计，脸上愁云一扫而尽。她赞叹道：“如此一来，既不必伤了和气，又能完成皇上圣旨所言，可保白雀寺万代无虞，真乃万全之计呀。”众人在密室内的一番密谋策划，恰被经过的妙善听得一清二楚。她那两条柳叶般的弯弯长眉，聚拢成一个川字，内心中已深感出家皈依佛门之艰难。许久，妙善神情坚定起来，以期待着未来的艰苦与磨难……

隔日清晨，妙善刚刚洗漱完毕，便有一位小尼进来传话，“住持师父有请。”妙善心中有数，便随其穿过花间小径，来到住持郁空所居禅室。郁空正手捻串珠，默默诵经，见妙善已至，言道：“妙善公主，贫尼百般苦劝你早收非分之想，快快返回兴林国皇城禁苑，可你婉拒一片苦心诚意。既然如此，贫尼决定将你留在白雀寺中，不知你意下如何？”“妙善万般感谢。”妙善听了，急忙说道，“此乃小女子心中夙愿，我情愿灭去尘寰中私欲杂念，潜心修身，还望师父指点。”郁空微微冷笑道：“公主切勿高兴太早。你既已是寺中之人，跻身尼姑庵中，切记不可偷懒清闲。寺中三百尼众，事务纷繁，老尼我恐你吃不消做尼姑的苦差事，到那时还是要打发你下山的。”妙善心中已然明了，故口气坚毅答道：“妙善已踏上赴佛门仙界之途，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更何惧什么苦役差事？请师父吩咐就是。”郁空道：“这样最好。因你新来寺中，苦难差事，都要一一操办，方可日后进殿诵经。你每日需三更早起，下厨生火做饭；斋食备好之后，还要挑上一百零八担水，装满十口大缸；再砍来七七四十九担柴，烧好十六锅的滚沸开水，供寺中三百尼姑的沐浴之用！贫尼见你身子瘦弱，且在宫中娇生惯养，不知能否承受得起？”妙善眉峰一蹙，答道：“妙善就依师父之命。如无力承担，情愿师父将我赶下山，毫无怨言就是。”郁空见妙善言语铿锵有力，颜容冷峻，再次言道：“妙善，千万记得，寺中规矩严肃，绝非儿戏。差使贫尼既已分派予你，你就要言必信，行必果。稍有差迟，轻则条杖，重则杵板，赶你出门。贫尼有言在先，何去何从，还盼公主深思熟虑才好……”妙善面无惧色，道：“妙善甘愿承受，莫说是几担水、几捆柴，就是再大的苦役，也阻不了我修行决心。”郁空情知无法再说再劝，也就只好叹息一声，吩咐小尼：“传下话，温下香汤，让妙善沐浴更衣。”小尼应诺一声，转身布置去了。

尼姑玄真、玄月与妙善见礼之后，领着她穿过曲折回廊，来到一幽静隐蔽之地，这便是众尼沐浴之所——雾池。雾池原是在天然崖壁间的一处洞穴，洞前碧草遮掩，古藤缠绕，仙气阵阵，凉风习习。妙善初来，心中稍有不安，只因越往洞内走，越是广阔，逐渐形成巨大一穹隆。侧耳聆听，远方传来潺潺水声，一泓山泉清流盘绕钟乳石间。石笋、石乳、石像林立，参差起伏，连绵成片。一团白氍雾气，团团飘来，水气弥漫袭人。

“妙善公主，师父每次收徒，必先在此沐浴，方可更衣，正式入寺。”说话快语的玄月，信手朝古洞深处一指，道，“此洞年深久远，据传洞中曾隐居一位仙子，她与莲花山一妖精争斗不休。后仙子在此洞中施法布下仙气，又引来天上灵泉，每次妖精前来作

怪，仙子便扇动团团仙气，加上灵泉水的迷雾，冲天巨浪，冲出洞外，吓得妖精不敢应付。最后，妖精终斗不过仙子，仓皇逃走。这洞中迷雾不散，就形成现在的雾池啦。"妙善听得入迷，连连点头。

"公主，"面庞带笑，精明的年轻尼姑玄真亲昵地拉起妙善的手，盈盈说道，"休要听玄月胡言。其实古洞传说颇多，像我就曾听闻另一则故事呢。五百年前，这里曾经居住着一对恋人，因被逼成婚不从，乃私奔至此。男的叫肖龙，女的名惠姑。夫妻二人本想在此繁衍生息，远离尘世，怎知被妖孽察觉，放火焚洞。大火过后，肖龙化成壁上钟乳，惠姑则化成碧水一泉。从此，洞中常年香气弥漫，泉水荡漾。"

妙善正听得入神，忽然前方一注山泉从壁顶石间直奔而下，宛如一道清冽瀑布，水汽顿时又一次团团升腾而起。"妙善公主，快快沐浴吧。"玄月和玄真连忙催促道。妙善略作迟疑，怯怯地脱去外袍，解开白巾。只见在滢滢水光粼影中，一倩美躯身展现，宛若云雾中的仙女……

天宫祥瑞，吉云万里。

五彩祥云间，仙乐奏鸣，金辇缓行而至。此乃玉帝驾雾，身旁随侍着太白金星和托塔天王。众仙随玉帝穿过层层琼楼玉宇，来到天宫玉阙旁的西桃园巡视。只见这西桃园，丛丛绿叶嫩芽，果实累累沁人心脾，清流潺潺绵延，睡莲水中展姿，蝴蝶翩翩飞舞，石桥曲径，天上人间的美景。玉帝一行众仙人宫娥，飘渺间来到一座桃园边上名叫小瀛洲的岛上。小岛花香缭绕，深溪洞壑，悬萝垂藤。"妙哉。"玉帝率众仙来至岛中殿内落座，望着桃园仙境，岛中美景，不禁心旷神怡言道："这小瀛洲堪称天庭之内，绝佳去处。太白金星，今日随我亲来桃园游历，百卉俱开，万花争艳，不知仙桃可熟了吗？"

"玉帝，"白发、金袍的太白金星回禀道，"桃园内，八千年一熟的仙桃已熟了两只；九千年一熟的蟠桃熟了一只；余者皆为三四千年一熟的仙桃，倒是熟了百多只。不知玉帝想品尝哪种仙桃？""既然如此，传令下去，将各种三四千年的桃子摘来几只，让大家尝尝。"太白金星急忙道"遵旨"便调头吩咐去也。不一会儿，只见一队款款飘行的仙女手捧方盘，盘中一只只浓香扑鼻、硕大肥美的仙桃让人垂涎欲滴。众仙女将方盘放置玉帝面前，又如来时一般，盈盈飘去退下。"玉帝，服用仙桃可延年益寿，永世不老。"太白金星殷勤地说道。玉帝欣然笑道："好桃，好香，好精致呀。"他一口咬下，顿时果汁飞溅，唇香满口。

玉帝正吃得惬意，忽见一侍卫奔来急报："启禀玉帝，西岳圣帝登云入宫，有紧急之事，企望面奏。""西岳圣帝？他唠叨不停，虽得我垂青，怎奈今日游园之兴甚高，实不愿多听凡间俗事。还是打发他先行回去吧。"玉帝品尝着仙桃，不厌烦地道。"玉帝且慢。"童颜鹤发，精神矍铄的太白金星言道："西岳圣帝管理所辖年已久矣，兢兢业业，忠心耿耿。此次前来祈盼面见玉帝，必有要事，万一玉帝拒其门外，误了要紧大事，岂不悔矣？"

玉帝听了太白金星所言，心中暗许，点头向侍卫言道："太白金星所言甚是，马上宣那圣帝进园。"须臾，圣帝已沿湖中小桥，向殿内快步行来。见到玉帝，伏身跪倒，奏道："久不见玉帝，心中十分想念。今日上得天宫，因一件紧急之事，贸然打扰。还望玉帝细听小仙禀明。""圣帝，你就别啰里啰嗦啦，到底所为何事？"

圣帝续言道："不知玉帝是否还记得十九年前，小仙进宫为兴林国妙庄王在西岳庙设醮求子之事？"玉帝思索一阵，道："我记得当年准你所奏，将押入天牢的施家兄弟三人，转投为女，也算是给妙庄王真心求子一个交待。悠悠十九载已过，真是往事如烟哪……"圣帝听罢，连忙说道："玉帝果然圣明，区区小事依然记忆清晰，小仙敬佩。此次小仙暗中查访，这施家兄弟三人，现已为兴林国妙清、妙音、妙善三位公主。她们皆已长大成人，其中妙清和妙音二人，已与两位才学出众的朝臣结为夫妻，生活美满。只叹三公主妙善，与两位姐姐决然不同。她是施善转世，自幼便生性清高，品行超然。她厌恶凡尘世俗，视荣华富贵为过眼云烟……"玉帝聆听不语。圣帝继续言道："这妙善敬慕佛门道家，因此几次三番拒绝其父皇为她遴选驸马，一心只求出家为尼。故惹得妙庄王大怒，将其禁闭后园，后由朝中大臣言谏，方才将妙善送入汝州莲花山白雀寺带发修行。"

玉帝听闻至此，不耐烦地打断道："既是已往白雀寺带发修行，遂其心愿，你还有何话说？"圣帝恭敬言道："玉帝，哪里知道这妙庄王表面准允三女出家之请，实则暗中向白雀寺众尼发圣旨一道，将妙善拒绝门外，百般阻挡。并派人传旨，如果寺众胆敢将妙善长久收留，届时势必派兵踏平莲花山，火烧白雀寺。"

"什么？"玉帝听后面现愠色，道，"大胆妙庄王，竟敢如此与天意相抗？"圣帝继续滔滔不绝地言道："因这圣旨一道，使得寺中住持百般作梗，威胁妙善下山。怎奈妙善心如铁坚，矢志不渝。故住持与众尼为自己之私，定下苦计一条。她们令妙善每日担水一百零八担，挑柴四十九担……诸多杂役苦事尽落在妙善一人肩上。一妙龄女子，着实无力承担。念在妙善乃奉玉帝旨意投胎转世，此时若不相救，她必难以抗拒繁重苦役，修行得道之心也将化为泡影。小仙急上天庭，详禀玉帝，就是祈盼玉帝广开天恩，救其于水火，以保她修善正果之心。"

玉帝听罢这一长长奏禀，沉吟片刻，痛心言道："原来有这一番曲折呀。可憎妙庄王，当年念他苦心求嗣，设下大醮，才投胎三女，以了其心愿。谁知他竟然藐视天恩，不识大体，阻挠妙善修行正果之心。或许速召索命将军，早断其阳寿，以示惩罚？""玉帝息怒，小仙此番前来，并为断妙庄王阳寿而来。凡尘俗子，不忍亲身骨肉遁入空门也是情有可原。小仙只求玉帝大发慈悲，暗中相助妙善渡过难关，满足其修行之愿，也就罢了。"圣帝衷心言道。

玉帝当即准奏，命身旁太白金星与托塔天王听旨："刚刚听完圣帝所奏之事，甚觉妙善此女修行之心可嘉，不忍见其遭受重役之苦。太白金星，你遣派天龙八部、五岳三官，悄然下界暗中协助妙善。再派伽蓝、土地二仙，每日三更代妙善生火，五更造饭；托

塔天王，命你即刻下令东海龙王，在白雀寺厨边天井，每日遣青龙降水，必保清水入缸。再调令仙鹤、大鹏、神鸟，每日为之送粮送菜，不得有误。"圣帝在一旁听了，不禁默默言道："妙善呀妙善，玉帝可是被你修行之心所感，才破天荒地请诸神相助，全力袒护。望你慕道之心永不更改，早日修得正果！"

自妙庄王遣送妙善远去白雀寺，眨眼已两月有余。妙庄王心悬妙善，日思夜想，焦虑不安。这天，他正在后宫妙善所居之处徘徊、沉思，忽听一阵脚步声响，只见宝德皇后与妙清、妙音二女神情郁闷地走进门来，长吁短叹。宝德皇后见妙庄王亦在此，不禁问道："皇上莫非也在思念妙善吾儿？"妙庄王透过镂窗花棂，遥望那几株挺拔的海棠，此时花瓣又似落雪纷飞，落英遍地，叹道："如今妙善已出家两个多月，寡人思绪不宁，愁肠百转，不知她是否已有归心。""儿行千里母担忧。"宝德皇后凄然道，"当初皇上就不该听信赵震之言，如今人在千里之外，如此下去，岂不是遥遥无期，弄假成真？"妙清依旧改不了快人快语的性格，言道："父王，白雀寺根本不惧怕圣旨，您就该立即发兵，将该寺夷为平地，才解咱们心头之恨。"

"放肆！"妙庄王正心绪烦躁，忽听皇后与妙清所言，又见她三人哭哭啼啼，又气又恼，拍案言道，"寡人必有应对之策，你们不必无理干涉。只要我在位一日，妙善必会返宫听命。"三人见妙庄王生怒，个个变得惊恐，唯唯诺诺止住哭泣，退出门去。随即，妙庄王召见赵震，心情郁闷言道："朕听从爱卿欲擒故纵之计，将爱女送出千里之外，想她一娇弱女子，禁不住千般磨难，必会尽早返宫。谁知两月过去，音信全无，倘若如此下去，岂不是遂其心愿，而朕将痛失爱女？"赵震心中也是上下无底，思忖多时，只说道："皇上，依微臣之见，定是因那住持老尼对公主以客相待，不肯苦役于她。才短短六十日而已，相信不需多时，公主必然熬不过青灯寂寞，思念亲人，她会归来面见皇上的。"

妙庄王连连摇头，道："朕已降旨白雀寺，命她们百般阻劝，料她们不该以客相待，以礼处之。今宣爱卿前来，乃朕拟发派重兵，前往白雀寺纵火踏平该地。不知可行与否？"赵震闻言，脸色大变，惊煞道："皇上万万不可，白雀寺乃远近闻名的佛家圣地。如大动干戈，势必后患无穷呀。""这也不行，那也不妥，你让寡人如何是好？"妙庄王怒道。赵震皱眉凝思苦想良久，言道："依微臣之见，皇上发兵为时过早。不如先派遣支都与悉恒喃二人，秘密潜入白雀寺附近，探明三公主在寺中虚实，再作打算。如寺中众尼胆敢抗旨，纵容公主修行出家之念，皇上到那时再发兵不迟。"妙庄王颔首，道："朕就再依你一次，马上派遣支都和悉恒喃二人速去汝州查探，以便定夺。"

这支都和悉恒喃，化装成过往路人，日夜兼程，不日已至莲花山下。因前次已来白雀寺宣旨，故轻车熟路，隐身遣入丛林深处。莲花山景色秀丽，气候多变，一会儿是满天白云，阳光万里；一会儿又阴云密布，大雨滂沱。二人无暇观景赏花，每时每刻都偷偷向寺中刺探，丝毫不敢耽搁。

"支都，可见到妙善公主了？"二人找一树阴，席地而坐。他们吃着干粮，满面风尘，

浑身尘埃。悉恒喃向大口喝着山泉的支都问道。支都言道："见了，见了。三公主哪里还想回宫，如今在寺庙之中反倒比以前更加俏丽，精神饱满。"悉恒喃不解地道："那住持老尼果真抗旨不成？"支都吃饱喝足，口若悬河道："今晨我趁茫茫月色潜入古寺，正是三更破晓，只见后院柴房已有光亮。再细细一看，灶前腾腾烟气中，左忙右忙的女尼不是别人，正是妙善公主。可是老天爷呀，难道我见神见鬼了不成？"悉恒喃听到此处，迷惑不解，问道："此话怎讲？"

观音经插图一

传说善财童子到了一个“险难国”的地方，在宝庄严城遇到了一个淫女婆须密。善财前去会她，婆须密忽然现出光明金身，原来是观音菩萨在点化善财童子。《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是流传于我国明代的连环画，观音菩萨跏趺而坐，空中漂浮着琵琶、古琴、笛子等等乐器的声音，这象征着观音菩萨说法的声音和音乐一般的美妙。



(九)

支都又咽了口干粮，向悉恒喃绘声绘色地言道："你猜如何，我当时借莹莹月色向屋内望去，只见各路仙神接踵而至。他们淘米的淘米，刷锅的刷锅，妙善公主刚在灶前站定，却见一阵旋风，那伽蓝大仙指挥几只猛虎大虫，驮来一捆捆的干柴，只见伽蓝大仙在灶前挥动羽扇，轻微一扇，眨眼间火光熊熊……"

不待支都说完，一旁的悉恒喃已是目瞪口呆，惊愕至极。"此话当真？"他不禁问道。"绝无半句虚言。"支都继续言道："不仅是神仙送粮淘米、猛虎驮柴，我还看见两条青龙，在柴房之侧送水。"悉恒喃唇齿大张，惊叹道："这岂不是世间罕见的怪事！"支都见悉恒喃如此，更夸耀般地言道："这还不够，这两条青龙从一口深井蹿起，半空中张开大嘴，向着十几口大缸注入一股股清流，片刻之间，水缸已满，看得我是半天无言无语，不知所措。"

"居然有如此怪事？支都，莫不是你白日做梦，难道咱们就拿这奇谈怪论回去向皇上交差吗？"悉恒喃将信将疑，愁眉不展地言道。"可是，我的确亲眼所见，绝不敢添枝加叶，半句虚假。如有不实，甘愿回宫后听从皇上发落。"支都信誓旦旦地言道。"也难怪昨日我化装成砍柴樵夫在后山听到寺中尼姑闲谈，原来如此呀……"悉恒喃自言自语道。"你听到了什么？"支都问道。"一年轻尼姑言道："真没想到，咱们设下的妙计，居然未能奏效。妙善公主吉人天相，与众不同。住持师父让她担一百零八担水、打四十九捆柴，又要烧水又要做饭的，可谁知天神前来相助。如此一来，公主非要久居白雀寺不可啦。"

支都说道："那日你我前来宣旨，料定老尼也不敢不从命！"悉恒喃道："既然三公主有神仙暗中相助，你我也就无须在莲花山逗留，还是快快回兴林国，面奏庄王，且看皇上如何处置！"当即，悉恒喃和支都两人，离开白雀古寺，星夜兼程地疾奔而回。

妙庄王在永乐大殿紧急召见匆忙赶回的二人。悉恒喃和支都踏过层层金砖，风尘仆仆，进殿便叩。妙庄王心急如火地问道："此次秘密潜入莲花山，不知白雀寺内有何动静？三公主妙善何故迟迟不肯下山返宫？"悉恒喃和支都两人便将如何秘密进山，又如何化装探查，跃墙潜入白雀寺内，窥见三公主妙善如何承担担水烧饭苦役。支都如何在三更时窥见神仙送粮，伽蓝、猛虎送柴，两青龙为公主注满水缸，飞禽大仙如何为妙善公主送来鲜果菜蔬，如此奇异怪事，一一据实禀报。"岂有此理！"妙庄王闻听悉恒喃、支都两人的回禀大吃一惊，继而勃然震怒，拍案喝道："悉恒喃、支都两臣，朕密遣你二人

入白雀寺，分明是信任有加。想不到你两人串通一气，伪话玄语，戏弄寡人！如此欺君之罪，该当何罪?!"

悉恒喃、支都跪拜阶下，连呼冤枉。丞相赵震趋前奏道："皇上暂且息怒，微臣素知悉恒喃、支都两臣忠诚憨厚。此次奉旨密遣白雀寺，关系重大。臣料知二人绝无戏言，不敢欺瞒。如有差错微臣甘愿作保！"妙庄王见赵震据理死保悉恒喃、支都，便收敛怒气，沉吟不语。片刻，指着仍旧跪拜着的悉恒喃和支都，道："既然有丞相作保，朕且听你二人再详细禀告情由。如有半句谎言，寡人定要严惩不贷。"悉恒喃、支都余悸未消，叩头言道："妙善公主在白雀寺确实有神仙相助，此乃实情。微臣说的句句是真。如有半句虚言，小臣情愿罢官撤职，打入死牢之内！"

悉恒喃一席话，说得妙庄王哑口无言；赵震、褚杰等一群文武朝臣也惊讶不已。庄王将信将疑，又喝问道："支都，刚才悉恒喃所奏，可是当真?!"支都叩奏道："皇上，悉恒喃刚才所言，句句是实。小臣亲眼看见众位神仙，接踵而来，那妙善公主虽担负烧饭担水重役，却是站立灶旁，安然如闲人一般。眨眼之间，已饭香弥漫。一切办理妥善后，那几位神仙便倏然而逝，转瞬飘无踪影！小臣甘愿以项上人头作保，只祈盼皇上勿要多疑才好！"大殿内群臣闻言惊愕不已，纷纷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两臣退下！"妙庄王大手一挥，将悉恒喃和支都逐出大殿。他坐于九龙榻上，向赵震问道："老丞相，既然悉恒喃、支都两臣所奏俱实，由此可见，神仙暗中相助妙善之事，确乃今古奇事！朕闻后愈加忧心忡忡，不知该如何处之为宜?"赵震趋前奏道："此等怪异之事，臣也是闻所未闻！看来三公主痴心从佛，铁心为尼，早已惊感天庭。微臣也极难拿出断然之计！""褚杰大将军！"妙庄王见赵震唯唯而退，不觉心烦意乱，朝褚杰问道："你随寡人南征北战，所向披靡。不知三公主一事，可有何独特见地，以释寡人之难?"褚杰微微一笑，憨然道："愚将更是束手无策！皇上乞谅才是。"

"启禀父王！"驸马赵松轩这时走上前来，自信言道，"依儿臣愚见，如今三公主已死心塌地，不思悔改。不如马上发重兵前往莲花山，包围白雀寺，将妙善公主绑缚而归，从此幽禁后宫，再不许她滋生邪念，也就万事皆休了。请父王斟酌定夺才好。"此计正中妙庄王下怀，心中大喜。正欲颔首赞同，不料群臣中又站出一人，正是驸马李金陵，道："父王千万不可贸然行事，操之过急。如今妙善公主陷身古刹，又负重役于身，数月之苦，却无归心。除神仙暗助之外，依儿臣观之，白雀寺内亦必有支持。既然要断灭妙善出家之心，仅靠劫持未必可行。"庄王急问道："金陵爱婿，可有何妙策?"李金陵奏道："依愚臣之见，父王不如派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白雀寺包围，而后放火焚寺。到那时，一堆瓦砾，古寺颓败，狼藉一片，就是不派兵将妙善公主劫持绑回，她一弱女子，无立足之地，茫然无措，也会自己转返哭求父王原谅的！"

"如此最好！"妙庄王听罢这二人所献之计，愁云顿消。一可烧毁白雀寺，杀尽寺庙中的三百尼姑，以解心中怒气；二可将妙善带回宫中，断其皈依佛门之心！想到此，妙庄

王喝道："事关重大，阶下哪位将领，敢领此令，前往莲花山白雀寺？""愚将愿领此重任！"妙庄王话音刚落，忽见阶下站出一位戎装甲胄、魁梧剽悍的将军，正是皇城兵马司忽必力大将军。

"忽必力！"妙庄王大喜，道，"朕知你精勇过人，所向无敌。此次命你点五千骑兵、三千步卒，夹带火炮工兵，一并向汝州莲花山急行。以迅雷之势，将白雀古刹严密围住，不许放走一个尼姑。再点起大火，将寺庙夷为平地。又要救出公主，此任重大，万不可等闲视之。"

次日凌晨，校场之上曙色初临，旌旗鼓角。忽必力腰佩长剑，威风凛凛地来到演兵场上。当即在校场点雄兵八千，号令一声，马蹄烟起，直向汝州地面杀去。数日，忽必力所统帅的五千骑兵、三千步卒，已汹涌杀进汝州莲花山。不等白雀寺探知消息，忽必力已将整个莲花山围得水泄不通了。

白雀寺内，刚从山脚下奔来报信的两尼姑急忙见了住持郁空，齐声叫道："师父，如今官兵重重，包围山下，古寺必毁无疑，这如何是好呀？"郁空老尼哭道："事已至此，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任其自然！老身情愿速死！阿弥陀佛！"玄真哭道："如今皇上发兵围寺，都是公主妙善出家所致，连累全寺众尼，实乃飞来横祸！"不多时，全寺上下俱已知围寺消息，渐聚集在大殿附近。众尼姑个个神色惶恐万分，瑟缩发抖，哭声喊声连天。忽然有人惊呼道："捉住她！打死她……"

郁空老尼回首望去，只见人群中一阵骚乱。几位发了狂的尼姑发现三公主妙善，众人一齐向她抓去，有人揪头，有人扯发，愤怒的喝骂指责声响成一片。郁空老尼看了，虽然揪心沉痛，但众怒难平，也无可奈何。不多时，妙善被几个尼姑打得脸面青紫，遍体淤伤。玄真见妙善发髻已被几个尼姑拽散，素袍青衣也被人撕得缕缕条条，十分狼狈，内心虽然也有怨恨怒火，却也暗暗抽泣起来，对妙善的处境有恻隐怜悯之心。妙善任凭雨点般拳头的打骂，无动于衷，不喊不叫，既不流泪也不求饶。玄真在旁边实在不忍，叫道："各位住手，佛门道家，乃是行善之地，岂可如此丑行相加，毒打姐妹，于心何忍?!"众尼姑听了玄真这般痛哭流涕的坦言，个个顿时收了拳脚。

"玄真妹妹，休要救我！"妙善披头散发，忽然从人群中冲出来，紧紧将玄真抱住，涕泪滂沱地失声恸哭道："今日白雀寺忽被官兵围困，眼看大祸将至，皆因妙善我宁死出家所致。我一人引来大祸，实属罪有应得，众姊妹撕我打我，妙善毫无怨言，还是不必相救……"玄真哭道："此灾此难，虽然是由公主引来，但是毕竟事出有因，公主景慕佛家道界本无错，肯千里迢迢投奔来此，更说明情殷切切，何错之有？千恨万恨，只应责怪庄王昏庸无道，他不应该以己之怨加害出家人，更不该无端发兵包围白雀寺呀！请问诸位姐妹，妙善公主皈依佛门，一心向善何罪之有哇?!"玄真一席话说得大殿前数百尼姑哑口无言，大家黯然无语，垂下头来。

突然一个女尼慌张疾奔而来，大叫："大事不好了，官兵在寺外遍布干柴火种，马上

就要放火焚烧大殿了！"女尼这一声喝叫，惊得殿前的老少尼姑人人惊恐慌乱。"诸位姊妹，切勿惶恐！"突然有人说道。众尼惊愕回顾，发现妙善已跳到大雄宝殿的汉白玉石阶之上，她面对一双双惊恐的眼睛，从容镇定，健步登上雕龙坛座，用手拢着蓬乱的发髻，翘首仰望着天穹，朗声道："今天祸事，殃及诸位姐妹，是妙善一人招致。只是以妙善之见，父王派官兵烧殿放火，有违苍天圣意，倒行逆施难以得逞！"妙善说罢，又向玄真道："烦你速速备好香鼎，且容小妹焚香跪拜，恳求西岳圣帝火速前来搭救。"

玄真和玄月等人，听妙善此言岂敢怠慢，眨眼间已将香鼎置放就绪。三炷檀香袅袅燃起，妙善跪拜在雕龙玉坛之上，神情冷峻，双掌合十，仰面祈望天宇，无限悲楚地喃喃道："小女乃是兴林国妙庄王之女妙善，只因生来厌恶凡尘，向往佛界仙苑，立志修行出家，不料父王震怒，发来重兵，将白雀寺团团围住，还欲放火焚烧宝殿，此乃违背天意之举，如不唤来天庭神仙，势必一场惨绝人寰的大灾奇难降于佛门，苍天呀……"

大殿前一片沉寂无声。

妙善跪拜痛哭："苍天啊，妙善铁心皈依佛门至诚修善，全为普度众生。莫非也有罪吗？"妙善说罢，从发髻上拔下一枚闪亮的碧簪，狠狠刺进中指，立即鲜血喷涌如注，殷红热血遍洒石阶。

天宫上，玉帝正沉醉于韶乐之中，忽闻一宫中侍卫来报："启奏玉帝，西岳圣帝又来天宫，有紧急要事面奏！"片刻，只见两位手持银斧的天兵天将，引领着一位白发蓬松的老人沿着玉阶来到金殿。玉帝一看，又是西岳圣帝，眉头一皱问道："圣帝不在西岳地面镇守管辖，为何频频出入天庭？如此这样奔跑，莫非西岳地面又出了什么大事不成？"

圣帝跪倒叩道："玉帝，只因刚才小臣听清风童子快报，汝州地面莲花山将要发生惊天动地的大灾难了，故而小臣冒死上天，急着要面奏。兴林国妙庄王见其三公主妙善皈依佛门，义无反顾，震怒之下准备大开杀戒。他传令皇城步兵统领忽必力，统帅五千骑兵、三千步卒从兴林国掩杀而来。忽必力已在寺外密布阵势，马上便要燃放大火将白雀寺连同三百尼姑全部杀戮灭迹。刚才一阵狂风吹来，小臣才发现妙善正在寺中祷告苍天，祈求派兵相救。形势严重不敢怠慢，小臣这才腾云直赴天朝，叩见玉帝，希望玉帝开恩快发天兵天将，救救妙善及三百尼姑之众，使白雀寺免遭涂炭！"

玉帝听罢，不由得大怒道："大胆庄王，竟敢如此为非作歹，大开杀戒，白雀寺众尼何罪之有？来人！"两旁侍卫应声而出，只听玉帝喝道："传令托塔李天王见驾！"片刻，只见托塔天王李靖腾云驾雾而来。玉帝道："刚才西岳圣帝升天急报，兴林国妙庄王派八千兵马将莲花山白雀寺团团围住，竟想放火焚烧寺庙。古刹危在旦夕，为救三百尼姑性命和千年古寺无虞，特命你马上飞驰白雀寺急降滂沱大雨浇灭大火，不得有误！"

"小臣遵旨！"托塔天王领旨后，立即驾起重重雨云和西岳圣帝一起风驰电掣般奔向天南，渐渐来到莲花山上空。托塔天王李靖俯身一看，只见脚下峰峦叠嶂，群山绵连。山坳间围满官军兵马，旌旗如林，刀枪闪亮。兵马之众宛如蝼蚁密密麻麻，黑压压一

片。山崖上果然耸立着一座碧瓦熠熠的古刹。墙外的兵士点燃干柴，熊熊大火眼看就要冲天燃起。庙中众女尼在惊恐中仓皇逃离，哭声一片。李天王急忙挥动红白令旗，将四周雨云汇聚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天王将手中托着那座玲珑宝塔高高一举，“咔嚓”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闪电炫目，雷声皓空，滂沱暴雨就在眼前。

(十)

白雀寺内，一片恐慌。

寺院周围，被忽必力的官兵围得水泄不通。忽然，一阵劈里啪啦的响声，熊熊大火冲天而起。风助火势，越燃越旺。“大火烧起来啦！”老少尼姑们突见烈火腾空，吓得大惊大骇，又哭又嚎。霎时间，各人东奔西逃，穿梭往还。寺庙山门已被官兵严密封锁，寺院围墙又有大火燃起，哪里还有可逃之路？郁空老尼与玄月玄真等心腹尼姑，慌忙奔向后殿，闯进藏经阁内，企图去抢救那些无价的卷卷经书。谁知刚奔至廊子底下，就见硕大火球从墙外飞来，打落在藏经阁的楹柱上。“天哪，连命都没了，还保那些经卷何用？”玄月嘴里打颤，双手死命地扯着郁空和玄真的胳膊，回身便跑。

院中无论是柴房、廊庑，还是禅堂、大殿……各处都是哭喊声一片。尼姑们有的收拾细软，有的打水救火，有的茫然悲泣，还有的受伤嚎啕。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蓦然一道刺目闪电而至，旋即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惊雷轰隆响过。眨眼功夫，瓢泼一般的大雨倾盆而下。滂沱暴雨，霎时浇灭了全寺各院各处的烈火。随着大雨的宣泄，白雀寺内一阵阵女尼的哭叫，也戛然而止；众人的惊恐慌乱，伴随着狂风骤雨，像那大火一样，猝然止住，无影无踪。

大雨下了约一个时辰，空中渐渐雨霁天晴，彩虹略现。碧空又恢复了清新生机，仿佛刚才的大火浩劫从不曾发生过一般。而寺外的官兵早已不知去向。经历这一场大难的三百女尼，此时又都陆陆续续从各处走出，不约而同地聚在大雄宝殿前面。“大灾大难已过，阿弥陀佛！”住持郁空在玄月、玄真等人的搀扶下，亦缓缓行出。只见这一场浩劫之后，白雀古寺内依然是殿宇巍峨，碧瓦生辉。仿佛刚才官兵的暴虐之行，放火焚寺已然是噩梦一场。郁空想起一个时辰之前的情景，心有余悸，又想起那场猝然而至的及时雨，心中无限感激。她不禁言道：“苍天有眼呀！玉帝在此关键时刻，突降甘霖喜雨，保我全寺完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众尼也七嘴八舌言道，众姐妹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真是苍天慈悲呀。

玄真心中也百感交集，忽然她左顾右盼，失声言道：“古寺得以保存，全寺姐妹大难不死，皆因妙善公主临危相救，祈祷苍天，方才感天动地。妙善公主，你在哪里呀？……”玄真的这一声呼唤，方使众人如梦方醒，个个翘首寻觅，可惜大殿左右均无妙善的踪影。这时，郁空仰望天空，衷心言道：“妙善公主，敝寺遭此大灾，幸得无虞。乃公主你一片赤诚之心，祷告苍天。三百众尼生灵得保，大恩大德，永世不忘。”玄月、玄真等众尼继续寻找，边找边说道：“既救白雀寺于水火之中，就不该在此时刻隐身不语呀……”

"师父——"突然，尼姑群里闪出一位小尼姑。她走近住持郁空，匍匐跪倒，顿时泪水满面，向大家哭诉道，"妙善公主绝难回返，只有小尼知道妙善公主的去向。""快说，快说。"众人催促道。小尼姑续言道："官兵们在院墙外燃起冲天大火之时，姐妹们纷乱而逃。前殿空旷无人，只有妙善公主一人依然跪倒在大殿前的台阶上，祷告着上界神灵。小尼不幸半身起火，拼命翻来滚去，惨哭求助。妙善公主见此，急忙用一枝蒲柳枝条为我打灭身上火焰。恰在此时，墙头上突然蹿下几个官兵，不由分说，扑上前来将公主逮住。小尼我有心搭救，却力不从心，眼睁睁地看那几个官兵将公主绑走。我悲痛至极，哭救无门，公主就这样一去不返啦……""啊呀！"郁空住持与众尼听罢此言，长叹一声，道，"公主心怀慈悲，皈依佛道之心不泯。如今，她救得我白雀寺中的三百尼姑的性命，大恩大德，铭感五内。祈盼老天开眼，神灵保佑，保佑公主早归佛门，早成正果，阿弥陀佛。"

却说忽必力率领官兵，虽将妙善公主擒获，怎奈天空不作美。大雨倾盆，宛如瓢泼。大火顿灭，山洪却随雨水倾泻，大小石块滚落而下，一时打伤打死官兵无数。忽必力见势不妙，天意难违，遂下令退兵。一行人押解着妙善公主，坎坷缓行，退下了莲花峰，便马不停蹄地返回了兴林国。

忽必力遵妙庄王旨意，将妙善关在死囚牢内。一轮明月投影在层层铁窗铁棂之上，恍惚地照在阴冷浑暗的囚牢内。妙善面容消瘦的脸庞，流露出一丝坚毅。她发髻蓬松，长袍褴褛，却丝毫不影响她外表上那种临危不乱的坚定与从容。此刻，她的思绪早已飞过崇山峻岭，飞到那莲花峰下，飞至白雀寺内，忧虑着她的众姐妹。

而妙庄王，颜容苍老，苦涩的内心也颇不平静。他依旧站在后宫大殿内，远望花园中的几株海棠，树枝参差，摇曳随风，月影阑珊。庄王信步来到东厢，此处是三公主妙善闺阁琴房。妙庄王走进阁内，见琴几上置放着一尾瑶琴，琴上尘埃已厚，妙庄王轻轻拨弹单弦，发出铮铮声响。"皇上。"房门忽地开了，月光下站定一身影。定睛一看，原来是宝德皇后。她神情凄然，泪眼汪汪言道，"臣妾惊闻皇上已发重兵，火烧白雀寺，妙善被擒。如今押解回宫，被囚于死牢，可是当真？"妙庄王颔首道："确有其事。"宝德皇后哭道："妙善一念之差，误入迷途，虽有千差万错，毕竟是皇上亲身骨肉。孩儿年幼，难免一时执迷不悟，还望皇上宽大为怀，不计前嫌，快快将她释放回来才好。"

"哼！"妙庄王冷峻无情，说道，"朕乃一国之君，妙善虽是吾儿，却也容不得如此胡闹。她如今已不念父母恩情，朕不杀她，不解心头之恨，何以以威示人？"宝德皇后听了，慌忙跪倒在地，哭求道："虎毒尚不食子，皇上乃圣贤之君，莫非连一个亲生孩儿也容不得吗？如果旧情不念，杀她泄恨，岂不要让后人耻笑，皇上一世圣德之名何存？"妙庄王心中也生恻隐，良久无语。宝德皇后趁机又哭道："妙善不过是性格古怪，不慕富贵。却无论如何不曾犯下死罪。皇上一味相逼，何必不留些许余地？还盼皇上三思后行，万一铸成难改大错，到那时悔之晚矣……"妙庄王内心煎熬，深叩心扉，问道："莫

非皇后还有什么回旋良策吗?"宝德皇后见庄王已有动摇之心,声音哽咽,字斟句酌言道:"臣妾以为,妙善此时已尝尽苦楚,或许也暗萌悔意。现将她打入死囚牢内,蝼蚁尚且贪生更何况咱们自己从小养大的妙善。皇上,不日便是臣妾生日,臣妾想在后宫扎一彩楼。届时,妾与妙清、妙音,二位驸马等人,在彩楼上大摆宴席,皇上再密遣忽必力,将妙善带至距彩楼几步远的绛雪轩。一边是和乐融融、喜庆聚会,一边是镣铐加身、满身尘埃……两相对照,希望妙善难以再忍苦难,反有回心之意。到那时,皇上晓以利害,一切水到渠成。反之,如那时妙善仍死心塌地,不思悔过,皇上想怎样,悉听尊便,臣妾也难以阻拦。"妙庄王听罢言道:"既然皇后有此诱惑感化之计,寡人就再依你一次。只是万一……休怪朕冷面无情!"

这日,天色清明。

兴林国禁苑后宫内已传来阵阵鼓乐之声。妙善神态稍显憔悴,双手被缚,在几个官兵的押解下,行出死囚牢笼,沿曲折小径辗转来至曾经熟悉、生活嬉戏过的绛雪轩。绛雪轩内,有一专给奴仆备用的小间,狭长阴暗。此时,妙善被押至在此,只能从敞开的窗户中,遥见后宫大殿附近的情形。鼓乐之声仍不绝耳,大殿附近也如宝德皇后所言,扎起彩楼,楼上张灯结彩,布置喜庆。片刻功夫,一群群粉黛宫娥穿梭忙碌,迎来了艳服华美的大公主、二公主,以及驸马、朝臣等众人。最后宝德皇后在女婢的搀扶下,也缓缓步上台阶,来至彩楼上。众人见皇后驾到,无不恭敬祝贺道:"给皇后拜寿……"楼下是两厢朝臣,重礼成行,楼上是亲家驸马,女儿近侍。宝德皇后细细观之,见此不由得内心喜忧参半。但她面上欣悦含笑,亲昵地与二女欢言。"寿宴开始!"随侍一声呼喊,宫娥们排队鱼贯而入,人人手捧朱漆金盘,有条不紊地上菜。不待膳齐,驸马赵松轩便领头站起,与一班朝臣高举酒樽,齐声向皇后祝酒道:"祝宝德皇后万寿无疆……"宝德皇后亦举起酒樽,刚欲饮干樽中美酒,俯身观见绛雪轩内的小房,不禁悲从心生,难以言表。

宝德皇后置身彩衣美食、成群奴婢之中,却怎么也难忘记身受绑缚的爱女妙善。想至此,串串热泪夺眶而出。几次三番想大哭一场,却又极力忍住。"母后,大喜的日子,为何流泪?"妙清迷惑不解地凑近问道。"母后见你们幸福美满,又逢自己的寿诞之日,故流下喜泪。"宝德皇后违心言道。身在一旁的妙音,细细体味,不由得道出缘由:"母后寿辰,举朝同庆。美食佳乐,歌舞升平,惟独缺了妙善妹妹,定是心中思念她吧。"妙清闻言,口气不悦道:"二妹说得不错,母后仍忘不了,撇不开那执迷不悟的三妹。她已丢了魂窍,痴心难改。咱们都为了她费尽心力,父皇前百般讨好。可是她无动于衷,也是罪有应得。这大喜之日,何必劳神思她想她……"宝德皇后听了,心中愈加沉痛,言道:"你们哪知母后之心。世间言道,母女连心。你们在此花天酒地,尽情享乐,怎知一墙之隔,便是那镣铐加身的同胞姐妹。今日妙善如果再不悔过,你父王不日便要将她推出斩首,到

那时，妙善命丧黄泉，母后与你们姐妹，就是天天喜宴，也难以再把言欢笑。”

妙清、妙音二人听了，不敢再说什么；而一旁的两位驸马也陪着爱妻长吁短叹，不知所措。赵震、褚杰等许多心腹大将，见状摇头叹息，个个苦无良策。正在此时，内侍高呼一声：“皇上驾到。”彩楼上顿时一片慌乱，众人装出笑脸，跪地迎接。妙庄王威风凛凛拾级而上，直朝宝德皇后而来。正欲说些祝贺之词，却见皇后脸上泪痕，愕然问道：“皇后今日寿辰，本应与众人欢欣、品酒赏乐才是，为何满面泪痕呢？”妙庄王不问还好，经这一问，宝德皇后实在忍不住心中苦痛，大哭了起来。彩楼之上，喜庆气氛全无，众人无一做声。

绛雪轩内的小间里，妙善翘望窗外，对面彩楼上的花团锦簇、喜庆场面尽收眼底。又见母后愁肠寸断，泪眼扑簌，妙善心中此刻也百感交集。“妙善公主，”门外脚步声起，只见忽必力将军与几名官兵踏进门来。“臣奉妙庄王旨意，特来求见，还请公主卸下绑缚，沐浴更衣，随臣前往彩楼，为宝德皇后祝寿吧。”忽必力恭敬地对妙善言道。妙善侧转过身，对其冷笑道：“将军莫非白日说梦话？妙善如今已是死牢囚犯，岂敢更换华服，与你赴宴？”忽必力忙说道：“公主此言差矣。虽是重铐加身，但实非小臣所愿。您乃皇上爱女，不过一念之差，误信白雀寺老尼诡言。只要公主此刻幡然悔悟，皇上自然免去刑罚，您也可随即登楼与其他两位公主一起，为皇后祝寿。”妙善沉下脸孔，冷漠言道：“将军休要多言。妙善如有胆怯之心，贪富之念，当初何必远赴千里，渴求皈依佛门！妙善既已踏进白雀寺庙门，便早已身许佛界，纵使千苦万难，也不改初衷。”

忽必力惊道：“公主莫非永世痴迷佛道？您可曾想过，今日皇上遣小臣前来，已是最后希望，如果公主再不改悔，一意孤行，那么皇上已决意处公主以极刑。若公主头断血流，悔之晚矣。皇后与众位大臣百般阻劝，皇上才特给公主今日机会，您还是……”不等忽必力说完，妙善言道：“妙善早已不恋尘世，对生死更是泰然处之。请将军回复皇上，妙善请求降旨，头断血流不可怕，惟遗憾魂归地府，夙愿未成。实乃此生憾事呀。”忽必力见妙善毫无惧色，大失所望长叹一声，便不再多言，转身回彩楼复旨去也。

次日凌晨五更天。天阴风冷，晨光熹微。

后宫大殿方向，隐约中飘来几盏灯火、几簇黑影、几乘轻骑。马蹄声清脆，敲点着冰冷的青石御道，踏破了宫中的寂静。骑在高头大马上的，正是脸色铁青的忽必力将军，他身后是一排手执鬼头刀斧的宫廷禁卫，一个个凶神恶煞，杀气腾腾。紧随其后的便是一驾木笼囚车，囚车内迎风站立着三公主妙善。她脸色苍白，身单衣薄，已然被妙庄王定成斩立决的囚犯。

御道两旁，十步一岗，五步一哨。阴风中，官兵侍卫手中的银枪铁剑，在昏暗晨曦中闪着寒光。随着一道城门开启，囚车内的三公主猛然抬起头来，只见前面高大的门楣上，赫然是“丽正门”三字。妙善此时心如刀割，浑身颤抖着。自孩提时，她便已知晓这丽

正门乃是斩杀朝廷罪臣命官之地。每当人犯行刑，必是五更来此。如今，这丽正门就在眼前。妙善虽已对生死淡然处之，但她毕竟是一年幼弱女，血肉之躯，全身微微战栗起来。

“妙善公主，臣等恭候多时。”行进的囚车刚抵丽正门下，就听见前方一片嘈杂。只见黎明晨曦中，匆匆拥出一群文武大臣。为首的正是老态龙钟的丞相赵震，他身后紧随着大将褚杰，驸马赵松轩、李金陵等人。众人无不为妙善公主感到惋惜，与此时此刻的行刑气氛相对应的，皆是一班大臣的无奈惶恐。香案在前，众人跪倒齐声言道：“恳请公主三思！虽是行刑之期，但若公主悔过，众臣定能在皇上面前力谏死保，也要刀下留人。”风声萧瑟，一片沉寂。妙善站在囚笼之内，冷漠无语，任凭赵震等重臣挽留呼唤，她只是气定神闲，无动于衷。“既是公主不肯依从皇上旨意，臣等也只好作罢。”众人叹息一声，陆续从地上爬起，来到香案前燃香祷告。几个侍卫解开囚笼，用绳索一条，将妙善绑在龙柱之上。妙善虽临大限，却依旧仰望苍穹，浑身的微颤逐渐被内心的平静所代替。

老臣赵震举起酒樽，斟满醇酒敬祭天地。他口中喃喃祷念一番，既而其他朝廷重臣也依次斟酒祭天，再泼洒在地。忽必力高声呼道：“公主大限已近，请众臣回避，以便行刑。”为了拖延时间，赵丞相急忙阻拦道：“忽将军且慢，老臣还有祭文一篇需要诵读，之后再斩不迟。”忽必力只好闪开，让其宣读。赵震颤巍巍地抖抖衣袖，缓缓言道：“国亲臣等谨以清酌之仪，敢昭告于公主前而言曰：公主秉性贞纯，操行淑慎，不贪富贵之荣，惟思佛法无边。为生不顺于父母，故死不得乎正终。青春虚度，白日顿昏，灯明醒寤，逼赴黄泉，形如朝露。特送云程鉴纳，不宣。”赵震读罢祭文，眼观四方，内心亦无甚解决之道，不免焦急万分。此刻，忽必力再呼：“行刑！”刹那间，哭声迭起，震动宫阙。妙善面若冰霜，不卑不亢，正待刽子手挥动手中大刀，将她身首异处，以解人间烦恼。恰在这时，忽见远方闪现两盏宫灯，一乘轿辇风驰电掣奔来，轿外侍卫大声高呼：“刀下留人……”

观音经插图二

观音菩萨袖手盘腿坐在莲花宝座上，杨柳细枝插在净瓶中，观音菩萨端庄大方，慈眉善目趺坐于满月云中，居中的宝塔是喇嘛教式的，整个塔犹如净水瓶，更下方还有无数居士顶礼膜拜。居士的装束华贵，都是我国古代人的样子，可见当时的佛教很受人们的景仰。



(十一)

忽必力一声喝喊，行刑刽子手高举鬼头大刀，正欲向三公主妙善头上狠命砍来之时，蓦然听得后宫一片人声，只见宫灯闪闪，轿辇疾飞，随行侍卫高叫刀下留人。眨眼间那乘轿辇已飞驰丽正门下。众人抬头看时，原来是宝德皇后赶到刑场，她高声叫道："住手！有皇后在此，谁敢杀公主?!"只见宝德皇后身披斗篷，脸带怒气，抢前一步，双手牢牢抱住绑在龙柱上的妙善公主，大声哭泣哽咽。忽必力急忙跪倒禀报："微将身为监刑官，启奏太后，今晨问公主极刑，乃是奉当朝皇帝的钦旨行事，现时辰已到，还望皇后勿要拦阻为好。"宝德皇后勃然动怒骂道："大胆忽必力！公主性命非同儿戏，你一介微将，竟然眼里只有皇上而无皇后，莫非你胆大包天?"

老丞相赵震见此情形，慌忙上前劝慰道："皇后请息怒，忽必力他也是受命于皇上不得已而为之，绝无不敬公主之意。"宝德皇后稍敛怒气，近前为妙善掸去衣衫上的尘埃，轻轻为她梳理蓬乱的发髻，擦去脸上的污迹，悲从心起叹息道："早知今日惨祸，何必当初执迷。妙善，如今父王已恼羞成怒要将吾儿绑赴斩决，事到如今，莫非孩儿还不能悔悟吗?"妙善久久不语。宝德皇后继续苦口婆心地劝道："人不可与命相争，虽然已是死期临头，但只要吾儿肯于痛改前非，幡然悔悟，答应回宫招来东床驸马，叩拜皇上，母后纵然以性命代价也要劝转皇上收回成命，保孩儿大难不死。"

妙善望着宝德皇后，见母后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心中顿时百感交集，凄然言道："母后待儿爱心一片，妙善均已收领，铭感五内。但孩儿皈佛之心早已坚若磐石，虽经千难百险，也不曾有一丝悔心！如今父王震怒，怒斩妙善，虽能将孩儿身首异处，却绝不能改动孩儿出家修行之志。即便死在眼前，孩儿也不曾有丝毫留恋红尘之念。只有一事遗憾，那便是母后父王待儿百般恩宠，千般溺爱，孩儿本该在世上修成正果，报答父母养育厚恩！谁知痴心未能圆满，孩儿可能已经命丧黄泉，报答父母恩情之心只盼再有来世了！""妙善吾儿！"宝德皇后仍然苦口婆心柔声劝道："如今吾儿分明已是九死一生，如能听母后一言，尚有活命。如下了阴曹地府，纵然有一腔皈佛热忱，岂不也是枉然无用，到那时又如何能有修身之志?"妙善道："母后请回宫去吧。天寒风凉，万勿感恙在身！女儿即刻便去了，也好从此除去母后一块心病！"

"妙善吾儿！"宝德皇后不由得扑通一声跪倒，悲声大作，这凄楚哭声更突显丽正门前肃杀景色。就在此时，从宫阙深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只见一位内廷执事，心急如火地策马飞驰而来。这内侍气喘吁吁在丽正门前滚鞍下马，匆忙拿出圣旨一道，面向众官宣道："朕谕旨，怜惜妙善一念之差，暂赦死罪，诏下冷宫，别作施处，钦此。"宝德皇

后初时一听，愕然发怔，继之如梦方醒，大叫一声，昏倒过去。忽必力听了圣旨如释重负，慌忙上前去解开那系在龙柱上的绳索，开释妙善。

只有妙善凝然不语，伫立不动。她仰望天宇，忽然叹口气道："父王好无道理，他要杀便杀，要斩便斩，何苦出尔反尔，无端收回成命？又何必将妙善再押回冷宫？不如就此一决，也落得干净！"赵震、褚杰等一班朝臣，慌忙仆倒在地齐声劝道："皇上临危刑旨，已是皇恩浩荡，仁慈宽厚！公主可知子孝父慈之说，还望公主快快归宫自省，早萌常人安乐之志！"

后宫一间阴冷潮湿的地牢。一洞天窗，倾泻惨淡的阳光，枷镣加身的三公主妙善，倚坐地铺之上，渐渐昏沉睡去……

这一线光亮，渐渐化作五彩缤纷的朝阳，漫天绚烂的祥云。云雾弥漫，妙善在一丛丛盛开的荷花中间，踏水而行。她双脚如踩软软棉朵之上，轻柔飘逸。碧波潺潺粼粼波光，诸色荷花，宛如天宫云锦，诱人动情，状若芙蓉，笑靥迎人。荷叶碧绿，与青萍相连，将万顷碧湖盖遮。远远望去，壮观绮丽，清香四溢。妙善脚踩碧波，飘渺浮沉，在云岚之中，妙善嗅到一股沁人的馨香，眼见修竹青翠，茂林蓊郁，幽谷瀑布，奇花异草。远方群峰连绵，云雾缭绕。山谷间耸立一座古刹，红墙黄瓦，金顶辉煌，钟声阵阵，清晰入耳。

妙善心间一阵狂喜，她疾奔上山。只见古寺大殿高耸伟岸，飞檐精巧，斗拱雕刻彩龙彩凤。大殿四周的汉白玉石栏之上，镂刻罗汉石雕，上面数百罗汉，各具情姿，若怒若喜，或哭或笑，栩栩如生。一股微风，吹开了两扇紧闭的大殿门。宽敞大殿内两尊泥塑彩雕的巨佛，左为弥勒佛，右为如来佛，全身彩釉坐像。"妙善！你休要出家，快快随朕回宫，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妙善大惊，见那弥勒佛原来竟是妙庄王，再看那如来佛竟是宝德皇后！妙善大叫一声："天哪！"转身便跑。谁知刚一回身，却见两扇殿门已然关闭！左右侍立的罗汉泥像也倏然间变成人形，居然是赵震、褚杰等一群朝中冠盖！妙善左突右冲，四面楚歌。正在走投无路之时，却见妙庄王嘿嘿冷笑一声，轰鸣一声巨雷闪电，直朝妙善当头击来。

"啊！"妙善惊愕醒来，原来是做了一场噩梦！她从地铺上爬起，全身发抖，沁出冷汗。忽听地牢铁门骤然开启，见忽必力等一群禁卫，簇拥着妙庄王和老丞相赵震相继踏进阴森地牢。妙善愕然一惊。"妙善吾儿，你本应在宫中享乐，谁知道现在身在大牢里。"妙庄王见妙善颜容憔悴，破衣褴褛，不禁恻隐之心大动，急忙俯下身来，双手将妙善搀扶起，痛心言道："前日休怪寡人无情，将孩儿问成极刑。皆因吾儿与生身父王分庭抗礼，触犯皇室戒律，本应推到丽正门下开刀问斩。但父王念及骨肉之亲，不忍残害，所以临刑下旨，方才将孩儿性命保住。古人云：父慈子孝。此事已扰乱朝廷，舆论大哗。寡人此次从刑场之上救下孩儿一条命来，实乃是最后一举！盼孩儿体谅寡人苦心，切不可一误再误。否则寡人也苦无良策了！"

妙善呆坐在草铺上，不言不语。妙庄王喟然长叹，再继续言道："妙善吾儿，你乃朕心头之肉，尽管大逆不道，虎毒尚不食子，更何况人乎？自孩儿拒招驸马迄今已有多次磨难。任父王母后百般规劝毫无悔心，方才有今日囹圄之灾！依父王之心，还盼吾儿醒悟，痛改前非。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只要吾儿能答应随父归返宫中，招一东床驸马郎，到那时孩儿必然体会父王之言甚善，人间荣华安乐自比佛门道家的清苦强许多！何去何从你再细细思量吧！"

妙善听了妙庄王一席肺腑之言，依然呆然闷坐，神情冷漠。过了一会儿，道："父王母后情深似海，厚德如天，此情此德妙善固然铭刻心中，只是人各有志不可相强，孩儿皈依佛门之心也绝非父母所能改变。如今父王命官兵火焚白雀寺，妄图威逼女儿改志，实乃有违天和。别说放火烧寺，就是父王将儿碎尸万段，妙善也难动向佛慕道之心！"

"好呀！"妙庄王呵斥一声，叫来忽必力吩咐道："既然如此，朕也只好破釜沉舟，不念骨肉之情。这样的公主留她何用？明晨五更时分将她推到丽正门极刑处死！任何人等不得拦挡，如有违抗朕绝不轻饶！"

天开海岳，云霞万里。

玉帝与太白金星和托塔天王，正在天河两岸巡视。他们坐于龙舟之上，只见云山雾海，树丛林间，百鸟朝凤。天河浪涌，飞流溅雪。阳光洒进天河水之中，波光粼粼。忽见岸边飘来一朵五彩祥云，云朵渐近，有人叫道："小臣远路而来，专为叩拜玉帝。"玉帝闻言急忙翘首观望，见那云头上站着两人：一是圣帝，一是清风童子。

圣帝和清风童子跪拜叩道："十万火急，性命攸关！玉帝请听小臣之言，明日凌晨五更，兴林国妙庄王竟然要在丽正门，斩杀三公主妙善！小臣闻听恶讯不敢迟疑，便急匆匆带清风童子直上九重，非要冒死面禀玉帝不可！""莫非有这等事？"玉帝大吃一惊。太白金星和托塔李天王也闻言色变。太白金星唏嘘叹道："岂有此理！天下真是无奇不有，一国之君居然要杀害亲生骨肉！"托塔李天王也连声叹息："妙善公主也无非想出家为尼，何罪之有？"圣帝见玉帝迟迟不语，叩头再道："妙善本是玉帝下令，投胎转世。她依照玉帝初衷，不慕人间虚荣，一心景慕佛界，如今已历经十灾九难，皆因有玉帝诸仙在天保佑，方才使妙善逢凶化吉。明日之事还望玉帝……"

"依朕之见，不如就成全了妙善吧！让她死去，倒也无妨！"玉帝沉吟后言道。"啊？！"圣帝闻听此言，大惑不解地惊叫起来。太白金星和托塔李天王也困惑不安。玉帝见众仙皆疑惑，不由得朗声一笑，道："诸位爱卿何必如此惊诧？其实依朕之见，妙善已经经历千灾百难，练就了钢铁之志，磐石之心。荣华富贵，不为所诱，功名利禄，等闲视之。七情已无，六欲俱消。只是沉湎佛界，一心向善。如此之人，她生在尘世，不如死于尘世。此时的妙善不正拥有当初众卿希冀的超然之性，纯善之本？！既然如此，妙庄王将她杀掉归天，岂不正合我意嘛！"

“哦！”圣帝恍然大悟地长吁一口气，茅塞顿开。太白金星和托塔天王也随之释然。三人急忙言道：“玉帝言之有理！卿等折服！”“如今除了世尊如来佛，也就只有妙善一人！”玉皇大帝双眼凝望远方河岸变幻莫测的山景，心中决然拟成大计，言道：“朕虽主张妙善一死成仙，但却万万不可让她身首异处，玉体遭损！太白金星，”太白金星忙言道：“玉帝有何旨意？”玉帝道：“明日凌晨五更，妙庄王要在兴林国丽正门下，将妙善斩首。我命你即刻前往，保住妙善玉体无损！”

太白金星不解道：“到时候不如小仙我吹口仙气，将刽子手的刀斧吹上九霄便是，将妙善劫出法场，本是易如反掌呀！”玉帝摇头道：“我是命你前去保住妙善玉体全尸！届时，你可化作一股凉风，在行刑之际，令刽子手刀砍刀断，枪戮枪折，斧劈斧落，无法以利刃入妙善玉体，是为重要！”太白金星困惑道：“既如此，又怎能使妙善归回天庭？”玉帝道：“若要完尸，势必令刽子手将其绞死，方可全尸归阴！”太白金星恍然，急忙道：“玉帝圣意，小仙心领神会。明日五更，准时赶到。为免妙善钻心疼痛，小仙可施法术，保妙善昏迷而不知痛楚。”玉帝欣然点头，连声道：“如此最好！在妙善死后，你即化作一头山林猛虎，吓退众兵。将妙善之尸，肩负奔入山林，再马上将一枚五千年仙丹放入其口中，使其速速还魂，不得有误！”太白金星连忙叩拜道：“领旨！”随即退下。

玉帝又道：“李靖听旨！明日太白金星救得妙善完尸以后，你可亲自引领妙善完魂，遍游地狱，而后还魂于身。再令妙善在香山得道，南海普陀显圣，如此一来，妙善便成正果！”托塔天王亦领旨而去。那圣帝欢天喜地辞别玉帝，率领那清风童子，脚踩一团雪白云朵，归向西岳隐去。

次日凌晨。兴林国皇宫禁苑，一片沉寂。五更天时，钟楼上响起了沉闷的钟声。接着，后宫大门开启，只见忽必力亲自率领一群戎装持刀的禁兵，监押着头戴木枷的妙善脚步蹒跚走出门来。忽必力将妙善押进木笼囚车。两队手持鬼头刀的行刑禁卫们，便簇拥着那辆囚车来到刑杀朝官的丽正门下。

城门楼上，肃立着荷枪挺戟的禁军侍卫。妙善被捆绑在龙柱上，刽子手手持鬼头大刀凶神恶煞地侍立在妙善身后，忽必力正欲喝令开刀问斩，宫门处却已等候着宝德皇后、大公主妙清、二公主妙音和赵松轩、李金陵等众人。“奉皇上圣旨，开斩时辰已到！”突然，监刑官忽必力高声大叫。他上前搀住痛哭失声的宝德皇后，又命侍卫上前奋力推开哭得涕泪纷飞的两位公主。就在这一刹那，刽子手高高举起鬼头大刀猛地向妙善的后颈狠命砍来。宝德皇后顿觉五雷轰顶，头晕目眩，她眼迸金星，一阵昏厥袭来，一声惨叫，仆倒在地，昏死过去……

妙善双目紧闭，神情凛然。她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候那高举头上的大刀劈下来。突兀之间，狂风大作。大殿檐角的风铃丁冬作响。一股飓风从天而降，直刮得丽正门前刽子手立站不住，忽必力仆倒在地，宝德皇后和两位公主在地上乱滚，赵松轩、李金陵两驸马抱头乱窜。“刀斧手！行刑时刻已到！”忽必力猛地从地上爬起，迎着飓风吼叫道：

“给我斩!”“咔”一声脆响,那刀刃锋利的大刀居然锵然折断。“天哪!”刽子手大吃一惊,惶然扔掉手中的刀柄,不禁后退一步。原来就在那阵飓风刮来的一刹那间,妙善公主的身上,竟突如其来罩上了一道刺人眼目的红光。红光闪烁,若明若暗,刺得众人目不敢视,纷纷闪避。

妙善公主面对刀斧毫无惧色。忽必力左思右想心中慌张,方寸大乱。忽然他醒悟般地大声喝道:“遵皇上旨意,五更时刻必要将三公主斩讫报来,如有违抗国法处治。来呀,挺枪来刺!”几个卫兵不敢抗命,手握银枪,从四面向妙善拢来。忽必力一声喝吼,八九杆寒光闪闪的银枪,一齐向妙善的胸腹狠命刺来。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咔咔咔咔”,连声脆响,八九杆银枪纷纷折断,卫兵颓然惊退,仆倒在地。

忽必力凶悍鲁莽,誓死效忠。他再次喝令道:“来呀,速取红绫一条,将妙善公主绞死!”侍卫们分为两队,将那八尺红绫牢牢绞住妙善公主的脖颈。突然,萦绕着妙善身上的红色光晕倏然消失。只见忽必力粗嗄地大吼一声:“来呀!给我绞!”两伙兵士奋尽全力,狠命地勒住红绫的两端,一声断喝,拼力狠拧。顷刻之间,妙善公主脸色煞白,双目圆睁,惨叫呻吟一声,气绝身亡。

忽必力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众侍卫惊惧万状,纷纷散开。妙善公主颜容安泰,凝然不动地僵卧在地上。丽正门前一片死寂。陡地,巨雷声声,天空乌云汹涌而至。随着一声巨响,大雨倾盆而降。

西方三圣观音

“西方三圣”就是阿弥陀佛、观世音和大势力至菩萨的总称。阿弥陀佛双耳颀长，身披袈裟，跏趺于讲经台上。观音菩萨头顶佛像满月，一手持净瓶，一手拿杨柳枝趺坐在云端，将甘露洒向人间。众菩萨或念经，或执宝幢围绕左右。此图为明代版画。



(十二)

蓦然间，丽正门两扇禁闭大门，缓缓开启，随着一阵呼啸而来的飓风，只见一只万兽之王——斑斓猛虎闯了进来。这猛虎凶悍异常，吼声震耳，长尾一扫，便搅得飞沙走石，老树摇曳。所有侍卫官兵突见城门内这只猛虎，圆目怒睁，顿时惊惧莫名，落荒而逃。其他众人也是吓得面如土色，大呼救命，抱头鼠窜而去。大将军忽必力毕竟胆量大些，他呼喝一声，挺剑上前，欲向这猛虎前额砍去。岂料老虎忽地转身以那条长尾连扫三圈，直扫得旋风烟雾顿起，趁忽必力掩目躲避之时，再往他腹部一击，疼得忽必力将军惨叫一声，昏厥过去。

天空此刻电闪雷鸣，暴雨即刻就到。猛虎朝天上远远一瞥，似乎露出笑容，之后狂吼一声，张开血盆大口将倒卧在地上的妙善公主尸体叼在口中，回身便走。来至丽正门外，那凶猛大虎又将叼在口中的妙善尸体向上一抛，不偏不斜，恰好扔在背上。此时，老虎更似心满意足，长吼一声，摆摆虎尾，然后乘风挟雨，一阵疾行，渐渐来至野外无人之处，四下打量之后，老虎突然四脚生风，越行越快，最后腾云驾雾，驰上九霄，转瞬踪影即逝。天空云雨渐渐止住，晨曦显露……

躺在一片绿草茵上的妙善，慢慢从昏厥中苏醒过来。她惊愕地环顾四周，只见一片出奇寂静，雾海缭绕。正是萋萋芳草香，碧波起涟漪，白云生处谷壑空，青青翠翠陡峭岩。天河浩淼，仙洲琼岛。“啊——”妙善忽觉胸闷不爽，颈项痛楚，全身疲乏，四肢无力。她想起昨夜丽正门前，刀斧加身，接连不断的恐怖情景：忽必力的狰狞嘴脸；众官兵以丝绫一条，将她绞殪；那场突来的飓风，瓢泼的大雨，震耳的炸雷……惊心动魄，记忆犹新。妙善最后只记得被忽必力以丝绫绞殪之时，一阵昏迷，知觉全无，人事不省。可如今她分明知觉在身，为何不曾死去？或是身在梦境之中？

“妙善公主，你可已醒来？”突然，空旷无声之地，传来一声喝问。妙善愕然一惊，只见平地之上忽地冒出一股白烟。待白烟渐渐散去，面前赫然显现一位身披大红战袍、金甲铠衣的魁梧大汉。他浓眉阔目，威风凛凛，腰佩利剑，左手托一只金光闪闪的小塔。“请问这位将军——”妙善慌忙见礼，柔声问道，“妙善昨夜分明已被父王下令处决，为何忽然醒来，身上却不见半点伤痕，来到这既无城郭又无日月星辰之地，莫非妙善还在梦境中？”这威武将军微微一笑，言道：“我乃玉帝身边，人称托塔天王李靖是也。”妙善闻言，大惊大喜，急忙跪倒言道：“原来是托塔天王，妙善今日得以相见，三生有幸。只是不知托塔天王如何知晓小女子名姓，或是妙善已然变成鬼魂？现不知何去何从，企盼天王可以指点一二。”

托搭天王李靖颜面含笑，上前一步将妙善扶起，解惑道："你如今所在之地，乃是天宫外苑。所见景色也是天河仙岛，并非人间山水。你本是孤竹国修善之人化身，十八年前，玉帝听西岳圣帝所奏所请，将你投胎转世。今日玉帝派我前来搭救，乃因这些年来，你初衷未改，一心向善，不羡荣华，痴情痴意，皈依佛门。妙庄王违逆天意，威逼相胁。而玉帝感动你善心不泯，意志弥坚，故在行刑之际，特遣太白金星下界相救，故妙善你才有完尸整魂上天。"

"原来如此。妙善感激涕零。"妙善热泪滚滚，动情说道，"妙善既然阳寿已尽，不知此后是否可以皈依佛门，修身正果？"李天王略一沉吟，言道："玉帝感念你不怀私念，一心正果，特让微臣在此守候，请你随微臣遍游阴司地狱，再言修行得道。"妙善大惊，道："小女素来不近恶境，心软言慈，为何要亲临阴曹？还望李天王开恩，免此恐惧之行……"不待妙善言毕，托塔李天王急忙阻劝道："妙善莫怕，阴司十八层地狱，虽为鬼魅出没之地，有我在你左右，毫无惊险。况且带你出游地狱，乃玉帝亲口敕旨，必有道理，不可不行。"

妙善不便多言，于是挥去衣衫上灰尘，理了理两鬓，随那威风凛凛的李天王，腾驾祥云，冉冉升空。霎时间，妙善只觉两耳生风，脚下快如闪电，越过万水千山，幽谷深壑，来到这阴曹地府的鬼门关。鬼门关城墙高耸阴森，门楣之上赫赫"幽都鬼府"大字，门前侍立着青面獠牙的小鬼。小鬼们见李天王来此，无不畏头畏尾，更有报信者，跑进地府去禀告牛头马面等执事头目。片刻，地府门洞大开，一群牛头马面和尖头利齿小鬼，恭敬地将托塔天王和妙善迎进了这黑幽幽、阴森森的鬼门关。一行人穿过一条阴冷漆黑的洞道，眼前豁然开阔起来。妙善定睛一看，只见一片阴雾之上，矗立着一座乌黑肃穆大殿。殿前石栏台阶上，几个小鬼恍如游魂，颤巍巍地将殿门开启，如此四大判官和黑脸阎王慌忙迎出，向托塔李天王参拜道："惊闻李天王驾莅，未曾远迎，还望天王赐罪。"李天王并不搭言，指了指身旁的妙善，道："玉帝命臣领引妙善游历阴曹十八层地狱，诸位鬼头阎王，悉心侍候，不得有误。"四大判官和黑脸阎王心领神会，急忙回禀道："臣等遵旨。听闻西岳妙善即将还魂，又有李天王带领，吾等不敢怠慢。"

妙善双手合十，默默祷念，她战战兢兢地随在托塔天王身后，由四大判官和黑脸阎王陪着，走进阴森大殿，进入第一层阴气袭人的地狱。这里鬼影忽隐忽现，几个受刑男女，分别被吊挂在铁钩之上，小鬼们或以刀戮之，或以棍击之。受刑男女哭嚎嘶叫，令人心颤。妙善捂着胸口，不忍目睹。阎王解释道："此乃地府中第一种刑罚，名曰凌迟碎剐。"托塔天王问道："何人从凡尘入地府受此剐罪？"判官在一旁道："回天王的话，此种剐刑，不过是这里寻常小刑而已。凡遭此刑罚之人，皆在凡间对父母尊长，不敬不孝者。"天王微微颔首，再下一层地狱。妙善紧随其后。只见这里各种严酷刑具，皆尽齐全。男女人犯，须踏在满地刺芒之上，脚趾痛钻心肺，既而被小鬼架上各样刑板，霎时血肉横飞，撕肝裂肺。妙善已然浑身战栗，面色煞白。"公主切勿害怕，此种刑罚，不过雕虫

小计而已。"判官在旁言道。妙善怯怯地问道："不知这些男女，究竟做下何种伤天害理之事？"判官续言道："凡在凡间犯下的诸种罪孽，阴曹地府均依罪量刑，不差分毫。这种刑罚名曰剥皮剔骨。受此惩罚者，皆犯有奸淫杀戮、抢掠贪贿等罪。所以必须剥其人皮，还其兽衣，剥其恶心，剔除恶骨，方可换回忠良善心。"直听得妙善惊讶不已。

一行人继续前行，又来至一层地狱。身未进前，便闻到一股呛人油烟味道。浓烟弥漫中，几口大油锅正油开滚沸，煮沸烹炸。托塔天王和妙善均厌恶摇头，难忍刺鼻怪味。不待妙善询问，判官已经解释道："这些人犯，当初在阳间凭靠权势，依附富贵，暴殄天物，大肆挥霍。不顾他人，贪婪无比，故在此偿还重债。"接下来的几层地狱，或是严寒刺骨，或是烈火炙烤，直看得李天王和妙善难忍至极。四位判官还要继续引领妙善前行，托塔天王已经摆手道："如此这般游历下去，怕是三日五日也难以游遍。不如简略告知，以便妙善知悉。"

阎王急忙言道："阎罗殿内，地狱一十八重。层层不同，刑罚各异。那推人落水，落井下石之犯，必受那奈河水淹之刑；残害子女必受那血湖苦海之刑；恃强凌弱以富欺贫，必受那石压火烧之刑……此外，阴曹地府内尚有饿鬼、畜牲等各种刑具，不可胜数。凡在阳间为非作歹之人，必在此处遭受酷刑种种，决不宽赦。"妙善正听得仔细，忽见前方由一队小鬼押解，鱼贯行来犯人男女人等。这些人惶恐惊悸，不知所措。忽地有人高呼："妙善公主，快快解救贫尼！"妙善闻言大吃一惊，万万没有想到，在这阴曹地府之中，居然有人呼唤她的名字。定睛细看，只见一位身穿道袍，颜容憔悴的老尼姑，跌跌撞撞从犯人丛中奔至而来。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原来白雀寺住持老尼，郁空师父。

"阿弥陀佛。"郁空老尼见了妙善，宛如见了久违的亲人，扑将上来，张开双臂把妙善紧紧搂在怀中。郁空老泪纵横，悲凉地言道："妙善公主，贫尼万想不到，在九泉之下竟能与你见上一面。"妙善也是瞠目结舌，诧异问道："九泉之下？难道郁空师父已经……您不是在白雀寺中好好的吗？"郁空哭道："自你父王派官兵数千之众，围困白雀寺，火烧殿宇，幸亏妙善公主你祷告上苍，突降神雨解救寺中姐妹于水火。怎奈古寺与众尼性命虽保，惟贫尼大难之后，不能幸免。这是大限已至，无力回天呀。可老尼不曾想，将会来此阴司受罪，阿弥陀佛。"

妙善在这阴曹地府，能与郁空相见真是万般惊奇。她对老尼言道："上次父王派兵烧寺，幸得玉帝神佑，使白雀寺幸保无虞。为何老师父却未能逃脱厄运，身陷此处？"郁空老尼沉痛言道："那日官兵焚寺之时，贫尼又惊又怕。怕的是藏经阁中万卷经书毁于一旦。大难过后，全寺众姐妹遍寻公主不得，故老尼我又担心公主下落，忧虑成疾，食米不进，又有月余。不日，听说公主已被妙庄王绞杀残害，心中悲痛万千。这病弱无力之身更是风烛残年，如何经得起这一连串变故和打击。昨日老身实在熬不过了，方才有此机缘在阴司和公主相会，阿弥陀佛。"妙善听罢一席话，心中哀怨，哽咽难言。半晌，才悲诉道："郁空师父，只因妙善入寺才带给白雀寺和师父您莫大灾祸，受此惊吓。如今您不幸

病殪，妙善也是黄泉亡灵，只可叹修成正果之心，怕是无望。”“妙善公主，”郁空听闻此言，更是悲哭不已，凄然道，“如今老尼已入黄泉，在这地狱中更要受尽千难万苦，百般刑罚。可叹我身在佛门数十载，虽未积下阴德，却也无造大孽。贫尼不求其他，只盼少受折磨早早投生也就罢了。”

妙善听了，急忙向托塔李天王苦苦哀求道：“天王慈悲，郁空师父所言前因后果想必天王悉数知晓。可怜她数十载苦行苦修，皈依佛门，未曾做下伤天害理之事。如今还盼天王宽厚体谅，免她受刑罚之苦，速早遣其投生吧。妙善恳请天王……”说着便要跪下施礼。天王将妙善扶起，左思右想之后，转身对四大判官和黑脸阎王道：“既然老尼在凡间古寺持戒修身数十载，不曾为非作歹，又虔诚向善，不如就免其地狱受苦之罪，早日投生下界吧。”判官们听了，不禁面面相觑，张口结舌，难以定夺。黑脸阎王也摇头摆手，不敢上前回应。诸位阴司执掌思索多时，最后还是判官献谀道：“阴曹地府，无不以天王之命而是从。只要天王赞同，老尼转世又有何难，地府亦不敢违逆。日后阴曹地府诸事，还盼天王在玉帝面前多多美言才好。”托塔李天王并不搭话，回身向黑脸阎王望去。吓得阎王急忙传唤小鬼，吩咐道：“刚才已得天王之命，查明白雀寺住持郁空，修行入道数十载，并无做有违天理之事，故而免其下十八层地狱之苦。即日转世投胎，将她发往西方以男身投世，不得有误。”那小鬼慌忙叩首领旨，上前用一把铁锁将郁空老尼牢牢锁住，叱喝一声牵之急行。郁空踉跄奔走几步，又依依不舍地回头，口中叫道：“妙善公主，来世再会，多多保重呀。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现辟支佛身

观音菩萨法像庄严，以碧草结台，趺坐于满月云端，身穿禅衣宝冠，璎珞当胸，双手持经，正在讲道授经。如来佛头顶佛冠双手合十，坐于磐石之上。一梳双髻的童子衣帛垂地，合掌作礼，拜于佛前，虔诚至极。佛祖所坐之地，草木仰容，空中云雾缭绕直上天界。此图所绘为观世音度世说法，正如经文《普门品》所述："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图为明代版画。



(十三)

妙善由托塔天王陪着，沿一条狭窄坎坷小径，来到一峭陡的崖畔。此处便是众鬼受过九九八十一难，超度之前所经过的“望乡台”。望乡台下黑云飞渡，滔滔奔涌。妙善不禁为郁空老尼以及所有的魂魄祷念。她双掌合十，喃喃默诵经文。片刻功夫，脚下黑滔滔的一片乱云，缓缓消失飞散，露出一片片黑肥沃土、嫩芽矮树，五彩祥云接踵涌来。一直随侍在侧的四大判官和黑脸阎王困惑茫然，纷纷问道：“托塔天王，望乡台下，黑云包围，经年不散，为何此时云开雾散，祥云涌来？岂非咄咄怪事？”

托塔天王李靖笑道：“这有何怪？望乡石乃阴煞之地，自然阴云常年缠绕不散。如今妙善公主飘然莅临，正气善心，自然可驱散阴霾之云，使望乡台久阴初晴，雾散云开。”黑脸阎王赞道：“妙善公主果然神通广大，瑞气馥郁，凡所到之处皆阴退阳来，小神敬佩之至！”

妙善一行人顺路径从望乡台逶迤来至奈河桥上。奈河桥乃是阴司投生的人下到凡尘的必由之路，黑脸阎王献谀道：“妙善公主仁心可感万物，今天来到此桥，请诵经点化，使桥下死水变成活水，不知能否垂青？”妙善不知如何应答，而托塔天王则含笑地向妙善略一点头，算是允诺。妙善公主嫣然一笑，挺身站立奈河桥头，双掌合十，闭目凝神喃喃诵念着经文。只见眼前枯败阴煞的奈河桥面，刮过一股暖风。这暖风夹着幽香一股，顿时驱散了河水的腐臭。薰风过处石桥之下发出咔咔的断裂声，众鬼慌忙闪退，只有托塔天王泰然不乱。妙善口念经文，越念越急，越念越快，蓦然诵经一止，猛地挥动袍袖，但见奈河桥下腐水已经变得清澈透明，水花飞溅。两岸龟裂怪石青苔脱落，山石更新。山风过处林涛如海，枯草也变得碧绿如茵，昔日滚来翻去的浓黑阴云，荡然而去。

判官们惊愕拭目，黑脸阎王连声叹赞，惊问托塔天王道：“怪哉怪哉！我们久居鬼城，也堪称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万万不曾想到妙善公主凡胎升天刚刚还魂，居然能有如此神力，转瞬之间便将望乡台、奈河桥焕然生姿，这是为何？”托塔天王李靖欣然笑道：“如此这般神奇巨变非我等天兵天将所能办到，皆因妙善痴心向善修行已成。”阎王和众小鬼们顿时对妙善刮目相看。

一行人最后来到一座高耸雄踞的大殿之前，妙善抬头一看殿檐下悬挂一方匾，正是十王殿。这十王殿阴森恐怖，四壁均为青黑彩釉，宛如泼漆洒墨一般。此时殿门大开，呼啦啦闪出十阎王。他们个个人身兽面，身穿红、棕、黄、蓝、赭色蟒袍，头戴乌纱。每人颜面各不相同，有人像鬼，有人似魔，有人猪头牛面，也有人马脸猴腮，更有几个青面獠牙，十分骇人。“妙善公主，这便是阴司之内名闻遐迩的十位阎王。”托塔天王指着面前

十位地府阴煞，一一指点道，"这是天罡王，地煞王，紫薇王，南岳王，北岳王，东岳王，西岳王，宝阎王，罗盖王，妙齐王。"十位阎王立时整整冠盖蟒袍，连连向托塔天王叩头，齐声道："托塔李天王与妙善公主请受小臣一拜。久闻妙善公主至诚至善，此次玉帝准其正果，遨游阴司冥府，臣等景慕久矣！特来殿前恭候叩拜。"

妙善闻言见状，大为震惊，慌忙俯身搀扶道："妙善本为莲花山中一小尼，此次奉玉帝钦旨，由李天王领引遨游鬼城，本应向诸位阎王请教取经，岂敢劳动诸位垂青叩拜，妙善诚惶诚恐，实难承受。"天罡王道："公主何必过谦，玉帝对公主垂青净爱，我等阎罗愚臣岂敢轻视！"地煞王续言道："妙善公主佛德高崇，道品贤良，在阳界已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虔诚之心，天庭皆知。何必如此过谦。""妙善初来阴司，实在不敢承受诸王如此大礼，还盼诸位阎王快快起身，万万不可折煞妙善才好。"

众阎王跪伏在地连连叩首道："小臣闻得，公主既为玉帝青睐欣赏，必是满腹绝美经文，何不当场为臣等诵念一番，以了慰藉。"妙善慌忙摇手劝止。众人苦苦求道："妙善公主既肯屈临敝殿，必有诚心。臣等早已闻知，公主非但德品超然，且极善诵读经文，今日来阴司，岂能空来空走，机不可失，臣等岂能容公主匆匆而返？"托塔天王李靖在旁听了，劝慰妙善道："妙善，面对众臣祈求百般谢辞，已属美德。众王既然百般恳求，也在情理之中，妙善何不就索性为众王诵经如何？"

妙善听了托塔天王一言，情知不可再作推辞，略一沉吟，对李靖道："天王所言甚是，既是天王所命，妙善岂敢违逆。只是妙善尚有一言，须要向十位阎王探询。"天罡王、地煞王等人齐声道："公主尽可直言。"妙善指指那哭声隐隐的十王殿内问道："十王殿既为诸位王爷的宝殿，请问为什么里边哭声震天呢？"天罡王道："这有什么奇怪，公主有所不知，这十王殿下，便是地司之中有名的八难、三途。偌大的地狱，均是些阴间受苦的人，在殿底下哭嚎惨叫，不料惊了公主。"

妙善继续问道："不知这些痛苦啼哭之人，犯下何等罪过？"地煞王道："这些在阳间作恶之人，多是些不肖之徒。""既然诸位阎王愿意听妙善诵读经文，妙善我就欣然从命。"妙善稍略沉吟，脸上恬静安然，微微含笑道，"诸王如此敬重妙善，我只有一求，务请将十八层地牢八难、三途和大殿底层所有受罪囚人，俱释开放，妙善希望让这些歹人也听经文，愿他们在地狱超然，洗心革面，早日超度如何？"

托塔天王连连颔首赞同，几位判官和十大阎王不得不允，道："妙善公主乃奉玉帝旨意，前来鬼城巡游。公主欲向囚人恶犯诵经超度，也是为玉皇远播浩恩，有何不允之理。"天罡王厉声吩咐两旁侍立的牛头马面，道："立即传下旨意，速令地狱中所有鬼灵囚犯一齐开释，大殿前聆听妙善公主诵经，不得有误。"牛头马面应诺一声急忙传令去了。

少顷，一大群被绑缚的囚犯罪人，分别从四面八方蹒跚走来，黑压压一片。人群中传来隐隐哭声，夹杂着小鬼们的叱喝声，此起彼伏，嚷吵声乱作一团。妙善见地狱内等

待投生转世的囚人尽皆集聚，便伫立阶上，双掌合十，祷念喃喃。十王殿前鸦雀无声，只听得妙善诵经说法。直念得十大阎王个个痴迷入神；念得四大判官凝神不语。就连托塔李天王也心驰神往。只有那十八层地狱的主事黑脸阎王瞪着两只铜铃般的大眼左顾右盼，狐疑顿生。他看见那无数押在地狱深层的囚人，如今个个一扫脸上的阴霾，纷纷翘首仰望妙善公主，皆被经文所感动。妙善将七七四十九卷经文，一一诵念。道尽仙家佛道的救世之理，劝责人间恶人的种种丑态言行，展示投生转世的前程，又有激励痛改前非的意志。囚犯们长跪在地，放声嚎哭，痛心疾首地言道："快救我等早脱阴司，投生转世，若能下界为人，定要痛改前非，严谨做人。万望阎王判官们，大开恩惠，救我等于水火之中！"妙善泪眼扑簌，诵经不止。她忽然左手一挥，只听锵然一片脆响，一排排凶囚的枷锁铁镣纷纷自行脱落，化作片片铁屑。囚犯们大惊大喜，感恩不尽，泪水纷飞。

却说那黑脸阎王见势不妙，他惟恐妙善趁势毁了鬼城阴煞威严，便驾起一团黑云蹿上九霄，来到玉帝金殿之上。黑脸阎王哭丧着脸，大声对天兵守将们哭求要见玉帝。此刻玉帝与太白金星等天宫重臣正在商讨大事，忽听地狱鬼城的阎王前来闯宫叩见，不由得暗吃一惊。太白金星在旁边奏道："天王李靖正奉玉帝旨意，引领那妙善遍游鬼都。为何阎王匆匆跑来，内中必有隐情，玉帝还是召见他吧。"玉帝当即准奏。只见两个天兵押着那黑脸阎王爬上金殿，他惊恐万状跪在汉白玉台阶之下，连叩三个响头，然后奏道："启奏玉帝，鬼城突发大事，小臣特来禀奏。"

玉帝喝道："你一介地狱阎罗，职责乃掌管鬼城。现如今你不在大牢内掌事，跑至金殿上做甚？"黑脸阎王急忙辩解道："如今地狱之内已是天翻地覆。只因玉帝恩准兴林国三公主妙善还魂，又遣托塔李天王领引公主遍游地狱。连生枝节，大事不好。再若迟延鬼城就不复存在了。"玉帝和金殿上所有重臣闻言色变。玉帝忙问："究竟发生了何事？快快奏来。"

黑脸阎王道："那妙善确有鬼神不及的通天法术，她指点荒山，顿生绿草，点化臭水，顿变清流。诵念真经，口若悬河。可使阴暗地狱顿现光明，小臣对此甚为佩服。只可叹公主品德高尚，千不该万不该使十八层地狱囚魂恶徒顷刻间枷锁自脱，数千凶囚重回自由。妙善似有佛法相助，可使百刑俱废，刑牢土崩瓦解。若地狱中凶徒皆得妙善神力而超脱，鬼城顿时为之一空。如此这般地狱变天堂，阴曹地府将化为乌有啦！"玉帝闻听此言，急问："竟有这种事情？莫非李靖不在公主身边吗？"阎王道："就是因为有李天王赞许，妙善公主才把地狱变作锦城，血湖化为莲池，刑具化作莲花……如此一来，刑具尽废，罪人尽逃。小臣担忧这自古而立的地狱与天堂混淆颠倒，哪还有十八重地狱，以惩罚阳间的凶恶之人。如此大事，务乞玉帝早降旨意才是。"

玉帝听罢，半晌才道："妙善心慈仁厚，心中容不得任何残酷丑恶之事；更有慈悲心肠，以拯救人间苦难。由此观之，她距成仙得道为期不远矣。鬼府阴曹乃为严惩阳界作恶之人，酷刑重责，以期洗心革面。如今妙善以慈悲为怀，诵经解惑，也不为过。"太白金

星听罢，趋前奏道："玉帝，此事万万不可。妙善虽然以经文品德感化阳间作恶之人，普度众生，可惜日后一旦没了天堂地狱之分，善者无从扬之，恶者无以挞之，将来世间必是横行无羁，无法无天，随心所欲。势必有一日，天将不天，地将不地，混沌一团，是非皂白不辨，又成何体统！"

玉帝当即吩咐道："爱卿所奏有些道理。既然如此，遣你立即赶到地狱鬼府与托塔天王李靖一道喝令阴司阎君十王、六曹四判，再由二十四对幢幡，护送妙善即日过奈河桥，着她借原尸还魂，升往上界修行吧！"太白金星欣然言道："微臣领旨，只是不知应遣妙善何处修身？"玉帝沉思良久，道："这个不难，可速请释迦如来大仙前去点化，使妙善到南海普陀山修行！"太白金星大喜，叩拜领旨。随即与黑脸阎王一起腾起祥云飘然直趋冥府……

奈河桥两旁，悬崖千仞，陡壁百丈。熙熙云海，茫茫秀岚。只见锦袍加身的阎君十王、四大判官、六曹……侧立两厢。一架阴宫轿缓然而至，轿帏黑呢作面，上缀雪白璎珞。八个膀大腰圆的阴司恶鬼抬起轿杠，在托塔天王李靖和玉帝侍臣太白金星的陪同下缓缓出鬼门关，直朝奈河桥而来。那轿辇中便是素衣素袍，仪态万方的妙善。鼓乐声中，黑呢白花大轿来到奈河桥头停住。早有两个小鬼弓身将轿帘撩开，从辇中走出妙善。众阎王、判官皆拥上前来，托塔天王和白髯飘逸的太白金星含笑而视。妙善公主跪拜如仪，袅娜有礼。太白金星仙风道骨，含笑言道："公主几番苦难，历尽奇险，依旧心善志坚，其德其品可成佛界大仙。故得玉帝垂青，准其还魂上界南海修行，以成正果！"

妙善再次跪拜，称谢言道："妙善一介小尼，何德何能敢惊动天宫玉帝？如今还魂之际，又惊动阴司诸神、兵卒前来欢送。托塔天王与太白金星，乃天宫名宿，亦亲自前来，妙善诚惶诚恐。待转世后，定要在阳间行善布德普度众生，以此回敬玉帝厚恩，并回敬托塔天王、金星和阴司诸位官神。"众神还礼，太白金星与托塔李天王亲自送妙善公主来到前方不远处的孟婆亭中。孟婆亭下，烟云袅袅，雾霭迷蒙，深谷幽幽。"妙善，从此处你便可到南海普陀，借原尸还魂了！"太白金星言道。

妙善俯望崖底云烟，良久沉默不语。她回转身来目光流盼，似有无限依恋之情。只见黑脸阎王和两个红头执事小鬼，走进孟婆亭来，先向太白金星和托塔李天王略一拱手道："可否就送公主下界？"太白金星允诺点头，捋须含笑言道："迟去不如早去，还是速速送妙善下去，以便尽早修行！"黑脸阎王说声"遵命"，便与两个红头小鬼趋步上前，来到妙善公主的身后。黑脸阎王叫声："公主走好！"说时迟那时快，两个红头小鬼猝不及防地上前，各架起妙善的头脚，未及妙善呼唤出声，两个小鬼已将妙善高高举起，朝山崖下那弥漫汹涌的白云间猛然投下。

妙善微微呼叫一声，只觉得两耳风声如雷鸣，千丈陡壁宛如黑森森的瀑布。待她沉落在云海深处之时，已是神志昏厥，仿佛酣然入睡一般，知觉全失。不久，妙善忽觉眼前一亮，顿然觉醒。原来光亮处正是西岳圣帝与清风童子二人。妙善慌忙趋前跪拜言道：

“圣帝乃妙善恩人，快受小尼一拜！妙善我数载修行，苦心坎坷，多蒙恩人鼎力成全，几番登天，几叩玉帝，方才有妙善今日还魂转世之日！”西岳圣帝微微含笑，道：“公主善行高德，才受玉帝垂青。你身在阳间，虽历尽千难万难，终因天上诸神暗中保佑，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老朽我今日欣见公主万分高兴。只盼你南海显圣，初衷不改，继续痴心修身早成正果！”“大仙如此珍贵之言，妙善永记于心。”妙善连叩三头，续言道：“只是妙善此次奉玉帝旨意转世，不知南海普陀，路径多远？如何行达？”西岳圣帝朝前方一指，道：“公主不必多虑。玉帝必会遣人指点，保你一路顺风，平安抵达南海便是。”西岳圣帝言毕，已与清风童子倏然远去。妙善只得朝圣帝消逝方向，再叩几个响头。

东海之滨，山高水长。

妙善悠悠醒来，揉揉惺忪睡眼，方觉这是南柯一梦。她想起从孟婆亭被阎王小鬼投下万丈深渊之时，昏昏迷迷之际，遇见圣帝时的情景，宛若眼前。而此刻身在何处？环顾左右，此地无星辰日月，无茅屋草厦，无道家殿宇，无人世间的一切。妙善只感到两眼茫然，心海空茫，忽有一抹孤独失落之感，袭上心来。

观音菩萨现小王身

观音菩萨头戴莲花宝冠，长发披肩，璎珞当胸，袖手趺坐在满月中，面前放有三足香炉和净水小盅，四周云山雾海，霞光万道。下方龙椅上坐有一帝王，头戴王冠，身着龙袍，面留五须美髯，双手藏于袖中放在膝上，屏风旁边站着一戴软巾双手抱于胸前的侍者，态度十分恭敬。屏风雕刻十分精致，上有白云聚日，下方海波翻腾，飞龙穿越在险峰之间，一幅超然的境界。此图为明代版画。



(十四)

四野空空,绿原草莽。山涧的瀑布宛若白练,水声潺潺。山林间鸟鸣兽吼,分明是飞禽走兽的世界,哪里有南海普陀山的影子?妙善见前方鸟兽奔驰,不由得惶然向山林方向走去。正欲匆匆赶路,不料一头凶猛巨狮突然大吼一声扑将上来。妙善惊呼惨叫,夺路便逃。哪知怪石后又蹿出几只山狼,张牙舞爪,突兀而至。刹那间,群兽将妙善团团围住,张开血口,欲势蹿扑。妙善万没想到,自己经历九九八十一难,阴曹地府均已游历,如今在还魂之际,还要遭受猛兽威胁。她只有横下一条心,不躲不避,默默诵念经文。

此刻妙善肃然伫立,双掌合十,闭目凝神,只等群兽利爪血口,将她吞噬入腹。远方天际,闪烁一道耀眼金光,一朵缤纷祥云飘然而至。飘渺云团之上,站立着一位英姿飒爽,气宇轩昂的美俊青年。金光穿梭耀眼,妙善睁开双眼,只见这位青年大喝一声:"大胆群兽,快快闪避!"青年手持一把寒光青龙宝剑,振臂一挥,野兽们见状,慌张逃窜,四散而去。

妙善在短瞬间曾恐惧万分,片刻又恢复宁静。这位英俊男子,身着长衫,手执长剑,英姿绝伦。他从祥云上轻盈跳下,近前亲昵地向妙善一拱手,恭敬言道:"群兽逞凶,让你受惊了。"妙善急忙躬身还礼道:"小女子妙善初来此地,一群虎狼雄狮险些将妙善吃掉。危难之时,吉人天降。公子救得妙善性命,大恩大德,容当后报。"这英俊男子笑道:"是那位在地府阴曹,将腐水化为清流的妙善公主不成?"男子仔细打量妙善一番,继续言道:"只是不知公主为何不在皇宫后苑饱享荣华,却来此荒芜之地?"

妙善惊吓过后,突然被这温柔关怀地一问,不禁泪涟。她款款言道:"妙善痴心求道,却惹恼父王。受托塔天王引领遍游阴司之后,玉帝开恩,遣妙善奈河桥孟婆亭还魂,方才来到这里。回想离开阴曹时,太白金星曾传旨,让妙善到南海普陀修行。可是,此地距南海多远,一无所知。""妙善,此乃东海之地。"俊俏男子对妙善含笑言道,"此处距南海普陀何止千里,想你一孤零女子,如何能够去得?"妙善好言道:"恩公此言差矣。妙善不到南海普陀,誓不罢休。"这男子听了,连连摇头,道:"你纵有这般雄心壮志,可颠沛困苦,实非常人所想象。劝你不如收心,另谋出路如何?"妙善愕然一惊:"另谋出路?此话怎讲?"英俊男子笑容可掬走上前来,向前面山林深处一指,对妙善道:"苦海茫茫,回头是岸。那里便是最好的去处。"

原来是深林草莽之地,陡然矗立起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殿宇精雕细刻,朱漆金瓦,堂皇宏大。妙善仿佛身不由己,被这英俊青年引诱来至殿内。这里面金砖墁地,玲珑宝塔、玉石珠宝,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公主请随我来。"青年依旧有礼地引着妙善

向幽廊内阁走近。内阁摆放更是奢华，绫罗绸缎、香粉胭脂置放于台案上，地面铺着手工绣毯，床榻前摆着木笼雕花。内阁里宫灯朦胧，薰香袭人。

“妙善，依愚之见，人生不过百年。即便你痴心念佛，日后正果，也不过如此。如今你历经生死，亲临地狱、望乡台、奈河桥，重重苦难均已如云烟过往。难道你真的愿意这样继续下去，不远千里跋涉赶赴南海，参禅修行？”这青年男子语气温柔对妙善言道。而妙善似乎也被眼前景象迷惑，一时说不出话来。这男子随手掀开绣罗幔帐，让妙善倚靠在榻边，又捧来清茶一杯，恭敬送上。青年男子柔声言道：“公主已经遍尝艰辛磨难，看你这般苦楚，小生不忍。想收留你在此，荣华富贵享用不尽。如你所愿，道经佛卷也任凭阅读，修身养性，随小生一同共度……”不待言毕，已伸手轻抚妙善的发髻。

“不可无礼。”妙善一惊，呵斥道，“恩人救命于前，妙善感激不尽。请多放尊重才好。”这俊美青年不由得笑道：“此时此地，只有你我二人。你何必强拗不从，如与我结为秦晋之好，美满伉俪，在这温柔乡里，我会好好善待你的。至于什么南海普陀，痴情苦修……还是忘了吧。”他正欲再次近前，妙善猛地站起，怒视着满室荣华、金翠锦衣，不禁厉颜相向，言道：“万没想到，看你仪表堂堂，又曾搭救于我，却是乘人之危的小人。虽然你满府满堂金砖玉地，但在妙善眼里，却视如粪土。如妙善安于享乐，当初又何必与父母反目，历尽千难。如今，妙善轮回复生，皈依佛门之心不变。任你富贵引诱，万种柔情，也难打动我心。”英俊青年哪里肯依，他拽着妙善衣袖，苦苦劝慰道：“人人都说，妙善乃慈悲之人，即便对地狱恶徒，仍宽大为怀，为何偏偏对小生厉言相向？小生别无所求，惟肯求妙善看在曾搭救于你的薄面上，和我结成百年之好，你我二人欢乐永久。”妙善见他这般难缠，斥道：“休要软硬兼施，妙善惟有前往南海普陀才可快乐永久。如你继续相逼，纠缠不放，妙善惟有一死，再归阴司也就是了。”说罢，便将长绫一条悬于梁上，打个死结了断。

“且慢。”这英俊青年一改刚才纠缠哀求之颜面，忽然变得端庄肃然。他正色言道：“妙善公主果然心如铁坚。玉帝召见让敝人前来东海点化于你，开始我并不情愿，没有想到，我以群兽困之，再以男身色相引诱，富贵荣华、柔情蜜意如此这般，均不能打动你修身入佛门之心。果然可敬可佩。”妙善闻言一惊，不解地问道：“恩公究竟何人？”这男子道：“吾乃释迦如来。此番前来东海点化，受玉帝之遣搭救于你。善哉善哉。”“天哪！”妙善如梦方醒，慌忙跪倒拜言：“原来是久闻大名的释迦如来大仙。妙善肉眼不识大仙本面，又厉言厉语相向，以怨报德，实在……”不待妙善说完，如来大仙一把托起妙善，言道：“我是有意设计于你，意在考验公主修行之志坚贞否，何来以怨报德之说。玉帝此次遣我来此，乃因东海荒凉，绝非公主久留之地。待我指点一二，公主便可速去南海普陀，安身修行。”

妙善再次跪倒，言道：“恩师一片苦心，妙善深表谢意。日后妙善定要行善为本，以报答恩师此次教化。不知这南海普陀路途多远，如何行达，还盼指点，以便尽早上路，尽

早修身。"释迦如来言道："南海普陀，路遥千里。香山古寺是你此次修行安身之所。那里祥云雾霭，隐仙佳所，虽然山高水长，征途坎坷，但必是你的好去处。妙善你既有皈依礼佛之心，又有修身正果之诚，更为紧要的是你凡间私欲荡然已空，只要历尽千难百阻，定有一日，正果修成，可达涅槃虚境。"妙善听了如来大仙一番至诚忠告，心胸豁然，当即叩拜道："听闻大仙一言，妙善茅塞顿开，前往南海之心更坚。请受妙善一拜。"言罢，向如来大仙恭敬地叩头拜别，登程而去。

"妙善留步。"如来大仙忽然想起什么，止住妙善。他从怀中掏出一只香气四溢的桃子，送给妙善，道："你此去南海，千山万水，坎坷艰途。我恐你身弱质薄难以承受，故特给你这玉帝蟠桃园中的仙桃一只。吃下此桃，可保你四时不饥，三年不渴。愿你顺利到达南海普陀，路上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妙善双眼泪莹，感动万分，言道："妙善定不负恩师厚望，请大仙放心。"

一连数日，妙善孤身一女子晓行夜宿。她穿过莽野荒滩，山峦深谷，跋涉河溪涧流，野棘险岗。这一天，妙善正行走在山路上，突然电闪雷鸣，大雨滂沱。一个踉跄，妙善跌倒在泥泞中。雨水瓢泼般泼洒在她身上，顿时全身发冷，脚底打颤。天穹之上，托塔天王正手托金塔，布雷施雨。身后有人高呼道："天王为何要难为妙善？为何不将云雨移开，好让她继续赶路？"托塔李天王回头一看，却是那仙风道骨、古道热肠的太白金星驾云疾驰而来。李天王将雷雨止住，定睛俯身向下界望去，确是妙善衣单身薄地在雨中跋涉。"咳，遥遥几千里路途，一个弱女子何时可以走到呢。"托塔天王感慨言道。太白金星跳下云团，接口道："既然如此，你李天王为何还处处降雨，与妙善作对？分明是不体谅她呀……"李天王急忙摇头否认道："我喝令天兵天将布下雨团，乃职责所系。再者并未见到妙善受冻挨淋。大仙如生怜悯，尽可小施法术，使其早达南海，免去这颠簸辛苦呀。"太白金星被李天王这样一说，连连笑道："好个天王提醒，那老朽就徇私一回再救妙善一次吧。"李天王嘿嘿笑道："如此拜托啦。"言罢，高举手中金塔，将云团收起，向北方悠然远去。

再看太白金星，只见他拔下发针，向下界投去。一道白光闪过，划下半个圆弧。转眼间，发针又飞回太白金星手中。随之而来的，则是一位躬腰驼背，手拄拐杖的老叟，他正是土地神。土地神满面含笑，对太白金星施礼道："不知太白金星大仙急召小臣所为何事？"太白金星言道："今有妙善女尼，玉帝亲自降旨，命她前往南海普陀香山寺修行。可叹妙善正果未成，故不能腾云飞驰，茫茫数千里路途，坎坷多难。现想借土地神之力，助她早日抵达南海，替天行命。"土地一听，急忙道："这有何难，小臣就略施法术助其早日飞抵南海便是。"

太白金星朝云下一指，土地神俯身看去，只见妙善孤身一人正行进在一片苍茫林中。汗水和雨水浸透衣衫，妙善步伐零乱地姗姗而行。太白金星对土地神言道："你可化作一只猛虎拦住妙善去路，但万万不可惊吓于她。届时背负其穿林越海，不走人烟聚集

之处，专拣小路野岭，择近路直达南海普陀吧……”“小臣领旨。”土地神躬身拜别，转眼消失在茫茫云雾深处。

妙善行走在一片迷雾野林中。暮色已降，林中很快暗淡下来。一棵棵参天大树枝桠摇曳，风声萧瑟。妙善抬头仰望星空，枝叶间的点点夜空，幽深渺渺。此时的她困倦之意袭来，正欲靠在树下歇息，突然一阵飓风旋起，惊愕中，见前方显现出一双明亮眼目，随之便是一声吓退百兽的怒吼。原来一只斑斓猛虎忽地现身。霎时，妙善惊慌失措，由着猛虎步步朝自己走近。又惊又吓，体力不支，妙善最后竟昏厥过去。不知过去多久，妙善悠然转醒。眼中却是一片莽莽峻岭，两耳边风声飕飕，身下是一只毛茸茸的猛虎正驮着她疾行在夜色中。妙善顿时惊讶得一字也说不出，支吾一声又恐惊动猛虎。就在这紧张时分，身下这头猛兽忽然开口道：“妙善莫怕，小臣乃土地神。因太白金星大仙在上界观望，得知你远路跋涉，辛苦兼程，心生恻隐，故命小臣前来相助，择选近路，快快送往南海普陀。只愿你安然乘坐背上，咱们不刻便可抵达。”

妙善闻听土地神之言，才恍然大悟，心中不免感激不尽。想那太白金星和托塔天王曾经鼎力相救自己性命，如今又暗遣土地神，保佑她尽早抵达南海修行，种种大恩实在让妙善感动，心中百感交集，竟然垂下泪来。猛虎有如神将，跨溪趟河，翻山越岭，短短时间，已历经千山万水。待夜色退去，黎明初现之际，猛虎已经驮负着妙善来到南海普陀。这里本是海角天涯，景色诱人。万顷碧波的海浪，载着一只孤帆远走；岩石矗立岸边，沙滩上点点星贝闪烁，真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好地方。妙善由衷辞谢了土地神，渐至普陀山下。

普陀山，山虽不高，但气势磅礴，巨石嶙峋。它濒临大海，峰峦起伏。寺庙众多的普陀山脚下，妙善整理好衣襟，辗转打听到香山寺所在，欣然前往。来至庙门前一看，不由得暗暗一惊。原来这香山古寺，并非如白雀寺一般堂皇巍峨，它庙门矮小，其貌不扬。庙宇依山而建，只是青砖碧瓦而已，两厢配殿也朴素简洁，景色和环境远不如白雀寺的讲究。正殿乃“大悲殿”，楹柱上刻有一联曰：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何方贵客，驾临小刹？”妙善正四下观望，见殿后行来几位身着素袍的女尼。为首发话的老尼，老态龙钟，眉发皆白，面善眼熟地也打量着妙善。“老师父，小女妙善乃专来南海香山寺修行，祈盼老师父成全。”老尼乃香山寺住持，名为隆波。她见妙善风尘仆仆，端庄娴静，急忙言道：“妙善定是远客来此，专投小寺，实乃天意。只因昨夜老尼得一怪梦，梦中玉帝以及两侧太白金星、托塔天王均和真身无异，神表逼真，栩栩如生。玉帝降旨言道，香山小寺乃未来大仙妙善修身皈佛所在，如她来到，老尼便可即应归天，将住持一职交付。至于寺小庙寒，古朴素雅，正是妙善所求养性之地。梦醒之后，老尼记忆犹新，如今看来正应和了昨夜梦境，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妙善听罢此言，急忙跪倒言道：“老师父既得玉帝托梦，看来妙善遍求所访之地就在眼前。妙善先见过老师父。”老尼隆波将妙善扶起，欣慰道：“如此看来，妙善将来必是

仙界圣贤，得道正果。老尼谨遵天命，早日归天便是。”妙善不忍，欲哭不能地言道：“此番远路来此，正企盼多得师父指点，哪有妙善进门，师父归天的道理，这岂不是折煞小女吗？”“阿弥陀佛。”隆波老尼双掌合十，虔诚拜道，“凡事必有因果，必有天意。我等凡尘肉胎不可违抗。如妙善你借此素雅清静之地，可以潜心修身，早成正果，普度众生，贫尼生死，已不计较。”

隆波亲切地引领妙善步入大殿，在诸佛神像前焚香叩拜。又带着妙善左右偏殿厢房一一驻足，细细解说，最后将妙善安顿在一间小禅房内。房内设一小榻，香案上一瓶清水、一枝文竹，满室朴实无华，清素淡雅。妙善稍稍歇息，正欲前往后殿向老尼隆波请教一二，忽听得几个女尼呼叫道：“师父，师父……不好啦。”妙善大惊失色，才踏出禅房小门，就见全寺众尼齐往前面跑去。原来，刚才还和颜悦色、亲切言谈的隆波，此时因一口气喘不上来，已突然撒手人寰，双目合闭，似悠然永久地睡去。“师父呀——”妙善和女尼们，皆痛哭失声。

观音菩萨现佛身

这是一幅将观世音菩萨的人、佛双重身份同时绘在画中的作品。下端，释迦牟尼与其弟子阿难和迦叶尊者，在点化披发戴花冠、身穿长裙的妙善公主。而图的上端，观音已经是后来的成佛形象，坐在绿草蒲团中回望自己的肉身，仿佛天国的灵魂在回顾自己的生前旧事，完美地表达出观音现身的意境。此图为明代版画。



(十五)

时光飞逝,斗转星移。

云雾弥漫之中,岚气蒸腾,霞光云霭。云海深处,渐渐飘来一队红彩金帐车辇。当中端坐一人,正是天宫玉帝。他身后簇拥着仪态万方的宫女,各人撑着罗扇,手捧锦帕、香囊、花瓣盂……玉帝左右分别站着白发银髯的太白金星和托塔天王。

太白金星言道:"玉帝,此时巡阅之处,正是南海普陀。请看……"玉帝微微含笑俯望,只见一片浩淼大海,波涛碧蓝,千岛万屿浪花飞溅,普陀山峰兀立海边。山间庙宇古刹星罗密布。玉帝龙颜大悦,言道:"南海普陀果然是人间仙境,佛家聚集之地。这里烟火繁盛,确实非比寻常。"太白金星在旁又道:"玉帝请看,那座山就是有名的五老峰。相传远古曾有五位佛界仙圣来此游览,后来五仙就在普陀修建庙宇。久而久之,普陀山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寺庙,普济寺、法雨寺,还有那远近闻名的慧济寺,那是……"玉帝乘兴问道:"这香山寺在哪儿呀?"太白金星在云头向下俯望,在寺庙间寻来寻去,指着一座倚山而建的小寺庵,道:"看那倚山小寺便是香山寺。九年前奉玉帝敕旨前来普陀修行的妙善,如今就在这里。"

玉帝悠然言道:"九载已过,宛如弹指瞬间。不知妙善她现在如何?"太白金星回禀道:"自当年妙善奉敕旨前来南海,隐身于普陀香山小庵,便潜心修行。朝诵经文,暮修佛课,清心寡欲。九年间已炼成仙丹,如今妙善公主已近涅槃境界。她一心向善,实在世尊第二。"玉帝含笑言道:"如此甚佳。她果然未负咱们当初一片期望。既然如此,她历尽千难,正果已成,依我观之,自应委以大任才好!"太白金星和托塔天王在旁边频频点头。玉帝沉吟良久道:"太白金星,你即刻吩咐下去,妙善既成大仙之体,不仅大千世界之中的数千菩萨悉归驱使,而且下至俗尘百姓,上至九霄仙佛,凡有灵气血脉者均应统归妙善掌握。两位爱卿意下如何?"太白金星和托塔天王齐声应诺道:"玉帝所言甚是!"

玉帝当即降下旨意道:"拟尊妙善为四海至仙取名观世音菩萨大仙!明天可由太白金星在南海普陀,召来四海龙王、南海五岳土地、一百二十仁人贤士、神煞、太岁、三十六员天兵天将、风伯、雨婆、雷公、电母、三土、五显、八仙十王,共尊妙善为四海五岳观世音大仙。并赐其莲花宝座,万众仰慕圣仙。普度众生以济万民!"太白金星叩首道:"微臣领旨。"

翌日,天宫瑶池。只见三十六员身披甲胄的天将在前开路;风伯、雨婆腾起五彩祥云飞驰而来;十大阎王一个个朝服锦袍;张果老、蓝采和、吕洞宾、汉钟离、李铁拐、何仙姑、韩湘子、曹国舅八位神仙飘然而至;神煞、太岁、雷公、电母、三官、五显、阎王、小鬼、

四大判官等也在仙曲神韵之中，缓步登上天宫。众仙鱼贯登殿，只见殿中央一巨大莲花之上，早已盘坐一位白袍素巾女子。她恬静安闲，含笑不语，长发披肩，星眸低垂。她不是别人，正是在南海普陀苦苦修行九载的妙善。如今她涅槃正果，发际上罩一道金灿灿的光圈。妙善左右，分坐须发皆白的太白金星和浓眉虎目的托塔天王；左右两厢的盘龙宝榻上已坐有东海、西海、北海、南海四大龙王和东岳泰山帝、北岳恒山帝、中岳嵩山帝、南岳衡山帝以及西岳华山帝。

太白金星起身宣读玉帝旨意："玉帝圣谕：赐南海普陀香山妙善为观世音菩萨！自世尊以来，天际一仙、大千世界菩萨由彼指挥，三界上下亦由彼掌管。上至重霄下至凡地，皆在观音掌管之内。四海仰止五岳同瞻……"各路神仙参拜已毕，再次琴瑟鼓乐，喧阗齐鸣。太白金星忽然趋前言道："妙善，玉帝既然已发旨宣封，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自有其道理。以菩萨慧眼能看穿人间色、受、想、行、识五蕴；以菩萨之威德能使凡间丑恶变为善良、邪恶变为正直。愿妙善妥善利之用之，用以普度众生。"众仙听了也都齐声开口道："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今日特别之日，愿听闻菩萨传经布道，以开茅塞！"

妙善安然坐于莲花之上，她面庞丰腴俏美俊逸，左手托净瓶，右手执柳枝，面带微笑言道："妙善修行不深，只可浅言几句。数载修持，我只深知世间芸芸众生，皆有善性。有善性者皆有成佛之心。故而大慈大悲，乃须随类化度，不分贵贱高低、贤愚丑善、恶邪仁慈……亦要有求必应，尽悉超脱普度。妙善只求世界大同，人类共善，善哉善哉！"群仙皆赞许。

太白金星又宣道："大慈大悲观世音，玉帝委你重任，老身便赐你三十二身相，以一变为万变。"妙善双掌合十，谢道："大仙如此恩赐，妙善感激莫名。"太白金星言道："妙善听着，赐你三十二身相是：一佛身、二辟支佛身、三声闻身、四梵王身、五帝释身、六自在天身、七大自在天身、八天大将军身、九毗沙门身、十小王身、十一长者身、十二居士身、十三宰官身、十四婆罗门身、十五比丘身、十六比丘尼身、十七优婆塞身、十八优婆夷身、十九妇女身、二十童男身、二十一童女身、二十二天身、二十三龙身、二十四夜叉身、二十五乾达婆身、二十六阿修罗身、二十七迦楼罗身、二十八紧那罗身、二十九摩喉罗迦身、三十人身、三十一非人身、三十二执金刚神身。"太白金星说罢，托塔天王李靖又上前一步言道："遵从天意，观世音还须有三十三个化身，如此变幻莫测方可显圣，大智大勇，力敌群魔。"妙善盈盈言道："叩谢大王。"只见她凝然庄重，眉若弯月，乌云巧叠盘凤髻，绣带轻飘若嫦娥。观世音眼帘低垂，左手托净瓶，右手高高举起那柳枝，自此肩负起普度众生的大任。

却说妙善自那日奉命升天，与众仙瑶池聚会，又被玉帝封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修身已成正果之后，便向太白金星请假数日，云游四方，遍历人间悲欢。观

世音所到之处，不问贫卑贵富、丑恶善美，凡属有求者必应，一概以善心相救。只是观世音四处奔忙，苦于一人独来独往。忽一日，太白金星在云端之上与观世音邂逅，传玉帝旨意，拟从天宫之中择一精明果敢天将，下界为童子；另从天庭宫娥之中，选一伶俐聪慧者，下界陪伴妙善，以为童女。童男童女，身兼数责。他们可以随侍左右，听从观世音调遣。观世音听了，感激莫名，连连向太白金星躬身称谢道："玉帝与大仙之意甚善。全为妙善所想，可谓无微而不至。不过妙善虽已涅槃成仙，仍不忘自己乃凡间之体转化，况且妙善之职责，仍在人间海内，四方普度，八面云游。所谓身边童男童女一事，圣意虽好，不如妙善自己在人间慢慢物色，只要遇有专心佛界的诚心善者，且容妙善自己各收童子童女各一名，不知大仙尊意如何？"

太白金星连连点头道："既然观世音主张在人间自己选择，不如就依你意，尽快为之，以便天帝和众神放心。"观世音深深一揖，谢过了那热诚善良的太白金星，继续向西南方向游去。

这一日，观世音化作一位乡野村姑，梳起发髻，腰系绣花兜肚，挽起两只裤腿，从云头上飘下，轻盈落在那崖畔之上。观世音伫立在崖边，俯望悬崖之边，十分雄险。岩石间隙有一条狭窄曲折的青石栈道，古栈道两旁镂有无数石刻。几只神秘莫测的悬棺高高吊挂在峭壁顶端，两侧陡梯曲折盘旋，扶摇直上。几孔幽深岩洞参差错落散布岩间。观世音在栈道上，俯望那条滚滚奔涌、巨浪千层的大河，深感头晕目眩，十分骇人。人在古栈道上行走，只能侧身蹑足，稍一不慎失足跌落便要粉身碎骨。观世音正在凝思，忽见前方有个赤膊老农，肩挑柴火，深一脚浅一脚地沿栈道走来。观世音见状慌忙闪开，但老农柴担甚大，小路难以两人穿行，观世音只好随那老农一前一后向前走着。

观世音化作的村姑柔声对老柴农道："老人家，在这大河上如能架一座桥，走起来多方便呢？"老柴农叹气言道："姑娘净说傻话，这么宽的河谁敢奢望架桥呀？到了涨潮期间涛大浪急，无法摆渡，只好从这山间栈道上小心而行。架桥固然是好事一件，可要出得起本钱，像咱们这种庄户人家，难哪。"妙善听罢，含笑对老柴农道："小女如今想为两岸百姓在河上架起大桥一座，烦老人家向附近乡里村落传下话去，明天小女便要在老人家的小舟之上公开招亲，不知道您能否鼎力相助？"老柴农愕然不解道："姑娘要为民造桥，老夫自当效力，但是不知道在船上如何招婿？而这又与造桥何干？"妙善嫣然一笑，道："这个小女子自有主张，只须明日向老人家借船一用，到时候您自然明晓。"老柴农见这妙龄村姑言谈举止神秘莫测，心中猜想此位姑娘不同凡响，见她执意为民造桥，心中感激，连连点头答应，两人当即计议已定。

翌日清晨，大河两岸，已是人头攒动，人山人海。听闻一位俏丽少女要在河心一叶小舟之上当众择婿，这可是远近百里的新鲜事。消息迅速传开，沿河巨商富贾的公子哥、官宦弟子，纷纷前来凑个热闹。

太阳渐渐升起来了，大河之上碧波如镜，忽见河心划来一条小船，岸边乡里邻里的

百姓以及那些炫耀取宠的公子哥们翘首向小船上看去，只见老公公掌舵的小船上，果然伫立着一位俏丽秀美、风采诱人的妙龄少女。

这姑娘虽是村姑打扮，却是美貌非常。她面若芙蓉，柳眉弯弯，双目含笑，朱唇点点。身材窈窕婀娜，笑盈盈地站立船头，落落大方，笑望两岸。在岸边看热闹的男女老幼，都被观世音那娴雅端庄、秀丽娇媚的姿色惊得目瞪口呆，一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果然是一位美貌小娘子，怪不得她夸下海口，想在河上公开选婿！""实在是个美人儿呀，不知道这小女子是何方人氏？"……

只听观世音化作的村姑高声言道："诸位乡里，富贾豪门大户的公子，且听我言。欲娶小女为妻，并非难事。只要每人站在岸边原地，以金锭银锭投掷，凡能以金银打中小女者，即可迎娶为妻。次数不限，金银多寡不限，投中即可。"不等妙善话音落地，岸边那些烦躁不安的富家子弟已是个个欢呼雀跃，纷纷叫道："这个容易！金银财宝应有尽有，小姑娘站好别动。""来呀，看谁投中，可将她娶回为妻！"……

(十六)

观世音的话音刚落，就见岸边的富豪子弟，纷纷将一锭锭金银向河中小舟上投来。但奇怪的是，岸边这只小舟近在咫尺，而这些公子哥儿们投掷来的无数金银财宝却怎么也投不到观世音的身上。他们越是焦急，越是投不中，眨眼间，小船上已积满了厚厚一层闪光的金锭银宝。

四周围观的人头攒动。熙攘人群中，挤进来一位小伙子。他模样朴实，衣着寒素，看上去十七八岁。方脸宽额，厚唇皓齿上挂着一抹憨厚的笑意。这小伙子名叫韦驮，原本投在鲁班门下，学习木匠手艺，后因家境贫寒，父母病故，便以木匠为生，四海为家，打短工度日糊口。韦驮自从流落此地，每日外出见附近百姓因河上无桥无法渡河，而百般忧心。他想继承师傅衣钵，在这条宽阔河面上为南来北往的百姓们造一座桥，可是他毕竟只是靠打工为生，四处飘泊的小木匠，如何筹得起这笔巨款呢。今日，忽见来往行人、乡村邻里以及富豪子弟拥至河边，便也挤进来看个热闹。

“真是邪门，为何就是投不中呢?”“不投中她绝不罢休……”“可惜我囊中银两已尽，与她无缘啦。”韦驮耳边，传来阵阵喧哗，一旁围观众人亦纷纷交头接耳，七嘴八舌地叫好。韦驮有心看去，见河心小船上伫立着一位娴静美丽的佳人。她微微一笑，百媚顿生。韦驮虽然憨厚老实，但毕竟不是草木之人，眼见这位少女对所掷金银不为所动，神情坦然，他心里渐渐生出敬佩之情。

韦驮忐忑地用手摸了摸腰间的钱袋，却又缩回手来。正在举棋不定之时，身后有人突然重重地拍了他肩头一下。回身一看，见一位蓝袍峨冠的文士笑嘻嘻地看着他。这文士身旁，还跟随着一个蓬头的仆佣。两人显然已经驻足在此多时了。这文士言道：“小伙子，你有心娶这位姑娘为妻?”韦驮登时脸面涨红，憨然一笑道：“这位客官，小生以打工糊口，勉强度日。身上钱囊也是空空如洗，哪儿有可能呢。”文士嘿嘿一笑，指着钱袋言道：“休要骗我，你身上明明藏有一两银子。”韦驮听了大吃一惊，不禁讷讷说道：“莫非这位老爷是神人不成，怎么清楚我袋里的银子究竟有多少呢?”文士含笑道：“如此漂亮的姑娘家，只须一两银子就可投中，你为何不肯投她?”韦驮羞涩地从钱袋内掏出银子，托在手掌上沉默片刻，道：“客官有所不知，小人以木活短工为生，长年累月，四处飘泊，方才积攒下这两银子。况且河岸上有这么多腰缠万贯的公子哥儿，他们尚不能投中，我这小小木匠，岂能有如此福分?”

文士与身边的仆佣暗换眼色，两人都神秘地含笑不语。少顷，这文士朝那河上佳人一指，对韦驮言道：“如你像那群花花公子，心存歹意邪念，这一两银子也会空投不中，

但只要你真心一片，我保你一投即中。”那位仆佣也在一旁怂恿道：“老爷既然让你投，你投了便是，何必迟疑?!”韦驮毕竟年轻，他不再犹豫，举起那块仅有的银子，对准河心小船上的女子投出。这块银子不偏不斜，恰好打在女子的怀里。围观的男女老少大吃一惊，呼喝声顿起。

正在小船上伫立不动、任凭金银飞来落满舱的观世音，忽然被岸上飞来的一块银子打中胸口，顿时失色。她万万没有想到凡人竟能将物件投掷近身。她抬头向岸上望去，围观人群闪了开来，原来是一位敦厚质朴的年轻小伙投中的。观世音深感疑惑，没想到自己为两岸百姓集资造桥的计策，居然被一英俊后生识破。她再仔细一看，忽然发现这小伙子身后，站着两张熟悉面孔，正是仙人吕洞宾和化装成仆佣之人的汉钟离。原来是两位仙人识破计谋，让观世音不由得暗暗叫苦。

老艄公笑吟吟地将小船划向岸边。黑压压的人群围了过来，见这满船金银财宝不由得眼红。观世音急忙言道：“小女子虽名为投金招婿，实乃真心诚意为沿河百姓筹集钱财，在河上筑桥一座，以利两岸百姓。如今，小女子既然已经筹得金银千万，且分文不取，只交予艄公翁，从即日起筹建大桥，所有金银，谁也动不得半分。”两岸围观众人，听闻观世音一言，欢呼雀跃，连声喝彩。

吕洞宾见韦驮偷偷地望着观世音傻笑，在旁起哄道：“这位姑娘，小伙子既然已经用白银将你投中，言而有信，就该即刻与韦驮结为连理伉俪才是。”汉钟离也在旁笑道：“古人云，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小姑娘决不会自食其言吧。”观世音被吕洞宾和汉钟离弄得哭笑不得。她见韦驮呆呆怔怔地望着她，计上心来，向韦驮嫣然一笑道：“此地说话多有不便，请随我到山边无人之处，奉知详情。”韦驮也不多言，便随着观世音、吕洞宾和汉钟离三人离开河岸边，沿一条小径，来至山边石崖处。

观世音见这里四下无人，方才嗔怪道：“两位仙人，妙善远游来此，见大河两岸，滔滔巨波，百姓艰辛，性命悬危，故而以计在河上招亲集资。万没想到两位仙人来此，暗中作梗，方使这位韦驮兄弟将银子投中。”“原来姑娘在河上招亲是假，修桥是真，小生更加敬佩。”韦驮话听到半截，便急忙插言道，“姑娘为解万民之苦，甘愿抛头露面，河中招婿为名，实乃造桥之计。小生爱慕之心甚深，情愿不惜一切，追随姑娘左右。哪怕千难万险，也难变初衷。盼姑娘垂青，勿要嫌弃才好。”

观世音脸庞潮红，困窘不堪。她欲言明隐情，但因佛法戒规，开口不便。吕洞宾此刻收起嬉闹面孔，正色说道：“韦驮，休要喋喋不休。你可知面前这位姑娘究竟是谁?她便是天庭玉帝亲口封下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韦驮听了，大惊失色：“天哪!”他急忙跪倒，叩拜道，“我韦驮肉眼凡胎，冒犯了观世音菩萨，恳请恕罪。”观世音见这小伙子憨厚可爱，也不怪罪，将他扶起，言道：“今日笑话都因吕仙人从中作梗，怪不得你的。”

吕洞宾与汉钟离相视又笑，道：“韦驮你哪里知道，观世音菩萨已修成正果，又入涅

桀境，岂可动凡心杂念。我们看你朴实仁厚，心地善良，故让你投银以解观世音招婿困境。现你详情已知，我等也愿将金银补偿与你，快快返乡做工去吧。"说罢，吕大仙信手捡起几块石子，托在掌心吹了口仙气，眨眼之间变成几块银子，交予韦驮。韦驮目瞪口呆之际，还来不及叩头感谢，三位仙人已倏然消失，无影无踪了。

自从韦驮见过观世音和吕、汉三位仙人，也算是机缘巧合，他饭不思茶不想地每每驻足于寺庙门前。手中的几块银两在他眼中也看得越来越轻，凡尘之事越来越厌倦。这日，又有吕洞宾托梦给他，告诉韦驮，观世音菩萨此时正在南海普陀山香山寺。观世音大仙正寻觅一个童子，只是一时还无称心之人，如果韦驮虔诚质朴之心不变，亦想皈依佛门，便可指点路径，翻山越岭，指点韦驮到达南海。韦驮从这场梦境中醒来，见窗外鸡啼报晓，天色将明。他下定决心踏上征途，非要抵达南海追随观世音菩萨不可。

韦驮一路苦行，跋山涉水，这日终于来到南海普陀山香山寺。他进了山门，便要叩见观世音。几位小尼急匆匆向后院禅房通报。此时观世音正在打坐，忽见小尼跑进，言道："一个风尘仆仆的壮汉，由汉中千里跋涉而来，定要叩见观世音菩萨。"观世音吃了一惊，忙问道："来者名姓呢？"小尼答道："来人自称韦驮，是个木匠。曾经有缘见过菩萨一面。这次千里跋涉，远行南海，乃甘愿追随菩萨做贴身童子而来。"观世音良久无语，后言道："韦驮果然是意志弥坚之人，这次千里远行万里奔波，已见其诚心。只是随身童子一事……还须三思。不管怎样，先请韦驮进殿吧。"

片刻，小尼引领韦驮进入香山寺内这座古朴的大殿。观世音定睛一看，今日这韦驮面庞黝黑，鞋破衣褴，实是满面风霜。但他双目炯炯，气定神闲，依然留有那日河畔初见时的憨厚纯真。韦驮见了观世音，急忙跪倒在地，恳切言道："小子韦驮自那日与观世音菩萨相见，转眼数月已过。韦驮父母早丧，六亲骨肉全无，如今受菩萨点化，决然醒悟，故千里而来追随菩萨，祈盼念在小子一片诚心善意之情，收下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观世音自知其用心虔诚，但依然沉吟无语。

韦驮见观世音不肯张口收留，继续言道："韦驮曾受鲁班师傅教训，做人勤奋诚恳。来至南海之前，吕大仙人又托梦于我，说菩萨正寻找一贴身童子。韦驮愿随菩萨四海普度，救助黎民百姓。"观世音听后，正色言道："韦驮前来南海，可见你心诚意善，只是我身边已有小尼随侍，况且正果虽成，生前是为女身，故不想再收男徒。今日只能让你欣喜而来，败兴而去了。"

韦驮自知再求无用，长叹一声道："看来吕大仙托梦原来是空幻一场。既然菩萨不肯收留，小子也就不再强求。索性在南海出家，皈依佛门，小子告退。"说罢，向观世音深深一拜，转身出门而去。三日后，观世音唤来南海土地神，问道："你可知那日韦驮离了香山寺，前往何处？"土地神回禀道："韦驮自离了香山寺，先后到雨法、广济等寺庙，恳求出家。哪知没有一处愿意收留于他。他性子倒是刚强，虽然囊中空空，但仍旧四处乞讨也决不返回汉中。现孤零安身在香山寺后石崖边的一个山洞里，每日乞食化斋，形容

憔悴呀。"观世音听后不禁一皱眉，不肯再问。土地神倒是心怀关切，言道："小仙有一句话，不知当问与否？"观世音道："请讲。"土地神道："依小仙所见，那韦驮一路跋山涉水，来至普陀，追随菩萨修行。此情可嘉，却不知为何菩萨严词回绝，拒之门外？"

观世音缓缓答道："妙善谨遵太白金星之命，何尝不想寻一童子。只是路遥知心，这韦驮品行如何，心诚为何，均一无所知。此事断不可贸然。现今看去，他倒是忠厚赤诚，善良无私之人。故唤你前来，暗中协助，试试这韦驮真心如何？"土地神言道："一切任凭菩萨吩咐。只是不知如何才能试出韦驮真心？"观世音便对土地神喃喃叮嘱一番。土地神听罢，连连赞道："菩萨明鉴，今夜小仙定会遵从菩萨旨意，照计行事。"

是夜，天黑如漆，星月隐云。普陀山中一片寂静。在后山的山崖洞内，韦驮已因疲乏酣然睡去。忽然，一阵急促脚步声由远及近。一伙人来至山洞前，其中领头的一人气息不宁地言道："从这儿沿小路攀上，便可直达香山寺后殿。想必那观世音菩萨已经睡下，众兄弟们多加小心。"其中一人问道："只是不知这观世音手中宝物藏在何处？"领头这人又道："她住在后殿东侧小禅房内，料宝物也会在此。到时大家听我号令，谅她一介女流，怎是咱的对手。"又有一人忐忑言道："听说观世音菩萨法力无边，万一被她察觉，可怎是好？宝物真的就那么值钱？"有人不耐烦地斥道："小子懂得些什么，宝物都是玉帝亲赐的，什么佛塔、如意、珠串等物价值连城呢。若我等得了去，足够几辈子过活！"众人听罢，迫不及待地言道："快快先爬到后殿再说，咱们已经忍不住要撬门搜房寻宝啦。"几个人边说边爬，瞬间踪影已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韦驮伏身在洞中不发出任何声响，却早已将这几个强盗言谈听得一清二楚。他待强盗们转身攀崖之时，朝洞外打量一下，借星光暗月，得知是几个蒙面强人，手持利刃。此刻，韦驮心急如焚，暗暗叫道："大事不好，菩萨纵然法力无边，却也难逃今夜这群恶人之手。"想到此，韦驮慌忙从草铺上爬起，拣起一根棒子追将上去。他倚仗平日岩上岩下的攀爬记忆，轻车熟路沿小径来至香山寺后殿。还未进寺，就听得尼姑们的惊慌喧叫，待他越墙进得寺来，已然看见大殿两侧几间禅房均燃起大火。韦驮此刻更加心情急迫，顾不得多想，便冲入观世音菩萨独居的小禅房内，大喊一声："菩萨身在何处？弟子韦驮来救。"他眼里身上俱是火焰飞蹿，浓烟阵阵，房内窗裂梁折，韦驮拼着性命四下打量，均不见观世音身影。待确定房中无人，韦驮跳出窗口，就地在地上打了几个滚，才把身上火焰扑灭。

寺内尼姑奔走号啕，韦驮东张西望寻觅着观世音的身影。忽地前面一柔弱身形闪现，韦驮定睛一看，正是他久盼不见的菩萨大仙。于是紧跟几步，追了上去。寺外山路陡峭延绵，韦驮遥望着观世音的身形来至一悬崖边，刚要开口呼唤，就见四下里跳出那几个强盗，将观世音团团围住，喝道："休想再逃，快将那些玉帝赏赐的宝物交出，否则……"观世音猝不及防地面对这一伙强人，惊叫一声，便顺势跳下了漆黑深暗的崖涧之中。

夜幕渐渐散去，远方天际晨曦朦胧。香山寺的大火早已熄灭，残垣断壁，一片狼藉。韦驮仿佛从噩梦中醒来，他茫然无措地在崖边找寻，四下渺无人迹。就连那一群穷凶极恶的强盗也不知所踪。韦驮顾不上许多，他趁黎明微光，沿一条坎坷小路，曲曲折折地向崖涧下摸索。雾气弥漫的深涧幽谷，韦驮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声，脚上的草鞋早已经被芒刺戳穿，他不顾视线的模糊、脚下的痛楚，由黎明一直寻到云绽天开。忽然，前面草丛中隐隐传来几声呻吟。韦驮惊慌中又带有几许欣喜，急忙奔将上前，呼唤着："菩萨大仙，韦驮在此。"观世音面色痛苦，斜躺在深草丛中。随着韦驮的声声呼唤，渐渐苏醒过来。

"菩萨大仙，天神保佑，总算无恙。"韦驮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将观世音扶起，劝慰道，"师父纵身跳崖，不幸之中的万幸，仙体安然无恙。吓坏小子了……"观世音闭目悲泣，哽咽不已。韦驮见状，继续言道："师父何苦遭受如此灾祸？菩萨本是修行出家之人，普救天下百姓，自身了无牵挂，更何况钱财宝物，乃身外之物，既然强盗来抢，尽数让其掠去便是。如今引来焚寺跳崖之祸，这是何苦呢？"观世音见韦驮跪在一旁，泪涕衣襟，句句肺腑，一憨厚男儿竟真的动了恻隐之心、关爱之情。观世音暗中观察，这韦驮绝非势利小人，于是翻身坐起，长长叹息一声，道："韦驮，如今寺院已焚，妙善也跌在这深谷峡涧，你还是好自为之，独回汉中老家去吧。"

(十七)

韦驮听罢观世音此言，泪涕俱下地哭道："师父说哪里话？韦驮既然已决心前来南海普陀，便早已将身家性命、一生荣辱，尽托付师父，绝无返回汉中的心念。即便是赴汤蹈火，弟子也绝不肯轻易作罢，远离菩萨娘娘左右。"观世音听罢，怦然心动，也流出泪来，道："你大不该如此。妙善已铁面无情将你逐出山门，况且又不曾剃度与你，何以连连以师父相称？再说如今寺院遭劫，大火焚烧后俨然已成一堆瓦砾，妙善从高崖上跌落，九死一生，如此凄惨之状，皆是妙善自己的不是。事到如今，何苦再来牵累于你？还是快回汉中娶妻育子，尽享天伦之乐为好。"

韦驮哭诉道："师父切勿再劝，小子宁死不改初衷。弟子早已厌倦凡尘纷乱，向往极乐世界。即便师父百般弃我，弟子也要老死南海，谋求出家之门。此次韦驮不远千里前来普陀，又得师父一面之缘，生生死死已然看破。古人云，一朝为师，终身为父……"观世音见韦驮句句真诚，声声泪诉，心中暗暗想道："妙善修身出家以来，从未遇见这样心如铁坚，一心皈佛，不求近利之人。看来多时寻觅的徒弟童子，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如再不肯将韦驮收留身边，只怕就错过机会难以寻觅了。"想到此，观世音略一沉吟，言道："韦驮，既然如此，师父就应你所求吧……"韦驮惊闻，怔怔凝望面前的观世音道："师父为何突发此言？莫非……"

只见观世音陡然振作，转瞬之间韦驮愕然发现，眼前的观世音菩萨好似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但见她：光彩夺目，璎珞横披，玉结宝环，眉如弯月，眼似双星，神采奕奕，面带笑容。观世音庄严慈祥，打坐在莲花盘，朵朵莲花香艳如锦，五彩璀璨映仙体。韦驮忽见观世音大变，顿时惊得目瞪口呆，欲言又止。观世音道："韦驮，你果然心怀一片赤诚之心，乃皈依佛门向善之人。我念你虔诚，索性就将你留在身边吧。"

韦驮听罢，似懂非懂。朦胧中，又见观世音左手挥起柳枝从那净瓶之内蘸得几滴清水，在韦驮身上一淋。韦驮顿时双眼明亮，精神抖擞。他抬头一看，见那陡峭的悬崖之巅金光闪耀，一座碧瓦叠嶂，清新古朴的古刹兀然突起，赫然矗立在崖上。韦驮见那座倚山而筑的香山古寺依然如旧，高高雄踞，碧瓦在灿烂阳光照耀下，更加庄严肃穆！观世音朗声道："韦驮，从今以后，你可追随妙善左右，合掌诵经，不思凡尘之事，权作妙善的随侍吧。""师父在上，请受小徒参拜。"韦驮又惊又喜，慌忙之中仆倒在地，连着叩拜又磕了三个响头，正式追随了师父。

转眼又是几载光阴。这一天，观世音菩萨正打坐诵经，蓦然从窗外投映进一缕奇异霞光。那霞光直射，耀眼非常。顿时，观世音眼花缭乱，诵经中断。她急忙回身朝普陀山

下一看，只见市街小景，万头攒动，人群熙攘。沿街小摊贩，多如蝼蚁，叫卖之声此起彼落。人群之中有一五旬老翁满腮黑须，声嘶力竭叫卖正凶，他面前的鱼篓之内彩光闪烁映人眼目。观世音探首翘望，只见鱼虾满篓，忽地显出一条金翅金鳞，欢蹦乱跳的大鲤鱼来。见这条金色鲤鱼双眼含有无限哀痛，泪珠扑簌滚动，似在苦苦哀求。观世音胸间怦然狂跳，紧张已极，失声叫道："这金鳞鲤鱼不是南海龙王的三太子吗？三太子不在龙宫之内，为何忽然落入渔翁之网？"

观世音长吁一口冷气，微微皱眉沉思。忽地从发髻上拔出一枚银光闪闪的发簪，在壁上画出一个偌大的圆圈来。顷刻，这个圆圈渐渐变幻成一无底深洞，观世音俯望幽幽深洞，只见洞底涌起滔滔海水，滚滚浪涛。渐渐那浪涛之中，缓缓显出一位虬须蟒袍玉带的身影，原来正是南海老龙王，冉冉从水涛中升起。

南海老龙王慌忙向观世音跪倒便拜，老泪纵横地哭道："观音菩萨，快快救救吾儿……"观世音道："龙王不必拜跪相求，只要妙善能为之事，绝不会袖手。"南海龙王恸哭道："菩萨有所不知，昨天寡人的三太子奉命出宫巡察南海。太子不听忠告出得海上，化作了一条大鲤鱼，在海水之中游来游去地嬉戏，谁知他刚刚游进深水，海上恰巧有一艘渔船经过。老渔翁哪知深水之中，有三太子化鱼巡海，猛地将网撒下，不偏不斜就将寡人的儿子收进鱼网之中，这该如何是好？"

观世音道："龙王有惊天本事，既当时知道三太子落入渔人之网，为何不速速设计相救？"南海龙王回言道："菩萨所言甚是。只因当时寡人正在龙宫召群臣议事，哪会知道三太子巡海自化金鲤之事？自然，得悉三太子遭险遇难，已是渔人收网回岸之后。如今那渔人已将三太子收进鱼篓，沿街叫卖。现在正是三太子生死攸关之时，万一这条金鳞鲤鱼，被市井小民买去制成上好佳肴，那吾儿小命休矣。寡人思来想去，只有祈求菩萨相救。如能救得三太子性命，海底龙宫永世不忘，时时感念观音菩萨大恩大德！"

观世音听了龙王哭诉后，言道："老龙王何必客气，即便您不这般哭求，妙善也定当鼎力相助。况且刚才妙善早已观得，那三太子化作的金鳞鲤鱼，尚在老渔翁的鱼篓之内安然无恙。救得三太子性命不劳费事，请龙王早回内宫歇息，静候佳音就是。"

却说观世音菩萨听了南海龙王的禀报，已知三太子落网经过，急忙喊来护法神韦驮，叮嘱他道："韦驮，如今南海龙宫三太子性命危在旦夕，现命你速速化作一个市井小民，以重金将那条金鳞鲤鱼买回，然后将他放归大海，也算保全老龙王一条血脉。"韦驮应声道："师父尽管放心，弟子马上前往街市，定要救得三太子性命放归南海。"

韦驮化作一市井小民，挤进集市。远远看见一老妇人正和老渔翁讨价还价，韦驮心中焦虑，急奔几步上前，顾不得多话，先一把将老妪手拎的金鳞鲤鱼夺下，然后从衣袋内掏出一锭银两，向老渔翁道："这条鱼我买下了。"老妪被这突来的情形弄得发怔，空拎一串铜钱不知所措。老渔翁托着那锭银子，大惊叫道："这位小伙子，你为何给这么多银两呀？"韦驮连连摆手道："不多不多，情愿给的，银子不必找了。"

韦驮拿着这条金鳞金翅鲤鱼，转身便向普陀岩下的浩瀚大海走去。他到了海边挽起裤腿，赤脚涉过浅滩来到深水处，双手小心捧住那尾大鲤鱼，向其言道："南海三太子听着，弟子韦驮奉观世音菩萨之命，前来相救，现让你重归大海，盼你速速返回龙宫，切勿让老龙王焦急，也切勿再大意了。"那尾金鲤鱼听罢，双眼流露出无限感激之情，大眼睛一眨一眨望着韦驮，像是道别，又摇了摇鱼尾，便倏然跃入深海，遨游而去……

三太子大难不死，化作人形急潜返龙宫。老龙王与龙母，姐弟几人急忙迎上前来，欢喜自不必言表。南海龙王对三太子道："吾儿，观世音菩萨救命之恩，永世难报。依寡人之见，你应速速取夜明珠一颗，送与观音菩萨，以便让其将夜明珠悬于室内，照她夜间礼佛，有如明昼。""孩儿遵命。"三太子答应一声，转身正欲回内宫取珠，不料他身后闪出一位玲珑纤巧的少女来，叫道："爹爹，这颗夜明珠，还是交给孩儿亲自去普陀山香山寺，回礼给观世音菩萨吧。"三太子一怔道："这是为何？"龙女道："爹爹，孩儿早已景仰佛门，祈盼诵经学道。我久居大海龙宫，百无聊赖，不如就让孩儿从此投奔那南海观世音，伴随其左右，拜其为师，皈依佛门。终有一日我相信自己可以修得正果，普救苍生。"

南海老龙王在一旁听了孙女的一席之言，龙颜大悦。三太子也点头允诺道："小女子如此雄心壮志，为父岂能阻拦？如女儿真能拜观音菩萨为师，替天行道，普度众生，我南海水族，从此也骄傲如海天，安乐无虞啦。"龙母也搂抱住孙女，爱抚道："好呀，孙女儿果然不负爷爷、奶奶的厚望，敢于走出龙宫，随观音菩萨闯荡四方，此举非同小可，可喜可贺呀！""来呀！"南海龙王急忙唤来水族兵勇，吩咐道："速取来明珠一颗及盘缠若干，一谢观音菩萨，二为我孙女送行。"片刻，兵勇手捧一只鎏金珊瑚镂雕盒快步送达龙王眼前。开启宝盒，只见盒内盛有一只璀璨闪亮、熠熠生辉的九龙吐焰夜明珠。龙女接过雕盒，急忙跪倒，含泪向龙王、龙母、三太子等人叩拜道："孩儿即刻上岸，前往普陀山拜师了……"

话说自从三公主妙善违抗圣意，铁心皈依佛门，被忽必力在丽正门处以极刑以后，妙庄王便不问朝事，每日在宫中与嫔妃寻欢作乐，花天酒地。那亲家老臣，当朝丞相赵震愈加得宠，所有朝政一律由赵震督理。"启禀皇上，"一天退朝之后，趁妙庄王昏昏欲睡，赵震趁机言道，"微臣特来禀告，自从上次圣上钦派大将军忽必力统兵八千，前往莲花山白雀寺放火焚庙以来，已逾数载。虽然住持老尼郁空一命归阴，可那白雀寺依然烟火繁盛，香客云集。现如今，众尼又首推小尼姑玄真为白雀寺住持，气焰愈加嚣张起来！"

妙庄王一听，勃然大怒道："大胆尼姑，上次发兵纵火焚寺，可恨苍天偏偏与朕作对，不肯将那白雀寺尽数毁去。朕今日想来痛苦莫及，皆因白雀寺内一伙妖尼招引妙善出家皈依佛门，致使妙善越陷越深，执迷不悟，方才使得朕大动肝火，一怒之下，将亲生

儿绞杀在丽正门。此仇此恨永噬我心。既然白雀寺妖尼依然嚣张，大肆佛事，就休要怪寡人无情。赵爰卿，依你之见该如何处之？"

丞相赵震见妙庄王脸呈怒气，情知火候已到，便奏道："依微臣之见，不如即刻发兵，再遣忽必力统军前往莲花山尽数将白雀寺一伙妖尼斩尽杀绝，并纵火焚寺，使这小寺庙变成瓦砾一堆，以解圣上愤恨。"妙庄王沉吟良久道："此计当然符合朕心，但是……只恐白雀寺有神佑护，再一次杀人放火未必奏效呀。"赵震挑拨道："圣上无须多虑，前次忽必力统兵前去，未能如愿，皆因有三公主妙善祈告天庭，方才有所谓神仙庇护。如今公主已死，谅她白雀寺这一平常小庙，妖尼们又都是肉眼凡胎，神仙自是不肯理睬。忽必力此番前去，必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就依爱卿所奏，遣忽必力前往吧。"妙庄王当即发下一道圣旨，调遣大将军忽必力马上统领兵马，星夜兼程直奔莲花山。

忽必力愚忠愚勇，自得了圣旨后，连夜亲点大队兵马，不分昼夜地奔向莲花山。不日，已将莲花山白雀古寺团团围住。只听忽必力一声喝吼，官兵们持刀执戈撞开山门，以迅雷之势闯入白雀寺内。庙中三百尼众，皆从梦中一惊而起，惊呼喝喊惨叫连天。官兵们刀枪猛砍，血溅殿阁禅房。黑压压的大队官兵如入无人之境，转瞬间，寺庙内已是血流成河，残尸遍地，一片狼藉。忽必力又一声令下，兵将们燃起熊熊大火，一时间冷风阵阵，火借风势越烧越旺。片刻，那座雕梁画栋、斗拱飞檐的大雄宝殿被烧成一片灰烬。晌午时分，忽必力所统领的骑兵步卒鸣金收兵，威风凛凛班师直回兴林国都城而去。

大火尚未熄灭，硝烟也未散尽，从一汪血泊中爬出一位灰袍尼姑。她面容憔悴，满身血渍，正是白雀寺的当今住持玄真。她前胸剧痛难忍，见三百尼众无一幸免，不由得悲从心起。四下一看，她正处身于藏经阁，两侧书架上的无数经卷文本，均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忽然一阵冷风吹来，只见那被焚烧成纸灰的经卷内有几页黄纸，随风飘飘扬扬。玄真灵机一动，急忙挣扎爬起，将几张残纸拿在手里，随手捡了一支被烧焦的木炭棒，便在那黄纸上挥挥洒洒写成一篇诉状。玄真泪如泉涌，心中悲愤已极，待写毕诉状，伤口钻心剧痛，惨叫一声扑倒在地，伤心气绝而亡。几张残纸，满载着全寺众尼的血泪飘然飞上云端，悠悠忽忽不见了踪影……

太白金星这日正在瑶池，忽见一张黄纸从云端飘然而下，随微风越飘越低，渐渐地那黄纸向他飘来，忙伸手接住展开一看。这一看，惊出一身冷汗！太白金星心急如火腾起祥云直向玉帝的灵霄宝殿疾驰而去。玉帝闻听太白金星求见，即刻传召。太白金星急奔几步，惨声大呼："哀哉呀，大事不好！兴林国妙庄王又开杀戒，发重兵，昨天已将莲花山白雀寺内三百尼姑尽数杀戮，又毁尸灭迹，燃起熊熊大火，将这座千年古刹烧成一片瓦砾。真乃是人间悲剧！微臣刚刚收到白雀寺住持的诉状一件，请玉帝御览。"

玉帝听闻太白金星所奏内心已惊，急忙接过递呈的诉状，看罢更气得脸色铁青。

“大胆妙庄王，简直无法无天！胆敢无视天宫之威在人间大开杀戒，杀戮数百无辜，岂能容他?！前次他无视天理良心，仅因妙善参佛之事，竟然杀死骨肉亲生，已是天良丧失。如今他又穷凶极恶，无视天庭戒规，杀戮佛门众尼，岂能容他?来呀，传生死判官速速来此。”两旁天将天兵闻听，急忙传旨。片刻，生死判官应召而至，“玉帝有何吩咐?”玉帝问道：“你速速查看，兴林国妙庄王阳寿还有多少?”那生死判官急忙将生死簿翻开一看，立刻奏道：“回禀玉帝，查得那兴林国妙庄王阳寿尚有二十年……”玉帝听了不语。太白金星道：“既然此人阳寿未尽，又因他帝禄未消，依微臣之见可降恶疾，重重惩罚！”

玉帝即刻传召天医官温元帅前来听旨。温元帅面见了玉帝，言道：“玉帝召见小臣何事吩咐?”玉帝道：“今查兴林国妙庄王，政绩不端，藐视天庭。先有杀死亲生女儿之恶；后有焚烧白雀古寺，屠杀数百无辜佛门众尼之罪！现命你立即前去惩治，恶疾于其身，令其从今而后一病不起，生不如死，缠绵病榻之上。即便世间所有灵丹妙药也不能使其痊愈。”“遵命！”温元帅应诺后转身而去。

这日正逢普陀山庙会，观世音菩萨带着韦驮和新收不久的女弟子龙女，前来普陀名刹普济寺结缘。刚进山门，就见古刹内香火鼎盛，万头攒动，人流如潮。因观世音改换装束，所以众香客并未觉察。她由韦驮和龙女二徒陪着，穿过人群来到金碧辉煌的大雄宝殿前。忽见殿内走出几位身披袈裟的僧人，为首一个住持老僧见了观音忙鞠躬行礼，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光临敝寺，不胜惶恐。且容老僧召集全寺僧众跪拜相迎才好。”观世音急忙以手相阻，言道：“妙善匆匆来此，不过是遍游古刹，以结善缘。老师父千万不可惊动众人。”于是，由住持老僧和几个小僧簇拥着观世音和韦驮、龙女悄然进了大殿。殿阁拱梁穹隆，雕龙镂凤。中央盘龙柱上有四条金龙，张牙舞爪，昂首斗须。殿中供奉一尊弥勒神像。这弥勒佛像约有八丈多高，袒胸露乳宽袍赤脚，手持蒲扇开怀大笑，生动逼真活灵活现。

观世音和徒弟二人参佛已毕，便随着住持老僧游览了后山层层殿阁。寺后佛顶山上，观世音立于嶙峋岩石顶端，仰面翘首，望见群山连绵，苍穹环抱；普济、慧济等大大小小的庙宇，倚山而筑，匠心独具，巍峨庄严。她心中不禁感慨万千：“难怪当年玉帝命妙善前来普陀修行，这里果然是天下佛教名山！”

观音伫立在佛顶山岩上极目远眺，浩瀚天空碧波无垠。她仿佛已经看见那隐没在一片茫茫白雾的远方，那里便是她的故乡兴林国。观音望着望着，不禁泪涟潸然。暮地，她揉揉慧眼，不敢相信地失声叫道：“父王，你怎变得如此形容枯槁，病入膏肓?”

仁贤临难



传说王税司心慈戒杀生，但是他不小心得罪了恶人，被陷害入狱判了死罪。在法场上王税司被剥去上衣，五花大绑跪在地上，刽子手拿着铡刀将要砍王税司的头，此时，观音菩萨显身，她觉得王税司修行时节已到，应该帮助他脱离苦海。观世音让韦驮救了王税司。此图为清代剧本插图。

善财朝观音

善财童子在惊涛骇浪中站立于一片荷叶之上，双手合十向山中灵光朝拜，仿佛观音菩萨就在其间。因为我们凡人是看不见菩萨的庐山真面目，只有善财童子才看得见观音菩萨的出现，故他才礼佛在这狂风激浪中。此图为明代版画。



(十八)

韦驮和龙女见观世音突感悲伤,问道:"师父为何忽然涕泪沾襟?"观世音道:"翘首西方,见父王此时恶疾缠身,不能自理。他身体一向强健,怎会突然如此?"

观世音以慧眼观之,只见兴林国上空阴霾色暗。后宫内妙庄王缠绵病榻之上,脸庞枯瘦,胡须蓬乱,身上遍布恶疮毒疽。宝德皇后满面戚容,愁肠百结地守候在病榻前,垂泪不止。两位太医一边诊断脉象,一边连连摇头叹息,均是愁眉莫展。宝德皇后询问道:"两位太医,皇上之疾可还有治?"两位太医唏嘘道:"启奏皇后,皇上染了恶疮毒疽,此乃不治之症。虽百药用尽,怕也是无能为力呀!唉,我等医术浅薄难以回天!"宝德皇后听后,苦涩言道:"这,这该如何是好?"

观世音菩萨在佛顶山上,遥遥望见远隔数千里的兴林国,自己的父王在病榻上痛苦的惨状,不由得悲从心起。观世音长叹一声道:"父王啊!你身染恶疾,全都是妙善带给你的莫大灾祸啊!"观世音忽然一阵头晕目眩,险些仆倒在地。急得韦驮、龙女急忙将观世音扶住,快速返回普陀山香山寺。韦驮将一丸仙丹放入观世音口中,她渐渐清醒,望望榻边的韦驮和龙女,又想起刚才翘望父王染病情景,流下泪来。韦驮言道:"师父仙佛之体,万万不可因一时悲感,伤心过度,凡事均要想开些才好!"龙女也在一旁劝道:"师父应该以佛界大事为重,何苦为凡人之事伤心过度?且徒儿听闻那妙庄王曾有恶于师父,又下令将师父凡体绞斩,既然如此理应节哀才是!"

观世音听罢两位弟子所言,叹道:"妙善现今仔细思之想之,父王当初之举也是出于对亲生女儿的爱惜。可如今妙善已亲见父王因得罪玉帝,他那副痛不欲生的惨状,我又怎能不动恻隐之心?"韦驮道:"师父所言也近情理,只可叹玉帝降灾,有重责之意,怕是师父也难违逆?"观世音悲言道:"虽是天宫玉帝降旨,但毕竟还是因妙善引起祸端,我岂能袖手旁观!况且父母养育之恩,天高海深,永世难以偿报。事已至此,妙善该如何处之?"观世音沉吟良久,忽然翻身坐起,决然说道:"妙善左思右想决计化作凡身之体,即刻到兴林国宫中给父王治病。只盼略施医术,可驱散瘟疾,保他病体痊愈。如此一来,妙善一来可报父王养育之恩,二来又可告慰父王当年妙善皈佛之志,夙愿已成,方可了却这一宗欠债!"

翌日,观世音早课已毕,辞别韦驮、龙女徒儿,细细叮嘱道:"现师父到兴林国去,你二人可在寺庵内好好护持香火,修习课业。待师父到那里走一趟,不日即回!"言罢,那观世音顿时化作一位秃头僧人驾一朵祥云悠悠向西飘去。

观世音菩萨站在一朵祥云上,转瞬之际就来到兴林国地界。她在云头上俯身向下

观看，禁宫门外围满百姓，原来墙上贴有一张榜文。观世音急忙从云端跳下，落在一处无人地界，向禁宫大门方向走来。围观榜文的百姓忽见出现了一位秃头大和尚，闪开一条道，让那身披袈裟的僧人，来到城门下的榜文前面。观世音默念了那榜文，略一蹙眉，便扬起手将那张皇榜撕扯下来。围观的老老少少大惊失色。就见这大和尚手捧那张皇榜言道："闻知兴林国皇帝忽染顽疾恶病，贫僧略施小术或许可以使其转危为安！"

守城禁卫见这大和尚开口如此，心中生疑道："这兴林国内，四方名医均对皇上痼疾束手无策，为何你一个出家大和尚偏偏有胆敢夸海口？"迟疑之时，却听那秃头大和尚又道："这位小施主有所不知，贫僧虽是出家人，却也略通医术，且又身怀祖传秘方，如此大事岂敢欺瞒？你还是速速为贫僧进宫传报才好！"守城禁卫见这和尚理直气壮，不像说笑，哪还敢耽搁，急忙进宫通禀。

宝德皇后正愁眉不展，忽听宫外侍卫进报道："启奏皇后，刚才在宫门之外，有一秃头和尚斗胆揭了皇榜。还放言身怀祖传秘方，又有神术相助，人间百疾，均可治愈。不知是否将其召进宫内？"宝德皇后慌忙揩干脸上泪水，急问道："那僧人现在何处？他既然敢揭下皇榜，必有绝技在身。"侍卫道："回皇后的话，那秃头和尚此时就在宫门外候旨！"宝德皇后大喜，急忙传下懿旨道："即刻传僧人进宫，为皇上调治恶疾，不得有误！"内侍应诺一声转身离去。

片刻，门外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两个内宫侍卫押进一位袈裟褴褛、秃头锃亮，落拓不羁的大和尚进来。宝德皇后一见这大和尚的粗野扮相，顿时心灰意冷，但见妙庄王已经在榻上痛苦难当，哪顾得许多，慌忙说道："这位僧人既敢揭榜，必有过人医术！皇上如今痛彻心海，头昏欲死，快请施救，以期起死回生！"那大和尚也不向宝德皇后施礼下跪，大步流星地来到妙庄王榻前，掀开幔帐探头一看，沉吟片刻言道："还有救！"大和尚向侍卫要来一盅凉水，吞进口中，忽地俯下身来冲着妙庄王的额头一口喷去，顿时妙庄王僵直的身躯微微一动，渐渐苏醒过来，艰难地睁开双眼。

"啊！皇上……醒来！"宝德皇后大惊大喜地扑将上来，只见妙庄王脸色煞白，渐又潮红，许久，长长吁出一口气来。宝德皇后转身过来向那大和尚千恩万谢地说道："高僧果然医术绝妙，片刻间已使皇上从昏厥中苏醒！哀家必要重重赏赐！"大和尚不苟言笑，他大手一挥高声大嗓地说道："贫僧只为行善救人，绝非为求皇封赏赐而来。如今只知皇上恶疾病重，贫僧还未诊脉探个究竟，快快让我看察一番！"宝德皇后道："不知高僧如何诊察方可奏效？"大和尚言道："贫僧所学乃是祖传医术，素来讲究望、闻、问、切四诊之说。所谓望者，即以目验看患者病情神态；闻乃指听闻患者详诉病体状况；问则为询问患者病因源由；切是最最重要一诊，贫僧必要以切脉之诊，决断此疾用药施治！"

宝德皇后听罢这一番言语，对大和尚刮目相看。她这才知道大和尚虽然外表粗俗，但却医术精深身怀绝技。念及此，宝德皇后急忙趋前掀开幔帐，让这大和尚坐在榻边诊脉。大和尚目光如炬，轻轻揭开锦被，仔细验看妙庄王病体。他不看则已，一看顿觉心绪

难忍，痛惜莫名。只见妙庄王全身已是疮痕累累，恶疽流脓，血痂片片，臭气熏人。黑脸和尚倒吸一口冷气，再看那庄王的颜面已是瘦骨嶙峋，满面憔悴，奄奄一息。

大和尚伸出三根手指，轻轻按压在妙庄王的左腕寸、关、尺部位，闭目凝神，默诊脉象。他屏住气息，只觉妙庄王的脉迹已是细若游丝，若断若续。诊罢左腕再诊右腕，发现两腕脉象皆已危急。大和尚浓眉一皱，张开大嘴叹道："唉！死脉，死脉！"

宝德皇后闻言大惊，急忙趋前探问道："这位高僧，依你之见，皇上可还有救？"大和尚略作沉吟，平稳气息，然后自信言道："阿弥陀佛！皇上之疾虽已疾深攻腑，毒入血脉，但幸得贫僧来得未晚，方有转圜之机！"宝德皇后闻言欣喜，忙问："莫非高僧真有回天妙术，可救吾王恶疾？"大和尚凝神不语，似不愿详谈。宝德皇后又追问道："高僧为何不肯直言？莫非用药有何难处？"大和尚面色凝重，言道："皇后，不是贫僧不肯开口，而是不敢。皇上恶疾缠身，贫僧虽有祖传良方，但却担心有方无药，亦是枉然！唉……"

妙庄王此刻渐渐神志清醒，微微睁开老眼定睛抬头一看，忽见榻前伫立着一个身披袈裟，浓眉恶目的大和尚，庄王顿时惊骇大叫："啊呀！"宝德皇后慌忙上前，双手按住惊惧万状的妙庄王柔声劝道："皇上不必惊慌，臣妾在此。面前乃一位云游神僧，身怀绝妙医术，此次高僧为医治皇上恶疾，冒险撕了皇榜。如今皇上已然转醒，或许高僧再有奇药一剂投下，吾王必可恶疾转安，康复如初指日可待！"

妙庄王渐渐喘息均匀，还未开口，只见榻前那大和尚，脸庞木然，忽然冷笑道："皇上，医治如此恶疾只恐有方无药，也是无可奈何！"妙庄王道："高僧欲采何药，快快说给朕听。只要你说得出，朕号令全国定能采到！"大和尚冷笑，刚一报出药名，不料吓得庄王和皇后大惊失色。

吉祥图

观音菩萨骑在大象上，手中净瓶水流不止，喷洒在大象的头顶上。大象舒展着长长的鼻子，卷着一株莲花，菩萨赤足站在莲花中央，而善财童子也高兴地手舞足蹈。观音菩萨“骑象”与“吉祥”谐音，人们喜爱象这样温顺的动物，大象也被看做是瑞兽和灵兽，观音菩萨祈求天下众生合家安康，福禄长久之意。



(十九)

这大和尚听妙庄王言罢,说道:"皇上身染恶疾,缠绵日久,非要采到非常之药方可立竿见影。"妙庄王有气无力地言道:"高僧只管告知就是,不必为难。"和尚道:"只有皇上方能得到。"妙庄王不解说道:"朕已九死一生,别说高僧只寻几味药,便是世界稀奇之珍,天上难得至宝,只要你开口,朕也会命人即刻寻到。"和尚道:"如此最好,既然皇上这么说,贫僧就开口了。只需要皇上立刻取来亲人的一双手、一双目,蒸熟研碎马上服用,贫僧担保此疾顿愈!"

"啊!吓煞朕了。"妙庄王顿时惊恐失色,浑身打颤。他凝望这粗衣秃头的僧人,忽然勃然动怒,道:"妖言欺君!"僧人笑道:"皇上何必惊诧,你这身疮疽之疾,绝非民间草药能够医治,只有贫僧说出的这祖传秘方,才可奏效。"妙庄王不愿再听,且心烦意乱地驳斥道:"大胆妖僧,你竟敢乘人之危,欺骗朕躬。如是民间草药,朕决计依你;如索要亲人手眼,让朕如何取之?分明是你医术拙劣,戏弄寡人,来人呀——"

只见两名宫中侍卫踏进门来,妙庄王喝令道:"快快把这昏僧赶出内宫,押入死牢,待日后严惩,以儆效尤。"宝德皇后在一旁几番有心劝阻,但见妙庄王已气得脸色铁青,情知不可逆转,也就任听两个侍卫将大和尚押走。妙庄王才转醒不久,此刻又牵动心中火气,气息渐微,一阵头晕目眩再次昏厥过去。

妙庄王渐渐昏沉入睡,只觉得眼前漆黑一团,脚下轻飘似云絮,深一脚浅一脚行进在阴森恐怖的世界。妙庄王心里正七上八下地惶恐,忽然从左右两侧闪出几个幽魂厉鬼,各持钢叉大刀,呼喝一声扑将上来。厉鬼们一齐上前揪住妙庄王脖领衣襟,便要向那飘浮的棺椁里拖拽,庄王拼命挣扎,不肯进棺。正在与鬼魂们相争不下的时候,蓦地一声,那棺椁之内轰然作响,一团烈火突然由内炸裂开来。厉鬼们哄然散尽,庄王也被响声吓了一跳。待烟雾渐渐散去,只见棺中站出一位鹤发童颜、银髯飘逸的大仙。"我乃天宫玉帝身边太白金星。此次玉帝遣医官温元帅降灾于你,皆因你无视天庭法理,杀亲生女儿妙善于前,大动干戈滥杀三百尼姑在后。论罪你逆行深重,恶贯满盈,理应处死。但你生死簿上的阳寿未尽,禄寿尚存,故而天降恶灾,使你病榻终身。如今大限濒临,故而让你今夜先来地狱一游,也好死个明白!"

妙庄王听了太白金星这一番言语,已是惊魂百感,惶惧万分。他慌忙跪倒在地,连连磕头道:"大仙所言句句是实。小人在阳间杀人如麻,自知罪恶深重,尤不该错杀小女,火焚白雀古寺。玉帝降灾在身,罪有应得。可如此恶疾缠身,痛不欲生,实在是生不如死呀。故恳请太白大仙开恩,让小人速死吧。"

太白金星道："此言差矣。求死容易，求超脱却是难上加难。你劫数未尽，即便下了九重地狱，谅你也是在劫难逃！"妙庄王又惊又恐，痛哭流涕，乞求道："太白大仙，小人既然求生不能，求死也难，大仙可否略施仙术，使小人病体轻盈片刻？如能这般宽容，小人有生之日定要痛改前非，再设七七四十九天罗天大醮，以悔前过。不知道大仙可否宽谅？"太白金星道："你既有悔心，那我就点化你一事。今日有一秃头和尚在禁宫前揭下皇榜，又进宫为你诊脉医病，不知你为何如此昏庸居然将他逐出门外！"妙庄王回言道："即便是奇世妙方，让小人割下亲人的手眼入药，也是万万不能。小人因此将那和尚打入大牢。"太白金星听罢冷笑一声："那和尚既能开出药方，便自然知道如何取药。你可速归，再见那和尚之时，将其奉为上宾，好自为之吧！"太白金星话音未落，身形已隐入一股白烟之内消失不见。

妙庄王一梦醒来，大汗淋漓，惊恐莫名。此时已是子夜，寝宫里灯火幽幽，香鼎内香气氤氲。两位宫娥忽见妙庄王悠悠醒来，其中一人急忙到后面通报。片刻，宝德皇后匆匆奔进寝宫，见妙庄王那蜡黄的脸庞上，气色渐转红润，鼻息尚弱，一双老眼茫然四顾。宝德皇后凑近榻前，道："皇上醒来便好！醒来便好！方才皇上一怒之下，又昏厥过去，臣妾吓得六神无主。如今您悠然醒来，幸无大碍，实在是让臣妾忧心呀。"妙庄王叹道："朕忽得一梦，天宫大仙太白金星前来点化，今日前来揭皇榜的秃头僧人果然是个医术超人的神医。大和尚所言的奇方，也是惟一能使朕康健的良药，可惜呀，咱们肉眼凡胎未能识得，反倒将他押入大牢。"宝德皇后听罢又惊又喜道："皇上既得佳梦，何须多虑，赶快将那大和尚放了，臣妾愿尽所能赔礼道歉，想那僧人不会记仇的。"妙庄王也道："既然大仙托此奇梦，必有因由。皇后快快去请那僧人，无论金银财宝，只要可医好我这满身毒疮，一切随他开口吧。"宝德皇后答应着离去。

黎明时分，宝德皇后亲自焚点三炷香，虔诚地面朝东壁叩拜。随后内侍进报，那秃头僧人已由大牢押解至此，听候发落。皇后闻言一怔，忙道："大胆侍卫怎敢说押解而来？快快以礼相迎！"那僧人袈裟褴褛、满腮浓须也不在意，随内侍向宫中走来。宝德皇后道："前日高僧为皇上施诊救治，只因皇上久病缠身，心绪焦躁，一听说亲人双手双眼入药，真乃前所未闻。皇上大惊大骇之下，将高僧逐出，囚困牢狱。此番缘由想必高僧已然明了，且容我代替皇上向高僧赔礼！"

这大和尚见宝德皇后言语温柔谦和有礼，慌忙欠身道："贫僧开出此方，用药确实独特，皇上身在病中，勃然动怒也属常情。幸而未有将贫僧一怒斩之，皇后何必再提赔礼道歉等无用之词，让贫僧惶恐。"宝德皇后见和尚通情达理，话锋一转，言道："昨夜皇上忽得一奇梦，梦见太白金星大仙点化，高僧所言药方极有神效；并告知皇上此病非高僧不能医愈，此药也非高僧不能采到。如今皇上恶疾日重，还盼高僧不计前嫌，慨然相告才好。"大和尚嘿嘿一笑，道："皇后不必担心。只是不知皇上是否信贫僧，如果真能相信贫僧之言，取那双手双眼入药，倒是极其简单并无困难。"宝德皇后道："皇上之言，如

金石之重。决不食言，万勿多虑。”僧人道：“皇后可知南海普陀山吗？”宝德皇后言道：“南海乃天下佛界圣地，普陀又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显圣之所，万民仰敬，谁人不知！”僧人又道：“如此最好，皇后欲取亲人双眼双手非遣人去南海普陀不可。到时，可特命使臣，诚心斋戒，去到那南海普陀香山古刹，即可将双眼双手取回，以研末药用。”

宝德皇后不禁问道：“只是不知那南海普陀香山寺，距兴林国几多路程？”僧人伸出三个手指道：“不远，只有三千里路程。”皇后大失所望：“皇上疾病如此危急，如何能等得那药从三千里外取回？”僧人胸有成竹地笑道：“皇后不必多虑，可马上遣派使臣，沐浴更衣，虔诚戒斋。届时贫僧手指一条路，引他们驾云腾空而行，即刻便可从普陀取药回来，阿弥陀佛！”皇后听罢，欣喜若狂，急忙向候在殿外的赵震言道：“赵丞相，如今皇上恶疾治愈已有希冀，请遵从高僧之嘱，马上派虔诚忠厚大臣为使，即刻斋戒沐浴，前往南海普陀香山古刹，尽早为皇上医病不得有误！”赵震叩拜道：“谨遵皇后懿旨，即刻遣悉恒喃、支都两位大臣为使，明日登程决无偏差，万请皇后放心。”

次日午时三刻，大殿门前临时搭起天台，五色旌旗迎风飘动。大和尚依旧是破烂袈裟，但双目炯炯，神采奕奕。只见他手持宝剑来到香烛台前，双手合十，默祷有辞。转瞬之际，天台之上一朵祥 云降临，将悉恒喃、支都二人团团笼罩，片刻已不见两人身形……

却说这日赵松轩和大公主妙清两人，正在驸马府后厅饮酒作乐，忽听一位内侍急匆匆进门叩道：“二公主、驸马爷驾到！”“哈哈！什么风儿将他二人给吹来了？”赵松轩急忙和妙清迎出厅门。四人落座后，妙音忧虑言道：“姐姐、姐夫莫非还真蒙在鼓里吗？如今兴林国的江山社稷已被一个秃头和尚窃走！这该如何是好！”“什么？秃头和尚？”赵松轩和妙清闻言大惊，急忙问道：“这到底怎么回事？”

李金陵道：“姐姐、姐夫，这几日宫中已闹得沸沸扬扬。我与松轩本是当朝驸马，本应该顺理成章继承皇位，谁知道半路突然杀出来个秃头大和尚来，非要与我二人争权夺势。听说皇后已答应这和尚，倘若医治好父皇疾病，便将这江山拱手送之。唉，这该如何是好？”赵松轩和妙清听罢，顿时气得脸色铁青，吼道：“岂有此理！大胆秃驴，竟敢与我们分庭抗礼？”李金陵见已点燃两人心中怒火，尖声冷笑道：“姐姐、姐夫休要恼怒，且听金陵告知详情。你两人久在府中玩乐，自然不知道外边情由，自父王病危，我们极少进宫，父王母后已暗生戒心。前日忽然在城内城外张贴皇榜，四海之内广聘神医，言称可医治父王疮疽之人，便可继位承玺。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位秃头大和尚，众目睽睽下揭去皇榜直驱后宫，现听说悉恒喃、支都二人已前往普陀取药，不刻即回。这秃头和尚不想要皇位玉玺，那还会要什么呀！”

赵松轩听后气急败坏，咆哮不已。妙清又哭又闹，叫道：“父王母后居然如此糊涂，江山社稷千秋玉玺岂能轻易传与外人？况且又是个秃头和尚？”李金陵愤愤然道：“如今当务之急可拟一条妙计，买通心腹，装扮成刺客，前往后宫……”随后，他和赵松轩立即

走到一旁低声说些什么。妙清、妙音两位公主见两位驸马窃窃私语，心中忐忑不安，似懂非懂问道："莫非你两人想谋害父王？"李金陵和赵松轩冷笑不语，妙清哭道："此事万万不可！父王毕竟有养育之恩，岂可因为皇位权政而丧尽天良？"妙音也道："如此一来岂非要遗臭万年，即便得来皇位，也势必要遭后人唾骂，万万使不得！"

忽见李金陵眉毛一蹙，故作惊讶地叫道："你姐妹俩为何无端猜疑？我们本来只想行刺那秃驴和尚，怎么可能忍心杀害父王？"赵松轩也在一旁帮腔道："你姐俩听错了！两位公主只管放心，我们绝不可能谋害父王，否则便是天打五雷轰，永世挨上骂名了。"妙清、妙音见赵松轩和李金陵说得信誓旦旦，也就渐渐信以为真。

当天子夜时分，云雾阴沉。皇宫禁苑内万籁俱寂，偌大宫阙显得景象肃杀。绛雪轩内，一盏孤灯依旧明亮。秃头和尚的身影映在窗前，他忽而踱步，忽而在榻前独坐，一会儿功夫，便熄灯入寝了。忽地，守门侍卫挺枪喝问道："谁人深夜入宫？""司礼官霍云礼。"霍云礼命令道："夜沉雾重，大雨将至。大家辛苦了，马上都到偏殿里避雨，此地由我守候。"几名侍卫见霍云礼前来顶替哨岗，都求之不得，纷纷拱手称谢。

绛雪轩内灯盏已熄，院内也沉寂无声。霍云礼悄悄贴近绛雪轩的房门，从腰间掏出一把寒光雪亮的牛耳尖刀，轻轻一撬门闩，便闪身入房。榻上幔帐低垂，大和尚鼾声如雷。霍云礼蹑手蹑脚，手执尖刀，刚要伸手掀开那垂挂的幔帐，恰好这时窗外划过一道刺目的闪电。闪电的一瞬，霍云礼望见床上躺着的和尚，一双眼睛在夜里居然睁得铜铃般大，目光灼灼直逼着自己。"啊——"霍云礼见状惊叫一声，猛然举起手中尖刀，不顾一切地扑上前去，对准那和尚的胸口拼尽全力一刀刺下。顿时鲜血喷涌，和尚气绝而亡。

南海夜浪涛声阵阵，普陀山的香山古刹却是灯火幽幽。观世音菩萨此时正端坐在佛堂前的蒲团上，面壁默诵经文。突然一道血光闪现，观世音愕然一怔。她伸手摸摸胸口，似有刀刺般的隐痛，连声叫道："不好！"她一边说着，一边从发髻上取下发针，在壁上一划。观世音双眼豁然一亮，已遥遥望见三千里之外的兴林国皇城内所发生的一切。观世音见状大惊，倒吸了一口冷气。她万没想到自己刚刚返转香山寺片刻，便有一桩血案发生。

原来，自观世音装扮成秃头僧人进宫为父王诊病不久，便已暗暗察觉两位驸马赵松轩、李金陵暗中图谋不轨，内心对两位姐夫不忠不孝忧心忡忡。观世音已开了两条路引，一是将悉恒喃、支都两位使臣送达普陀；二是入夜时分，烦托塔天王李靖将乌云布满兴林国上空，滂沱大雨泼降而至。观世音见雨大夜深众人俱已安歇，便吹了口仙气，将那破烂袈裟化作秃头和尚人形，而菩萨本身则返回香山寺，静候明日清晨二位使臣的到来。观世音菩萨以为万无一失，不料在兴林国的皇城禁苑之内，居然雨夜潜入刺客，将她留在绛雪轩内的替身一刀扎死。血光飞传三千里，观世音此刻只感到父王性命危在旦夕，即便她可以以医术祛除其身上恶疾，也怕是难除潜伏在其身边的险恶歹人。观世音想到这里，急忙又用那枚发针在墙上一划，岂料这一看，观世音更是大吃一惊……

(二十)

观世音菩萨已将三千里外的兴林国皇城之内，发生在绛雪轩的血案看得一清二楚。却说霍云礼行刺秃头和尚之后，便仓皇逃出绛雪轩，隐进妙庄王寝宫的偏殿之内。炭火点点，两个宫娥正在将药汁倒进一只精致小盅之内，欲捧进寝宫时，却见闯进一个人来，正是司礼官霍云礼。“官长为何深夜进宫？”其中一个宫娥询问道。霍云礼故作谦和地一笑，言道：“听闻你二人多日辛劳，疲乏已极。故今夜前来替你二人值夜。”宫娥道：“可是这药须马上送进寝宫，皇上初更时必要服下。”霍云礼道：“药汁就由我代为送进便是，你二人快快回去安歇吧。”

霍云礼见两个宫女已离开，环顾左右，宫殿内万籁无声。他见时机已到，急忙从腰袋内取出一包剧毒之物投入药盅之内……“啊呀，不好！”观世音看到此处不由得大惊：“如此一来，父王必成僵尸一具。唉，韦驮快来！”韦驮急忙进来，问道：“师父为何事宣弟子前来？”观世音将刚才刺客闯入绛雪轩行刺秃头僧人，又在庄王的汤药内投下剧毒等事一一告知韦驮。“你快快前往兴林国营救父王，否则他必要死于李、赵两个小人之手。”观世音继续叮嘱他道，“韦驮，师父命你即刻驾万里长风，火速飞驰前往父王寝宫，在霍云礼将毒药捧送父王榻前之时，将药盅取下，并将贼人捉住，永绝后患！”韦驮道：“师父放心就是！弟子速去速回！”说罢腾云直上九霄。

韦驮奉了观世音之命，驰云驾雾，弹指一挥间已来到三千里之外的兴林国都。依照师父指点，直达寝宫。此时初更刚过，妙庄王疮疾发作，剧疼难忍。宝德皇后衣不解带，侍候在侧，双眼哭得红肿。两位御前太医也踱步徘徊，不知所措。恰在这时，忽听门外有人禀道：“启禀皇后，初更服药时刻已到，司礼官霍云礼进殿见驾。”宝德皇后听闻霍云礼亲自送药，也不多疑，急忙吩咐身旁女娥道：“如今皇上正是剧痛难熬，还不快快宣司礼官呈上药盅。”霍云礼心知此时正是时机已到，急忙趋前双手捧上药盅……

韦驮见状，心知跳下去当面将那毒药泼掉已不可能，便在云端之上向那药盅吹了口仙气。宝德皇后接过药汁之际，突然从门外吹来一股冷风，手上的药盅随之跌落在地，登时浓黑的药汁泼洒满地。韦驮又在天上作起法术，从怀中掏出一纸折子，一口仙气吹下，化作一只小猫，从妙庄王的床榻底下蹿出。谁知小猫刚刚扑到那洒泼在地上的药汁面前，顿时抽搐而死。宝德皇后见那小猫猝然死去，大吃一惊。她又惊又气，脸色煞白地失声叫道：“谁人下毒？”司礼官霍云礼顿时浑身冷汗，转身便跑。宝德皇后见状，高声叫道：“来人呀！速将霍云礼逮来见我！”

霍云礼见难以逃脱，便与内宫侍卫厮打起来。这时从绛雪轩附近也跑来几个内侍，

一路高叫道："不好了！专为皇上治病的秃头医僧，已被人杀死啦！"侍卫们团团围攻，各自挥刀挺枪直刺霍云礼。霍云礼情知寡不敌众，急跑几步，看准那偏殿前檐，打算纵身一跳，趁机消失在茫茫夜色中。韦驮将一切看在眼里，心里暗暗骂道："恶贼，你做下如此伤天害理之事还想逃跑？"韦驮朝殿檐上的霍云礼吹了口气，只见他顷刻间四肢发软、周身无力，从几丈高的殿檐跌落下来。众侍卫蜂拥而至，齐声呐喊，用一根绳索将卧在地上瘫软如泥的霍云礼五花大绑地牢牢捆绑起来。

次日天明，妙庄王又悠然转醒。宝德皇后急忙奏禀庄王道："皇上，昨夜内宫来了刺客。先到绛雪轩杀死了那个揭皇榜的秃头僧人，随后又支走煎药宫女，药中暗投剧毒，正准备捧来让皇上服用，不料当场败露。那刺客现已被内廷禁卫活捉。"庄王闻言大惊，"居然有人敢趁朕病中，下手谋害？刺客是哪一个？"宝德皇后道："那刺客不是别人，正是宫廷司礼官霍云礼。"妙庄王大怒，言道："好一个霍云礼，他怎敢下毒手加害寡人！快传令处以极刑！"皇后劝道："皇上息怒，此事万万不可操之过急。依臣妾之见，这霍云礼平日在宫中行走，皇上对他恩惠有加，如今他充任刺客，萌动杀心，必然另有图谋不轨之人，暗中将霍云礼重金收买。故而臣妾以为此人暂不宜杀，应速速派人严加拷问。待霍云礼招出幕后主使，那时皇上再杀他不迟！"

妙庄王沉思许久，下令只召见大将军褚杰一人，密进寝宫。庄王屏退所有人，寝宫内仅有他与褚杰二人。褚杰紫面浓眉，跪倒在妙庄王的御榻旁言道："皇上玉体微恙，突召老臣来此，难道有紧要大事？"庄王忍着浑身疼痛倚坐榻上，"老将军一生戎马，追随寡人南北征战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只可叹寡人平日只喜欢那些阿谀奉承之词，故多年来压制老将军，实在是寡人的过失。今日寡人病体渐衰，死期临近，方有幡然悔悟之心，可叹悔之晚矣！"大将军褚杰见妙庄王今日神态严肃，加之又密召入室屏退仆人，自知事关重大，急忙言道："皇上如今尚在微恙之中，本该心胸怡悦。老臣听闻皇上此言，深感惶恐。末将情愿肝脑涂地，报效吾皇！"

妙庄王含泪说道："如此最好！褚将军果然是朕的忠勇之将，难能可贵！自寡人身染恶疾，不理朝政，满朝文武尽皆疏远，尤为令人愤慨的是朕的两位东床驸马居然良心沦丧，终日在府中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连探访父王之疾也是百请不来，更不必说丞相赵震那些趋炎附势之人了！"妙庄王说到此处，不免伤心落泪，他请褚杰免去君臣之礼，起身说话。妙庄王又细声说道："朕密召大将军进宫，不为别事，只因昨夜有一刺客混入寝宫，下毒谋害寡人。朕想这刺客必是受人贿买指使，故让你秘密进宫以探根由……"褚杰听罢大为震惊，急忙言道："愚将遵命。"

当即，大将军褚杰率领一批亲兵死士来至大牢内。褚将军坐镇，他大喝一声："带刺客——"只见牢门开启，几个亲兵监押着霍云礼走了进来。褚杰眼见乃宫中熟悉之晚生后辈，心头不由得火起，拍案怒喝道："大胆霍云礼，皇上平日待你不薄，为何你竟敢以利刃刺死秃头僧人于前，投毒暗害皇上于后？你与那僧人无冤无仇；皇上对你也日趋信

任，宫廷管事之职亦是职责重大的差事。故你必是受人指使，今日如你交出真凶，本将军赦你无罪；如你守口如瓶宁死不讲，便要大刑伺候，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也难！”霍云礼面对刀枪剑戟、刑具种种，面不改色。“大丈夫做事一人担承，愿杀愿剐悉听尊便，小臣不求宽恕，只求速死！”

褚杰吩咐两边卫士，道：“来呀！给我大刑伺候！”几个体形剽悍，赤裸胸膛的亲兵猛扑上前，不容分说地用以大刑。霍云礼昏厥转醒，如此三番四次已剩半条性命。他剧痛难忍，无力反抗，只好吐出真情：“褚将军饶命，小臣愿招。”

霍云礼道：“小臣许久以前便受当朝驸马爷李金陵的恩惠，金银珠宝不下万两。赵松轩驸马也为小臣亲戚加官买爵。此次皇上病重，秃僧揭下皇榜，他二人惟恐日后皇上将皇位玉玺传与僧人，故而密室召见小臣。李、赵两位驸马对霍云礼有旧恩于前，又有高官厚禄相诱于后，小臣不得不应承下来。如今小臣情知如此大罪必死无疑，只盼皇上开恩，让小臣速死……”霍云礼坦言一切后，只觉浑身懒散无力，瘫倒在地。

寝宫内。大将军褚杰叩拜在妙庄王的御榻之前，奏道：“启禀皇上，愚将遵圣旨已拷问过霍云礼。他初时不肯吐实，施以重刑后方才招出真情！那在他背后以官禄相诱，迫他谋害皇上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朝两位驸马爷赵松轩和李金陵！”“啊？竟是这两个孽种！”妙庄王虽对此事有些预料，但听罢褚杰的禀奏之后，依然气得脸色灰白，浑身颤抖。“可恨哪，赵松轩乃当朝丞相之子，又以才学招为驸马，朕念其父助国之功，不惜重金修筑驸马府邸。李金陵本是一介书生草民，几副对联得朕喜爱，凭空迎娶朕的二公主，享有不尽之荣华。谁知这两贼子贪得无厌禽兽不如，他二人忘恩负义，趁朕病危欲夺篡江山社稷，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暗派刺客带刀闯宫，不但刺死无辜僧人，又在朕的汤药内投毒。幸而苍天有眼使两贼行迹尽皆败露！”

褚杰言道：“依愚将之见，事情既已明了，皇上就该果决处之，以免后患！”妙庄王赞同道：“这两贼罪不容恕！着令褚将军亲自领兵火速包围两驸马府邸，将赵、李两人即刻赐死！”褚杰应道：“愚将领旨！”

褚将军亲领皇命，立即点八千御林军分兵两路前往赵、李驸马府邸。转眼间已将赵松轩和大公主的驸马府包围得水泄不通。围墙和大门前，早已是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亲兵猛将。此刻，厅堂内的赵松轩木然呆立。大公主妙清则慌慌张张地从后厢房奔来，脸色惨白，连声叫道：“大事不好，为什么褚将军统领人马将府邸团团围住，气势汹汹，命我二人出去听旨？莫非你做了什么丑事不成？”赵松轩一言不发，只是铁青着脸，额头直冒冷汗。妙清公主道：“清早便听一女仆说，皇宫中昨夜闯入歹人。那秃头僧人已被人杀死，又传说有人在父王药中下毒……”赵松轩急忙问道：“那投毒之人可已逃遁？”妙清道：“皇城禁苑，岂能容刺客嚣张。他当场被侍卫拿住，已经押进大牢里了……”

赵松轩不待妙清说完，已经气急败坏，道：“霍云礼被捉，定将我和李金陵供出无疑，我命休矣！”“天哪！原来这暗杀投毒之事，均是你和李金陵所为？”妙清大惊失色，如

五雷轰顶。她涕眼泪流，指着赵松轩骂道："好你个赵松轩，竟然是个人面兽心的恶人！你不但谋杀和尚还要毒杀父王，天良何在？"赵松轩方寸大乱，扑通一声跪倒在妙清面前，泪如雨下求道："公主开恩，看在你我夫妻情分上，松轩一念之差，大错铸成。还盼公主危难之时鼎力相助！"妙清摇头哭道："你悔之晚矣。你设计谋害父王，如此大罪岂能宽恕，况且大批御林军已将府邸团团围住，你我皆插翅难逃呀！"正说着，只见褚将军戎装佩剑大步踏进大厅来。他进门指着全身发抖的赵松轩喝道："大胆赵松轩，跪倒接旨！"圣旨宣道："朕拟手谕，查犯臣赵松轩有篡权夺位之举，危害社稷。又遣刺客夜入禁宫阴谋加害，已是十恶不赦。念其乃丞相子裔，免去凌迟，着令即刻缢死，不得有误。""天啊！"妙清已失声惨叫，昏厥过去。褚杰将军亲眼看着赵松轩悬梁自缢，当场验过尸身，又统兵赶到李府。

到得李金陵府中，尚未宣读圣旨，已被御林军吓破胆的李金陵早已吞金自杀，僵尸一具直挺挺躺在厅堂中。二公主妙音则被几个亲兵看守，哭得似泪人一般。褚将军见赵、李两驸马已殁，便遵从妙庄王旨意，命人将大公主和二公主一并锁了，押回禁宫大牢监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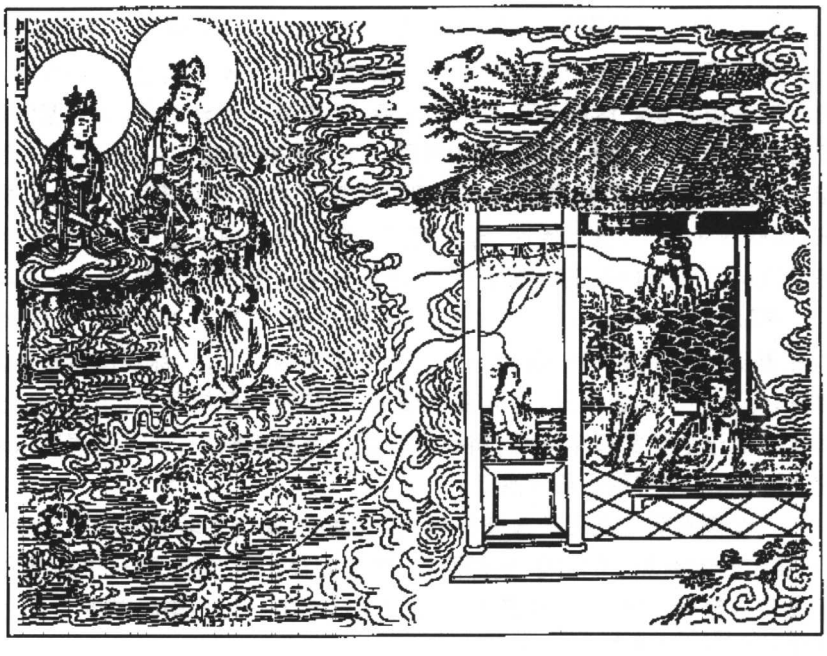
妙庄王亲自下旨处死两位驸马，又命褚杰将霍云礼斩首示众，一怒之下病情愈加沉重。两位太医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为防歹人再次下毒，两太医亲自煎药守候炉前，只是庄王的疮疽之疾越发转重，在榻上百般辗转。

待妙庄王刚刚服药止疼，神志渐趋安静，宝德皇后哭跪着对庄王言道："如今兴林国已蒙大难，皇上疾患未愈，又有乱臣贼子预谋弑君篡位，幸好行迹败露，将赵李两奸正法。只可叹此刻正是国家用人之际，还盼皇上不可因赵李两人的不忠，从而怀疑一切，以使皇室朝臣人人自危！"妙庄王在榻上沉吟道："皇后以国家社稷为重，如此进言，十分得体，朕心领神会。"宝德皇后继续哭道："皇上果敢严厉，从而使万民敬佩景仰，诛杀赵李两个逆贼亦是迫不得已。可是皇上不该一怒之下也将两公主镣铐加身，囚于死牢。如此一来，岂非令人惶恐万千，惧怕皇上大肆追杀余党？"

妙庄王摇头痛心，言道："皇后此言差矣！赵李两贼篡政夺权，谋杀寡人，内中必有隐情。两公主乃朕之亲生骨肉，岂能不洞悉其奸？为何连骨肉之情亦尽抛于脑后，从未向朕言及一二？朕以为两公主早已与逆贼狼狈为奸，皇后不必多言了。"

宝德皇后劝言道："两公主纵有千般罪孽，但毕竟为吾王亲生骨肉。依臣妾之见，二女即便知晓一二，也绝非主谋。她二人养在深宫，性情娇纵顽劣，但绝不可能忍心谋害亲生父亲。吾王乃一国之君，应胸襟博大。祈盼吾王开恩，万万不可一怒之下再做出杀子错事。"妙庄王见宝德皇后说得声泪俱下，内心也难免不忍。答应道："朕就依皇后所奏，免两位逆女死刑，终生幽禁冷宫不得再嫁！"

观无量寿



这是一幅《观无量寿佛图颂》图，房内有一老者和一夫人跪拜在席榻上，一位高僧手执拂尘念着佛经。两位虔诚的信徒灵魂飞出体外，升至空中。他们跪拜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观音菩萨把甘露洒向他们，度他们前往极乐世界。此图为清代连环画。

(二十一)

妙庄王遣派的使臣悉恒喃和支都二人由秃头僧人设坛送上九霄，两人扶摇直上，脚踩云絮，只觉得飘飘渺渺，两耳生风。俯身向下望去，但见已飞达至南海普陀地域。

悉恒喃和支都在一座岩峰巨石上站稳脚跟，二人不敢迟疑，稍作喘息，便来到普陀山下的香山古刹。这座其貌不扬的小寺，寺庙虽不十分宏大，但却整洁静谧，殿阁与庭院之间格局严整，曲径通幽，院中有院。庭内种植冬青、碧桃和翠竹，使人感到非常幽雅。"阿弥陀佛！"忽见悉恒喃与支都两位穿官袍的使臣莅临，韦驮和龙女二人迎上前来。韦驮双手合十，捻动佛珠，谦和笑道："何方贵客前来进香？"悉恒喃躬身一揖道："我等乃兴林国皇帝妙庄王特遣使臣，千里迢迢来到普陀香山寺，乃有要事相求！"

韦驮和龙女也不多言，在前引路，将悉恒喃、支都引入大殿。悉恒喃道："香山古刹闻名遐迩，皆因寺内有一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大仙，人称观世音菩萨。小臣远路来到普陀，专为叩见观音大仙，有紧要事相求，不知能否尽早拜见？小臣在此先谢过二位。"其实韦驮已从师父口中知悉，将有兴林国使臣前来相见，现见悉恒喃仪表堂堂，言词恳切，便急急忙忙转到后殿通禀。

观世音菩萨正在后殿盘膝打坐，面壁诵经。闻听韦驮进报兴林国使臣已到，略一沉吟，急忙吩咐召见。悉恒喃、支都两臣，战战兢兢步入宝殿，刚一进殿便立刻嗅到一股清幽淡雅的馨香之气。那巨大莲花宝座上果然端坐一位艳美异常的大仙。大仙面若芙蓉，柳眉弯弯，胸披璎珞，端庄恬静。

悉恒喃和支都不敢仰视，慌忙跪倒在地，连连叩拜道："大仙在上，小臣乃兴林国使臣，因吾皇妙庄王身染恶疾，万药难医，故而贴出皇榜四海求医。有一位秃头僧人揭下榜文，诊脉后可叹所用之药非兴林国所能寻到，又经过那秃头僧人指点，方才得知只有普陀香山寺可以寻得此药！故而庄王遣小臣二人前来叩拜大仙，万望大慈大悲的菩萨鼎力相助！"观世音微微一笑，言道："四海之内，无论何人何疾，只要贫尼可帮得上忙，定不会袖手旁观。只是不知道此药为何物，为何非要来香山寺索取？"

悉恒喃见观世音菩萨坦诚相向，忐忑不安之心放下大半，略作迟疑，便从腰间摸出妙庄王书信一封，呈给观世音，道："小臣这里携吾皇书信一封，特呈菩萨大仙，阅后您自会明了。"观世音拿过来一看，上面写道："闻神仙久居隐灵谷，佛法无边，慈悲四海。今兴林国妙庄王，御世五十余载，忽染疮疽之疾，良方用尽，名医皆难以妙手回春。幸遇僧人指点，药方民间难觅，急需普陀香山寺大仙双手双目以配灵丹。朕百般无奈，仰望神仙大发慈悲，广施恩德，借得大仙手目用以济朕之余生。如蒙大仙恩赐，医得痼疾，朕

当永世刻骨难忘。特遣两臣为使，企盼大仙割爱相助，以慰朕望。”

观世音看了妙庄王的亲笔手谕，细眉微蹙，叹道：“兴林国王此疾甚重，必要以贫尼手眼入药，如此看来如要救其性命，也只好忍痛了。”韦驮和龙女在旁听了，分外不平。韦驮言道：“师父，此事万万不可。为救四海之人师父已竭尽全力，如今又要仙体入药，让徒弟怎么忍得……”龙女也道：“师父苦心普度众生，实得万民称颂。只是以师父仙体入药，前所未闻，法理难容！千脆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也就是了！”观世音急忙喝止两位弟子道：“师父决心已下，两徒不可再劝，更不许横加阻拦！两位使臣……”悉恒喃和支都慌忙上前，战战兢兢道：“大仙何事吩咐？”观世音菩萨言道：“你二人在此少候，我去到禅房割了手目，也好让你们早早返回兴林国交差。”

悉恒喃与支都万没想到观世音菩萨竟然会允下如此令人难以接受的请求，慷慨慈悲之心尽显。二人感恩不尽，连连在殿前叩拜。观世音与弟子二人去到后面禅房不表。却说跪拜在殿前的悉恒喃对支都言道：“我思来想去，偏偏恼恨那秃头僧人，只恨他为何为救皇上一命，却要残害大仙肢体！菩萨大仙面若莲花，心慈面善，如今却要忍受这般苦痛，唉……”支都也附言道：“悉恒喃所言极是，小臣也有同感。皇榜揭下自等于向众人承认，有心继承皇位。世上之人为何因篡权夺位而不惜一切？实在令人痛恨之至！”

此时观世音菩萨已命龙女将托盘端出。但见一双玉手，一对明目历历在前。“师父！你好苦呀！”韦驮和龙女边走便哭。“大仙慈悲救难！小臣造孽造孽！”悉恒喃和支都见了也是大哭不止。此刻，只有观世音凝然不动，稳坐莲花座上，嘴角唇边绽露出欣然笑容。

那悉恒喃、支都二人自取了观世音菩萨的双眼双手以后，日夜兼程，直奔兴林国。这日，禁宫前五彩旌旗招展，两厢廊庑下挂起数十盏彩绸纱灯。宝德皇后打扮整齐，娴静安然迎候在宫门前。侍卫高呼一声：“二使臣返转——”只见一班朝臣武将，皆肃立两侧御道旁，恭候着手捧锦匣的悉恒喃、支都两人。

“参拜皇后！”二使臣言道。宝德皇后双手接过锦匣两只，交由宫娥，欣慰言道：“悉恒喃、支都两使臣千里劳顿，历尽万苦，终赢得观世音菩萨垂青，割舍双眼双手为吾皇治病，忠心可嘉，功勋卓著。即日赏封，官晋二级！”“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两位使臣跪叩接封，心悦自不必言表。

皇后一行人急忙返转寝宫，打开锦匣后，宝德皇后上前仔细验看了那对明目，蓦然感到似曾相识，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随即，皇后吩咐女娥道：“来呀！再将那只锦匣开启！”女娥不敢怠慢，急忙上前将另一只锦匣打开。宝德皇后探头朝锦匣内一看，顿时脸面变白，全身震颤。“天哪！这两只手、一双目分明是三公主妙善的！”宝德皇后伤心悲恸，哭嚎起来。她指着匣中的一只手道：“这只左手必是我儿妙善的无疑，三公主手腕上生来便有一颗梅花痣，此痣甚为特殊，为娘的一眼就可认出！”宝德皇后思念之情顿生，泪如雨下。哭道：“吾儿好惨呀！难怪那僧人说要亲人的双手双目方能成药，原来我儿魂

在天国，却因父王病疾，忍受苦痛。天下哪有如此至孝的女儿呀！妙善啊，为娘想得你好苦……”宝德皇后说罢，悲声不止。

大将军褚杰见状，信以为真，连连点头叹道：“真是不曾想到天下竟有如此奇事！三公主妙善神魂在彼，皇上痼疽可救。皇后切勿再哭，如今当务之急，乃是尽早为皇上调药治疾。愚臣忧虑之事乃无人可寻。纵有手眼为药，无人调制也是枉然。可惜那位秃头僧人，已被刺客刺死……”

褚杰言罢，众人纷纷叹息，一筹莫展。正在这时，忽听厅外有内侍高叫道：“启禀皇后，高僧闯宫，非要马上面叩皇后。”宝德皇后惊愕问道：“哪个高僧前来闯门？”厅外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接着便传来粗嗄而熟悉的嗓音：“贫僧前来拜见皇后。为皇上配药治药，尔等非但不来迎接，反倒百般拦阻，却是为何？阿弥陀佛！”却见一个身披大红袈裟，足登云鞋，秃头锃亮大和尚，正与几个守门的侍卫纠缠，不顾一切冲闯进来。一路大叫大吼道：“滚开滚开！如今救命要紧。贫僧已揭下皇榜，如不能治愈皇上的病体，怎么在世上行医呀！还不快快放开贫僧！”

宝德皇后探头一看，惊叫一声：“鬼来了！那日你分明已被刺客在绛雪轩内刺死，今日为何忽如完人，再次闯进宫来？”大和尚手捻一串雪白晶莹佛珠，满面含笑道：“皇后切勿惊慌，那日雨夜发生之事早已被贫僧识破。故而临时将一袈裟扔在榻上，化作人形。贫僧为避祸灾，早已经飞出宫外，隐于林莽之间。”“啊？”宝德皇后闻听僧人一席话，将信将疑，道：“原来如此！既然高僧计谋过人，仙术非凡，躲过刺客，为什么今天才进得宫来，不早早向皇上禀奏原委？”大和尚笑道：“贫僧今天进宫，可谓不迟不早。两位使臣才从南海归来，贫僧在此之际进宫配药有何错处？”

宝德皇后见他说得合乎情理，沉默半晌道：“高僧所言极是，正在束手无策之计，高僧前来配药正为哀家所求！只是现有一事不明，这从南海普陀取回的药引，一双手目为何俨然三公主妙善所有？吾儿数年前已亡殇，可今日一见，吾心忍不住辗转刺痛。还望高僧点化，以解困惑。”僧人来到那两只锦匣前一看，未及开口，却已嘿嘿冷笑起来。

这大和尚只对宝德皇后一人言道：“皇后，如今皇上病体衰微，如再拖延片刻，恐怕神仙难救。这双手眼嘛……实乃南海普陀观世音菩萨所赐，详情容后再禀。还是先治病救人才是紧要。”皇后听罢也不再多言，急忙吩咐宫娥下去准备制丹炼药事宜。

自妙庄王怒斩赵松轩、李金陵两位驸马，又下令褚将军将妙清、妙音两位公主锁入大牢永世幽禁后，疮疽日渐沉重。两位太医虽然困守床头，只是一筹莫展。此刻，宝德皇后令大将军褚杰，将宫中内外整肃戒严，任一只飞鸟也难以飞临庄王寝宫。那秃头僧人在绛雪轩内沐浴，换一身整洁大红袈裟，又修了颜面，一切妥当后，忽见一位执事内侍匆匆进阁跪倒奏道：“叩见大法僧，皇后传懿旨，已将大红炉清水洗涤，火已架好，只请大法僧前去炼制仙丹妙药！”一排宫中禁卫犹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秃头和尚出了院门来到一间偏厦内。秃头和尚一看，里面早已支架好一口铜锅，几个赤膊壮汉正在锅下架

柴生火。一时间柴火熊熊，铜锅内的水已经滚沸，烧火的兵卒个个汗流浃背，奔波忙碌，不亦乐乎。

“阿弥陀佛！”秃头和尚轻舒袖袍，来到那只盛满沸水的铜锅前面，用手在那滚烫水中轻轻一蘸，丝毫也不觉得烫人，对几个赤膊壮汉叫道：“水温不够，还须速速加柴。”铜锅之内，热水翻花，大约又烧了一个时辰，大和尚忽地大手一挥，朗声言道：“善哉善哉！”几个兵卒立时后退，但见这秃头僧人将一只锦匣捧至锅前，轻轻一拿，便将一双秀目投入滚水之中。滚沸之水马上变为红色，红彤闪亮，犹如海中浪花，酷似无数红雨，顷刻之间弥漫起一股沁人心脾的芳香，使人闻之爽然。

秃头僧人噗地吹了一口仙气，满满一锅红水眨眼之际越变越少，无数水花悄然化作一股香烟袅袅飞升而去。僧人伸出手来只在那已被烈焰烧得发红的锅内轻轻一捡，便将一个黄豆大小的什物抓于手中，托于掌心。围观的兵卒一看，原来是一颗黄色仙丹，这仙丹金光闪闪，熠熠炫目，十分诱人。

“来呀！再添热水！”秃头僧人小心翼翼地将那粒金黄色仙丹藏于怀中，转身再次喝令兵卒们重新将清水倒入滚热的铜锅之内……如此反复，又一颗黄灿灿的仙丹炼好了，僧人将其托于手掌之上，大笑道：“哈哈，皇上的恶疾可除了！”

这大和尚由宝德皇后引领着，再一次来至妙庄王寝宫。“贫僧叩拜万岁！”秃头僧人袍袖一甩，双手一拱，言道，“今日祥云绕宫，实乃皇上病体痊愈之兆！贫僧已用南海观世音一双手眼炼出仙丹两粒，奉于御前。贫僧只消略施小术，疮疽之疾便可痊愈！”妙庄王榻上忍着周身剧痛，点头称谢。

僧人微微一笑，让宝德皇后亲为妙庄王掀开被裘，只见妙庄王浑身疮疽已是毒入体肤。妙庄王仰面而卧，大和尚在旁凝神，慢慢从怀里掏出那两粒仙丹，悄声对妙庄王说道：“皇上千万忍住剧痛，贫僧只需以仙丹施治，不消一刻即可见效！”那僧人说着便将一粒仙丹两指夹住对准妙庄王的左侧肢体用尽气力，在那千疮百疽之上，上下往返用力抹擦。不过片刻，块块红肿已经消退，妙庄王止住了惨哭惨叫，只觉得患处发热发痒，疼痛遽减。

宝德皇后在旁边看了惊异不已，心中暗暗赞许这僧人果然身怀绝技。大和尚继续在庄王身上往来涂抹揩拭，转眼之间已将痼于体表之上的疮疽化为乌有。庄王浑身剧痛顿然消弭，许久枯黄清瘦的脸上也泛起红晕。那僧人揩遍前身又揩后身，直搓揉得妙庄王遍体舒适，体肤滋润。天地洒下一片霞光，红彤日影照窗。妙庄王浑身隐痛俱消，四肢有力，精神焕发。

庄王久病初愈，龙颜大悦，便决计在禁宫内设盛筵款待救命恩僧。那秃头僧人平生似未见过如此丰盛宴席，又被告知这些宫廷素菜均为妙庄王特意让御厨烹制的，顿时感谢不尽。几个宫娥手捧酒盏往来穿梭，妙庄王和宝德皇后连连向那僧人敬酒，一时间，觥筹交错，欢声笑语。

鼓乐声声，琴声袅袅，宫阙中似乎迎来了久违的欢乐。蓦然之间，只听从后面隐隐飘来一阵女子哭泣声音。那哭声断断续续，若有若无，但给这欢乐的酒席平添一股悲凉与不安。妙庄王捋须不语，宝德皇后眉峰微蹙，面容突现悲戚，心中似有无限隐痛。随着一股轻凉夜风飘来，哭声仿佛越来越近，让人局促不安。

僧人侧耳细听，不免心生狐疑。最后实在坐不住了，独自一人离席转到月亮门外，探头朝后宫张望。这僧人沿一条曲折小径直朝囚牢方向而去，女子悲凄的哭声越来越近，而且这声音十分耳熟，让大和尚很惊讶。片刻，他已来至囚牢铁门前。两个守门狱卒忽听传来脚步声，大喝道："何人深夜来此？"秃头僧人不以为然，甩开大步向前迈进，两个狱卒突然见是一个秃头和尚，不由得一惊，认出来人就是给妙庄王御前治病的高僧，马上软了三分，慌忙施礼道："原来是高僧驾到，小的多有冒犯，还望见谅！"

"阿弥陀佛！"僧人指着那紧紧关闭的铁门问道，"两位狱吏，贫僧在宴席上忽听哭声，循踪而来。不知是何人锁在囚牢内长哭不止？"两个狱卒唯唯诺诺，悄声道："此事宫中任人皆知，被囚的是兴林国两位公主妙清、妙音。本应处以极刑，但因宝德皇后极力相求，死罪赦免，却是终生囚禁永世难得翻身！"

秃头僧人听了，脸色顿时灰白。他略一迟疑问道："贫僧远来治愈皇上恶疾，本是替天行道，普度众生苦难。今日庄王恶疾已除，正在为贫僧筵庆，却在这时闻得公主啼哭，贫僧只求两位狱官将铁门开启，让贫僧到狱中探视两位公主不知可否？"两个狱卒叹道："高僧神仙医术救得庄王性命，按理不得不允，只是我俩身负守监圣命，委实不敢违抗皇命，故而两难。"僧人说道："这有何难，贫僧进牢不为别事，只求当面向两位公主问明缘由，好向庄王面奏以请开释！"两位狱卒见僧人如此说，只好开启铁门，放那秃头僧人进了地牢。

一个狱卒在外望风守候，另一个在前挑灯引路。穿过一条漆黑狭窄的甬道，狱卒又打开一道门锁，拉开铁栅，将那盏狱灯高悬在墙壁之上。僧人探头向内一望，只见两个女囚衣衫褴褛，全身瑟缩，面壁悲泣苦泪流。瑟瑟缩缩畏在牢内的女囚不是别人，正是妙庄王的两位公主妙清和妙音。她们面容憔悴，两颊清瘦，再也不见当年的花容月貌。

"你是何人？难道是前来为我俩超度的不成？"大公主妙清忽见一个戇头戇脑的大和尚走进来，愈加惶惑，悲号不止。二公主也不敢抬头，哭泣不禁。秃头大和尚双眉紧皱，宽慰公主道："两位公主莫怕，贫僧遍游四海，以普度众生为己任。两位公主可将心中隐情向贫僧一一诉来，到时贫僧定会面陈妙庄王，或许会赦免两位公主也说不定！"

妙清听了秃头大和尚的话，宛如突见光明，急忙在草铺上叩拜哭求道："高僧，请你救救我姐妹二人。我们确有重大冤情，这一切都是我夫与李金陵暗中谋划的。他们让刺客杀害治病和尚，投毒谋害父王，小女们委实不知详情。毕竟皇上为我们亲生父王，岂敢有弒父夺权之心？"二公主妙音也痛哭流涕道："篡夺皇权，是伤天害理之事，我与妙清均不知情！真是委屈死人了呀！"

秃头僧人在旁听了，不禁叹道："两位公主，你二人无端被深锁大牢，实在有莫大冤情。只是不知两位公主为何不向妙庄王当面陈诉，以求宽恕？"妙清涕泪俱下，委屈言道："高僧哪里知道，自赵松轩和李金陵阴谋败露，父王震怒，便遣褚将军亲兵禁卫，将我们重镣加身，锁于囚牢。纵有万般委屈，也是面壁长哭，无人理睬！"二公主妙音也哭道："今日高僧前来监牢探望，已是我姊妹的万幸！万望高僧开恩，替我俩在父王面前仗义执言！"妙清随即仆倒跪地，道："如果高僧肯代我俩向父王求情，开恩宽恕，重获自由，我和妙音必是终生永世感恩戴德，难得相忘！"

翌日，兴林国禁宫内，文武百官，身着朝服，仪态庄重，肃立大殿两侧。妙庄王此刻神采奕奕，端坐宝座之上。庄王大难不死，心情激动万分，传令身边内侍宣高僧上殿。片刻，身披袈裟，大大咧咧的秃头僧人步上殿来，俯身叩道："皇上贵体康健，万民安泰。贫僧祝兴林国社稷永固，鸿基绵长！"妙庄王急忙欠身，步下九龙石阶，躬身相迎。他将那秃头大和尚扶起，慨言道："你乃救治朕之性命的大恩僧，岂有跪拜之理？"僧人笑道："此乃上殿参拜君主的礼仪，贫僧岂敢例外？"妙庄王说道："高僧身怀绝技医术，而且品德高尚，善心为本。朕相信当初你揭皇榜闯宫，完全为治病救人。只是寡人乃一国之君，历来言出必行，皇榜上既有许诺之言，岂能事后反悔！如今寡人要把兴林国王位玉玺传与高僧！万望你不可推托才好。"

"哈哈，哈哈！"秃头大和尚听了妙庄王一席话，忽然仰面大笑。这一阵大笑惊得妙庄王和文武群臣不知所措……

观无量寿经三



阿弥陀佛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上，他把恩露洒向人间，左下方观音菩萨站在莲花上，她用杨柳枝把甘露洒向作恶之人，度化他的灵魂。图右一位和尚坐在竹椅上，手执拂尘在念经，一位书童捧着经典侍立一旁。厅内的席榻上，一位老者双手合十朝天跪拜。厅外祥云缭绕，观音菩萨、阿弥陀佛和大势至菩萨显身在屋檐前。此图为清代连环画。

(二十二)

文武百官正在茫然不知所措，只见那僧人哈哈大笑，朗声言道："皇上诚意，贫僧深知。只可叹贫僧已入佛门，平日也是四海云游，散淡惯了。一心向善，乃为贫僧所求；普度众生，乃为贫僧所愿。贫僧削发之日，便是与红尘绝缘之日。故而纵有皇权利欲，也难动我心！阿弥陀佛！"

妙庄王闻听，心中愈加敬佩仰慕。再次至诚言道："高僧如此慈悲，朕感铭五内。但朕亦知受人之恩理当涌泉相报。你既然拒绝兴林国皇位玉玺，可否略收薄礼数件，以慰朕心？"僧人道："皇上有何大礼相送？哈哈，贫僧愿闻其详！"妙庄王道："高僧于朕之恩德，朕想以兴林国全部连城宝物奉献，万乞笑纳才好！"大和尚道："贫僧连城宝物要之无用，只盼皇上能仁民爱物，体恤苍生，免征战之杀戮才好。"妙庄王毕恭毕敬，回言道："朕谨遵教诲，勤理朝政，决不再为一疆一土大动杀伐！"僧人继续言道："皇上应心善天下，以万民之苦为己之苦，以万民之乐为己乐。贫僧今日只有一事相求，不知皇上能否应允？"

妙庄王听了，随即深深一揖道："高僧如此救命大恩，且连皇位玉玺也能舍得，朕还有何事不能应允？"僧人笑道："如此便好。昨晚皇上在宫内大摆宴席，以示庆贺，不料酒酣之时，贫僧却听得后宫隐隐传来女子啼哭之声。一问才知道，是皇上的两位公主囚身牢狱，造孽造孽！"妙庄王顿时面现潮红，急忙分辩道："高僧不知详情，只因那两个逆女十恶不赦，才被朕下令锁入监牢……"僧人道："内中原委贫僧昨夜已询问清楚。皇上身染重病，赵、李两驸马暗中作乱，想阴谋篡位，他二人乃罪有应得。可两位公主毕竟是皇上的亲生骨肉，平日里虽多不孝，但阴谋篡夺权位与下毒之事，实与两公主无关。皇上不该一怒之下，皂白不分将两无辜女子重镣加身，密锁囚牢。依贫僧之见，一国之君理当行善为本，连亲生之女也不能相容之人，贫僧救他何益！"

僧人一席严正之词，只说得妙庄王尴尬困窘，左右两厢文武群臣也相对愕然。大将军褚杰见状，急忙上前为妙庄王解围道："高僧如此古道热肠，老臣钦佩。皇上当初惊闻赵、李两逆贼阴谋，一是篡政之事扑朔迷离，案情未清；二是当时庄王病重，故而忙中出错，误将两位公主幽禁宫中。如今幸有高僧提醒，皇上应及时开释两位公主才是！"妙庄王感谢地看了一眼褚杰将军，随后对僧人言道："既然如此，朕就依高僧之意即刻颁旨特赦两位逆女，以遂高僧心愿便是！"妙庄王说罢，传令道："忽必力听旨：着妙清、妙音二人上殿，答谢高僧解救之恩！"

须臾，只见执事内侍引着两位发髻蓬松、衣衫褴褛的女子蹒跚走进殿来。两位公主

金枝玉叶之体已变得憔悴，神情恍惚。"孩儿叩拜父王！"妙清、妙音在阶下跪倒，泪如雨下。妙庄王冷然道："你二人平身。依两位公主罪行，朕即便让你们终生监禁也不为过，只因高僧恩重，百般为你们两个逆女求情，故而寡人开恩大赦。从今以后助夫篡政之罪既往不咎！"妙清、妙音再次在阶下叩拜。"两位公主谢朕何用？"妙庄王朝阶下一指道，"你二人得以脱离囹圄，免受终生监禁之苦，全应感激那一心向善的高僧才是！还不快快向高僧跪拜谢恩！"妙清、妙音两人如梦方醒，急忙回转身来便要跪拜。谁知回头一看，玉阶之下一片金光闪烁，哪还有僧人的身影！"恩僧何处去了？"妙庄王也突然发现刚刚伫立在玉阶之下的僧人不知何时，已不见了踪影。

"诸位爱卿，快快随寡人殿外送行！"妙庄王急匆匆奔下汉白玉阶，率领着朝中文武大臣，妙清、妙音也奔到大殿前面，仰首翘望天空。只见万里晴空之上，飘荡着一朵悠悠白云。这位身披袈裟的大和尚脚踩祥云，挥动宽大袖袍，用手指着众人，高声大笑。他驾着祥云袅袅升腾，越飞越高。"高僧一路顺风！"妙庄王率满朝文武、两位公主跪伏在汉白玉阶之上，仰天恭送。忽地，那朵白云之上，身披袈裟的僧人突然现出原形。他竟化作一个女身，妙庄王和褚杰等一群文武仰面看时，只见这女子生得十分俏丽俊逸，丰腴妩媚。身穿素衣，项挂璎珞，她神色淡然恬静，左手托着一只雪白净瓶，右手举一柳枝，略微含笑。

众人远远凝视着这婀娜仙子，随祥云越飘越远，转瞬已在茫茫云海之间。妙清和妙音两位公主忽然哭道："父王可曾看见，刚才在云端之上那位救苦救难的僧人忽然现了真身。依我姊妹两人观望，这女神仙分明是我们那死去的三妹——妙善呀！"将军忽必力也上前叩拜道："皇上圣明，刚才五彩祥云之上的那位女神，众官看得十分清楚，确如妙清、妙音两公主所奏，酷肖三公主妙善。小臣当年亲自从白雀寺将妙善公主押返禁宫，又奉皇上圣旨在丽正门前将她斩首，公主的音容笑貌小臣永生难忘呀。"众官正在大殿前遥望南天云海，唏嘘嗟叹，忽听内侍禀道："皇后驾到！"

一乘五彩轿辇沿着禁宫侧门缓缓而来，妙庄王连忙起身迎下玉阶。妙清、妙音也悲声啼哭，纷纷扑向轿前，拥住宝德皇后，连声说道："参见母后，我二人罪孽深重，刚才多得秃头僧人鼎力相救，方使父王大开龙恩，将我们从牢里开释！""吾儿平身！"宝德皇后忽见妙清妙音两位公主，不由得悲从心起，喜悲参半地言道："真乃苍天有眼，幸得大仙降临宫阙。既治得你父王恶疾，又慈悲为怀，将你姊妹从囚牢救出。今生今世，吾儿必要重守规训，痛改前非才是！"妙清、妙音长跪在地，痛苦悔过。"吾儿切勿悲哀！"宝德皇后见妙清、妙音两位公主长跪不起，恸哭不止，怜悯之情满溢心头。她柔声劝慰道："你二人经此大难折磨，更该从头自强，在宫中苦学，谁能保证你二人之中，没有一个强女子！"

此时妙庄王走来遥指南天道："皇后，刚才那秃头僧人踏一朵祥云腾空，朕与百官亲见，那僧人忽在云端之上化作一位妙龄女仙，手持柳枝，婀娜多姿。这女仙的音容笑

貌酷肖那早已死去的三公主妙善！”宝德皇后听了，愕然一惊。她由衷长叹一声道：“刚才贱妾在后宫偶睡，忽得一梦，恰似皇上所见奇景，异曲同工。”妙庄王急问道：“皇后刚才所梦何情何景？快快告诉朕！”

宝德皇后睡得正熟，忽听有人高叫：“母后，快随女儿这边来！”皇后抬头一看，只见云端之上站着个秃头僧人，他袈裟云鞋，正笑呵呵地向她招手，说道：“母后休要惊慌，我就是你那死去的三儿妙善呀！”宝德皇后惊愕失声道：“你这秃头僧为何凭空假冒妙善？”转眼之间，眼前闪现一道五彩霞光。那秃头僧人已化作一个袅袅娜娜的女佛！只见她面如芙蓉，柳眉弯弯，星眸闪闪，左手高举杨柳枝，右手托着净瓶，脚踩一朵艳丽无比的莲花，含笑出现在宝德皇后面前。观世音菩萨向宝德皇后深深一躬叫道：“母后，这回您可认得女儿妙善了吧！”宝德皇后失声叫道：“妙善吾儿，你早已经惨死在丽正门下，为何依然活在人间，并能腾云驾雾，化成秃僧？”

妙善嫣然笑道：“母后，妙善如今哪里还是凡间之人！女儿受玉帝之恩，又在南海普陀坐禅苦学九载，如今早已是涅槃之身！今日孩儿万事已毕，便要离去，回到南海普陀香山寺。故特来辞行！”待宝德皇后转过神来，只见妙善早已驾起五彩祥云，悠然远去……宝德皇后急忙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南柯一梦！

妙庄王和大将军褚杰等文武百官听了宝德皇后一番话，都恍然醒悟，纷纷在大殿前匍匐跪倒，遥望南天叩拜如仪。只见旭日凌空，祥云飞舞，一片锦绣，却惟独不见南海观世音菩萨的身影。妙庄王郑重宣道：“朕要斋戒数月，清心寡欲，随即班师远赴普陀香山寺朝拜菩萨大仙，焚香还愿！”

时光飞逝，转瞬月余。这日，妙庄王钦点禁宫御林军八千之众，千面旌旗，万杆香幛，前有大将军褚杰统兵，后有忽必力断后，簇拥着庄王和宝德皇后的御驾彩辇，浩浩荡荡出了兴林国城门。这八千之众，日夜兼程前往南海路途中。

这一日暮霭沉沉，红日西降，鸟雀归林时分，妙庄王的兵马已来到一处幽谷。妙庄王下令就地安营扎寨，枕戈宿营。夜已深沉，繁星闪烁，山风阵阵。不知过了多久，妙庄王已沉沉睡去。渐渐地，他仿佛置身在一片茫茫云海之中。白云深处，似有一泓碧蓝湖水，荷花在池水中摇来曳去。荷叶上露珠点点，湖岸上玉栏纵横。妙庄王信步走来，见湖心有一红柱鎏金八角小亭。庄王走进水榭亭中，刚刚坐定便见一团仙雾腾起，一位长袍飘逸、白髯慈祥的神仙显现。这神仙正是太白金星。大仙身后紧随四位铠甲战袍、手持兵刃的天王。他们是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和北方多闻天王。四大天王或执绛罗伞，或持七星宝剑，或怀抱琵琶，或手托镇天宝塔，伴随太白金星飘然而来。

太白金星对妙庄王言道：“你此番疮疽之疾，本是玉帝降下的惩罚，人间万种良药对此均无用处。只因南海观世音菩萨念及你抚养大恩，化作秃头僧侣前去为你调治，方让你有痊愈之日。此番南海之行，本为情理之事，只是依上天之见，南海还愿之举并无

必要。"妙庄王闻言一怔，慌忙向太白金星问道："寡人此行乃是还愿报答，为何不妥？"太白金星续言道："观世音为救你性命不念旧恶，狠心剜眼割手，自残肢体权作药引，百炼成丹方才救得你一条性命。南海之行险恶，路途诸多阻挡，还愿甚艰。何不即日返回兴林国，为观世音菩萨建神像一座，永世祭祀，也就算还了夙愿！""塑神像一座？"妙庄王闻言一震，双眼定定地痴望着太白金星。

只见那太白金星高深莫测地笑道："观世音菩萨为你治愈疮疽之疾，你可为她遍请天下巧匠，精雕观世音全身之像。完其双眼双手，再造玉宇亭阁，永世供奉，香火不绝。如此之举岂不是比你远路跋涉前往普陀山焚香还愿还略胜一筹嘛！""经大仙点化，寡人茅塞顿开！"妙庄王连连叩拜道，"寡人就依大仙之言，即刻班师，不惜国库金银，遍请天下匠人精心镂雕观世音神像，立于当年妙善归天之处，永世焚香供奉，以表心愿就是！"

话说妙庄王从梦中醒来，太白金星之语犹言在耳。他急忙唤醒宝德皇后，对其言道："适才得太白金星大仙指点，南海还愿之途，艰难险阻，待天明拂晓，咱们班师回朝吧。还愿之举，朕另有一番打算。"微曦晨光中，大队人马还未启程，突然前方一团黑云滚滚而至。顷刻间，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兵卒马匹顿时慌乱，众人皆神色大变。

这一场黑云翻涌，飓风连连，持续了有多半个时辰。混乱刚刚平息，就有一名侍卫神色慌张跑来，向妙庄王回禀道："启禀皇上，大事不好！"妙庄王问道："一场妖风刚过，小小虚惊又有何怕！到底所为何事？"那侍卫跪倒奏道："妖风已过，却是大事不妙。小的刚才亲眼所见，妙清、妙音两位公主在阴云妖风刮来时，躲闪不及，此刻已被那团黑云缠绕，随风转眼不见了！""什么？"妙庄王闻言大惊失色。

原来，刚才那场飓风已将两位公主卷上半空，踪影杳然。"天哪！我那两个苦命的孩儿啊，你们现在何方？"妙庄王翘首仰望长空，老泪纷然落下。却见碧空万里，白云悠悠，哪儿还有公主的踪迹……

紫霞山仙境内有位大仙，乃是威震天界的世尊如来！这一日艳阳灿烂，光霞如锦，如来大仙正在洞中面壁诵经，一小仙童入内，禀道："明日正是八月初五，去年仙人上天叙职时王母即已关照，日后每年八月初五均要邀聚众仙，在天宫桃园品尝蟠桃，以为共乐！"如来大仙一舒眉宇道："天宫圣母娘娘的蟠桃大会，怎能有不去之理？明天三更早起，你随我一起共赴仙会吧。"小仙答应后急忙退下。

翌日，天色未明，如来沐浴已毕，与那小仙童出了青石拱门。如来吩咐守门的石狮和石马道："我此刻上天赴王母的蟠桃大会，你两个须谨慎安分，守好门户，如有半点疏忽，定会严惩不贷。"石狮和石马慌忙答应着。待见如来和那小仙童的身影消失在云海深处，两尊守门石兽便不甘寂寞，连声诉起苦来。

石狮对石马言道："你我在紫霞山守门多年，凭你我二人学来的仙术，此刻无人看管之时，何必自寻苦闷，眼望着繁华俗世怅然兴叹？"石马听了，疑惑不解地望着石

狮。石狮又道："此乃天赐良机，大仙奉命上天赴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怕是一时半晌难以回转，咱们不如寻个化身，在拱门前替我俩守候，我俩化成人形悄悄下山，大开戒律，高高兴兴地逍遥一番！"石马闻听此言欣然赞许道："好呀，咱们去风流逍遥一回，说走便走！"石狮和石马各自抓了一把尘土，吹两口气，只见那两把尘土便化作了他们各自模样。而石狮说话间，已然化作了一位风流倜傥的小生；石马也效法，化作一位读书人。这两兽化作的风流男子，驾起两朵黑云，从紫霞山跃下，一路上左右环顾，好不自在。

却说妙庄王的两位公主，此刻正随着父王母后在大将军褚杰的亲自护送下向南海普陀行来。数日的鞍马劳顿已将两位公主累得精疲力竭。入夜时分，两公主睡得正酣，忽觉帐外一股凉风刮来，迷蒙之际，见一青衣素袍女子飘然而入，原来正是妙善！"妙善三妹！"妙清叫道，"如今你已经成仙得道，又被玉帝封为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姐姐们真替你高兴。此刻你不在南海普陀，为何突然来此？"观世音急忙趋前，深情地向妙清、妙音施了姊妹礼，双掌合十道："两位姐姐有所不知，方才太白金星已托梦给父王，告诉前方不远，必有大灾祸降临。妙善深感父王、母后及姐姐之恩，只是再往前行，凶多吉少，不如速速归返兴林国，以保合家安宁！"

妙清和妙音听了微微一惊。妙清道："既然三妹如此说，我俩定劝父王速速收兵回国就是。"观世音道："如此最好，我现在须急速前往天庭，明晨王母娘娘举办蟠桃盛会，就此拜别了！"说罢，观世音长袍一甩，轻盈地一转身飘然不见。妙清、妙音俩醒来一看，身边哪还有妙善的影子，原来又是一场梦。姊妹两人互叙刚才梦里的情景，竟然一模一样。一抹晨曦，已隐约显现，妙清、妙音想起刚才三妹妙善在梦中的叮嘱，情知事关重大，急忙穿好衣服，准备出帐去向父王、母后禀报。此刻，一阵军号长鸣，侍卫前来通报："两位公主，皇上传令马上启程返回兴林国。"

妙清、妙音二人相视欣然一笑，知道妙庄王已经得到观世音的点化。她们收拾行囊准备拔帐启程，突然之间，阴云密布，狂风骤起。二人随之被一团黑云卷起，一下子飞出去好远。待黑云慢慢停下，姐妹俩惊骇地来至一荒芜地界。正茫然不知所措，忽地从草丛中现身出两名锦袍玉带的青年男子。这两名男子上前拱手施礼道："两位公主，我俩乃是南海普陀小仙僧，刚才观世音菩萨赶赴蟠桃会之前，特吩咐我俩前来营救。此地不宜久留，请速速随我二人走吧。"妙清和妙音不疑有诈，便随这两男子腾起云雾，行向远方。

"天哪！你们将我姐妹两人带到什么地方来了？"妙清公主俯身下望，只见河涧谷深，野草丛生，荒无人迹。妙音也不由得大声呼喊道："三妹呀！快来救我们呀！"只见这两个青年男子一改刚才的庄重，变得奸猾淫相，挤眉弄眼狂笑起来。"哈哈，如今这两个如花似玉的小妞落到我们手里，怕是谁也救不了你们啦！"其中一男子瓮声瓮气地说道："此地乃是紫霞山的蜈蚣沟，谅你们插翅也休想逃脱！"姐妹俩抱头痛哭，被这两男

子押着离开了臭水潭边，沿一条怪石坎坷的小路蹒跚地向前走来，最后被他们带到一个幽深阴冷的山洞里。

两个男子淫笑道："你们俩听着，这蜈蚣洞从此就是你们的家。今日真乃天助我也，方才有如此美妙之事。入夜，我兄弟两人将与你姐妹两人洞房花烛！你姊妹俩可是赞同？"妙清听了胸中怒气上冲，气得她浑身颤抖，愤恨地指着两男子大骂道："两贼真是异想天开！我们乃兴林国妙庄王堂堂公主，此次随父王远去南海普陀面朝观世音菩萨，谁知半路被你们两个妖怪趁乱劫掠。我姐妹虽身陷泥潭，却是万难不惧。你们休想得逞！"

那石马化成的青年见妙清、妙音两公主拼命挣扎，宁死不从，急忙上前对石狮言道："兄弟万万不可操之过急，两小妞已经在我们的手掌心中，还怕她们跑了不成。如果拼命相强，势必酿成人亡之祸，到那时两个玩物白白失去。不如先将她们囚禁洞中，饿上几天，用不了多久，她们必会服软，让咱们逍遥尽情快活！"

却说观世音菩萨奉召前往天宫，赶赴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之前，特地召来随身弟子韦驮和龙女两人。观世音小心叮嘱道："我还有一事不能放心！自我化装成秃头僧人赴兴林国为父王医病以来，父王病愈，悔恨万千，此次父王和母后及两位姐姐，已统率大军浩浩荡荡直奔南海普陀而来，意在忏悔还愿。此心虽诚，可路途遥远，多有不测。昨夜我观天象，他们大队人马如不及早返回，势必要受妖魔鬼怪侵害，故而为师已托梦给父王母后，劝其速归。只是他们是否肯于马上班师回国，尚不得而知……"韦驮听罢言道："师父何必担忧，我与龙女二人暗中可化作飞鸟，追踪保护就是！师父可赴天宫盛会，托付之事，有我与龙女在，便可放心！"

观世音菩萨刚刚离开普陀，天光渐亮。香山寺内，韦驮和龙女作罢佛课，不料龙女忽然遥望北方失色叫道："韦驮师兄，大事不妙！我遥望北方，只见天际混沌一片，似有妖云作怪！"韦驮听罢也翘首北望，只见远方天际升腾起一团黑云，那阴云状若黑龙，起伏弥漫，汹涌骇人。韦驮和龙女立刻化作一鹰一鸟飞上蓝天，直朝那妖云汹涌之处飞来。他二人心急如火，眨眼间已飞驰两千余里，赶至妙庄王昨夜驻扎的地面。不巧晚了片刻，那团黑云刚刚消散。山谷之内被那股妖风吹得狼藉一片，山石满谷，驻扎的营帐多　已被拔倒的树木砸得一塌糊涂。

妙庄王和宝德皇后脸色灰白，惊慌失措。宝德皇后泪流满面，颤声喊道："妙清、妙音你们俩在哪儿呀？"大将军褚杰的额头也被山石砸伤，满身血渍，正指挥着几个亲兵勇将收拾兵器，仓皇整军待发。"我们来晚了一步！"韦驮仔细俯瞰左右，一边寻觅，一边对龙女说道，"两位公主为何不见了呢？"龙女也忧心地说道："两公主或许已经落入妖人之手，你我辜负了师父的重托，又如何是好？"韦驮叹道："事到如今，就是想尽千方百计也要找到两公主的下落。"

韦驮和龙女思来想去，这方圆百里地界，只有紫霞山最为可疑。因为山势险要，洞

穴极多，妖魔鬼怪极有可能隐匿于此。两人商量后，渐飞至紫霞山的上空，俯身一看，漫山遍野，杳无人迹。韦驮和龙女绕山飞驰，左寻右觅，忽见一眼深潭之内冒起一股浓黑的妖云。韦驮失声叫道："师妹快看，妖魔在此！"

观无量寿经四

图右一老者因为作恶，地狱之火已经向他扑来，一位手执拂尘的高僧坐在蒲团上向他讲经，老人合十朝天跪拜，观音菩萨、阿弥陀佛和大势至菩萨坐在莲花宝座上显身于屋顶上。老人的灵魂飞出体外，他坐在莲花上，接受观音菩萨的佛法点化，他的灵魂将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



(二十三)

却说韦驮和龙女化作鹰鸟,正在紫霞山麓往来寻觅妙清、妙音两位公主的下落,渐渐飞到蜈蚣沟上空。突见一幽深的洞穴之内冒出一股烟雾,见一俊俏青年与一浓眉书生乃是两妖所化,正面露喜色,奸笑着踏出山洞。韦驮和龙女认出了两妖怪的原形,这边石狮亦发现了云头上的韦驮和龙女,不禁大惊失色,急忙对身边呆头呆脑的石马言道:"兄长,大事不妙。我俩本想今夜快活快活,可是观世音大仙身旁的韦驮和龙女却来坏我俩的好事!只是这蜈蚣沟绝非寻常地方,只要你我布下陷阱,料定他师兄妹二人,也要迷失方向,奈何我俩不得!"

韦驮和龙女两人在蜈蚣沟上空左右盘旋,看见两兽又化回了原形,手持兵刃,面露狰狞,交头接耳,似在商量着什么。龙女道:"师兄,这两妖定是将两位公主藏在这蜈蚣沟内。我俩必须马上相救才是,否则两妖得逞,悔之晚矣!"韦驮忧虑道:"眼前之急,已经不是先救两位公主了,而是你我二人将与这两妖有一场厮杀鏖战,如我俩能够将两妖战败,方可救得公主!"

说话间,韦驮在云端之上手持一把寒光的青龙宝剑,双目倒竖,怒目圆睁,威风凛凛英武雄悍。龙女也立时显现原形,她绿裤红袄,手持方戟,挥动兵器在云端叫战。那石狮见龙女在云头上挺戟叫阵,虽心里发虚,却不得不高声言道:"何方女子胆敢前来紫霞山寻衅?莫非就不知我与马大哥多年寂寞,此时正需寻女子快活吗?""大胆淫兽!"龙女怒不可遏,猛地挺起方戟从云端上直朝幽深无底的蜈蚣沟俯冲而下,金光划过,直朝两个妖兽而去。韦驮也挥起青龙宝剑紧随其后,这边龙女已与石狮、石马对阵交战,打斗正酣。"两妖看剑!"说时迟,那时快,韦驮猛举宝剑劈来,那石狮手中的鬼头大刀齐展展地被击掉长刃。石狮惊慌失措,转身便跑。石马见龙女舞起方戟如狂风闪电,令他难以招架,而那石狮早已逃走,韦驮正欲挺剑相助龙女之时,石马怪叫一声,抱头鼠窜,一头扎进深草丛里不见了。

"妖孽!哪里逃——"龙女也划开一道红光,直朝那两妖兽遁逃的方向追去。韦驮在后面喊道:"师妹且慢,小心陷阱。"龙女哪里肯听,早已挺身追杀上前。韦驮见状惟恐师妹有闪失,也挥起青龙宝剑急急追扑过来。龙女在前,韦驮在后,两人脚步生风,疾若闪电,向前直追了一个时辰,却因道路生疏,迷途云雾,早已失去两妖兽的踪影。

韦驮环视左右,断然言道:"师妹,咱们快快原路返回,只要你我寻到那幽禁两公主的洞穴,把人救出,再来寻这两妖兽决斗不迟!"不料韦驮的话音刚落,只听得脚下突兀一声脆响,韦驮和龙女却见脚下一块荒草覆盖之地乃是虚空,随之双脚踩空,还未及飞

起已跌入深渊陷阱之中。韦驮、龙女大惊失色，堕入一口足有数十丈深的枯井里。他二人挺枪举剑，从数十丈深的枯井深处飞腾而上，眼见就要跃上井口，蓦然间轰隆隆一声巨响，韦驮和龙女只觉眼前一黑，抬头看时，石狮、石马两个妖兽，已将一块状如巨卵般的磐石牢牢压盖在幽深的井口上！顿时，井下昏黑一片。

却说老将军褚杰，虽被乱石砸伤却无大碍。他急忙在黑云阴风过后将妙庄王和宝德皇后搀进车辇内，又招集大队兵马，准备尽快脱离险地，沿来时之路急急离去。一路上，妙庄王愁眉紧锁，长吁短叹。想起刚才那股妖风来得如此迅猛突兀，又想起妙清、妙音两位公主竟然不明不白地失踪，不由得悲从心起。庄王不禁对将军褚杰言道："此次，朕亲率精锐骑兵侍卫，又偕皇后公主同往南海普陀，本想还以夙愿，谁知偏偏事与愿违。一路上晓行夜宿，追星赶月般地急行，如今却是损兵折将，两位公主又无端地被妖风所掠！朕实在是垂头丧气而归，而且心中沉痛，一言难尽呀！"大将军褚杰听罢言道："皇上心情，愚将感同身受。况且妙清、妙音两位公主下落不明，皇上确也难以割舍。只是那阵妖风转瞬间便已消失，又如何去追踪觅迹？况且观世音菩萨已托梦在前，皇上如继续在此深山旷野地界滞留，必有妖魔趁机作恶。到那时，皇上非但寻不到两位公主，恐怕仅有的侍卫兵马也要全军覆没！"

妙庄王听后点头不语，长叹几声，无可奈何。宝德皇后在一旁见妙庄王悲愤难言，亦指着那密林山峦悲叹道："皇上明鉴，我那两个公主无端消失不见，定是被妖魔劫掠。或许就囚禁在这紫霞山上，如皇上这般仓皇而走，抛下吾儿，真好似剜去心头肉一般。倒不如让我也死在这荒山野地，也好大家心里干净。"妙庄王道："皇后，朕此时也同撕肝裂肺一般心痛。虽为一国之尊，毕竟也有七情六欲，骨肉亲情。如今三女妙善已皈依佛门，得道成仙；你我身边就还有这两个公主。只可叹朕虽重兵大权在握，却无能对付阴界妖魔，任你啼哭也是枉然！"

褚杰见状情知无法再往前行，凝神沉思后趋前奏道："皇上，为救妙清、妙音两公主性命，愚将愿赴汤蹈火！烦请皇上在此歇息片刻，臣即刻带领几个精明将士沿紫霞山麓前去寻觅！纵然深入虎穴狼窝，也要探明虚实，救出公主，以慰吾皇！"言罢，当即点了十余名精明强悍的兵士，骑上快马向紫霞山深处疾驰而去。

此时，石狮和石马又从蜈蚣沟驾起云团，升上半空。石马问道："贤弟，如今你我已将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子擒在手中，为何不在洞里寻欢作乐，反倒急匆匆跑了出来？"石狮诡笑言道："兄弟你俯身下看，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两个美娇娘不见了踪影，定会有人在附近寻觅。如今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再活捉妙庄王和他的皇后，将他们一并捉到蜈蚣沟去也好了却你我心事。"石马不以为然，言道："为何要将妙庄王那老头儿捉来，岂非多此一举？"石狮道："你我若想好好逍遥，必定要先将庄王和皇后牢牢锁住才行。想那南海观世音与我家主人如来大佛交往非同一般。万一事情败露，手里没有他们，你我兄弟俩人岂不性命难保？"石狮又道："更何况庄王和皇后身边还有些女娥，也不可小

视，个个标致漂亮！咱们何不趁此机会拣几位漂亮可人的小宫娥，也一起捉进蜈蚣沟里，供我俩日后快活享用？”

言及此，石狮双掌合十，默默地诵念一阵，猛地朝向紫霞山附近山路，连吹三口妖气；石马则在云端上挥动手臂，呼风唤雨。两个妖兽作起法术，登时晴空阴暗，渐渐涌来一团团的黑云。稍后，雷声大作，暴雨倾盆。妙庄王和宝德皇后正在附近歇息，等待褚将军的消息，谁知这场妖风怪雨陡然降临，吓得他们和一群随行的宫娥大惊失色，慌作一团。这阵狂风盘旋着刮来，先将妙庄王和皇后吹上半空，他二人只觉阴雨浇头，雷声震耳，阵阵狂沙吹得双目难睁。不知过了多久，两人渐渐跌落在一个幽深无底的洞穴之内。在这钟乳洞穴之中，随后亦传来几声女子凄惨的哭叫声。只见漆黑的洞穴内，正坐着七八个妙龄女子，一个个双手被缚，痛哭流涕。她们正是跟随侍候的宫娥。妙庄王和皇后没有想到，这突然而至的狂飙飓风，居然也将宫娥捉了进来。大家彼此相望，长叹落泪。

大将军褚杰身经百战，为兴林国曾立下过汗马功劳。此次决计再为妙庄王寻回那被飓风卷去的两位公主，再建功勋。他们一行官兵沿深山峡谷急行，渐来至紫霞山幽谷附近。褚杰仰望一看，却见紫霞山果然非同一般：但见山势陡峭，云雾缭绕，烟气弥漫宛若深邃莫测的人间仙境。褚杰策马在前，沿山麓一条小径盘旋登山。怎奈山路崎岖陡峭，马匹时而引颈，时而驻足，望而却步。这附近到处是洞穴深谷，泉池飞瀑，数不胜数。褚杰心底暗暗轻叹，若两位公主被妖人藏匿在此，怕是难以寻觅。

石狮和石马两妖兽刚刚擒了妙庄王和宝德皇后等一群人，正准备出外巡察一番，然后返回洞中享乐，偏偏在云头上望见褚大将军的一队轻骑，不偏不倚向囚禁两公主的洞穴方向前行。石马探头下望，慌张叫道：“狮贤弟，你我劫掠妙庄王和宝德皇后及宫娥之事，已被褚杰察觉？如果此人当真寻到那囚禁的洞穴，将公主救出，岂不坏了我俩的美事？”石狮也在云端上俯瞰，只见褚杰手持一柄寒光宝剑，脸色威严庄重，一边扬鞭策马，一边率领十几个精悍的骑手，沿山路疾驰而来。石马越发不安地言道：“你可知褚杰是何许人？当年妙庄王东征西讨之时，多是这白发老将军做先锋，征服诸国，方才有兴林国昌盛今日。此人精熟兵法，刀枪棍棒也是无所不能，武技娴熟过人，且有谋有勇。万一此人兴兵讨伐蜈蚣沟，我俩岂不白费功夫！唉，这该如何是好？”

石狮凝视观望之后，颇不以为然言道：“他虽是身经百战，骁勇过人，而咱哥儿俩却是替如来佛看守门户多年。你我二人虽不是什么神仙之体，却也是仙术过人，更何况他褚杰充其量不过是个肉眼凡胎！怕他作甚！”说罢，石狮冷笑一声，俯身冲向在蜈蚣沟内策马疾奔的官兵。他信手拔下几根狮子毛，托在手掌之上连吹三口妖气，眨眼间那几根狮子毛化作巨网，从天上落下。大将军褚杰与众将士正策马疾奔，忽然从天上降下一张巨网。这张巨网近看乃是条条丝线，宛若渔人收网拢住鱼儿一般，徐徐收拢渐渐紧缩，终于将褚杰等兵马收拢一团。石狮子随后又吹了一口妖气道：“快快入洞，快快入洞！”

只见那网兜住众将官兵向紫霞山北侧飞去，眨眼间沉下一幽深的山洞中去。

话说身陷深井中的韦驮和龙女正在同毒蛇群蟒搏杀。龙女刚刚将两条缠在她身上的毒蟒挥剑斩断，顿觉轻松许多。她重新抖擞精神，振起方戟，朝几条口吐红舌的眼镜毒蛇杀去。此时，一条大花蛇陡然由洞壁上飞落在韦驮的头上，还未等韦驮转过身来，那条大花蛇已闪电般将他的脖子牢牢缠住。龙女见状，轻盈地挥起方戟，只见银光闪烁，那口吐红舌的大花蛇已被方戟斩断。韦驮和龙女在深井之内左杀右砍，大汗淋漓。忽地，韦驮想起观世音曾经给过他的薰香，便从衣袋内掏出，对龙女道："只要你我将这枝薰香点燃，不需一个时辰，别说井口上只是块大山石，便是井上压了一座山也定要它顷刻崩坍，土崩瓦解！"薰香点燃，青烟袅袅。阴霾暗淡潮气袭人的深井之内顿时充盈着一股沁人心脾的馨香之气。果真过不多久，听得井口上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只见压盖在井口的那块巨石猝然崩裂，化成无数碎石向井外飞散，黑洞洞的深井内顿时露出灿烂的光霞。

天宫里。观世音菩萨踏着天宫玉苑的神曲仙乐，同各位仙人见礼。正欲随八仙向仙界花园走去，忽然前面走来一位大仙。观世音定睛一看，正是当初救过她的世尊如来仙人。观世音慌忙迎上前去，躬身致礼道："仙兄久违，别来无恙？"如来佛憨然笑道："妙善自从在南海普陀涅槃正果，佛事百忙。闻知收徒两人，云游四方，海内皆知你普度众生的大名。"观世音闻听世尊如来当面嘉许，歉然道："仙兄过奖过誉，妙善岂能消受！倒是听说仙兄久居紫霞山，每日闭门诵经，佛道精益，威名远播！实乃为众仙敬佩之至！"如来和观世音边说边行，沿一条碎石甬道直向御花园而来，踏进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园。

观世音和世尊如来在几位仙女的迎候簇拥下，沿着一丛丛桃林，在聚仙台就座。只见那枝桠间硕果累累的蟠桃可爱喜人。据说这些天宫圣水浇灌的蟠桃，凡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仙人品尝更可延年益寿。王母娘娘此刻站在高台上，向众仙问候，随后在凤榻上落座。她左右两厢簇拥着天宫九仙，以及太白金星、托塔天王李靖等诸仙。观世音菩萨、世尊如来及八仙、寿星、麻姑等四方仙客，纷纷向王母娘娘躬身致礼，齐声祝贺。仙女们翩然而至，手托玉盘仙桃，依次向诸位献上。王母娘娘望见诸位仙人神采奕奕，也展颜大悦，心绪欢畅。她向众仙环顾一周，率先拿起面前玉盘上的大蟠桃品尝一口，顿觉果汁甘美，醇香爽然。王母娘娘喜笑道："诸仙只管品尝仙桃，不必客气！今日咱们好好地乐上一乐！"

观世音菩萨一连品尝了两只桃子，只觉得香味沁人，甘甜无比。忽地，她觉得耳鼓内一阵隐隐刺痛，渐渐又听闻一阵喧嚣的杂音，直搅得她心烦意乱，坐立不宁。观世音急忙睁大慧眼，探头俯望天宫下那起伏如涌的白雾深处，这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观世音俯望片刻，见王母与众位仙人促膝谈笑，品桃正酣，未敢声张，只是悄悄一捅身边世尊如来大佛的手肘，言道："仙兄，大事不好了！"观世音悄声问道："仙兄在紫霞山，可有一石狮一石马看守门户吗？"如来点头道："门前确有一马一狮，不知贤弟为何忽言大

事不好?"观世音道:"刚才我耳边一阵喧嚣,心烦意乱,起身向凡界望去,远远望见仙兄所居紫霞山麓,妖云层层,阴风重重。你那两只守门石兽,此刻正挑起战事,与我那两徒儿鏖战正凶!"

世尊如来闻听此言,脸色陡然一变。观世音菩萨继续言道:"仙兄切勿震怒!这两石兽已趁仙兄上天赴会之际偷偷化作人形,为逞淫欲,先是在黎明破晓之时,在峡谷上刮起妖风,趁乱掠走妙清、妙音两位公主;复又掠劫我的父母双亲及侍卫宫女;现就连兴林国的名将褚杰和一队兵马也被困于洞穴之内……"如来大仙闻听怒言道:"这还了得!待我回禀王母,速速下界以严惩这两个妖孽!"观世音见世尊如来脸色大变,怒火冲天,急忙劝道:"仙兄千万息怒!万万不可让王母娘娘和各位神仙知晓。一是扰了仙桃大会,二是到底还是我与兄长之间的家事,不必声张!"世尊如来此刻又气又恨,他万没想到两个守门石兽,竟然趁他上天赴会之机,成精作怪,大开淫戒。而此时偏偏乃群仙盛会,又有王母娘娘在座,无法脱身。如来道:"这两个守门石兽居然作起孽来,让我在这里如何能安心?你我不能回山,风波又怎能平息?"观世音柔声劝道:"仙兄勿恼,只管饮酒品桃就是。待我再仔细观看那紫霞山此时形势如何,再作定夺!"

(二十四)

话说石狮和石马，刚把大将军褚杰一队人马，以丝罗网困锁在山谷中的一个深洞里，喘息之余不由得吓得大惊失色。原来是紫霞山北麓，距蜈蚣沟很近地界，突兀腾起了一股云霭白烟。这股白色烟雾渐渐升上云空，化作两朵雪白雪白的云朵，云头上傲然站立着一男一女。定睛一看，正是韦驮和手持方戟的龙女。两石兽蓦然见到观世音的这两位高徒，居然能够重新飞出井来，吓得目瞪口呆，脸色灰白。

“大胆妖兽，”龙女凛然地挺起方戟，踩云踏雾追扑上来，厉声责骂道，“你俩妖兽，胆敢趁世尊大佛上天赴会之时，大逆不道，捉来女子企图大开淫戒。我与师兄前来搭救两位公主，本是代观世音菩萨行事，谁知你这两妖兽非但不能幡然悔悟，反而设计将我与师兄骗进井中，巨石压盖，简直无法无天！”“你们果然不计后果，肆意横行！”韦驮手持青龙宝剑，亦腾云而来，叫道，“须知阴间有法度，阳界有神规！你两个妖兽如此胡来，可知如来大仙归来后，便要惩治你们永世难得翻身！今日你们掠夺民间丽女，而且又胆敢无视天规仙法，将观世音菩萨也不放在眼里！真是不计后果！两妖兽且吃我韦驮一剑！”

韦驮话音刚落，便举剑向两兽刺来。两妖兽见韦驮和龙女腾云而来，初时已惊恐万状，既而又遭两人痛斥，愈加胆怯。但他们情知祸已闯下，也只能硬着头皮迎上。石狮取出一件兵器，原来是八齿钉耙。石狮道：“两个手下败将，休要拿观世音菩萨吓我！来呀，先吃我一耙再说！”说着，向韦驮和龙女两人兜头劈来。石马见石狮如此凶煞，也急忙取出兵器，原来是一个百结霸王鞭。石马高声叫道：“你两个小子将我兄弟二人不放在眼里！今日与你们拼了！”石马说罢，挥起手中鞭子，劈头盖脑地直朝龙女头上击来。

龙女抬头见石马已将百结霸王鞭向她兜头击来，又怒又恼急忙挥动方戟，只回手一挡，便将石马手中的鞭子击掉几节。吓得石马一声惨叫，转身便走。那石狮挥起八齿钉耙，凶神恶煞地直朝韦驮的头上劈来。韦驮手持青龙宝剑怒吼一声，反手挺剑，劈头向那石狮面门刺来。石狮见宝剑寒光幽幽直朝天灵盖猛刺而来，立时心虚胆战，双手发抖，方寸大乱，连举几下钉耙，均是次次落空，未能伤及韦驮一丝皮肉。石狮见自己功夫太浅，急忙亦转身跑走。

韦驮和龙女见石狮、石马不堪厮杀，仓皇奔逃而去，斗志大增，两人手提兵器腾云驾雾，大声呵叱，急急追赶。石狮、石马两妖兽初次交战失利，惊得手足无措，惶然奔逃而去。韦驮和龙女哪里肯依，步步逼追上来。两人追来撵去，眼看即将追上，只需再赶几步便可将两妖兽一举生擒。谁知恰在此时，仓皇急逃的两妖蓦然间放出一股臭屁，在半

空中形成一股浓黑云烟，奇臭无比。这股恶臭已将两个妖兽奔逃的形迹掩盖，韦驮和龙女见此情景，不得不止住脚步。半晌，那恶臭渐渐散去，而两个妖兽也是无踪无影。龙女心急气愤，挺起方戟，便要继续向前方冲去，却被韦驮一把拉住，劝言道："师妹不可操之过急！"龙女愤愤不平，言道："你我难道惧怕这两个石头妖兽不成？"韦驮道："师妹，我哪里惧怕什么妖兽。只是前车之鉴不可不防！我是担心两个妖兽已然落败，论武功神术不是你我对手，势必会另耍花招，巧施诡计。万一它们再设陷阱，你我岂不是要再吃大亏？你我目前不需急躁，须冷静观望，查找蛛丝马迹。只要洞察其踪，定可将两妖战败擒拿！"

石狮和石马跑至一隐蔽处，气喘吁吁，稍息片刻。石狮对石马言道："兄弟，看来你我二人单凭兵器很难取胜，还是用我的丝罗网吧。"石马脸上顿现喜色言道："是呀，贤弟可将这两个观世音徒弟用网罗住，再把他们投到阴洞里去！"石狮继续言道："刚才咱们放了几个臭屁制成烟雾，只要那两个小子追来，我便要他们立刻粘在网上，将他们锁进深洞幽谷，任谁也难以将其救出！"石马道："此计甚妙！兄弟快快结网布置妥当，将他们擒回洞中！"

石狮急忙将几根狮毛托在掌上，连吹几口妖气，眨眼化作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天网，在云雾深处，已挡住韦驮和龙女的来路。韦驮和龙女两人边说边行，忽听龙女叫道："师兄快来看，那两个妖兽原来不曾远走，就躲在前方不远的天际！"韦驮抬头望见，见方才云雾弥漫的天空，此时果然云烟渐渐消散。而石狮与石马两妖，正站在黑云之上，双手叉腰，彼此奸笑地望着挺戟持剑追来的韦驮和龙女。那石狮和石马见时机已到，彼此一挤眼睛，便挑衅着叫道："我们原以为观世音菩萨门下，定然是仙术无边，谁知今日交战，也不过如此而已！"

龙女见两个妖兽如此嚣张，已是挺戟捋袖，跃跃欲试。怎奈有韦驮在旁边劝说拦阻，只好作罢。如今听得这两妖，一唱一和，阴阳怪气挑衅叫嚣，气得她激愤难耐，挺起方戟飞腾而起，正欲向两妖兽冲杀，却又被人从后边一把拉住，回头一看又是韦驮。龙女急道："师兄！你为何几次三番贻误时机？莫非想要白白放过两贼不成吗？"韦驮再劝道："听兄一言相劝，那两妖兽方才施放恶臭，暂匿踪迹，如今见你我追来，便挑衅叫骂，分明是又设陷阱毒计，诱我俩上当。你万万不可草率行事，以防误中圈套！"龙女哪里肯听，一把将拽住她衣袖的韦驮推开，骂道："两妖孽休要欺人太甚，且看我怎么教训你们！"言罢，龙女已经翩然跃起挺戟向两个妖兽杀去！韦驮随之大叫道："师妹！小心哪，你要上当啦！"

就在这时，一道无形丝罗网刚好缓缓下落。龙女飞腾的身形正好迎向那敞开的网口。只见龙女挺戟刚一钻入天网，网口便收缩，她被网罗住手脚，困住仙身。刹那间，龙女手足失措，方知上当，顿时悔恨万分。她连声叫道："师兄救我！"韦驮挺剑高声言道："两个妖兽听着，休要执迷不悟。你们暗放天网，困住吾妹，万一生出祸端，观世音菩萨

震怒，禀告天庭，到时怪罪下来，你们两个妖兽必要受惩！与其那时受苦受刑，不如今天改恶从善！”

两个妖兽立于云头好不快活，哪里肯听韦驮之言。而韦驮这边见师妹被困，心里又急又气，绞尽脑汁，觅寻搭救之计。石狮将网提住，鄙夷冷笑道：“你这小妮子，此时倒要看看你还如何跳骂？哼，你怎么不与我弟兄俩决一雌雄了？”石狮又吹了一口妖气，指着云端下的紫霞山蜈蚣沟中的一个幽深山洞叫了声：“进去！”只见白光闪过，一股妖风夹带着龙女极快地朝紫霞山麓飞去。云头上，韦驮忽然喝叫道：“看镖！”忽见韦驮左手一扬，一支银白色的飞镖直朝丝罗网飞来。原来韦驮眼见师妹被困、吹向蜈蚣沟怕是凶多吉少，他情急之中，忽然从兜里取出一块南海小石子，一口仙气吹来，化作一枚银镖直向空中投去。那银镖在天空划个圆弧，径直飞向丝罗天网，不偏不斜只见几声脆响，锋利无比的银镖便将那丝罗网割得支离破碎。龙女在空中获救，身形顿时自如。

云蒸霞蔚，万丈金光。

南海观世音菩萨和世尊如来大佛，在天宫赴罢王母娘娘的蟠桃大会，此刻飘然归来。两位大仙各踩一朵五彩祥云，在万里碧空之上，飘飘渺渺来到紫霞山上空。观世音惊叹言道：“世尊，你我迟来一步。万没想到两个守门石兽居然已闹得天翻地覆，无法无天！”如来佛俯身下看，只见紫霞山麓残树断垣，大火刚熄，漫山硝烟，残枪断戟……真可谓昔日山绿荫浓，而今满目疮痍。世尊如来手捻佛珠，口中喃喃默祷，他从云头跳下，环顾左右，见山下一片汪洋，便轻轻地对着大水吹了一口仙气。顿时山前山后水涛渐退，化作一股水汽升上天空。水退之后，紫霞山麓面貌依旧，山青树翠，岩壁嶙峋。世尊如来再往前行，东麓硝烟浓雾弥漫，他又吹一口仙气，片刻烟消云散，大雾隐去，山景依旧，野花争艳。

世尊如来回到住处，只见大门早已蒙上尘埃，门前依然蹲伏石狮和石马两尊塑像，但如来大仙轻轻用手一指，石狮、石马立刻坍塌化作一堆沙土。如来默然不语，半晌，唤出土地神，问道：“你可知那两个妖孽现在何处？”土地神揉揉昏花老眼，说道：“待小神四处寻觅一下……”须臾，土地回禀道：“世尊，小神已觅到两兽踪迹！石狮此刻已远遁珊瑚岛九曲洞内；石马远逃至琥珀林，他隐匿在宝塔之下。”如来大仙立时召来四大金刚，道：“快快将石狮、石马两兽擒获归来见我！”四大金刚领命而去。

再说南海观世音菩萨，别了世尊如来大仙之后，便驾起五彩祥云径向蜈蚣沟飞去。刚过紫霞山不远，望见一条坎坷小路之上，散落着一大群失魂落魄、戎衣不整的官兵。他们正是妙庄王和褚杰所统率的兴林国兵马。如今这队前往南海普陀请香还愿的士兵，自妙庄王、宝德皇后和大将军褚杰等接连被石狮、石马两个妖兽劫掠囚禁以来，群龙无首，神情颓然。观世音立于云端上，凝神不语。

此时，菩萨身后忽然传来龙女叫声：“师父，徒儿在此。我与韦驮师兄惹下大祸啦！”观世音急忙回头，只见韦驮和龙女神情憔悴，满身风尘，风风火火地踏着两朵白云，疾

驰而来。韦驮和龙女见了观世音，急忙叩拜道："师父哪里知道，我们同两个守门妖兽拼个你死我活，搅得紫霞山麓寸土不宁，水土花草无一不遭蹂踏。如今一场血腥大战方才结束，我俩已是精疲力竭了！"观世音笑道："紫霞山之事我已知晓。只是父母双亲以及两位姊姊可否救出，蜈蚣沟，此地我要亲自前往，以探究竟！"韦驮和龙女急忙向观世音回禀道："庄王与宝德皇后囚困一处，正在钟乳洞内；那妙清妙音公主囚于阴沟；大将军褚杰等一队兵马身陷幽洞；似还有十几名宫娥亦被妖兽擒来，具体何处不知。"观世音一一记下，道："你二人速回普陀吧。待我散尽这沟谷中的妖气，便会将人救出！"

观世音言罢，直朝蜈蚣沟飞去。她环顾四周，只见妖雾遮空，阴风惨罩，枯木摇曳，臭潭腐水。观世音面向险境，冷然一笑，不慌不忙将手中葵扇轻摇两下，和煦东风飘然而起。这和煦东风悠然荡进沟谷，万丈阴霾迷雾渐渐散去，天空中霎时白云映着碧穹蓝宇，分外清新。

观世音款步先行进钟乳洞。洞内钟乳交错，滴水成河，一群宫娥被绳索捆缚，倚坐在钟乳石下瑟瑟发抖，哀声连连。突然一道绚烂金光从洞口射入，众女子抬头一看，只见观世音菩萨正素袍轻盈地走来。她微微含笑，爱怜地挥动柳枝，从净瓶中蘸来圣水，向众女娥身上一一点洒。顷刻间，绳索纷纷脱落，女娥们一个个惊喜万分站起身来，齐声叫道："多谢观世音娘娘救命之恩！"观世音温柔地笑道："快快出洞去吧！"

观世音救出十几个被困的宫女，又款步向深处走来。洞内漆黑如墨，盈尺深的积水冰冷入骨。观世音轻轻涉水而过，从发髻上拔下一枚簪子在洞内一晃，立时璀璨金光驱散黑暗，深洞之内一片光明。观世音看见一块湿地上跪伏着两个双手反绑的男女。他们衣袍褴褛，面容憔悴，正是妙庄王与宝德皇后。观世音一看是自己的生身父母，急忙走上前去，将他二人扶起。观世音动情言道："父王母后，孩儿让你们受苦了。"妙庄王和宝德皇后起身后，赫然发现面前站着的正是朝思暮想的三女妙善。她头顶金环，素袍慈面，俨然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妙庄王和宝德皇后双双跪倒，千恩万谢一时难以启口，只能连连叩拜，涕泪纵流。观世音亦急忙跪倒，对他二人言道："父王母后快快请起，这里阴湿雾重，怕有风寒。还是随我出洞去吧。待我寻到两位姐姐，你们重整兵马，速回兴林国才是紧要！"

观世音菩萨从钟乳洞里救出父母双亲，又依照韦驮所言来到蜈蚣沟一绝壁岩下。岩洞中，只见两位已被奇寒冻僵的女尸，直挺挺地卧在地上。观世音急忙近前探查，见两女尸面色惨白，双眉紧锁，正是她的两位姐姐妙清和妙音公主。观世音只觉一股热血在她胸间奔涌，忆及幼年在皇宫之内与妙清、妙音两姐姐欢乐嬉戏的往事，亦不由得心中酸楚，欲哭无泪。她拿起净瓶以柳枝蘸几滴清水，口中默祷，小心翼翼地在两人脸上一划，煞白的面庞渐渐显露一抹红晕；又过了些时刻，已被冻僵的妙清、妙音的眼睛微微睁开，全身也逐渐变得温暖起来。二人双双从地上爬起，定睛一看，居然是面带微笑、至亲的妹妹妙善站在近前。两人仿佛从噩梦中诧然惊醒，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观世音菩

萨徐步上前，叫声："姐姐们，你们感觉可好？身体可有何不适？"妙清和妙音二人疾步上前，双双拥住妹妹，激动不已，道："当真是妙善吗？是你来救我们出去吗？"言及此，忍不住嘤嘤哭泣，跪倒在地，对观世音叩拜道："多谢观世音菩萨临危相救！待我们返回兴林国，定会启禀父王，为菩萨建一宝刹，终年香火不断，以报答观世音的恩德！"观世音双手合十，笑容可掬地言道："阿弥陀佛！妙善搭救父母、姐姐乃是人之常理，做人根本。还望两位姐姐速速出洞，沐浴阳光，保暖周身，再与父母双亲团聚，早日归返兴林国。姐姐不必客套，妹妹还要赶往他处！"两公主见观世音如此安然，仁慈宽厚，深为感动。又跪倒在地，诚心言道："观世音菩萨在上，请受我姊妹二人三拜！"

观世音菩萨接连救出父母、姐姐以及众位女娥，现来到一口幽洞旁侧。洞旁深草齐膝，怪石嶙峋，青苔上毒虫密麻如蚁。再向洞内深处探望，只见纵深数十丈，黑黝阴森，呛人的霉气从洞内涌出，令人头晕目眩。观世音挥动手中的葵扇，将那毒气驱散。她进入洞底，望见十几具早已被毒气熏晕窒息的尸体，观世音从发髻上取下一枚银簪照亮左右，看清原是兴林国兵士，他们身旁的十几匹战马也早已毒死，面对惨景，观世音不忍目睹。她从衣袋里掏出南海薰香，点燃后便有一股芳香飘出，在洞底弥漫扩散，片刻，那些被毒雾熏倒的十几名士兵以及战马逐渐苏醒。

这十几名将士中，有一位银发白髯的老将，正是赫赫有名的大将军褚杰。褚杰等一群将士睁眼一看，见幽洞毒雾已经消散，又见观世音菩萨笑容可掬地执扇站在眼前，纷纷仆倒在地，连连向观世音跪拜。褚杰大将军高声言道："观世音菩萨搭救我等一队人马，使之起死回生，自当永世铭心，永世难忘！"观世音急忙近前搀扶起老将军，道："妙善此举不值一谢，只盼大将军与众勇士牵好战马，妙善送你们飞出洞穴，与父王母后等大队人马一起，快马加鞭早日归返兴林国才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大将军褚杰感激不已，拜别观世音菩萨，各自骑上骏马。观世音道："众将走好！"说着，将手中蒲扇猛地一扇，战马霍然由幽洞之底腾蹄飞跃，飞上山麓。

众将士快马扬蹄，只眨眼功夫便已疾驰出蜈蚣沟，奔上那条通往兴林国的坎坷山路。大将军褚杰远远地看见前方山路之上，一排排兴林国兵士早已整饬一新，旌旗飘扬，刀枪闪亮，甲胄生辉。两乘五彩轿辇中，缓缓走下宝德皇后和妙清、妙音两位公主。妙庄王亦一扫脸上阴霾，华服峨冠，骑在他的坐骑之上。褚杰急急策马，在妙庄王鞍前下马，跪伏地上叩拜道："陛下大难无恙，愚将特祝陛下万寿无疆，安康永泰！"妙庄王也下马，亲自搀扶其道："褚杰大将军平身，两妖兽在蜈蚣沟兴风作浪，多亏有你及兵士们保驾。快快传令下去，兵马沿原路向兴林国疾驰返国！"

再说妙庄王自回到兴林国皇城，为补偿南海还愿之夙愿，终日食不甘味，焦灼难眠。这一日，庄王降下圣旨一道：不惜倾全国之金银，调动四海之能工巧匠，在皇城内的丽正门前大兴土木。半载悠悠而过，筑起一座高耸八丈的观世音大殿。

观世音大殿巍峨雄伟，飞檐斗拱，廊柱鎏金，碧瓦辉煌。大殿左右各筑起旭光阁和

天王阁。正殿的横匾上镂刻"观世音圣观"几字。殿内穹隆高耸，鎏金盘龙藻井下，竖立一尊七丈高的檀香木大佛，名曰"千手千眼观世音大佛像"。这大佛神像乃是妙庄王派遣数千精兵从西岳华山之巅采伐的一棵完整檀香木，又命民间工匠精雕细镂而成！大佛巍峨屹立于大殿中央，观世音头额上铸镂有千眼千目，炯炯生辉。左右又雕成无数高擎的手臂，大佛通体鎏金贴面，光彩璀璨夺目。衣袖纹理细腻流畅，项挂璎珞，长袍艳丽，金链玉珠灿然夺目。观世音面庞恬静，安详神态，端庄秀美。

大佛竣工之日，妙庄王亲率宝德皇后、妙清妙音二位公主以及大将军褚杰和忽必力等文武百官，冠盖朝服，在大殿门前的汉白玉丹陛上，燃灯烛，拜香火，供仙果……香烟缭绕，法事隆重。妙庄王亲跪阶前，诚心祷告观世音的大恩大德。群臣叩拜，众僧诵经，这经文声声直冲九霄……

观音菩萨图像



北向赤足踏莲花观音



隋代西安石刻观音立像



唐代敦煌第 328 窟观音



唐代敦煌第 328 窟观音



唐代敦煌第 45 窟观音



唐代敦煌第 328 窟观音



唐代西安安国寺遗址石刻持莲蕾观音



唐代白檀木雕观音(现藏日本)



唐代石刻观音



唐代石雕十一面观音立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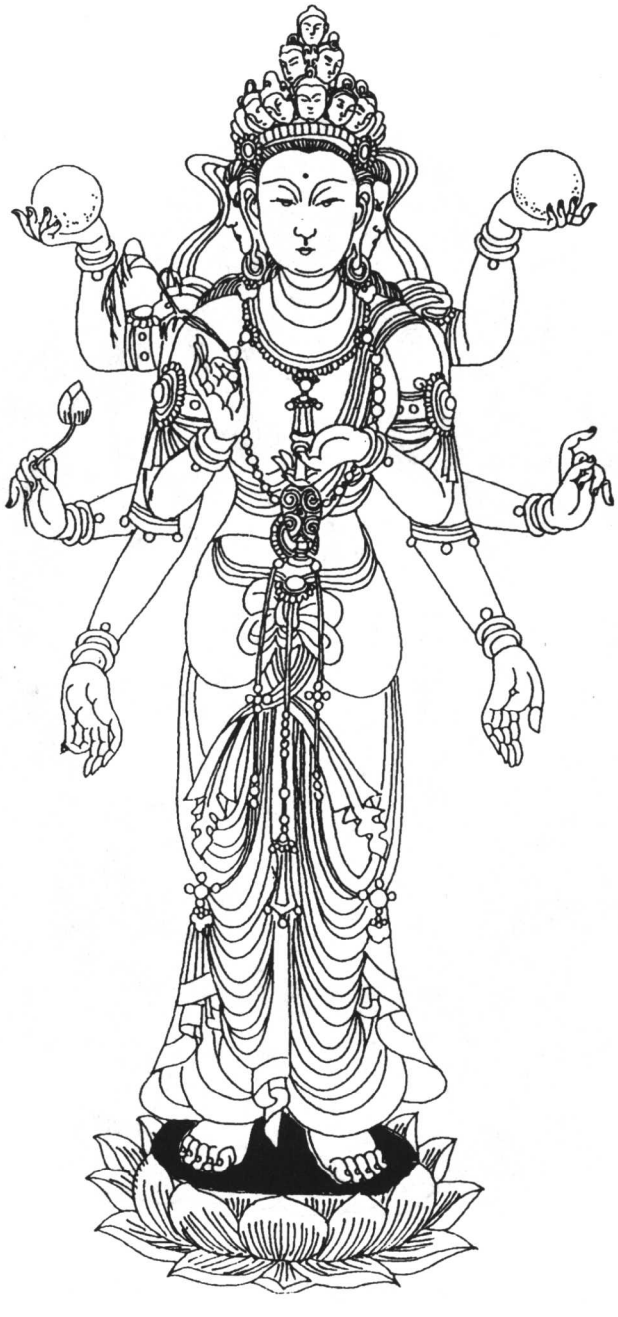
唐代石雕十一面观音



传唐代阎立本画石刻线雕观音(藏浙江普陀山)



唐代画家吴道子真迹石刻拓本自在观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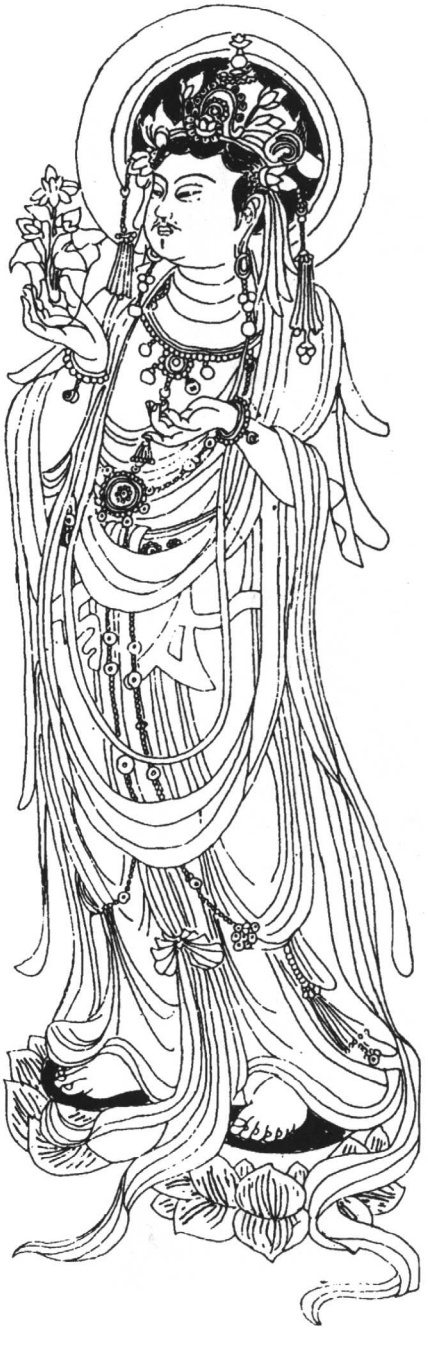
唐代敦煌壁画十一面观音



唐代敦煌第 384 窟壁画不空羂索观音



唐代敦煌第 199 窟线刻观音像



唐代敦煌第 199 窟观音



唐代敦煌绢画观音



唐代敦煌壁画观音



唐代敦煌壁画观音



唐代敦煌壁画观音



唐代敦煌壁画持剑观音



唐代敦煌壁画观音



宋代木雕彩漆坐观音(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北宋陕北石窟观音



宋代木雕自在观音(藏美国)



宋代重塑甘肃天水麦积山第 165 窟观音



宋代四川大足北山石刻六臂观音



宋代四川大足北山石刻持印观音



宋代四川大足北山石刻数珠观音



宋代四川大足北山石刻媚态观音



宋代苏州东山紫金庵泥塑装金鳖鱼观音



宋代四川大足宝顶山石刻千手观音



木雕千手观音(年代不详)



宋代敦煌壁画十一面观音



宋代牧溪画山泉观音



金代木雕立观音



金代木雕妆彩观音



金代木雕立观音



元代西藏观音铸造雕像



西藏男性化身戴莲花盔甲帽莲花手观音雕像



西藏头戴三叶冠莲花手观音雕像



西藏赤身裸体金铸观音



元代西藏布达拉宫“多罗观音”(度母)



元代佛画水月观音



元代北京出土瓷制观音



元代赵孟頫画《鱼篮大士》



元代敦煌壁画千手观音



元代赵孟頫画竹林观音



元代北京出土瓷制观音



元代敦煌观音



明代甘肃天水麦积山泥塑观音



明代北京香山碧云寺彩塑自在观音



明代浙江宁波阿育王寺藏铜观音



明代上海王佛寺藏木雕观音



弘期右手施“无畏印”西藏雕塑观音



明代雕塑狮吼观音



明代雕塑十一面观音



明代山西平遥双林寺壁塑渡海观音



明代镏金自在观音



明代绿度母密宗变相观音雕像



明代山西平遥双林寺自在观音



明代山西平稷山兴化寺壁画观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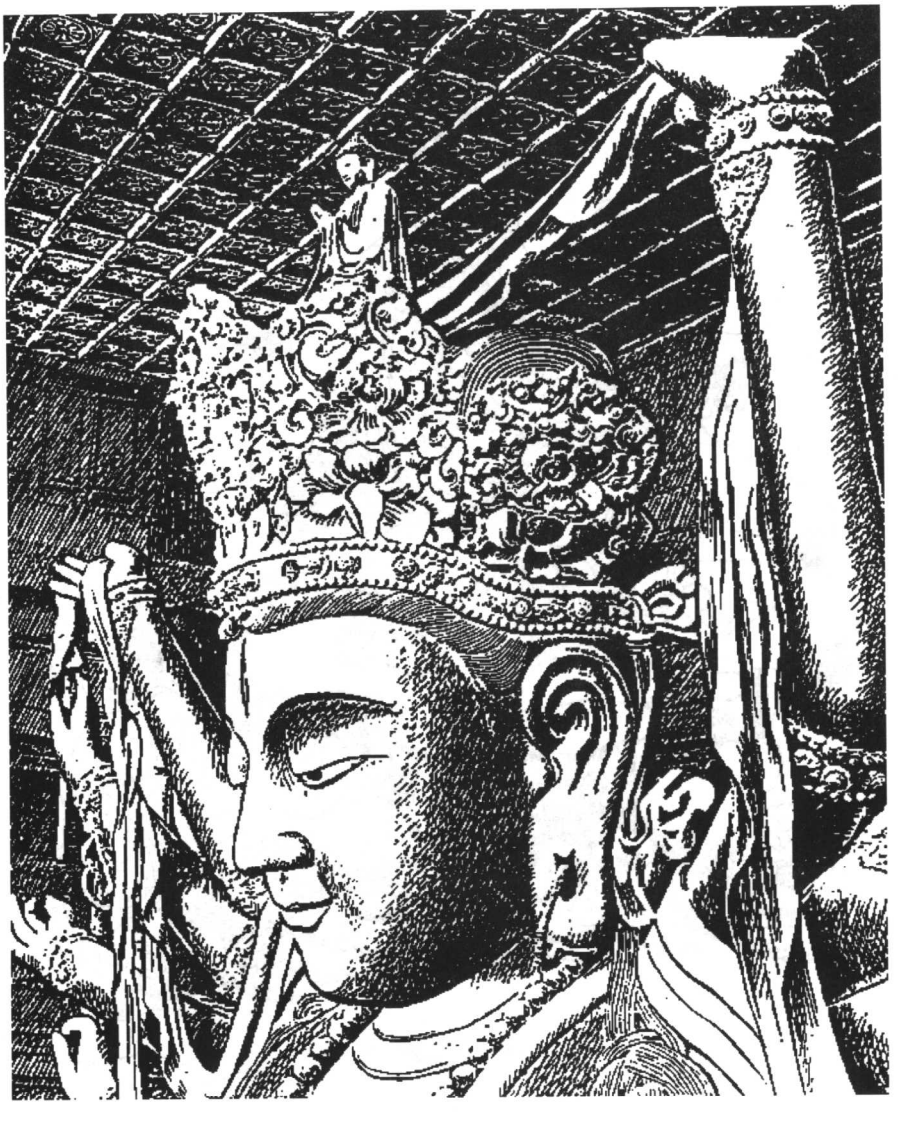
明代河北正定隆兴寺壁画观音



明代仇英画渡海观音



明代丁云鹏画善财童子拜观音



清代河北承德普宁寺木雕千手观音



清代福建泉州开元寺泥塑装金圣观音



清代线描石刻十一面千手观音



清代内蒙古包头藏传佛寺木版刻佛画观音



清代民间版刻观音



清代民间版刻杨枝甘露观音



清代王自英画善财参拜紫竹观音



清代绢本国画观音大士像



清代项醇画陀罗尼观音



清代版画四十八臂观音



清代版画十八臂观音



近代杨柳青年画观音全相图



近代如来观音画像



近代浙江宁波木雕大悲观音



近代浙江民间泥塑观音



近代石刻观音



近代西藏佛画四臂白观音



近代西藏大昭寺唐卡四臂观音



近代西藏木版佛画十一面观音



近代十一面观音



近代佛画杨枝净瓶观音



近代佛画观音



近代佛画观音



近代佛画观音



近代观音变相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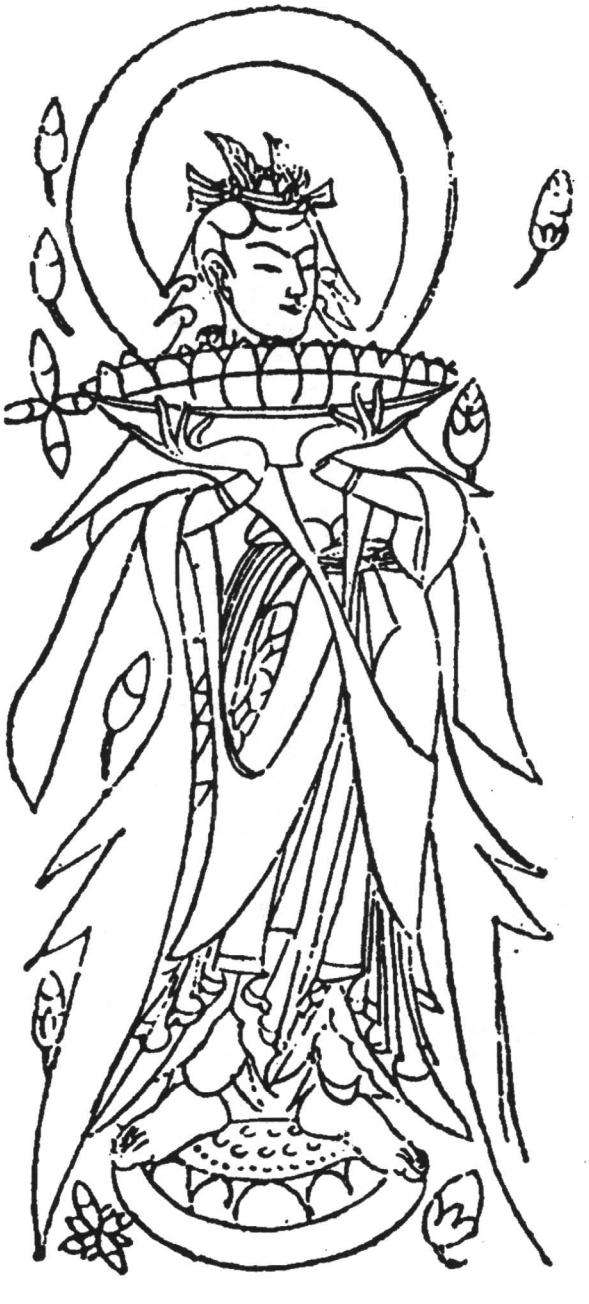
近代套色版杨枝甘露观音



近代吴昌硕画赤脚观音大士



近代台湾佛画乘龙观音渡南海



张大千先生 1942 年临摹敦煌壁画观音菩萨



近代国画大师齐白石缯观音菩萨两幅



现代佛画坐岩观音



现代石雕图稿倚岩观音



现代雕刻画稿立莲观音



现代日本木雕十一面四十臂观音



现代石雕图稿坐岩书卷观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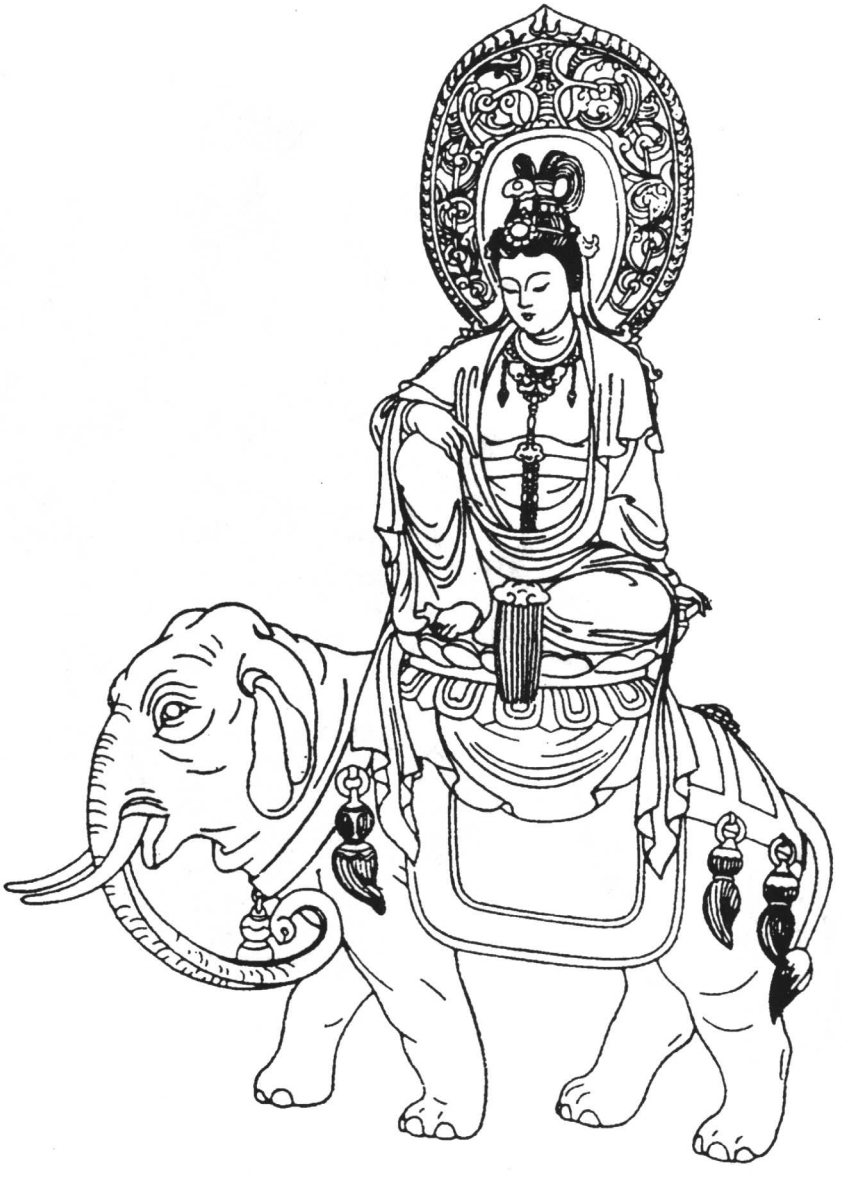
现代佛画蛤蜊观音



现代佛画乘鹏威德观音



现代佛画童子拜二十臂延命观音



现代石雕画稿乘象观音



现代佛画骑兽叶衣观音



现代石雕画稿自在观音



现代佛画童子拜山海观音



现代佛画童子拜乘龙观音



现代石雕图稿降龙观音



现代佛画童子朝坐岩观音



现代石雕图稿倚岩观音



现代石雕图稿坐岩书卷观音



现代佛画坐岩观音



公元一世纪东南亚铸造观音



公元七世纪前期日本如意轮观音



十五世纪尼泊尔观音雕塑



当代画家观音画页



当代画家观音画页



当代画家观音画页



当代画家观音画页



当代画家观音画页



当代画家观音画页



当代画家观音画页



当代画家观音画页



当代画家观音画页



当代画家观音画页



当代画家观音画页



当代画家观音画页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观音菩萨图像与传说
作者=刘秋霖　刘健　王亚新　关琪　尹昊　郑植编著
页数=290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年04月第1版
SS号=11376399
DX号=000005497284
url=http://book1.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5497284&d=A953632C901F81A7C0D8C57434C412A6&fenlei=02150402&sw=%B9%DB%D2%F4%C6%D0%C8%F8%CD%BC%CF%F1%D3%EB%B4%AB%CB%B5